

89
14
3-3

共十四本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臣素言先於去年八月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依敷文閣直學士汪應辰奏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校勘藏之祕閣臣尋蒙恩賜對面奉聖旨令臣早投進遂除官郎兼職史局續又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臨安府給札臣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

百八年計一百八卷內建隆元年至太平
興國元年

太祖一朝事迹雖曾於隆興元年臣知榮
州日具表投進已蒙降付史館後來稍
有增益謹重別抄錄投進外餘治平以後
文字增多兼見修

四朝正史未畢欲望

聖慈特賜寬假容臣更加整齊節次修
寫投進踈遠微賤僭爲此書罪當誅絕

聖主不即麾斥廼過聽而兼收之臣死
且不朽矣臣素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
聞司馬光之作通鑑也先使其僚採摭異
聞以年月爲叢日叢目旣成乃修長編唐
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
失於繁無失於略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
六百餘卷光紬刪之止八十卷今資治通
鑑唐紀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
卷是也故

神宗皇帝序其書以爲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臣誠不自揆度妄意纂集雖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其間抵牾要亦不敢自保區區小忠前表蓋嘗具之仰惟

祖宗之豐功盛德當與唐虞三代比隆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繪畫臻極訖弗能近矧今拙工彊施丹墨臣誠愚闇豈不知罪然而統會衆說掎擊僞辯使姦欺訛訕

不能乘隙亂真

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諸海嶽或取涓埃之助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篇秩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寧失於繁猶光志云恭惟

皇帝陛下煥乎文章固已 經緯兩儀

黼黻萬化如臣薄技又安足陳
陛下徒以

祖宗之孫謀 彛憲往往在是委曲加惠
導之使前承

命距躍冥冒來獻寅緣幸會得

御燕閑千百有一儻符

神指更擇耆儒正直若光者屬以刪削之
任遂勒成我

宋大典垂億萬年如

神宗皇帝所謂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
者則將與六經俱傳是固非臣所能而臣

之區區小忠因是亦獲自盡誠死且不朽
矣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今寫
成一百七十五冊并目錄一冊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素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乾道四年四月 日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李燾上表

建安陳氏
餘慶堂刊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 燾 經進

八。卷之一

太祖 英武聖文神德皇帝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乾德四年

。卷之二

太祖

乾德五年 開寶元年 開寶二年

開寶三年 開寶四年 開寶五年
開寶六年 開寶七年 開寶八年
開寶九年 陝太平興國元年

○卷之三

太宗

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
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元年 太平興國二年
太平興國三年 太平興國四年
太平興國五年 太平興國六年
太平興國七年 太平興國八年

○卷之四

太宗

雍熙元年 雍熙二年 雍熙三年
雍熙四年 端拱元年 端拱二年
淳化元年 淳化二年 淳化三年
淳化四年 淳化五年 至道元年
至道二年 至道三年

○卷之五

真宗

文明武定元孝皇帝

咸平元年 咸平二年 咸平三年
咸平四年 咸平五年 咸平六年
景德元年 景德二年 景德三年
景德四年

○卷之六

真宗

大中祥符元年 大中祥符二年

大中祥符三年 大中祥符四年

大中祥符五年 大中祥符六年

大中祥符七年 大中祥符八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元年

天禧二年 天禧三年 天禧四年

天禧五年 乾興元年

。卷之七

仁宗

天聖元年 天聖二年 天聖三年

○卷之十一

神宗

英文烈武聖孝帝

熙寧元年

熙寧二年

熙寧三年

熙寧四年

○卷之十二

神宗

熙寧五年

熙寧六年

熙寧七年

熙寧八年

熙寧九年

熙寧十年

元豐元年

元豐二年

元豐三年

元豐四年

元豐五年

元豐六年

元豐七年

元豐八年

○卷之十三

哲宗

欽文廣武聖皇帝

元祐元年

元祐二年

元祐三年

元祐四年

元祐五年

元祐六年

元祐七年

元祐八年

○卷之十四

哲宗

紹聖元年

紹聖二年

紹聖三年

紹聖四年

元符元年

元符二年

元符三年

○卷之十五

徽宗

神宗合道毅烈愍功經文德憲慈顯孝皇帝

建中靖國元年

崇寧元年

崇寧二年

崇寧三年

崇寧四年

崇寧五年

大觀元年

大觀二年

大觀三年

大觀四年

政和元年

政和二年

政和三年

政和四年

政和五年

政和六年

政和七年

○卷之十六

徽宗

重和元年

宣和元年

宣和二年

宣和三年

宣和四年

宣和五年

○卷之十七
宣和六年 宣和七年

欽宗

靖康元年

○卷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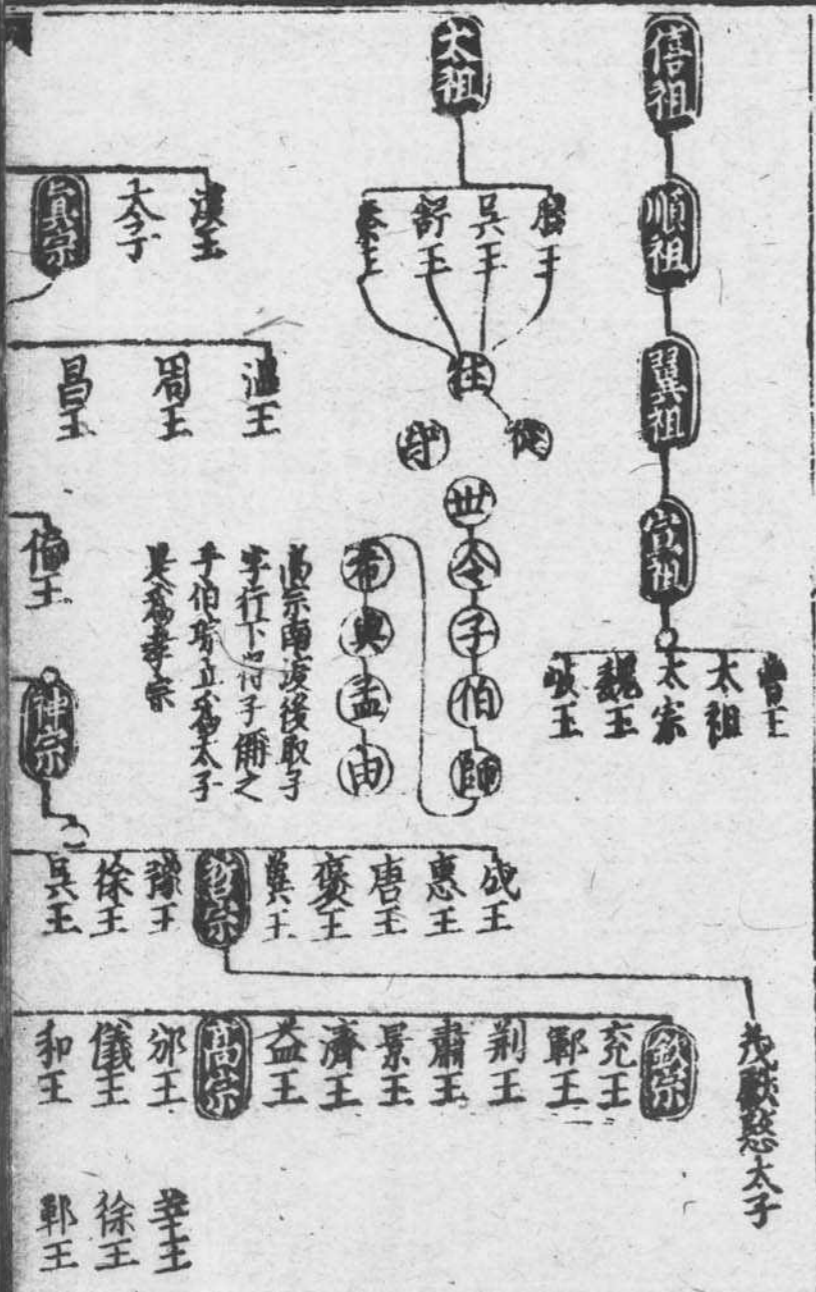
欽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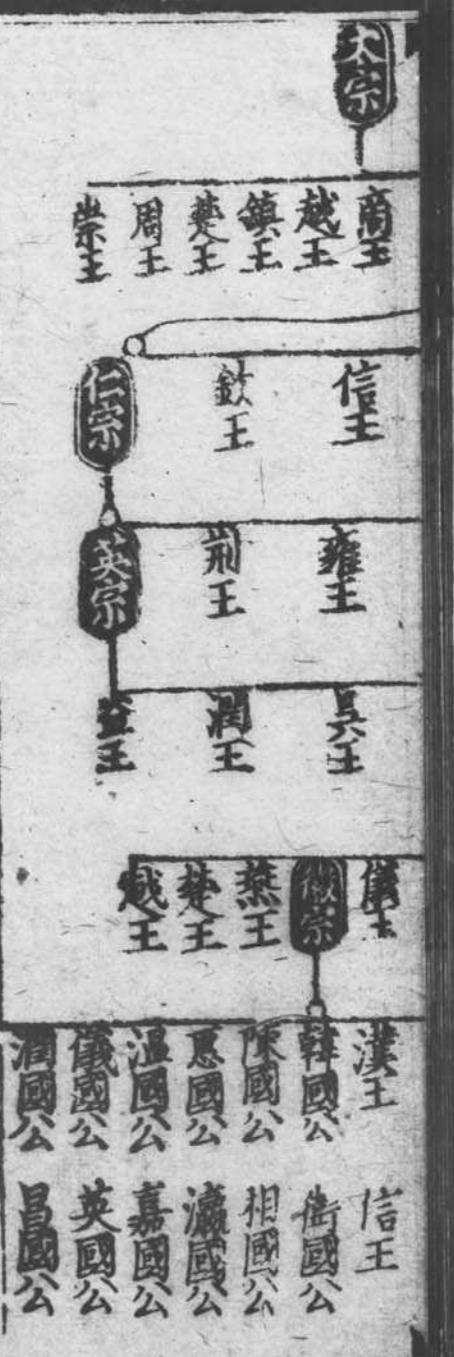
靖康二年

六夷主奉劉 孫源 校定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宋朝世系之圖





中興世系之圖

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經進

宋太祖一

契丹入寇周帝命太祖
 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禪即皇帝位先是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宿衛諸將禦之上在周朝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於是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士寅殿前都副點檢慕容彥超帥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出軍校前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州軍士聚於驛門議曰主上幼小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上第在義及掌書記趙普因共以事理曉譬之諸將不可乃遣人馳告殿前都指揮

夏抱加

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上者將士環列待旦上醉卧初不省黎明軍士環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上驚起披衣未及應則相與共扶出廳事或被上身以黃袍目羅拜庭下呼万岁上固拒之不可共扶上馬擁逼南行注義叩馬請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君父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奪攘上曰甚善乃纜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曰唯命是聽上曰少帝及太后皆我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可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擅劫府庫汝等無得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族誅諸將皆拜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

呂中曰頴濱謂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蓋自

後唐以來不五十年天下五易天人之厭亂極矣蓋其使干戈糜爛不已而海內無一統之期哉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指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驛而後見也漢唐初興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之得天下亦出於軍士之擁迫不得已而為之其與唐太宗陷父於不義以起兵者異矣抑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莫非藩鎮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為將豈能帖然於下哉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不推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革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

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又遣楚昭輔慰安家

韓通率
兵備

人殿前都點檢公署在左掖門內時方閉關設守備及昭
斬至開關約之宰相早朝未退聞變范質下殿執王溥手
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瓜入溥手幾出血濟禁不能對
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韓通自內庭奔歸將率眾備禦王
彦昇逐之至第殺之并及妻子上歸公署諸將擁范質等
至上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
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羅彥環挺劍而前曰我
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上叱之不退質謂太祖曰太尉既
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太祖揮涕許
諾乃奉上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班定獨未有周帝禪位詔
書翰林承旨陶穀出於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上就龍墀
下北面拜受訖上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質頗諫讓太祖
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奉周帝為

唐周禪

自號

鄭王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京。詔因所領節度州名定
有天下之號曰宋大赦改元
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始周世宗一日於宮中篋笥得一
木牌題曰殿前點檢為天子世宗每見臣下有面方耳
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為點檢日侍帝傍而帝不之覺豈
非天命之有歸乎昔蜀先主謂諸葛亮曰我兒可輔則
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取之而後主果不能承先
帝之業今世亂主幼太祖以英武之資不乘時自取則
天下之亂何時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已去皆
天命之有歸也

點檢

超石信為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殿前副都
點檢張全鐸為馬步軍都虞侯王審琦升防禦為節度為
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

都指揮使酬翼戴之勞也。以趙普為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韓通追贈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不受節鉞。尊母大夫人杜氏為皇太后皇弟匡義加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立太廟。

曾鞏政要曰堯舜禹皆立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而五商人祀湯與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及親廟而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採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初因其制正觀立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來皆立四廟宋興采張昭任徹之議追尊僖順翼宣四祖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禰至于高祖親之恩盡矣故有四廟之制前世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預為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古今之文

損益之數昭昭有考者也

定色赤臘用戌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故宋繼周以火德王天下

曾鞏政要曰博士和峴言禘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禘祭之名禘臘之別名也漢承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新以相接故田臘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教孝盡虔晉魏因之唐以上王正觀之際尚用前寅禘百神卯日祭社官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德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禘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禘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衆成之舞為武

功之舞十二順為十二安樂章皆嘗嚴所定

曾鞏政要曰周世宗患雅樂陵替得王朴嘗嚴考正之
宋興備定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
之又定十二曲名以為祭祀會朝出入之御焉朴儀所
考備和峴繼成之然裁減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
隨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樂備焉

論議
受禮意
征上黨

賜諸鎮詔諭以受禮意。上親征上黨懷州刺史馬令珙
日夜儲蓄以待王師上善之亟使以團練使授令珙執政
言大軍北伐方籍今玆供億不可移他郡遂升為懷州團
練使授之

富弼曰太祖賞功任人深得其術懷州刺史知車駕將
至日夜儲蓄以待王師故有團練之命用賞其勞又以
移別郡則他官供億未必練其事必不能繼令珙之功

征澤潞

故特升本州使名以授之恩寵如是之異其得人不盡
力乎

李筠
入朝

上親征澤潞李筠以石邑信為帥自周朝以來擅其鎮
賦頗招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但下詔
詰責而已至是始懷叛逆之圖初上遣使諭以受周禪
即欲拒命左右為陳臂數乃跪勉下拜貌甚不恭及使者
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世祖像掛廳壁慟哭不已賓佐惶
駭告使臣曰今公被病失其常性幸勿見訝筠長子守節
涕泣切諫筠不聽上手詔慰撫因除守節為皇城使筠遂
遣守節入朝且伺朝廷動止上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
節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上曰吾亦聞汝數
諫老賊不汝聽不復顧藉故遣汝來欲吾殺汝矣盍歸語
而父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不能小

李筠
反

李筠

李筠
死

讓戎即守節馳歸具以告筠反謀益急及將舉兵令幕府
為檄書辭多不遜從事間上獻謀於筠曰公以孤軍舉
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
銳難與爭鋒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兄弟禁衛皆
舊人聞吾之來倒戈歸我况有僖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
哉僖珪筠愛將善用槍撥汗馬駿馬日馳七百里筠恃勇
而寡謀故及於敗北漢主傾國南下羣臣餞之汾水趙華
曰李筠舉事輕易必無成陛下抒境赴之臣未見其可北
漢主拂衣上馬軍於太平驛遣其平章事韓融宣徽使盧
冀將兵救筠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帥其眾南出與
守信等遇于長平守信等大破之虜盡溺死筠走保澤州
諸將進圍之六月下澤州李筠赴火死獲北漢衛融進攻
潞州筠子守節以城降北漢主遁歸謂趙華曰果如卿言

李重進

李重進

征揚州

李重進

赴火死

五季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虜盡溺死筠走保澤州
大各吠非其主陛下且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上怒以
鐵搗擊其首流血被面嗚呼曰臣得死所矣上曰忠臣也
釋之以良藥傳其殮上命融致書于劉筠求周元遜李
玉約亦歸融大罵筠不報融遂留○三月上親試進士楊
確等一十九人以確為第一○唐主景遣使來賀登極○
上命崔頌教國子乃聚生徒講學遣使者賜酒菓以寵異
學者○上親征揚州李重進赴火死初太祖受禪以韓令
坤代重進領侍衛指揮之職加重進中書令令移鎮青州
重進自見與帝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之至是愈不
自安陰有叛逆之心及聞移鎮愈增疑懼太祖知之遣六
宅使陳思誨齎鐵券以賜之冀安其心重進猶豫不決又
自以為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留思誨浚治城隍繕甲

兵遣人求援於李景懼不納九月反狀聞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穀宋彥等四將率禁兵先進討十一月上親征揚州次大儀頓守信遣使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駕臨視上徑至城下一日拔之

呂中曰上之入京也韓通率眾備禦上之即位也李筠泣周祖畫像以起兵重進以周祖之甥而起兵雖在周為頑民在商為忠臣然三人者皆不知天命之所歸也上既平澤潞遂經畧淮南既平淮南遂使諸將習戰艦於迎盜以圖江南○自五代以來州郡長吏皆武人率意用法全州民馬從祀音祀以子不肖多為攘奪又嘗害其從弟即與妻及次子共殺之防禦使仇走誅從亂妻及次子上大怒坐起故入罪流海島自是人稍知犯法○詔改周六廟於西京○上親決庶獄雖多所矜恕苟情涉妬害必

後敘

書

加重辟嘗有民妻擊前夫女法當徙上曰此人虐害孫幼務恣凶惡特命斬。上初即位嘗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初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大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善我若應為天下誰能圖之如不應為雖閉門深居無益也自是微行愈數眾心懾服中外大安。加莽復王濬魏仁浦官上初即位用周朝三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五年而後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以薛平止汾倫代之舊制宰相早朝上親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田唐五代不改其制宋初得國范質王溥魏仁浦自以前朝舊相且潭大祖英武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

聖賢
至

所得上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肝是
命坐轎乘之禮尊以廢罷今遂為定式太祖嘗議求輔相
謂侍臣曰朕聞漢負但有所居宅不營產負宰相也太宗
亦嘗稱其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爾。始上始涇陽
至太行山中書善人趙述懼於涉險蓋言墜馬傷足留於
涇州及車駕還京述當草制又稱疾不入上怒謂宰相曰
述先言墜馬不肯登山今又托疾不入草制為臣之禮如
此豈得無罪即日貶涇州司戶參軍羣臣皆服其威斷○
寬商証自言未滿換擅利其後諸國分據故征荒尤繁是
年詔所在毋得苛留旅人非有當筭之幣勿搜其篋
○建隆二年春發遣丁夫數萬浚五丈河上謂侍臣
曰勞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今浚河蓋不獲已也。上親
試進士等十有一人以年為第一。相曰五代

以來諸侯跋扈有在法殺人者朝廷比置置而不問刑部之
職徒為虛設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也詔自今詔
諸州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覆視之。南河令李瑤
受贓左贊善大失車少糾率使按田不能舉祭為部民所
訴詔杖殺以除文糾縉為民。二月辛國子監。八月女
真遣使奉表稱賀仍貢馬。九月以荆南行軍司馬寧江
節度使高保勳為南節度使。以魏丕為作坊副使上
嘗召丕諭之曰汝功又積弊今以授卿當為朕修整之不
在職甚力以久次轉正使至開寶九年領代州刺史凡典
工作十餘年討涇州下秦虜收川岷征河東平江甯皆先
期諭旨令修備器械無不精銳。上擢用臣下多自辰表
內外臣僚有公清才幹文學政事為時所推者不以官職
高下別置簿書錄其姓名每遇華要任使即於簿中選其

故時無道而所舉皆庸。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兼關
南兵馬都監漢超在任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邊境
有急即馳騎赴之故胡騎畏服終漢超任不能窺關南
然漢超武人始至所為多不法父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
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為妾上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
酒食慰勞之徐聞之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
姓曰無也上曰往時契丹入寇邊不能禦河北之民咸遭
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其貨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
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
上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
女則取之取之必不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取漢超家富
貴於是百姓感悅而去上使人告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
我而取於民乎乃賜銀數百兩曰可自還之使其感汝也

洪超感泣誓以死報。上以洛州團練使郭進有善政遷
本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進有才力屢領兵入賊境擒俘
斬馘戰功居多又招來山後諸州民三百餘口進在西山
嘗有軍校詣國訟進不法事上謂羣臣曰所訴事皆不實
蓋進馭下嚴此人必有過畏懼而誣之耳遣中使與進令
詰殺之進方奉表稱謝會并人入寇因謂之曰汝敢言我
信有膽氣今捨汝罪令汝掩殺并寇如得勝則薦汝於朝
汝敗可自赴河死其人踴躍聽命果大致克捷進即以聞
乞遷其職上悅而從之

富弼曰帝王任將非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太祖寵任
郭進無所疑間軍校妄訟令快意進使軍校立功贖罪
尋以克獲又乞進用太祖一從其請君以誠待將臣以
忠奉上下情通功濟於時必矣

十月上賜近臣冬衣有司言累朝故事止賜將相學士諸軍大校上曰不賜百官甚無謂也自是文武常參官悉支冬衣自此始。內酒坊火役夫突入省部盜官物上以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慶岩縱酒工為盜斬五十餘人承規慶岩亦弃市

林德頌曰在易之乾君象也其德君德也天以剛為德君德而非剛健何以君天下哉太祖之開國也以千百
年破碎不可為之天下一舉而削平之強者服弱者順
悅首聽命惟恐或後處藩鎮以環衛而藩鎮無異辟授
守臣以倖貳而守臣無異意是果何道而得此哉英武
自天雄斷如神川班妄訴全班盡廢雄武律掠戮及百
人役夫突入省部其主將亦寘極法吏贖貨賄者斬官
辟濁務者黜威令之不可測如此其誰敢忤人主之意

哉

長吏勸課農桑。幸國子監。禁火葬。詔曰朕應運開

南唐吳越前南湖南漳泉奉正朔蜀
初唐貞觀二十五年北漢天會七年 春詔

基推誠待物願干戈之漸偃欲夷夏之永安渴聽讜言庶
臻治道宜令今後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
之得失明舉朝廷要務或有刑獄冤濫百姓疾苦並當採
訪以聞朕當擇善而從無以逆鱗為懼。上親試進士其
通等一十五人以進為第一。夏大旱上憂之形于顏色
詔減常膳不舉樂。上以樞密使吳廷祚為天雄軍節度
使先是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天數材植所出古伏羗之地
知州事尚書左丞高防建議就置采造務調軍卒分番以
其材給京師西戎酋長尚沙于率眾爭奪頗傷役卒防捕
擊其黨以狀聞太祖乃命廷祚代防齊詔赦尚沙于等戎

觀集

聖言

一

人感悅秋以伏羗地來獻。王明為馭險令廉潔愛民一邑大治太祖聞明為政得人心自鄆陵令擢知廣州。太祖聰明睿武能知人任使之下僚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勝者皆蒙聖知不次擢用是時李頌自華州司戶參軍擢為左贊善大夫郭思齊自延州錄事參軍為太子中允不效自河陽判官而為左補闕劉基自黃縣令而為左拾遺當時州縣無滯才朝廷稱得人者皆太祖聰明知人任使之所致也

呂夷簡曰舜能自舉十六相高宗自舉僕說唐太宗能自舉魏憲宗能自舉裴度周世宗能自舉楊朴此六君功業獨盛名流無窮無他術也能自舉賢而用之也夫欲得英雄之心瑰奇之士必在人君天資特達非次擢用若必待輔臣薦舉左右論列其間有孤寒寡援正

直自守無財勢以自結蓋諂附以自進者則終身沉困於下僚雖有忠誠報國之心經緯致君之道何由得達乎英主哉太祖雄才大略長轡遠馭籠絡英傑網羅賢秀求幹濟之才不以資次為限知人則哲斷自宸衷拔擢皆自於聖君恩澤不歸於私第故人荷帝力捐軀盡節以報君此誠得駕御之至術也宜乎基業長遠區宇又寧跨二王而越兩漢也

秋復書判拔萃科。冬大閱西郊。高麗來貢。是歲周鄭王遷居房州。武安節度使周行逢病革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衡州刺史張文表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揚州璫討之如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朝廷可也十月張文表叛殺廖簡知自稱留後事具表以聞保權即命揚州璫悉眾禦之。十一月以武平節

孫嘉平

度引使知朗州周權為武平節度使

建隆四年

是年改為乾德元年是魏荆南湖南平唐

南漢天寶六年二月天雄符君知來朝。上征荆南命募

容金等會周休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繼以來犒師李慶

表遂將輕騎徃襲之繼以懼奉表納土詔授繼以徐

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高氏據有荆南歸峽之

地傳襲三世至是國除荆南平得府州三江陵歸峽縣一

十七戶一十四萬二千二百王師之至湖南也張文表已

敗死保權拒守三月入朗州獲保權以是盡復湖南舊地

得州一十五潭衡郴全道永岳澧朗融叙辰錦溪郡監一

桂陽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二百八十周守權詔授右衛

上將軍累遷左羽林將軍

呂中曰善取天下者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瑕而

荆南平

荆南平

孫嘉平

後即故秦人欲攻諸侯范雎以為先韓魏而後齊楚唐

憲宗欲平藩鎮張和靖以為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

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太祖之規權先

澤潞淮南次湖南荆襄而後及於江南廣蜀之北諸國

既平而後及於河東蓋得先後攻進之機矣

夏四月赦京湖。上試進士蘇軾等八人以德行為第

一。上詔兵部禮部所補員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

充覆試不如者奏主司坐之自今後臺省六品諸司五品

登朝第一任方得補陞五府少尹不在此限。上讀尚書

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何近代刑法之嚴耶

始帝受禪之初劍南交廣太原各僭大號荆湖江表止

通貢獻西戎北狄皆未賓服上垂意於將帥命李德超此

關南馬仁瑒守瀘州韓公坤鎮常山賀正忠守身州何維

鈞鎮柳州以捍北虜又以取進控西山武安瑛戍晉州李
諫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葵屯延州姚口
賀守虜州董道諒屯瑯州王彦升守唐州馮繼業鎮靈武
以備西戎其家庾在京西者撫之甚厚郡中管推之利悉
以與之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瓜牙每來朝必召
對賜坐飲食賜資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
力使為間諜每夷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
多致寇捷

曾鞏政要曰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
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又其官而責
其成每朝必賜坐賜予優厚撫而遣之嘗令為取進治
第悉用雕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取進
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然視進豈減兒女耶

趣作無復言也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善進誨於仇讎
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感取進在西山嘗有軍校
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嚴是必罪人懼法欲誣進以免
罪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
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
輒以千萬李濟起守關南屬州錢七萬貫悉以給與又
加賜資漢起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筭有以事聞者上即
詔漢起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
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
以財矣李濟起取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
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且從事取進在西
山上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取進
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取進所至兵未嘗少衄此可謂

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代然
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略其
小而求其大何繼業屯柅州二十餘年董道誨屯通遠
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又其
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
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非常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
不撓其權則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
其過則材能進又其任而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
於是太祖兼用之故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
韓令坤鎮常山賀正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防北
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屯晉州李誨守隰州李繼勳
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弋弼守慶州董道誨
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如姚

內斌董道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
夷狄當此之時元年六月誅李重進收揚州十一月誅
李筠收潞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二年收南越
十七年定江表之地內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
州丁璉高麗王佺諸吏嚮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數至於
闕庭拱挹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
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始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其後
定西蜀平嶺南復江表泉浙納土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
不中法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先是守
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帛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吏得因之
以為姦故諸道主吏多坐逋負而破產者甚衆至是新制
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為大便。置諸州通判凡軍兵

作書

以文臣
齊以
分節度
之權

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藩或置兩負小
郡或不置武臣以屬知州雖小處亦特置並以京朝官充
廣南小州有以京秩充為知州事凡軍監小處即以判官
兼同判初太祖懲五代藩鎮之專恣罷節度使頗用文臣
知州以分節度刺史之權俄又設通判以貳其事既非屬
官又非副貳故常與郡守爭權舉動頗為其所制上聞而
患之下詔書戒勸使與長吏協和凡文書非與長吏簽書
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是通判之權稍弱

呂中曰方鎮猶周之封建也知州即秦之郡縣也今不
因方鎮為封建而乃立郡縣之法何耶蓋古人有處天
下之定制而後能享天下之長利後世雖有封建之虛
名而反受天下之實禍以周制攷之賦輸於太宰則諸
侯不得有私財士貢於京師則諸侯不得有私入非牙

璋則不得起兵非賜鉞則不得專征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閭田使吏治之則歸地受地柄常在官有功則加
地進律無功則削地貶爵則一予一奪柄亦在官豈如
唐人不敵誰何而一切行姑息之政哉至于五代其弊
極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
所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
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
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
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
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
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
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變化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
一矣

貢

作

祀

秋女真來貢獨管州沙戶甚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航度所
貢馬匹。北漢以契丹兵寇平晉軍郭述往救之而寇遁
。冬十月作版籍戶帖戶鈔。十一月郊奉宣祖配大赦
改元太常博士和嶷言祭不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親祀
南郊請權停二十九日南至之祀從之。北漢寇府州折
德床敗之

甲子 乾德二年唐國吳越漢泉奉正朔蜀撫廣順二年春

幕

主

能

正月行四時參選法。上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
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
主姓名如敢謬舉致職任事方者並連坐。上試進士李
景陽等八人以景陽為第一。四月賢良方正能言極諫
科一人前博州判官穎國初取士有三科有賢能方正
能言極諫經術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

蕭

名

皇

軍

節

科應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
論三道廷試策一道以三千字為限應制科者自誓始。
夏大旱上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不俟報
。并冀下河魏仁洞再表求退並與致仕。以趙普為相
普始入相太祖禮遇甚厚上嘗為某事擇官普列二臣姓
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凡二問皆不易太
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下普色不動搢笏帶間徐拾碎紙
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
。六月以皇子德昭為防禦使。自五代離亂藩臣跋扈
髮黥盜販充冕魏我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宋全忠以宣
武軍節度使起李克用以河東節度使起石荀增自保義
軍節度使募唐劉彧遠自忠武節度使募晉郭威自天雄
軍節度使募漢當特習見為節度使者鮮有不為亂者矣

讀石守
不領受

藝祖患之受禪之五月親征潞州誅昭義節度使孟知祥是
年冬親征揚州誅平虜節度使李重進蓋欲以威武彈壓
諸鎮而未有以處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帝喟然
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
生民肝膽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
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自唐以來戰鬪
不息國家不安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
治之無他奇策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
自安矣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
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
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
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卧也守信等
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

請銀解
兵權統

上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
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曰某愚不
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生路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
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汝
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久遠之業
多置歌兒舞女日夕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
嫌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
也明日皆稱疾乞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
撫賞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擇易制者使主親軍以備宿
衛諸功臣率皆以善終子孫富貴至今不絕。罷節鎮不
領支郡初五代節鎮所鎮皆有支郡如劍南節度使則劍
南州軍皆為支郡魏博節度使則河南州軍皆為支郡地
大力強故諸鎮竟起而為亂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數郡

罷節鎮
不領受

直屬京師長吏皆自奏事乾德元年以隴州秦州直屬京師二年又以隴州秦州屬京師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師者興元府二京縣是也五年又析慶州南州開寶二年又析崑崙二年又析澤州通遠軍並屬京師其後又以邠寧鄜延唐鄧十八鎮所領皆直屬天下藩鎮除羈縻外無復支郡矣祥符中真宗嘗謂王巨曰唐朝將相富貴驕蹇往往陷於不道者良由時主姑息之過每易一帥罕有能奉命者間或有之周世宗即大喜寵之甚厚自太祖變革制度藩臣有提兵邊防兼位相者每被召則奔走而至此則制御之得其術如此。考備大木官禁私販越音嘗遣其親吏往市屋材至京師治第御史中丞雷傑劾劫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罵曰鼎鑄猶有耳汝不聞越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其庭數匝已而使復官召

考備

外殿戒止之其後普又以隙地私易尚舍蔬圃以廣其居及營邸店開寶中慮多遜召對指陳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訴堂後官胡彥李可度等受財曲法及劉在偽作符牒補官皆普庇之太祖不悅下御史府按問各抵其罪自後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稍普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蜀主懼王師討伐潛遣諜者探道間道齎蠟丸書結太原劉鋹為援為朝廷所獲太祖得書喜曰吾出師有名矣至冬上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等率禁軍步騎二萬諸道兵一萬由夔州路進討以給事中沙佑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又以江寧軍節度使劉光義樞密承旨曹

考備分

考備

不棄賜
解

杜等率禁軍一萬諸道軍一萬由歸州路進討以鈔州刺
史曹翰為西南面水陸轉運使詔令孫延等指畫江山曲
折之狀及兵寨城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其險要上
問全斌曰蜀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筭刻
日可定龍驤都校史元德奏曰西蜀一方僅在天上又不
能到固無可奈何若在地上以今日之兵威至即平矣上
壯其言曰汝等果能如此朕何憂也冬暮京師大雪上設
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衣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
服如此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冒霜霰何以堪勅即解裘
帽遣中黃門馳驛齎賜全斌仍諭旨諸將全斌拜賜感泣
乾德三年是歲蜀平唐國吳越清泉表正朔春正月
蜀主命太子玄詒為元帥李處珪張惠安副之王全斌自
利州趨劍門次益先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

不棄賜
解

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
二十里至青疆與大軍夾擊劍門破之蜀將趙崇韜戰敗
猶手斬數人乃被執王用遠棄甲而逃亦為追騎所獲太
子玄詒遂奔西川劉光義等進擊以復漢於梓潼四郡至
遂州蜀將陳愈率將吏出降光義即自入城安撫盡出府
庫幣帛以給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至是人皆效命所
至成功如席卷之易王師由劍門入永惶懼乃遣使奉表
請降初永在蜀專務奢靡為七寶溺器他物稱是每歲除
命學士為辭題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辭不
工初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初既降太祖
命呂餘慶知成者長春乃太祖誕育之節名也自始伐至
降凡六十六月初父子據有西蜀四十一年至是國除蜀
平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戶五十三萬三千永尋至關

不合法

下上表待罪詔釋罪入見上勞撫之賜資盛厚始議伐蜀也詔有司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及永至京師遂以賜之詔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數日卒追封楚王初卒母李氏不哭舉酒酌地曰汝不能死杜稷貪生至今日吾所以不忍死者為汝在也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初太祖下荆楚永欲遣使朝貢王昭遠方總外內兵柄固止之太祖詔蜀之郎吏將卒先在江陵者並放還仍給錢帛以遣。上閱永宮中器用等物有寶粧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初收偽蜀回蜀王乘輿器物咸輦至京師蜀人奢僭莫非錦繡珍玩上視之此偽主所用皆不合法度盡命焚之

謹重之

蜀主治第以待其至又命所破郡縣領府庫以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則太祖混一之志固有以知之也上親試進士劉寔等七人以寔為第一。上以王著罷職翰林謂宰相曰學士深嚴之地當擇謹重之士與之沂寔曰寧儉清介謹厚然在前由學士遷端明令又官為尚書難以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端當諭意勉再赴職太祖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儉對備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備遂趨出。太祖豁達既得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欲潛加害上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言也自是普不復敢言。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普問所取幽燕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可取不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

太祖欲

聖

聖

可代帝不語文之曰卿可謂深慮矣

乾德四年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天會十一年此歲天會十一年八月上宴宰

相樞密使開封府尹等於紫雲樓下論及民間事謂趙晉

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蓬蓬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

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恩也。責授

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武信軍節度使崔彥遠為留後初

偽主孟昶降諸將會於成者全斌等不能正身率下爭開

官府取金帛及掠人婦女遂致兵師不能戢會詔追蜀兵

赴闕者人給粧錢十千全斌等不即時支遣蜀軍嗟怨人

人思亂又不即令隨軍使臣部送蜀兵別委諸州衙校蜀

兵至歸州果叛劫縣邑幾至十萬未幾曹彬等兵率破之

上聞蜀兵為亂凡使臣至者各令陳全斌不法事盡得其

狀及全斌等歸闕上召行營都監王仁贍面詰之仁贍

指諸將過失冀以自解上曰納李瑄瑄女開德豐庫取珠

貝此亦全斌等邪仁贍惶懼不能對唯言清廉畏謹不辜

陛下任使者曹彬一人爾上即日授彬宣徽南院使彬入

奏曰征西諸將皆以獲罪臣獨受賞何以寧軋上曰卿有

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苟有纖芥之累王仁贍豈為卿隱邪

勸懲國之典可無讓也

呂中曰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

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之義也漢高祖雖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

賞曹斌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

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

贖其貪酷之罪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上詔諸道籍驍勇兵送闕下親團結為雄武軍命王繼勳

聖

聖

主之仍給婚錢俾取妻繼勳不能戰其軍凡百餘人白日掠人妻女於都下街使不克禁里巷驚擾半月方止帝聞之大怒即命捕戮之小黃門關承翰見而不奏亦杖數十論曰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令既振則易於反掌晉文公一諸侯爾春秋之世賞罰最為有章城濮之役師還濟河反命獻俘授餼飲至大賞祈禱于命則誅之舟之僑先濟則賞之於是民大服晉之所以伯者文公能用其賞罰也至於唐之德宗則昧乎此是時藩鎮跋扈貢獻不至於朝廷號令不稟於天子則是有可誅之罪矣而德宗則一切不問自初即位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諸道出師或按一縣或攻一屯其為勞亦小矣然且奔走獻捷張皇其功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歌未還官品已極唐之所以浸弱者德

魏準

宗不能用其賞罰也偉哉我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平民尤切留意於賞罰之際在乾德中王全斌曹斌皆蜀將帥也初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以致亂則貶降而不恤以至何繼筠尅期而獻戎捷則節鉞以寵之雄武軍白日剽掠於都市則掩捕而戮之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疆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上親試進士李肅等八人擢肅為第一賢良方正科姜陟經學優深科郝益對策踈畧賜酒食遣之。上以眉州通判段思恭有扞禦之功令知本州事先是眉州會大兵之後亡命結集羣盜蜂起迫州城刺史趙延進懼賊之衆力不能敵將以麾下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軍人皆觀望無鬪志思恭募先登者旌以厚賞於是諸軍奮勇力戰羣盜敗走思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

段思恭
眉州

內臣不
居權要

太祖幸
聖壽

文以擅用官錢請禁獄議罪上嘉其果幹詔無劾令知州
事。內臣王繼恩平蜀回有大功朝臣論將以樞密使賞
之上曰此輩不可使居權要之職於是立昭宣景德殿使
以寵異之。太祖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
可測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
出矣父之聞叩門警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
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褥地坐熾
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
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
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養
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
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
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安

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遂定下江南之議帝
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曰
全斌平蜀殺降兵三千人則曹斌不從但收文案而不署
字普於是薦曹斌為前以潘美副之。上以給事中沈倫
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初王全斌等收蜀上命給事中沈
倫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全斌入成都取民家玉帛子女倫
獨清廉無欲偽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為獻者倫皆拒之
東歸之日篋中所有惟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其事遂貶
全斌等擢倫樞密副使。十一月初用雅樂上以雅樂登
歌命太常寺和峴討論峴請以司天臺景表石尺為準取
王朴所定尺較之短於石尺四分以上乃依古法別造新尺
使工人較其藝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遂別造十二律管
以取聲音始知暢至是用。上嘗幸作坊召從官燕射酒

酬顧王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相納彥超降
增謝曰當時臣一刺史爾勺水豈能容神龍乎上大笑彥
超謝表待罪上亟遣中使撫存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續資治通鑑卷之二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御史中丞李素

宋太祖二

不自為

非

孝

不

乾德五年唐國吳越澤泉奉正朔南漢上御長春殿
謂宰相等曰自古為君鮮能正躬朕觀唐太宗受人諫疏
常自引咎而不為恥其能受諫也如此然朕所見不若自
不為非使無可諫之為愈也。詔諸道州府有迹立園
孝友行能為鄰里所重者各舉一人仍給資裝赴闕朕當
親令引對並與錄用後成都府奏有孝子為親守墳二年
有芝草甘露之異太祖嘉之用為延州主簿又密州奏齊
得一能講五經每於鄉里教授學者不遠百里而至太祖
用為齊州章丘縣主簿。三月五星聚奎初資儼與盧多
遜揚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謂徽之

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且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上試進士劉蒙叟等十一人以蒙叟為第一。七月詔曰夏秋以來水旱作沴言念民庶恐致流離其令州府長吏預告人戶有災傷處並放今年租賦。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先是五代時鼎澧辰沅邵五州之境各有蠻洞保聚依山阻水逮十餘萬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殺掠民產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首豪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畏服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以一路事付之再雄起蠻首除為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直殿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與一州租稅再雄乃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柔之意莫不

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諭改授辰州團練使又以門客王乃成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廩庾而邊絕風塵之警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

試進士

戊辰 乾德六年十一月改開寶元年唐國吳越潭泉奉正朔南漢天寶十一年北漢主劉繼元立改 天會十三年春上試進士柴成務等十一人以成務為首

試進士

選時翰林承旨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食祿之家皆令覆試。上命增修大內賜諸門名上坐寢殿令洞闢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閉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見人皆見之矣又嘗語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

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

呂中曰天下之事千條萬緒而皆經綸於人主之一心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窺而其著見於外者常若手指目視而不可掩也此堯舜相授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以太祖立國之初規模廣大如漢高帝謀慮深遠如漢光武而正心符印密契三聖之傳於數千載之上朱文公曰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信哉斯言

上憫河北之民苦於貴鹽乃降墨勅聽民間賈販惟收稅錢不許官權其後有司屢請上皆不許。上立養兵之法

兩州並
明上供

常戒禁兵之衣長不過膝更制更式之令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憂兼外凡日多在營日少人人少子衣食易足。詔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初唐自開元天寶以後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自贍其上供者鮮矣五代疆境蹙逼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其屬三司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以入已太祖受命周知其弊即位之後務恢遠畧乾德三年始有此詔藩鎮有闕稍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以掌之雖為節度防禦團練蔡觀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書至是利權浸削而利盡歸公上矣。秋七月北漢主鈞卒養子繼恩方遣使告終於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即位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子繼恩再適何氏生子繼元保幼孤世祖以鈞無子使養之皆冒姓劉

魏征

李綱

李綱

氏鈞寢疾召平章郭無為執繼恩手付以後事繼恩嗣位
 謚鈞為孝和皇帝九月郭無為弒其主繼恩弟繼元立李
 繼勳擊北漢敗之。冬十月吳越王俶遣子惟濬來貢。
 十一月郊大赦改元先是上親享太廟見其所陳邊豆盞
 盞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
 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
 設之。以右贊善大夫錢文敏知瀘州太祖召文敏於
 武殿謂之曰瀘州最近蠻獠尤且綏撫聞前守臣郭思
 等倍斂於民頗為不法恃其地遠以為朝廷不知卿至則
 為朕鞠之凡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開寶二年唐國吳越王俶遣子惟濬來貢春二月命曹

彬伐北漢。上親征三月圍太原決晉水以灌之從陳求
 昭之策也後又決汾水灌之初上料契丹必由鎮定入

呂中

太原乃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命瀛州防禦使何繼
 筠領精兵數千越石嶺關拒之因謂繼筠曰翌日亭午俟
 卿徒奏至也繼筠敗契丹于陽曲重贇亦擊破其衆於定
 州之境翌午太祖御北臺以俟見一騎自北來果繼筠子
 承養來獻戎捷始并人恃險為援至是捷奏至太祖命以
 所獲首級鎧甲示於城下并人喪氣以繼筠功拜建武軍
 節度使判隸州閏五月詔班師

五月

呂中曰太祖之未能取河東猶太宗之未能取燕薊而
 太祖之不盡銳於偏方亦猶太宗之不窮其力於北伐
 也時之未至聖人不能先時而強為時之既至聖人不
 能後時而不為此平河東必在於太平興國之四年而
 太祖之規模宏遠遠之數年其終亦必能取幽薊也
 五月命諸州恤刑以暑氣方盛詔諸州獄吏洒掃洗滌貧

者給食而疾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六月唐主煜使
茅從謙來貢。上親試進士安德裕等七人擢德裕為第
一。劉景福內庫以貯金帛為珍虜之策。冬十月上宴
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宿將又臨劇鎮
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上旨即自陳請
老於是及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庭璋皆罷節鎮。是
歲契丹弒其王述律伯父之子明記立。

唐開寶二年唐國吳越漢東奉正朔南漢
天寶十三年北漢廣運三年春詔舉孝悌
德行諸州滿五千戶聽舉一人奇才異行不在此數。召
處士王昭素。上令有司造宅以賜郭進令悉用甃瓦有
司執以為非親王公士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郭進控扼西
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我視進豈減於兒女亟往督
役無妄言宅成遂以賜進。上親試進士張琪等八人擢

拱為第一。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重縣宰之職初
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有黷亂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
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縣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剥民
力大困太祖欲稍革其弊建隆初始以朝官為縣宰其後
參用京官自是懲五代弊政尤重親民之職民政稍稍修
舉自五代以來藩侯補署親隨為諸縣鎮將同掌巡察盜
賊之事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於州故諸縣皆闕簿尉
建隆二年復置縣尉主簿掌鄉村盜賊其鎮將所主郭內
而已自是稍統於縣至太平興國間又禁藩侯不得差親
隨為鎮將以本州諸校為之縣尉專治盜賊而民始無擾
矣。除河北鹽禁任商旅貿易收其征。九月上命潘美
等伐南漢進拔富州賀州昭州桂州折至克捷以次下連
州韶州雄州黃州

開寶四年吳越王元春二月潘美克

廣州劉鋹降南漢平鋹先遣使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
彼若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勅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
不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不得受使者泣即部送
闕未幾鋹復遣其弟保興率眾拒戰鋹眾十五萬阻山谷
堅壁以待美用火攻大破之遂至廣州鋹出降美承制釋
之有闔工五百餘盡服請見悉命斬之擒劉鋹及偽將
相龔澄樞清崇徽等皆送闕下澄樞等伏刑特釋鋹罪詔
授龔崇光祿大夫右衛大將軍封恩淑侯上嘗賜鋹酒鋹
疑不敢飲捧之乞貸死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安有此
事取其酒自飲別酌以賜鋹初張為政酷烈作燒煮剝剔
刀山劓樹之刑賦斂繁重人不聊生吳越王元初張反及舉兵
寇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張為政甚酷民被其毒請朝廷

鑿之臣
鑿之臣

出師討伐太祖措難其事止令江南李煜以書諭張勅令
歸湖南舊營之地鋹不從時舊將多以說間誅死宗室翦
滅殆盡掌兵惟宦者數輩我器皆腐壞自晟耽於遊宴城
隍之處多飾為宮館至是內外震恐先是張愛將邵廷珩
言於鋹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
而漢亦驕於無事今兵不知旗鼓人主不識存亡夫天下
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理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
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宜脩兵為備不然垂珍寶奉中
國遣使通好鋹情然不以為意惡廷珩直言恨之未幾潘
美等進攻遂及於敗鋹體質豐順眉目踈疎有口辯性絕
巧嘗以真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以獻尤為精妙詔以示
諸工官皆駭服太祖以錢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曰鋹好
工巧遂習以為成性儻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

哉太宗即位常侍外加以他給會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飲
銀預坐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
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僞主臣率先來朝願得執珽為諸
侯降王之長太宗大笑其說諧皆此類也嶺南平得州六
十縣二百一十四戶一十七萬二百二十六

呂中曰以汴梁之地視江南為近視嶺南為遠何先遠
而後近耶蓋聞劉義奢後則曰吾當救一方之民則先
取南漢所以爭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
躬睡則後收江南所以一天下

四月詔除嶺南苛政弛酒麴禁推鹽許官費以佐州縣之
費。七月減嶺南租耗米石補闕果周翰上疏請寬民力
其略曰西蜀淮南荆潭桂廣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
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德澤均而民力寬

卷五

矣。知廣州王元吉至任檢餘受職七十萬上以嶺南初
下懲姦吏之格克特詔棄市。初乾德中收蜀得士卒精
者置川班內殿直康賜優異與御馬自等從郊祀特命
增給錢人五千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舉擊登聞鼓上
訴陳乞帝怒遣使謂曰朕之所與即是恩澤又安有例命
斬其妾訴者四十餘人其都校皆決杖除職遂廢其班。上
親試進士劉寅等十人擢寅為第一。上親征河南二月
二十一日王師傳於城下命李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
曹彰軍於北堯進軍於東四月四日遣海州刺史孫方進
率兵數千人圍汾州五月八日上幸城北引汾水入新堤
灌其城內十二日上幸城東南命水軍東小舟載彊弩以
迫其城二十一日命諸軍進攻西門知嵐州趙文慶來歸
順賜襲衣玉帶其官屬賜物各有差闕五月二日太原城

禦摧圯大水注於城中人莫之禦太祖遂幸長堤觀焉是時太原可取士不欲多殺故緩師太常博士李先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無不勝謀無不戒四方恃險之邦借藉帝王之號者今則重為臣妾矣最爾晉陽豈須進討重勞飛輿動輿黎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軍國家貴靜天道貴盈切勿慮向來恃險之邦聞是役也人各有觀亂之心豈若回轡復都也兵上黨使吳取其麥秋交其禾既寬力役之勞即是陽平之策况時屬炎蒸候當暑且兩淮或河津之滌道路阻艱軍運稽遲恐勞宸慮帝覽奏甚喜復以問宰相趙普普亦以為然即日遣班師上初率諸軍攻城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上言以城壘未下諸班衛士咸願登城死力以圖攻取帝曰汝等皆朕躬自訓練以二當百所以備時敵同休戚也一旦以小寇

未平而欲先登陷敵吾寧不得太原城不欲令汝輩蹈必死之地左右皆感泣再拜呼萬歲帝天性至仁初征太原道經潞州庶衣和尚院躬祝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平伐為意誓不殺一人真宗嘗謂宰相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由上黨發願之時左右頗有聞者賊聞此語知神兵自戢故堅守不下至頌再舉。吳越王遣子惟濬來貢。十一月癸未郊初用繡衣鹵簿。契丹寇定州六萬騎入寇上命田欽祿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虜圍遂城欽祿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捷至上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易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數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之後邊備

開寶五年江南吳越上親試進士安守亮
等十一人擢守亮為第一守亮即德裕之子也。禁錮羣
皇女嘗以錫羣播入宮上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倣
求師羣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廢實沒之由又謂之曰
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為天
下守財耳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呂中曰勸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為範範也宮闈之地四
方所視以為儀刑也一人之奢儉雖微而關於千萬世
者為甚大故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世者為甚
遠可不謹哉

無妄

夏司寇
馬可履

周鄭

五十餘人上性恭儉不瀟聲色自初即位後宮不過三百
至是霖雨災傷慮幽閉所致復出五十餘人。九月丁巳
朔日有食之。改司寇院為司理院先是五代時諸州皆
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步都虞候掌刑法謂之馬步院太
祖受命明謹庶獄開寶初始詔改為司寇參軍其後復改
司寇院為司理院司寇院以士人理參軍選在位清白能
推獄者為之自端拱淳化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上躬自
選清白能推獄者為之仍詔考掠囚徒皆依律令不得非
理考掠其司理參軍仍不得兼職太平興國二年鳳翔司
理楊勣許州司理張睿並坐掠囚致死刑部請為公罪上
曰國家重惜人命豈有考掠無辜以致死所而為公罪傷
損和氣莫此之甚遂詔定為私罪

開寶六年

江南吳越 漳泉 正

三月周鄭王殂于房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州上發哀輒視朝十日命遷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謚曰恭
 帝。上親試進士宋準等十一人擢準為第一。江南後
 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
 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
 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
 太祖幸普第時兩浙錢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
 普普致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拜也上顧問是
 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
 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聞奏
 却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上
 之大度皆如此也。四月行開寶通禮初中丞劉温叟等
 上開寶通禮二百卷至是盧多遜上開寶通禮義纂一百
 卷詔付有司施行故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禮並以新書

漢書

試問。八月趙普罷。九月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
 倫自樞密副使除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賢殿
 大學士兼提點劍南諸州水陸轉運使先是與盧多遜同
 列多遜坐齊王廷美通謀事發倫前已病復告求致仕太
 宗責其坐觀同列不先覺發而檢其醜迹遂罷倫相多遜
 貶崖州始多遜父有識聞其與趙普為仇嘆曰彼元勳
 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沒不見敗幸也竟以憂
 卒未幾多遜敗

甲辰

開寶七年

吳越 漳泉 奉正 湖 江南 只 稱甲戌 北漢 黃運 七年

春二月庚辰朔

日有食之。夏四月遣使按廣南民田。秋九月上命曹
 柳潘美曹翰伐江南初李景襲位以宋齊丘為宰相周廣
 順初遣其將邊錡平湖湘復失之顯德二年世宗征淮南
 破景衆於山陽遂進圍壽州太祖總禁兵破景將何延錫

於渦口又擒皇甫暉於滁州景大懼奉表獻濠壽泗楚光
海六州之地願罷兵世宗未之許四年春世宗破景軍於
紫金山克壽州冬克濠泗二州是年王師克楚州又進克
揚州將議濟江景大懼請割江南之地畫江為界稱臣於
中朝歲貢土物數千萬世宗許之始稟周之正朔景既失
淮南之地頗躁憤其大臣宋齊丘陳覺李謏古皆殺之建
隆元年太祖受命遣使以書諭景初顯德中江南將校相
繼來降凡三十四人皆在京師至是悉遣就國自是景遣
使貢金帛羅紈土產珍異動以萬計帝答賜稱之車駕親
征李重進駐蹕廣陵景遣左僕射嚴續來犒師俄遣其子
蔣國公從監朝行在所上皆厚賜之初景之襲父位也屬
戎虜犯關中原多故盧文進皇甫暉之徒皆奔於景跨據
江淮二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嘗試貢

王宋高祖入關頗有覬覦中土之意自世宗平淮南寢以
衰弱及太祖既平揚州日習馬射戰濫於京城之南景聞
益懼未幾景以疾卒子煜嗣煜少骨秀異駢齒一目有重
瞳少聰悟篤信佛法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建隆二
年景遷洪州立為太子監國是秋襲位於建康遣使奉表
陳紹襲之意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
師修貢五年長春節別貢錢二十萬太祖以煜弟從善為
泰寧軍節度使賜第留京師煜雖外示畏服修蕃臣之禮
而內實繕甲募兵太祖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於煜來朝
先是太祖命有司造大第禮賢宅以待李煜及錢俶先
來朝者賜之又遣李穆諭旨召赴闕煜皆稱疾不朝但奉
方物為貢帝怒遣曹斌潘美曹翰伐之彬辭才力不迫乞
別選能臣潘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

景
煜
子
監
國

朝
不
至
一
只

者能斷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諸將皆失色將行夜召彬入禁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上以彬之厚重羨之明更相為助仍命吳越王錢俶出兵夾攻之十月曹彬收硤口寨克池州進拔蕪湖當塗二縣駐軍於采石磯錢俶舉兵應之克常州○閏十月煜遣弟從鎰來貢上留之不遣及江南捷書累至羣臣入賀從鎰奉表請罪上嘉其得禮命李穆送從鎰歸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十一月大江浮梁成令前汝州防禦使陸萬夫往守之先是江南布衣樊若水進士不第上書言事又不報

遂謀北歸先釣魚於采石磯上以小舫置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至此以度江之廣狹凡十數往返而得其丈尺之的遂詣闕上書請造浮橋以濟師太祖朗州造大橋順流而下維繫既纜北岸置兵於上順水勢以赴南岸軍人登岸輦土負甍為城一宿而就兵人未之覺也遂下池陽命若水知池州初造浮橋議者謂自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渡江者若履平地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語其官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完戲爾及王師渡江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以及於敗

開寶八年親征江南平吳越春正月曹彬圍金陵凡十月江南平彬遣田欽祚敗江南軍于溧水斬其統

至南
將令

軍張雄等十七人初李景之割江也雄為江南義軍首領
拒周有功歷表汀二州刺史至是為統軍使戒諸子曰吾
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是役也雄父子八人偕死不同
行者亦沒於他陣彬遂進圍金陵。江南朱令贇自湖口
以衆入援號十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
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入奏且請增造戰船以襲令贇上
曰此非救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
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
伏即稍逗留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航建大
將旌旗至皖口步軍都指揮使劉通急擊之令贇縱火拒
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大潰遂生擒令贇等金陵獨
恃此接於是孤城愈危感矣。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
害當選良將以守劉通請潘徽為國主尤親任之乃擢

榜列三
不

潤州留後澄至鎮無關志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
出兵攻之澄不從聞金陵圍急遂以城降。彬等列三寨
遣使以三城圖來上帝視潘美北寨謂其使曰此宜深溝
自固吳人必夜寇其壘爾去亟令彬等督其役併力速成
之不然為其所乘矣彬等承命盡夜潛之纔畢吳人果來
寇美等據新溝以拒之吳人大敗悉如帝料焉。李從鎰
至江南諭上旨李煜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為金
陵之固易守難取北軍旦夕當自退矣煜疑而李穆既還
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遣徐鉉入貢求
緩兵大臣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
爾所知既而鉉至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
上徐曰爾語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還尋復入
奏言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辭氣益厲上怒按劍謂鉉

徐鉉入
貢求緩

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可容他人鼾睡乎鉉皇恐而退。始王師征金陵踰年未拔勝負亦彼此相當上頗有厭兵之意朝議令築廣陵休士馬以爲後圖盧多遜爭不能得會侍御史侯陟知揚州受財不法爲部內所訟追詣闕陟自度繫獄必窮屈性果悍好大言在廣陵知吳人窮蹙素與多遜善求見上太祖令皇城卒夜負入見即大言曰江南滅立在今夕陛下柰何欲班師願急取之上因屏左右召陟升殿問狀時已發使詔曹彬罷兵亟命追之江南平釋其罪以爲左司員外郎度支判官。金陵波圍自春徂冬勢愈窮蹙上因使者諭彬以城陷之日戒無殺戮一人設若困獸猶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但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彬累遣人告李煜曰十一月二十七日城必破宜早爲之圖煜將遣其愛子

清源郡公仲寓入覲彬屢遣督之言即君到寒或向即罷攻煜惑左右之言以爲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月而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爲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疾彬曰諸公若共爲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疾愈矣諸將皆許諾遂相與焚香約誓彬乃稱疾愈二十七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後門李煜方開門奉表納降彬荅拜爲之盡禮先是宮中積薪煜誓言若社稷失守當雋血屬以赴火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旣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煜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爲苟有不虞必將誑執彬曰非爾所知觀煜神氣懦夫女子之不若豈能自引決哉彬給五百人與之運宮中金寶財帛時煜方以國亡爲憂無

意於蓄財所取亦不多故比諸降王獨貧至太宗即位煜
自陳貧乏詔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萬

呂中曰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主不啻仇讎而太祖待
之極其恩禮劉侏危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
故僭偽之豪悉得保全老死於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
視生民殆若草菅而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
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
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江南平得州一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
江南官吏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彬即時遣還之因大搜
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吳人大悅倉廩府庫委轉運使按籍
檢視一無所問及還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乃以捷書聞
○曹彬遣使送李煜赴闕有司議欲俘之禮如劉侏上曰

上又徐
思

煜嘗奉正朔非劉鋹比也乃授煜光祿大夫右衛上將軍
封違命侯而錄用其子弟大臣召見徐鉉責以不早勸煜
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
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
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
上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書也洎頓首請死曰
書實臣之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今得死
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有大
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以鉉為太子率更洎
為太子中允鉉質直無矯飾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
來依鉉鉉必分俸開館以納之。初洎在江南與陳喬同
建不降之策及事急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入
見國主喬引刃自殺洎乃曰臣當俱死但念陛下入朝誰

與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所待也江南將呂彥馬承
信及弟承俊俱率十數百人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
朝服坐於家兵及門舉族死之。江南主以徐元璠乃
為內殿傳詔邊書告急元璠等匿之北軍屯城南十餘里
江南主猶不知也。昇州既拔曹叔命李煜手書告諭統
內州縣皆以城降江州刺史謝彥實集眾謀納款指揮使
胡則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刺史不忠欲
背國爾曹能從我乎眾皆聽命乃與同列宋德明等攻彥
實彥實逃薶甯中執而殺之據府第號令驅迫丁壯日夜
守禦曹翰圍之彥遣使招諭則不從城陷翰執之數其距
命之罪對曰大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腰斬之并殺宋德
明。初上命右補闕張靈知江州與翰偕來既入城兵掠
民家民訴於靈靈按訊翰以江民拒守人忿其詐發

怒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屍井坎既滿餘奔江中先是上以
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翰以殺戮使者至獨樹浦值大風
不能渡至既暑矣民家財貨詎萬翰悉取之彬之子孫貴
盛累世翰沒未父子孫有乞丐者
始唐李之後諸方割據大并小疆吞弱歷五代五十三
年及帝受周禪凡得州府軍監摠一百二十九四面皆
昔日藩臣割據僭偽假籍之國也帝受命憫生民罹亂
土宇蕩析英武大度必欲混一車書凡一廿英雄豪傑
之才盡在術中而其弄君幼主視之如仇上肉爾蓋其
神機妙弄高出前世譬之天之覆育萬物役使退聽而
不露其迹建隆三年始出師援湖南高繼冲望風送款
次年湖南亦平又二年平蜀孟昶又六年江南李煜來
朝又四年俘嶺南劉張而錢俶自帝始受命則傾國貢

獻略無虛歲至太平興國四年克復江東則天下一統
靡不臣妾矣是年宋興已二十載矣世之議者乃謂昔
王朴嘗論用兵之畧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
後亡其後太祖太宗平定四方惟并獨後如朴言是不
然太祖既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
一舉破蕩知兵力可用偽備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
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藏空虛必先取西川次及荆
湖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獨在契丹自開運以
來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北蕃若遷東河東即與契丹接
境莫若且存劉繼元爲我屏翰俟我富實取之未晚故
太祖末年方征河東太宗即位再舉乃平由是言之則
帝豈畏并必死之寇哉特以其施設自有先後爾非朴
之所知也太祖太宗之取天下也純用仁德無赫然暴

懼之功而天命自集非如漢唐晉宋之君以兵革毒天
下生民百戰而得之也此其仁德所以浸灌海內二百
年間生民不識兵革蓋天地還以此報之爾其待遇諸
國降王則極其恩禮周保權以左羽林將軍奉朝請十
八年而終高繼沖以徐州大都督府長史鎮彭門幾十
年而終李煜以列侯奉朝請者八年劉悵以右千牛大
將軍領宿衛者五年錢俶以淮南國王賜玉冊金印富
貴安榮十二年而終由是言之則帝之所以待降王者
可謂無負矣而黠虜陰猜妄生疑忌太祖嘗幸講武池
從官未集劉悵先至詔賜金卮酒悵泣曰臣承祖父基
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赦之不殺願
延旦夕之命以全生成之恩太祖笑曰朕推赤心於人
安有是事命取銀酒自飲別酌以賜銀大慙錢俶初入

朝既而復令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朕方征江南得俶歸國因使治兵則吾兵力可減半矣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料高繼冲始以荆南節度納土歸朝帝復之出鎮彭門而境內亦治周保權始則擁衆交鋒拒敵王師既不勝則焚廬舍空府庫驅掠居人奔竄山谷城郭為之一空至其勢窮力竭則哀鳴乞降而帝一切不問惟以恩禮厚待之帝之大度可謂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江河之無不涵容矣上常衣澣濯之衣寢殿青布緣蓋簾晉王光義言服用大質素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三月契丹來聘初通使於契丹。教坊使衛得仁乞補外且引後唐莊宗事求領一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亂世之事豈可效耶宰相為擬上州司馬上曰此輩只於樂部中遷轉上州佐

官亦不可輕授乃除太常太樂令。六月華出柳長數丈。○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遣使契丹先是二月契丹來聘進獻方物至是遣使報聘。上召隨州留後王全斌授武寧軍節度使初全斌以伐蜀私取錢物貶秩至是帝謂之曰朕以金陵未平常慮平江諸將恣行貪暴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江南既平還卿節鉞又別出器幣錢物數萬賜之。九月畋近郊上因逐兔馬蹶而墜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畋遊非馬之罪也自是不復獵矣。冬十月修西京宮闕

丙子開寶九年十月太宗即位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春二月上尊號請加一統太平以燕晉未平不許。以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以山南東道節度潘美領宣徽北院使初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姑徐

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退而嘆曰好官亦
不過多得錢爾何必使相也。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
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
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
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因戒太祖曰汝
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
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
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櫃命謹密宮人掌之。吳
越王俶來朝命居禮賢宅寵錫甚厚俶辭歸國上賜以黃
襪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視之及啓之皆羣臣乞留俶奏
疏也俶益感懼。三月上如西京謁安陵上生於洛陽樂
其風土意欲留居之起居郎李符上言陳八難即度使李
懷忠承間言曰東都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米四五十萬

都下百萬之師仰給焉帑藏重兵皆在西京而陛下欲都
此將誰與處也晉王亦言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
長安晉王扣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
勝而去冗兵爾因謂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
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呂中曰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燕薊之
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險猶可恃而汴
則無險可畏也欲為四方有事之備則當都洛陽高城
深池堅甲重兵以杜諸夏不虞之備伐北夷深入之謀
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守四夷之說此太祖所以有都
西京之議也然都汴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使
太祖收靈夏復燕薊則必都長安矣

夏四月庚子郊大赦。秋八月命党進伐北漢。以楚昭

輔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上親試進士王嗣宗等三十一人。權嗣為第一。上覆試禮部舉人王式等謂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甚寒孤寒之路。朕今親試。盡革昔弊。式等稽首謝。於是內出試題。得王嗣以下三十一人。初徐鉉來朝。欲以口舌存其國。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文。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太祖大言無實。數請聖作殿。上驚懼。相目失色。太祖徐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卧田間。覺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中天。萬國明。鉉大驚。羣臣稱壽。冬十月癸丑。上崩于萬歲殿。年五十。在位十七年。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上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泊入京師。市不易肆。專務抑奪。諸侯愛養。民力自五代以來。

徐鉉請
王吟詩

不備

但
泰即

藩鎮強盛。每移鎮守。代皆先命近臣諭旨。仍發兵備之。尚或不奉詔。上之受禪也。異姓封王。及帶相印者。猶不下十數人。上漸削其權。專任儒臣。分理郡國。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矣。末年有州二百九十七。戶二百五十萬云。先是上於壬子夜。召晉王至宮中。晉王疑而生異心。左右退。但遙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湏臾上崩。時漏下四鼓矣。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莫憂也。甲寅。晉王即皇帝位。改名昺。大赦。先是太祖嘗謂左右曰。觀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為太平天子。非吾所能及也。以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太祖弟德昭封郡王。德芳節度使。乃太祖子。以薛居正沈淪為左右僕射。盧多遜中書侍郎。並平章事。曹彬同平章事。詔場務人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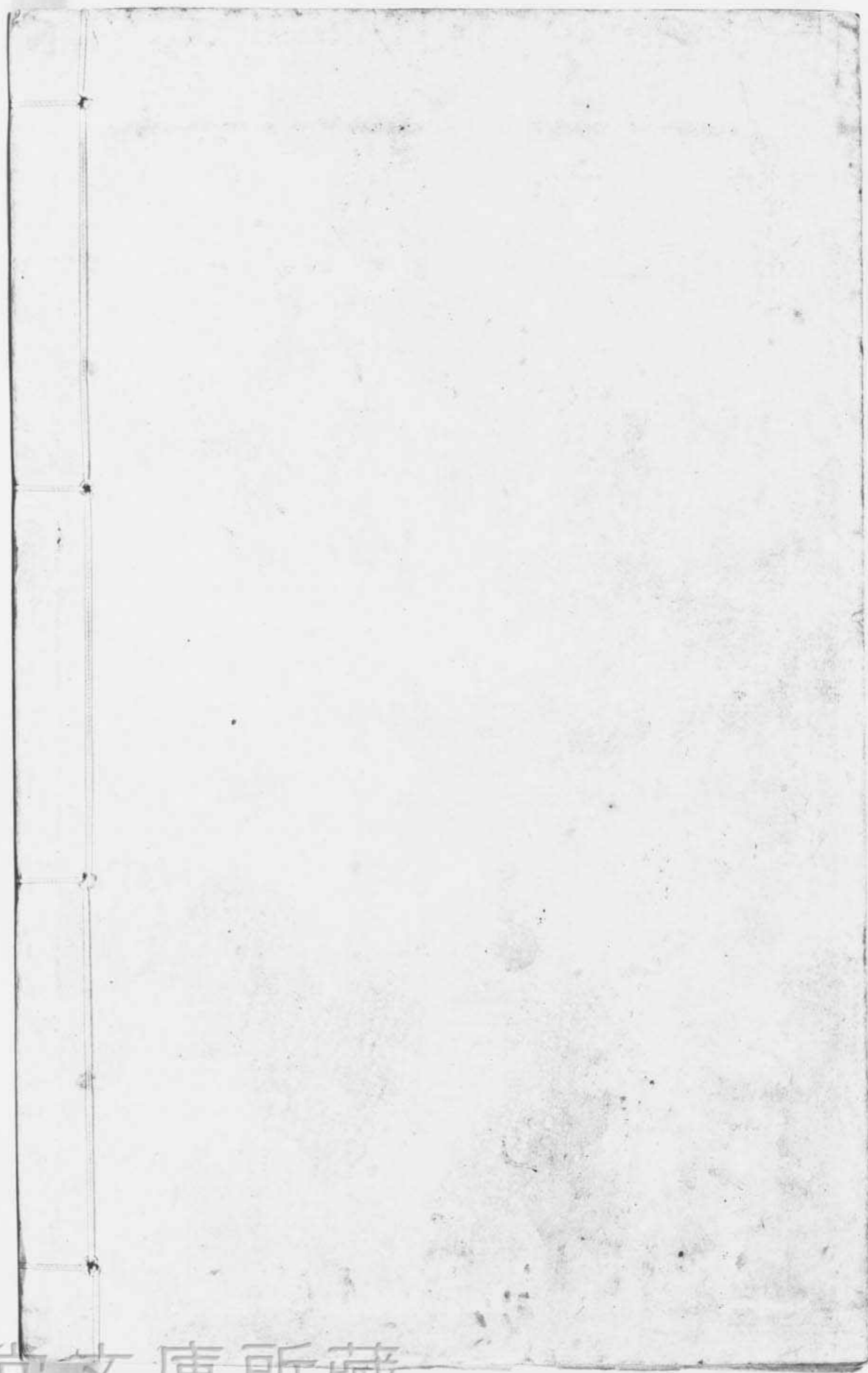
他音

人添額買撲。十一月罷俸戶。追冊尹氏淑德皇后。令轉運以三科察舉政績尤異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為中臨事弛慢所蒞無狀為下歲終以聞。以張洎直舍人院。十二月大赦改太平興國元年。置三司副使以賈琰為之。是歲高麗王昭死弟他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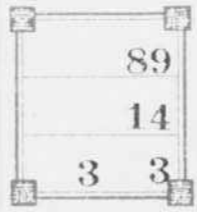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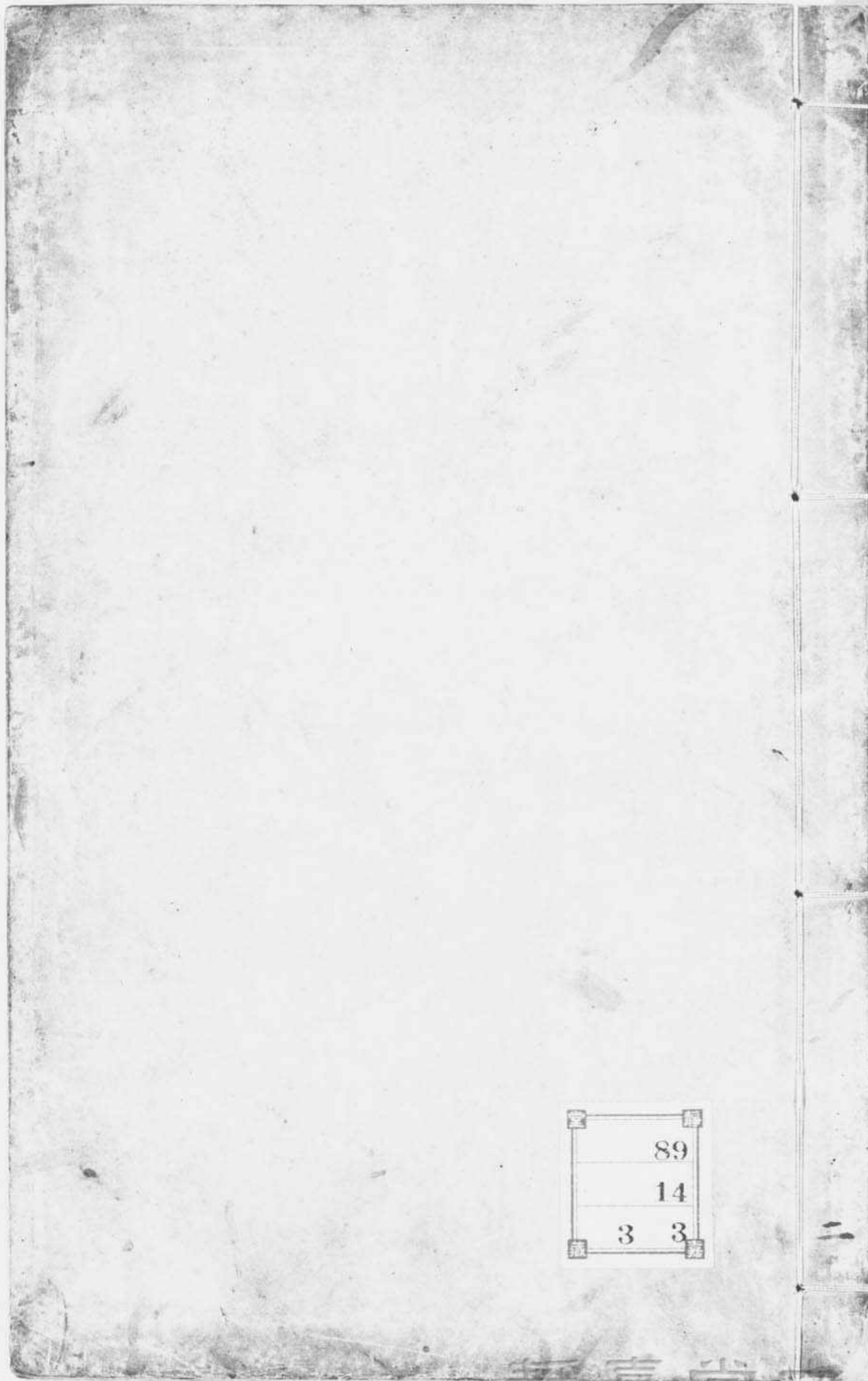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二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静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續資治通鑑卷之三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子監編修官李 經進

宋六宗

丁丑 太平興國二年吳越澤泉奉正朔春正月上初即位

願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利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

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

姓名上御講武殿覆試以蒙正等一百九人以蒙正為第

一越二日覆試諸科得二百餘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

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

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二傳出身凡

五百餘人皆賜袍笏錫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一章賜之第

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

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初太祖幸西都

取燕
得場中

張齊賢

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召見問以所言齊賢以手畫地條陳
下并汾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恤刑
十策太祖善其四齊賢堅執其餘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按
出及車駕還京太祖曰我幸西都得一奇士我不欲爵之
以官異日汝可收之為相也至是放進士榜有司偶失選
掄置在三甲之末及注官有旨盡與京官通判○王化基
亦聯名釋褐受替善大夫知嵐州趙韓王以驟進少年無
益於治抽詔改授幕官化基數曰不幸丞相以舊勳自恃
特忌晚進男兒既逢明時豈能事幕府承迎於婉畫之末
抗疏自薦表稱真定男子嘗慕范滂為人有攬轡澄清天
下之志遂進澄清五畧皆切於時要太宗壯之曰化基能
自結人主慷慨不羣之士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
左拾遺召試中丞知制誥上之英武不次用人多此○二

契丹

月廢江南李煜舊用鐵錢○置江南確茶場仍嚴禁
○三月置推易局出官庫香藥寶許商人入金帛買之○
賜白鹿洞九經洞在廬山之陽學徒常數百人○夏四月
葬太祖于永昌陵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契丹主遣
使來會葬尋遣辛仲甫使契丹契丹主問曰聞中國有克
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
鷹犬之材何可勝數○上詔轉運使考按諸州凡諸職任
第其優劣復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五月河南府法曹
參軍高丕伊闕縣主簿程麟鄭州滎澤縣令申延温皆以
罷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八月陳洪進來朝○令
支郡得專奏事至是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矣○九月嚴
私鑄錢禁○容州初貢珠○築講武臺于城西楊村大閱
○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渤尼國遣使來貢○

陳洪

賞延
功

上以右武將軍趙延進有捍虜功遷右中衛大將軍知鎮
州初延進為定州駐泊鈐轄契丹入寇上詔延進與大將
軍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以禦之詔賜陣圖分為八陣俾
奉之從事師次城外虜騎奄至延進乘高望之東西巨野
不見其後翰等方按圖布陣相去各百步士眾疑懼略無
闔志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蓋期於克敵爾
今虜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相絕若馳突我師將何以濟
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
翰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儻有喪敗則延進獨當
其責於是改為二陣前後相副士眾皆喜三戰大破之斬
獲踰倍上嘉其功故有是命

因賣太平興國三年是歲吳越潭泉歸土春正月開襄漢
漕渠○二月趙普入見○上更置三館賜名宗文院上幸

嘉王
聖帝
聖帝

新修崇文院觀羣書又之詔如王宰相悉其檢閱問難○
以虞部郎中王龜從水部員外郎王素左拾遺畢士安秘
書丞張茂直充諸王府記悉奏軍召見謂之曰諸子生長
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士賢導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皆
謹恪有行故茲精選各宜勉之○三月吳越王俶來朝○
夏四月置諸路轉運判官○上以宗德殿復置吳越王○
初吳越王將入朝進犀象錦練金銀珠貝器用之物逾銀
萬計俶意求反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
上留俶凡三十餘請不獲命會陳洪進奉表獻潭泉兩郡
詔授武寧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俶懼乃籍其國兵甲
獻之上表乞罷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且
求歸本道上不許俶不知所為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
大王不速納上禍將至矣俶左右爭言不可冀厲聲曰今

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以能飛去耳故獨與
仁冀決策納土○五月錢俶上表獻十三州之地○上御乾
元殿受朝如冬至儀俶朝退將佐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
不歸矣九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萬五
千三十六封錢俶為淮海國王子惟濬惟演孫承祐皆授
節度使俶性謙和未嘗忤物崇信釋氏則後造寺數百歸
朝又以愛子為僧尤善草書上一日遣使以謂曰聞君善草
聖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即以舊所書絹圖下之詔書褒美
因賜玉硯金匣一蜀歲盈支紙皆數百自鏤至俶出有吳
越之地僅百年管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仕其後請命于
朝有至使者俶任太師中書令四十九年為元帥二十九
年及歸朝子惟演惟濟皆重年召見慰勞知家諸衛將軍
善始令終極窮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性儉素自奉

死事諸如事
代輸
幾明

尤薄常服大帛之衣食不重味頗知書畫雅好吟詠在吳越
日自編其詩數百首號曰政本集其後劉繼元降上御連
城臺誅軍中先亡命太原者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
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始周仁善事俶首建歸朝之
議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氏骨體臣也俶為朝廷拔常州
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徹其藩蔽將何以衛
社稷俶不聽以仁善代為丞相仁善諫曰主上英明所向
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俶深然之
至是納土賜第以居上深寵之○以仁善權兩浙諸州事
錢氏地狹民衆賦歛苛暴吳乘奏蠲之○詔免荆湖南轉
運使崔憲副使許奇削籍為民納所賜錢五十萬坐罷職
不任臨事稽留不決○上命福建諸郡輸鶴翎為箭羽既
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尤苦之漳州龍溪縣主

羅書
州帝
監額

羣

薄王濟輒以便宜諭部民以鵝翎代之因附驛奏裁詔可
其請施及旁郡民咸便之○上詔以昌州一井歲有虛益
額一萬八千餘斤罷之先是開寶七年知州李 專以培
斂市恩務變其法因廢諸井新錢仍於歲額外增益稅課
部民莫之民不習其事甚以為苦雖破產猶不能償其數
以至於流移入他郡戶口日以減耗至是本道轉運使列
其事於三司太宗盡令罷之○志克數卒子繼筠嗣
六月河決寧陵○詔贖吏配者 赦勿叙
秋九月親試進士胡旦等七十四人擢旦為第一○中書
令李知古坐受贓擅改刑部所定法上特命杖殺之○初
張洎善事中即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監敏正
為翰林使內侍裴愈副之太宗謂洎曰此唐室弊政疑或
近臣以中人監之朕方懷復 道安肯踵此覆轍卿為

藏
書

頁內

臣宜以正道書朕今此議何也洎慙然而退○大理評事
陳舜封因奏事太宗見其口捷舉止類倡優問誰氏子舜
封對以父嘗為教坊伶官帝曰汝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
改授殿直○上至誠御下任人不疑虛懷聽納雖布衣踈
賤必溫顏接訪以盡其意至有辭涉狂悖者未嘗加罪謂
侍臣曰昔禹拜昌言世稱其美今諫者苟能救朕之失豈惜
夏禹之拜乎○冬十一月上召見孔宜問以孔子世嗣遂襲
封文宣公○置內藏庫初太祖既平諸國珍寶金帛填溢
內府其後漳泉越相次獻地又平太原兩川帑藏盈衍用
度豐給建隆以來天下財貢盡入左藏庫至乾德初府庫
充羨太祖嘗曰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
民乃於講武殿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至是太宗分左藏北
庫為內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藏蓋慮司計之臣不能

節約異時用度有闕更取於民朕終不敢以此自供者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至淳化二十年間有司歲實內藏有至三百餘萬者累歲不得償遂除其籍○河決于壺河○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大赦

已卯 太平興國四年是歲北漢平春正月命潘美伐北漢○置

發署樞密院事以石熙載為之○新渾儀成
二月上親征北漢初太祖征河東相持日久用李光之言而止至太平興國二年河東湖挑寨指揮使史溫等四十四人內附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是年始議征伐上謂樞密曹彬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太原以當時兵力而不能克何也豈城壁堅完不可近乎彬曰世宗時史超敗於石領關人情震恐故師還太祖頓兵甘草地中軍人多被腹疾遂中止非城壘不可近也太宗曰我今

舉兵卿以為如何彬曰以今日國家兵甲精銳人心欣戴若弔而伐之如摧枯拉朽其勢甚易太宗意遂決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大原倚北戎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虜於關南盡驅其人民分剋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關土捨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日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疆昔先王破北虜徙其人而空其地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意知等勿復言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率諸將進討及分兵圍汾陽嵐等州車駕遂親征先遣驍將郭進等抗石嶺關以斷北戎之援三月契丹果來救燕進擊敗之繼元先遣子續質於虜至是遣步卒間道齎蠟丸帛書告急求救為進所得徇於城下繼元外接不至饜道又絕王師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人心

悍懼會軍駕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全壁上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以禍福繼元猶不悟五月壬午河東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諭城出降繼元帳下親信多亡去城中危甚上又自草詔賜之癸未王師進攻其銳氣不可遏是夕漏下十刻繼元始遣客省使李勳上表納款甲申進明繼元率官屬待罪臺下詔釋其罪六月繼元至京師告獻太廟詔授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繼元叩頭臣聞車駕臨即願束身歸罪蓋亡命卒懼死迫臣不得降爾上籍軍中亡卒得數百人選其巨害者以軍法從事餘悉賜衣帛錢物分隸諸軍崇自周漢順元年僭號四主二十九年而亡得州十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兵二萬初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卧家昇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諭之遂納款繼元

劉繼業
美公置
防禦使

峯女也○初太宗征太原行次瀘淵有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內行在軍儲迎謁道左太宗見其姓名喜之以爲我師有必捷之兆令語攻城諸將曰我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以劉保勳知太原府廢太原舊城爲臨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上遣中使召劉繼業得之大喜命爲防禦使繼業初與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諭繼元俾招之繼元遣所親信往繼業乃北百再拜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名業業初姓楊氏名重貴幼事北漢更賜以姓名上命業知代州業在邊契丹畏之每望業旗即引去邊將多嫉之或諸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詔征契丹六月發鎮州倉從六軍有不時至上怒欲置於法馬步軍

詔征
契丹

聖德

聖德

都頭趙延壽遂進曰陛下巡行邊陲本以胡虜為患今敵未殄滅而誅譴將士若圖後舉誰為陛下戮力者上嘉納之○易州涿州來降東易州即上至幽州敗契丹于城北○秋七月上至自幽州攻城逾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契丹救至遂詔班師○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八月汴決宋城命塞之○武功郡王德昭薨追封魏王謚曰懿初德昭從征幽州當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此征不利又遠行太原之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耶○九月河決汲縣○以楊可法為皇子侍讀○除蜀鐵錢禁○契丹寇鎮州趙延進追敗之○上嘗讀唐史見馬周布衣上疏言事謂羣臣曰周有經天緯地之才太宗能知人任使遂致太平因歎

聖德

曰今之天下人才復有如馬周者乎具思賢之切如此○先祿寺丞王濟為刑部詳覆言屢上封奏太宗並嘉之諸道有提點茶鹽酒稅之職得採訪時事朝廷頗重其選至是京西闕官太宗顧左右曰法寺有言事者為誰左右以濟對遂命補之○上知王禹偁有文學欲驟用之自大理評事擢為右正言直史館○上嘗謂宋琪曰珍禽奇獸非朕所尚但方內太平此為上端也○上詔宰臣戚里不許於秦隴市木蓋慮因緣販易墮壞國家法制○上嘗謂侍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之情通若稍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言甚有理宋琪進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二氣交感之謂也則知君

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之務

廣太平興國五年春置天駟監左右 以左右飛龍

使為左右天駟使牧馬凡四萬二千疋。置文明殿學士

以程羽為之文明殿即。二月定差役法京西轉運程能

請分民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罷詔令轉運司躬

親詳定勿復差官。代州防禦使程德元坐市秦隴竹木

照筏入京師所過矯制免筭為王仁贍所發責授閣門之

任轉運使不以告皆下遷

富弼等釋曰祖宗時程德元矯制販竹木經過地分轉

運使並行降黜當時責任如此蓋祖宗時最重轉運使

或出聖選或是舉充選之既艱責之亦重今之漕司不

謹於選擇率皆循例而入其本職不治者亦未嘗行罰

况知所謂運坐之法凡實一轉運便是壞一路之事一

路之事不治是使數百萬軍民受殃此不可不加意也

閏三月上親試進士蘇易簡等二百二十二人擢易簡為第

一。曹翰謫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西京朝辭

日太宗密諭之曰至汝州僅訪曹翰問其良苦然勿泄我

意內侍如旨往見因弔其遷謫之由翰泣曰罪犯至重感

聖不殺死無以報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矜

欲以故衣質十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

不從命何須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襖以授內侍收

即以十言之洎回奏翰語及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襖乃

一大襖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

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為先鋒也江南之

役翰圍江州二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

翰城下日拒命之人可盡赦之使者至獨木渡大風數日

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矢翰性貪而喜殺故子孫多不振○冬十一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次大名契丹遁上初聞契丹退欲遂進取幽州命宰相問李昉富彙等以事可否奏請養驍雄廣儲暮歲之間用師未晚上深納之下詔班師○十二月改近郊時禁盜獵有衛士獲鷹達令當死上曰若我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命釋之

○太祖興國六年春二月岐王德芳薨太祖之次子也○夏五月

月早○大赦○六月薛居正薨上臨其喪○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解田錫言職出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時慮多遜專政羣臣章表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錫為左拾遺嘗獻歌云戎歌多遜誌之始得准而又諫官上章必令開門吏依告式云不敢妄陳利便者望恩寵貽書多遜

請諫官免書狀多遜不悅出之時既取太原范陽未下上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莫敢言錫因入辭自進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略曰頃歲平太原遼茲二載未賞軍功請因郊祀行之此要機之一也交州蠻海之地得之如獲石田願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官廢其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即舍人不得升陞紀言動御史不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中書舍人雖掌書命未聞訪之以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材而任之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闕西苑廣御地而尚書無本廳即曹無本局九寺三監狹室蕭然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望別修首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又每於岐路見囚荷鐵枷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上嘉其言

相

樞密

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謫忌錫曰事君之誠
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而奪耶。以趙普為司
徒兼侍中始杜太后戒教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之由
乎太祖曰此皆相考與太后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亦由
柴氏使幼子主天下爾因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弟則
并汝子皆獲安矣帝頓首泣涕奉教太后因命普於榻前
為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櫃命謹密
宮人掌之及太宗即位普為慮多遜所譖謂普初無立上
意上意稍踈出居河陽日又憂不測上一日發金匱書大
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惑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
復為相普為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毗睚中傷人甚多然
天下之功亦甚大。以石熙載為樞密使用文資正官充
樞密使始於此。○种放隱終南山之對林谷東明峯結

賜帛

賞稱

草為廬以講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其名召之放以
老母為辭太宗高其節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米三十斛
令安葬其母詔曰使天下知其厚逸民旌孝子相觀而善
也仍命長史旌其事。○秋詔兩浙轉運使王德裔仍追納
元所賜金帛千兩坐簡慢不親事部內不治
富弼等釋曰祖宗朝用人之術賞罰明白如此故能使
人人自效而百事修舉也知其才必即用見其過必即
黜當時賜物者尚至追奪有過者安得而不懼
冬十一月置皇城司。○辛亥郊大赦。○十二月朔日食。○
是歲高敞國來貢定安國亦附上奏表高敞即漢車師前王之庭
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夏四月
以竇偁參知政事先是上丑京賈琰竇偁同在幕府琰便
佞多希旨偁常疾之帝與諸士燕射琰在側屢贊德美偁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叱之曰巧言公色豈不有愧於心耶至是擢備為政府上
謂備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備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
際會上曰非也乃汝面折賈璠賞卿之直爾○盧多遜流
崖州秦王廷美勒歸第自晉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
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故及先是金明池
水心殿成上將往遊或告廷美欲乘此時為亂上不忍暴
其事故罷會普廉得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以聞上怒責授
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逮捕中書守當官趙白秦府孔目
官閻密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雜治之並得交通頌
望祝詛實狀引伏故有是命趙白等六人皆伏誅○多遜
累出墳墓在河內未敗時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聞者
異之及封財所食於道傍逆旅有媼頗能言京邑舊事多
遜因與語媼固不知其為多遜也多遜曰媼自何來乃居

漢書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此媼曠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其官盧某亦相
今枉道為其事五子不能從其意盧街之以危法盡室竄
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今僑寓道
旁亦無意也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
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沈淪能上以盧
多遜包藏逆節倫與同列不能覺知責授工部尚書倫清
介謹厚故重駕每出多令居守然十年相位但齷齪不能
有所建明縉紳非之○五月契丹二道入寇邊將敗之○
竄秦王廷美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趙普復教知開封府
李符上言廷美怨望不悔過乞徙遠郡防他變故有是命
先是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頌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
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
廷美丑開封德昭授節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

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絕廷美始不自安寢
有邪謀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
下豈容再誤耶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
盧多遜在朝握權常短趙普普惡之遂請入觀觀變奏
多遜謂陛下萬年之後當以天下與魏王魏王當還秦
王陛下不當立太子俱坐大逆免死放歸田里咸以為
冤秦王即太祖少子德芳也上遂南遷二王尋殺之忽
一日趙普見空中有火一團一羔羊轉運其上拜曰普
之罪也須臾光滅遂得疾命道士禱疾見煙燄中有朱
牌金字書云魏王廷美道士謝曰普言非其罪也有蒼
之曰杜太后遺言永相寫誓書藏之金櫃石室而首發
多遜之獄致主上遂殺一弟一姪安可謂之無罪俄而
普薨

太宮

建譯
經院

六月詔許州修言命真君祠祠成賜號靈仙觀○十月蘇
州太乙宮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乙天之貴神也行度所
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之當在吳分故今築宮以祀之後
徙建京城之東南○上命內侍鄭守鈞就太平興國寺建
譯經院詔比天竺國僧大息災等各譯一經以獻○詔曰
昨言事者變川夾請州錢法及興推酌謂其便於民而足
佐用度朕不得已聽之行之踰年未見其利比聞民庶頗
懷怨遣使廉之况失道之未遠用改調以從宜其除諸州
官置酒酤及民所輸官場推茶○上嘗御座錄京城繫囚
至日盱近臣以為勞苦太甚上曰不然儻慮及無告使獄
卒平允不致撓枉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李繼捧來
朝獻州四夏銀錢宥縣八西夏自天福以來累歲未嘗入
覲繼捧至太宗嘉之自陳諸兄弟多相怨對願留京師詔

七繼捧
來朝

授彰德軍節度留京師奉朝請。冬十月幸金明池閱習戰。行乾元曆。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是歲契丹明記死子隆緒立。高麗王柚死。

癸未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曹彬罷以弭德超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曹彬坐為德超誣譖未幾德超敗上知彬無他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擇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夜宿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寸幹而任用之審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初德超之請彬也頗事成日得樞密使父為副使出怨望語或告之上命訊鞠遂伏罪是夏流德超于瓊州德超之進因李符李琪之薦也。初趙普今李符告廷羨怨望又恐符漏言因事逐符貶寧國

司馬德超之敗上頗待明黨併令徙嶺表遂以符知壽州歲餘卒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普曰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今多遜處之普不答普是乃以勳符。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三月分三司各置使。諸王及皇子府置咨議郎善侍講官以王通姚坦邢昺等十人為之。上親試舉人擢王世則以下百七十餘人諸科五百餘人賜宴瓊林苑後為例冬十月置進奏院。趙普罷出領武勝節度宴餞普于長春殿上賜普詩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勞朕布素時與之遊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卧治因詩導意普感極且泣朕亦為之墮睫宴之日樞密使王顯等侍側數視上榜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榜文綾俱倒上笑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耳上

李穆 李穆言 至參政 張齊賢 王沔同 參議

因言此雖偏下已甚蓋念機行之勞苦欲示敦朴為天下
先也○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昉初與盧多遜善
待之不疑多遜屢請昉人或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
於是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上因言多遜居常毀卿
不直一錢昉始悟上由此益重之○以李穆呂蒙正李至
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初穆知開封府時
剖決精敏多滑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敢干以
私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至是穆等入對上謂之曰
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
履方潔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也○蒙正入朝堂
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同列欲詰
其姓名蒙正遽止之且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
固不如毋知也○詔宰相班親王上琪等固辭上曰宰相

明善 魏巖

之任而總百揆與羣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
佐等亦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也亮王翊善姚坦
守禮法多規戒自王以下至於宮內為坦緇糾不得舒恣
皆大惡之宮中同謀欲去坦乃使亮王翊善疾太宗使醫官
往視喻月不瘳太宗憂之召其宮中乳母詢言疾狀對曰
王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拘制不與懽懽成疾耳太宗遂悟
其謀曰朕為諸宮擇人使教導而乃憎惡欲使朕逐去正
人要自取便且王年少不知為此皆汝輩教之杖乳母數
士召坦至厚辭慰免

呂夷簡釋曰愛憎之不察為害深矣妹喜惡鄂侯讒于
桀而脯之妲己惡比干讒于紂而剖之驪姬惡申生讒
于獻公而殺之斬尚惡屈原讒于楚而逐之緣灌惡賈
誼讒于文帝而踈之甚者李林甫讒殺太子二王及其

朝臣韋堅李邕輩又逐太子妃韋氏良娣杜氏嗚呼愛
憎之不察為害如此且小人之心險如山川毒如豺虎
微失其意則無所不至人君不能明之則讒言得行善
人罹患可為痛惜者也太宗明宮中之作計如姚坦之
見增雖堯舜之聰明殆不過是

○置侍讀官上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患顧問人始用著
作佐即呂文仲為侍讀○上性雅好為文史之學自潘岳
至陸祿多所述作雖車駕征行不廢吟詠又於禁中建清
心殿收藏圖籍以資遊覽視朝之暇必讀太平御覽三卷
有所闕廢即追捕之雖隆冬短晷必足其數大臣請少息
曰朕開卷有得不以為勞也凡諸故事可資風教者悉記
之嘗覽前殿藝文類聚門目繁雜失其倫次乃詔翰林學
士李昉扈蒙知制誥李穆右拾遺宋白等參詳類次分定
門目編為太平總類一千卷改為太平御覽錄又謂禪宮
之說或有可採今取野史傳記故事小說編為五百卷賜
名太平廣記每召邢昺張奭等更迭講說皆問疑議久而
方倦帝之為好學問蓋出於天性云○李繼遷寇宥州擊
敗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四

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

夔

經進

宋太宗

甲申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秦王廷美卒于房州贈
 涪王謚曰悼○參政李穆薨上臨其喪穆性至孝操履純
 正遭母喪詔強起之尋以毀卒上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
 朕方倚用遽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三月
 朔閱將校按名籍參攷勞績而升黜之○二月滑州決河
 塞○夏四月羣臣請封禪以火災故罷○五月除江南監
 禁尋復之○乾元文明二殿火災○初以京官充堂後官
 ○上幸新城南觀麥因謂羣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其君始
 則亦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恣于逸樂覆亡之速皆自
 取也為人上者當以為戒○六月求直言田錫上疏曰給

李繼遷

李繼遷
賜國姓
李以也

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
捨近謀遠之事。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其辭狂妄太
宗覽之不罪因謂宰相曰比降詔書許言事但外人不知
朝廷要務所言孟浪不切事機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
故雖狂悖亦不加罪。遣使詣路察獄。上嘗謂侍臣曰
刑辟之際君子之所盡心稍有冤枉必傷和氣且齊女負
冤天為枯旱燕臣無罪六月飛霜自昔水旱作沴未有不
由於此居官牧民尤當戒之秋七月命諫官領登聞檢院
九月夏州襲敗李繼遷初繼遷之來朝也其弟繼遷留居
銀州時年十七八怨其兄內附因率眾為寇有自西邊來
者言繼遷悉知朝廷之事情繼遷不克益侵邊境上用
信軍節度使時朝廷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益侵邊境上用
趙普之策欲委繼遷以邊事因召趙闕賜以國姓仍復改

李繼遷

召陳搏

奏書
議被
不可數

名保忠詔授夏州刺史充定 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
慶置使又詔五州所管錢帛 芻粟並賜保忠至鎮數日上
言繼遷悔過歸欵上以為銀州刺史西南巡檢使然繼遷
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保忠來乞師上命商州團練使
翟守素率兵赴之繼遷懼奉表歸順以為銀州觀察使
賜姓改名保吉。上命李昌齡就太乙宮檢定三等醮儀
冬十月召隱士陳搏賜號希夷先生尋請還華山。嵐州
獻一角獸上曰珍禽奇獸美益於事方內又寧風俗淳厚
此乃上瑞爾。十一月郊上將郊欲議律赦有秦再思者
上書願勿赦且引諸葛亮相蜀數十年不赦之事以為證
上以問丞相趙普普曰聖朝開創以來具有彝訓三年郊
祀即羣恩膏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偏據一方區
區用心何足師法上然之。上嘗謂輔臣曰朕讀晉史見

世書八

立奉台

奉進士

擇河北
運使

慶美
子臣

武帝平吳之後志在逸豫後宮追數千人深可駭也朕嘗以為戒今宮中不過三百人猶以為多當徐思省之由是聽宮中非掌事者出而嫁之。十二月改廣南諸州採珠場。立德妃李氏為皇后。

○三月親試進士梁顯等二百五十八人擢顯為第一。○夏四月遣使振江南饑。○八月遣使按察荆湘等路。上謂宰相曰朕數日來欲擇一朝臣為河北轉運使編開班簿多不詳操履自今臣寮授任並具履歷引對所與觀其才實若懷不隱智之士可因此抽揚或賞負瑕缺濟之人想其愧恥若接于世足以懲惡勸善。○九月廢皇太子楚王元佐元佐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慧及長漸驕恣或疑其亂朝請自是習為殘

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彎弓射之帝謂督其力皆不悛一日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間不得預至暮罷陳王謝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吾不預是為君父所弃因發憤夜閉媵妾於室以火帝怒欲廢之曾執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事所為不法也日必為桀紂事東宮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自有甲兵恐至召亂準曰請某月某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於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爾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因搜其室中得刑之器有剋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能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準由是得名。○冬十月錄繫囚十決事至日旺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

德集獻
去廢太
下策

錄繫去

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沒江况人君能重養

宋琪罷相

契丹

大敗契丹

契丹

入寇

士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曰百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宋琪罷相先是詔廣宮城宣徽使柴禹錫有別第在^在幟中乃言願易闕中宮邸店太宗不悅禹錫盛言廷範彊明忠幹太宗意其交通不欲暴其事上以琪素好^好詩無大臣體併為得之

○^四雍熙三年春正月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先是知雄州賀令圖等上言虜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請東襲取幽薊彬克涿州田重進降飛狐靈丘二縣及蔚州潘美降寰朔應三州克雲州○尋命遷四州民于許汝間○彬留涿州十餘日食盡思師雄州以接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却軍以接粟乎亟遣使止之彬所部聞重進累捷取不能有所攻取乃再趨涿州復以糧食不繼退師

至岐溝關比虜追及之我師大敗○夏五月詔班師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上曰刺史最為親民命選守臣秋七月以李繼為都虞候田重進馬步軍都虞候八月契丹陷雲州○十二月契丹寇瀋州劉廷讓戰于君子館我師大敗○寇代州兵薄城下馬正德之眾寡不敵盧漢贊畏懦自守張齊賢以兵出戰虜少却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間使為虜所得既而美使至謂有旨毋令出師齊賢中夜遣兵由城南持熾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掩擊大敗契丹斬首數千級○^四雍熙四年春遣使按察川廣等路○契丹入寇陷深祁德易等州○詔寬郵邊郡釋潰卒之罪贖戰沒之家錄用勞績及死事者子孫蠲河北通租經戎寇蹂踐處給賜有差自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深入攻陷州郡鹵掠士民

魏博以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焉故下是詔○增築河北城壘○夏四月上將大計契丹令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京東轉運李惟清三疏爭之以為不可李昉等相率上言河南百姓世習農業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易搖相聚為盜爾秦王亦言願且於河北諸郡點集上納之○詔陳禦戎策侍御史趙孚上言大畧謂當內修戰備外許歡盟上嘉其言○併水陸發運為一司夏五月殿中侍御史柳開上言願效死北邊上亦欲並用文武戡定寇亂於是開與鄭宣並以文臣換武○遣使諸路市馬○置三班院○上命張詠知金陵詠少時謁華山國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公有官爵未可議此天子君如失火家待人救火豈可不赴也其後鎮杭益皆有善政詠在金陵日有殿直范延貴者押兵回金陵詠問之曰天使公路來曾見好

官負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晞頴者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負也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自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全皆田萊陂闢野無惰農洎至邑則塵肆無睹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喜曰晞頴固善矣天使亦好官負也即日聞詔於朝晞頴後為發運使延貴為閩門祗候皆為能吏○初錢氏國除而田稅尚仍其舊賦稅三斗浙人苦之至是上乃遣王方贊均兩浙雜稅方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大臣有責其增減賦額者方贊以為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可循偽國之制上從其說浙人便之惟江南福建猶循舊額方贊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發運使方贊有五子阜准輩輩皆至顯官准之子珪遂為宰相亦惠民陰德之報也○祠太乙宮命道士講老子

職事之
司

禮部
司馬

李昉
龍相

蒙正相
傳中呂

冬十二月詔以取士之職歸有司先是上閱試舉士累日宰相累請以春官之職歸於有司如唐故事乃詔歲命春官知舉

端拱元年春上親耕籍田禮畢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慶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慶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金紫致仕。二月置司諫正言。禁獻珍禽奇獸。李昉罷相先是布衣程周整登聞鼓訟昉宰相值北戎入寇不憂邊事但賦詩飲宴并置女樂上由是不悅昉會運旱蝗太宗以水旱失度陰陽乖戾咎在宰相遂切責罷之。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入相蒙正為人寬厚無所嗜好在中書日上尤加眷遇

賜知
賜部

賜部

時有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蒙正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方尺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其真欲不為物累如此。皇子元禧封許王。詔諸路振饑。上以田錫知桐廬郡錫至郡以兵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登縉紳者比比焉錫嘗上封禪書其大意以為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合天意為人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肖皆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乾明節兩府以下皆進詩上獨和錫詩以賜之其見重如此。夏四月復北邊互市仍禁戎卒侵掠累歲征行民力凋耗上始有厭兵之意矣。五月置祕閣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長慶門東北廡舍十數間列為

宋高宗
夏季
更余
觀

三館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後平諸國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然其屋舍卑隘僅蔽風雨周園廣徵道出其側衛士馳卒朝夕喧雜歷代以來未遑改作每諸儒受詔有所論撰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興國初太宗因幸三館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足以蓄天下圖籍延四方之士邪即詔經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創三館命中使精其役制度皆上所規畫踰年而成盡徙舊館之書以實之凡八萬餘卷至是詔分其書萬卷別為書庫曰祕閣始命禮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右司諫直史館宋祕兼直祕閣右贊善大夫杜鎬為校理而直祕閣祕閣校理之官始於此。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百人下第人擊登聞鼓求別試上召下第人覆試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上既擢國

祥等又命王世則召下第進士諸科人試得合格數百人上覆試詩賦又擢進士葉齊以下及諸科凡百餘人並賜及第。秋七月除蜀監禁。八月幸國子監命李覺講周易。十一月李繼隆敗契丹于唐河

張洎請
建隆

言國家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番漢共之失地利矣河朔郡縣列壁相望然虜騎南馳衆寡不敵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此分兵力之過也今既未能克復幽薊宜悉聚河朔建三鎮鼎據而守焉又言涿州之戰元戎將校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嘗賞一効用戮一叛命宜反其道又言稍與通知之策俟兵食有餘然後大舉幽薊未復終不得高卧。二月以陳恕等為河北等路營田使。下詔罪已寬恤邊郡。羣臣上

尊號

尊號

尊號

尊號

尊號

尊號

尊號

尊號帝下詔却去之翌日蒙正等奏事長春殿進曰陛下神功聖德輝映今古在於尊號止可增益忽奉詔旨省去中外無不驚駭帝曰且如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此起自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欲止稱王以諸子封王有所妨礙朕志先定勿煩確奏。二月上親試陳堯叟一百八十六人擢堯叟為第一。寶州錄事參軍孟巒避遠征不之官詣旣自陳太宗怒杖流海島。夏旱自三月至五月錄繫囚遣使分路決獄是夕雨。秋七月以寇準為樞密直學士。彗出東井凡三十日上避殿減膳。契丹寇威虜軍尹繼倫王繼隆敗之俘獲其衆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八月大赦是夕彗沒。開寶寺塔成所費億萬前後踰八年乃成田錫奏疏有曰衆以為金碧燦煌臣以為涂膏黷血上亦不怒。九月鎮

星彗惑入南斗。冬十月趙保忠加同平章事。早上減膳賜羣臣詔深自責已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燮理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切諫未能奏上上及羣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是歲罷公邊互市。**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普卧病上屢幸其第省問普疾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普既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辨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進退非允人多怨之。賜諸路印本九經令長吏與衆官共閱之。二月登州二縣饑詔振之。夏四月夏州敗李繼遷。五月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御史臺推勘官二十員。鑄淳化元寶錢。秋八月毀左藏金銀器上性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褐紬繒內服惟純綰成累經澣

法書

濯乘輿給用無所損益。冬十二月立覆奏法時群臣奏事既其奏皆得專達于有司頗容巧妄謝必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遂著為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

皇禮

謝必諫
修正殿

辛卯淳化二年春正月置內殿宗班等職。閏二月辛未朝日有食之。三月詔以旱蝗欲自焚翌日雨。五月置諸路轉運使。以謝必為司諫上修正殿頗施綵繪必為左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楮聖賜必金紫而遷之必謝曰陛下從諫從流故臣得輸誠如昔唐未有孟昭圖者朝上疏諫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上勅容久之。秋七月令三司均節財用。李繼遷降賜姓趙以名保吉授銀州觀察使保忠陰與保吉為粵齒雖外示歸順而潛結羌戎侵寇不止先是趙保忠奏繼遷誘番戎入寇來乞

自蒙聖
罪

李致張
齊賢高
書事

師正月命程守義帥師屯夏州至是繼遷聞守義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八月置審刑院于禁中凡獄具上奏者申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行之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九月呂蒙正罷為吏部尚書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但諸子幼冲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屬僚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諫輩朕亦自揀選不欲茲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者未諒此心至是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狂率上怒甚以沆乃蒙正妻屬故罷之。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置知樞密院及同知以張遜為知縣温仲舒冠準為同知。契丹部族有

求內附者上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惠必有外憂不過邊
事皆可預禁游惰也國家筭及商賈以抑末游克助經費
比聞當職之吏頗為煩苛務求盈羨以市恩寵細而必取
括克斯甚自今除商賈貨殖外負販細筭交易並不得收
筭違者罪之○冬十一月內殿起居日復令常參官兩人
次對○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十二月朔行入閣儀○
女真言契丹以兵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詔不許

淳化三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既

三月上親試進士孫何等三百五十人擢何為第一先是
上出危言日出為御題何等皆不知賦題所出叩殿樓乞
指示其請再三帝為陳其大義令糊名考校分五等上三
等賜及第餘賜出身○五月旱遣使諸路決獄是夕雨○
六月黑風書晦○置常平倉京畿大饑命增價糶貯之歲

饑即減價糶名常平倉遂為定制○秋七月趙普薨普初
以吏道聞寡學術太仆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
廷有大議則閉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
篋則論語二十篇爾普事兩朝出入凡三十餘年未嘗為
子弟求恩澤後謚忠獻封韓王

龜鑑曰韓忠獻公韓王功業抑聞之書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則庶事康哉蓋有是君則有是臣而治具畢張
大抵皆聖主賢臣相逢之幸也有臣如普以掌書記入
見是建隆之元年也其與光武之得鄧高密者同一遭
濟也是故問息兵之計而普則曰方鎮太重論及民事
而普則曰愛民如此有堯舜之用心欲收太原而普則
曰太原北抵契丹不如姑留之以竦削平諸國彼彈丸
黑子之地將何所逃哉符彥卿名位以盛不可復委兵

聖憲

柄不憚屢諫雖已出之豈復懷入而不行又於屏後嘗置一大甕凡有報怨之文盡皆焚之上欲命曹翰取燕而普曰翰可取孰可守翰可守孰可代可謂知遠謀矣立功遷賞上嫌之者則不與普則曰刑賞者天子之刑賞也豈得遽以喜怒而專之哉奏事忤旨上怒而不納普則顏色自若拾奏補綴明日復進必得請而後止叱之而不答但云依理行事鞭之而不管云國家以社稷為重莫若愛民為先民以食為本上歎曰趙普真吾社稷之臣乎史臣曰趙忠獻公獨相二十年始終如一不曾妄殺沉毅果斷每事寬大贊助居多真開國元勳也九月幸祕閣。冬十月命雷有終制置江淮兩浙茶鹽。十一月許王元僖薨元僖性仁孝尹京五年政事無失進贈太子謚孝恭。議以明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小波

淳化四年春正月辛卯郊奉宣祖太祖配。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上以江浙淮陝比歲旱蝗遣使分路巡撫詔令有未使者條奏。青城王小波聚徒起而為亂謂其衆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附者益衆先是國家平孟氏之亂成都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後來任事者竟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羣衆起而為亂二月殺彭山令齊元振。夏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詔以鹽鐵度支戶部併一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從馬應之議也。六月張齊賢罷。上為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適時得位好朱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各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

罷

呂端

武程

王淮

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其言。以呂端參知政事趙普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折對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復給事中封駁制。秋七月大霖雨開封府雍丘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廷給事者不過三百人各有所掌不可去者卿等固知之朕視妻子如脫屣所恨未能離世絕俗李昉奏曰臣等家人朝望朝禁中猶見宮闈簡儉之事武程疏賤妄陳狂瞽宜加黜削以懲之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爾終不加罪。時霖潦過度上頗謂百僚曰朕於刑獄盡心焉安得此積陰之譴左右大臣無敢對時寇准為殿中丞獨越班而言曰某州某局吏侵官錢若干於法為小過罪不至流陛下殺之王淮參知

李昉

趙普

政事馮之第也盜陛下之錢數百萬緡於法為大愆而上以馮故務相容赦卒得脫陛下聞之亦不加息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如之何而無積陰之譴上器准之直即日誅其罪馮及事俄而雨止自是益以言悟主初知歸州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識者知其有濟巨川之意嘗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人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復確貨務置余監制置使。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九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濱州。罷提點刑獄歸轉運司。李昉罷以呂蒙正為平章事蘇易簡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然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水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言時政得失沈等罷即命易簡代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閏月置三司總計使。十二月小波與巡檢張圮闕于江源

五
五

浙大饑

李繼
李繼
李繼

縣圯死之小波亦病創卒眾推其妻弟李順為帥順陷漢州彭州賊黨遂熾眾至數萬

淳化五年春正月上元御樓賜從臣宴上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甚乃知治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甚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京西江浙大饑寬饑民罪應因饑持杖劫人家藏粟止誅為首餘悉以減死論。李繼捧與繼遷叛上遣李繼隆率兵討之初繼隆自鐵加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欲徑襲夏州或謂夏州賊帥所出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石保以觀賊勢繼隆曰我兵少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不能料我眾寡若先據

蜀盜

石保眾寡已露豈能進耶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上詰責數四詔釋之留京師繼遷終反覆不臣。蜀盜李順叛據成都上命昭宣使王繼恩率兵討之四月平劍州破賊五千眾於柳池驛斬首六百級賊眾望風走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餘万斬首二万級獲順及偽官甚眾蜀土悉平然繼恩本宦者不能戢眾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鬪志餘賊竄伏山谷間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敏同領其事命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充川陝路兵馬都部署自繼恩以下皆聽其節度御札數幅丁寧授以方畧姦黨悉平召繼恩還初繼恩有破賊之功中書議賞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者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

葉元
倪為
封
立為
李

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報之上怒責宰相等命學士
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立於宣昭使之上以授之
○六月詔以諸州官科買他物有非風土所宜而長吏不
以言課民轉市於他處及調役飛輓有所不均而州縣因
循不以條奏者乃詔至日條析以聞○七月高麗請伐契
丹詔却之自是不復入貢○九月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
封壽王准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
准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惟陛下
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悅首父之屏左右曰壽王可乎對
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上因言成都
叛卒事輔臣或曰蓋郡無城池所以失其制禦又曰僕官
吏得人善於綏撫雖無城池可也先是上命趙昌言帥蜀
昌言為人辯智於上前指畫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

蜀
不

蜀

少元
標

既行時有娥眉山僧茂貞者以術得幸於上曰昌言頗狡
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方悔之昌言至鳳翔會寇準知
州事密上言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兵
柄上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定謀及此賴有寇準憂
國爾乃詔昌言以軍事付王繼恩昌言以戶部侍郎知鳳
翔府召寇準參知政事○初上聞蜀賊起顧羣臣曰蜀土
之民歲日以繁盛但習俗豐厚多事遊賞物及必反今小
寇驚動豈天意抑其浮華耶呂蒙正曰昔楚莊小國之君
常懼無災今升平之代遠方忽有狂寇亦恐天垂警戒已
端曰蒙正之言望陛下留意上深納之○初上少子元傑
封益王授淮南鎮江軍節度使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
史封吳王時張洎為翰林學士言臣謹按前史皇子封王
以郡為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為理自漢魏以降

王廟
王廟
王廟

所封之王如不之國朝廷遣卿大夫臨郡行郡事東晉永和太和之際有瑯琊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並為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為大都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是使副大使知節度事全益王以揚益二郡建在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使豈宜再加長史之號乃是吳國王自為上佐矣乞付中書門下商議帝以制命已出不欲追改詔自今親王領大都督府節鎮者勿兼長史。冬十一月幸國子監講尚書說命二篇。因幸武成王廟。令宰相以下薦士。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三司復各置使。

王廟
王廟
王廟

待其深入分兵以要其歸路必無遺類御卿守麟府契丹憚之。詔以官倉穀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為種有司請量留以供國焉太宗曰甘雨以洽土膏所起民田無種不能盡地利且竭廩以給至秋有百倍之獲國焉食以芻藁足矣。夏四月己未家正羅為右僕射上詔家正曰僕射師表百僚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逆爾。以呂端為平章事。契丹寇雄州守臣何承矩敗之。早命侍御史分決諸道獄後二月兩。開寶皇后宋氏崩。六月限僧尼額。八月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大赦改名恒。九月李繼遷犯邊邊將敗之。上嘗問羣臣河渠轉漕以給軍食之事語及屯田利害羣臣無敢對者張洎時為參知政事退而講求其實上封奏曰國家應圖受命經營鴻業懲前王之失審丹下之龜以大梁者八方所湊為天下樞可以

阜安兆民臨制四海改卜京邑而定都焉晉炎漢開基高
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厚武云吾初即位
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知漢時兵甲在外京師惟有南北
軍期間羽林孤兒以備天子彘從唐承隋置十二衛府兵
皆農夫也其後雖置神策軍亦不過三萬人及祿山犯關
朝廷驅市人接戰德宗蒙塵羣駕者四百餘騎今天下甲
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萃在京師疆本弱枝國之利
也上覽而嘉之

至道二年春正月辛亥郊亦用上辛祈穀典也。夏
四月命李繼隆討李繼遷時繼遷寇靈州陝西民運芻糧
治靈州度沙磧為虜殺掠及飢渴死者不可勝計詔輔臣
陳靈州事宜。詔曰朕在膺纘命獲嗣慶基懼德不明乘
奔是戒其於夙夜罔敢荒寧常念食為民天賢惟國寶

李繼隆
李繼隆

觀農而重本務設爵以延才至於草木效祥瑞羽毛呈瑞麟
惟涼薄所不敢當應諸路州府自今以後不得以珍禽奇
獸諸祥瑞來貢獻。上分遣內臣為諸路轉運司承受公
事以察州縣刑政官吏治迹更次入奏。秋七月以決穀
熟命塞之。以陳靖為勸農使。寇準罷為給事中先是
郊祀百官進秩準意輕重為馮拯所論上召問準猶力
爭不已上已厭準因歎曰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之
尋出知鄧州。九月復命李繼隆分五路討李繼遷。環
慶等州地震

至道二年春正月以温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葬
孝章皇后。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繼遷遁去。供
奉官劉文質察舉兩浙部內官高輔之李易直梅詢等八
人有治迹並降聖書褒諭帝曰文質善於采聽所舉者皆

温仲舒
王化基
李繼隆

良吏也選為京西作坊副使

富弼釋曰進賢受上賞古之制也太宗能以此法勸勵臣下俾其采聽之際不敢不公故上有得賢之裕而下無蔽賢之責

上不豫。三月上崩于萬歲殿在位二十三年。上嘗謂侍臣曰晉漢以來朝廷削弱政教凌遲主暗臣疆紀綱大壞朕即位之始懲五代弊政革故鼎新創立一代法于時二三大臣皆舊德耆年猶有異論朕守之愈固不惑其說晝夜勤行二十載矣雖未能上比古聖至于肅清寰宇修明憲度興利除害絕姦弊之原亦無慙於古羣臣皆再拜賀。又嘗語侍臣曰近世之弊至有中書布政之地庶官除授皆出于堂吏之手時政如此天下安有不亂朕自即位以來鷄鳴而起聽斷四方之政百司庶務雖至微細亦

皇宗

皆一一留心務垂前世之弊以躋于治卿等各宜勉之

皇太子元侃即皇帝位先是上不豫李皇后與宣政使王繼恩謀立元佐太宗崩后使繼恩召呂端端入后曰宮中晏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乎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始降階羣臣拜呼萬歲。夏四月大赦。尊皇后為皇太后。五月求直言。追尊上馬夫人李氏為賢妃。六月禁獻珍禽奇獸。追冊皇后潘氏謚莊懷改章懷。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錢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占謝便殿入對苑中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秋七月令轉運送入對詢以民間利病。上封者言嶺南村墟聚落間日集碑販謂之墟市請降條約令於城邑交易異增市筭上曰徒

德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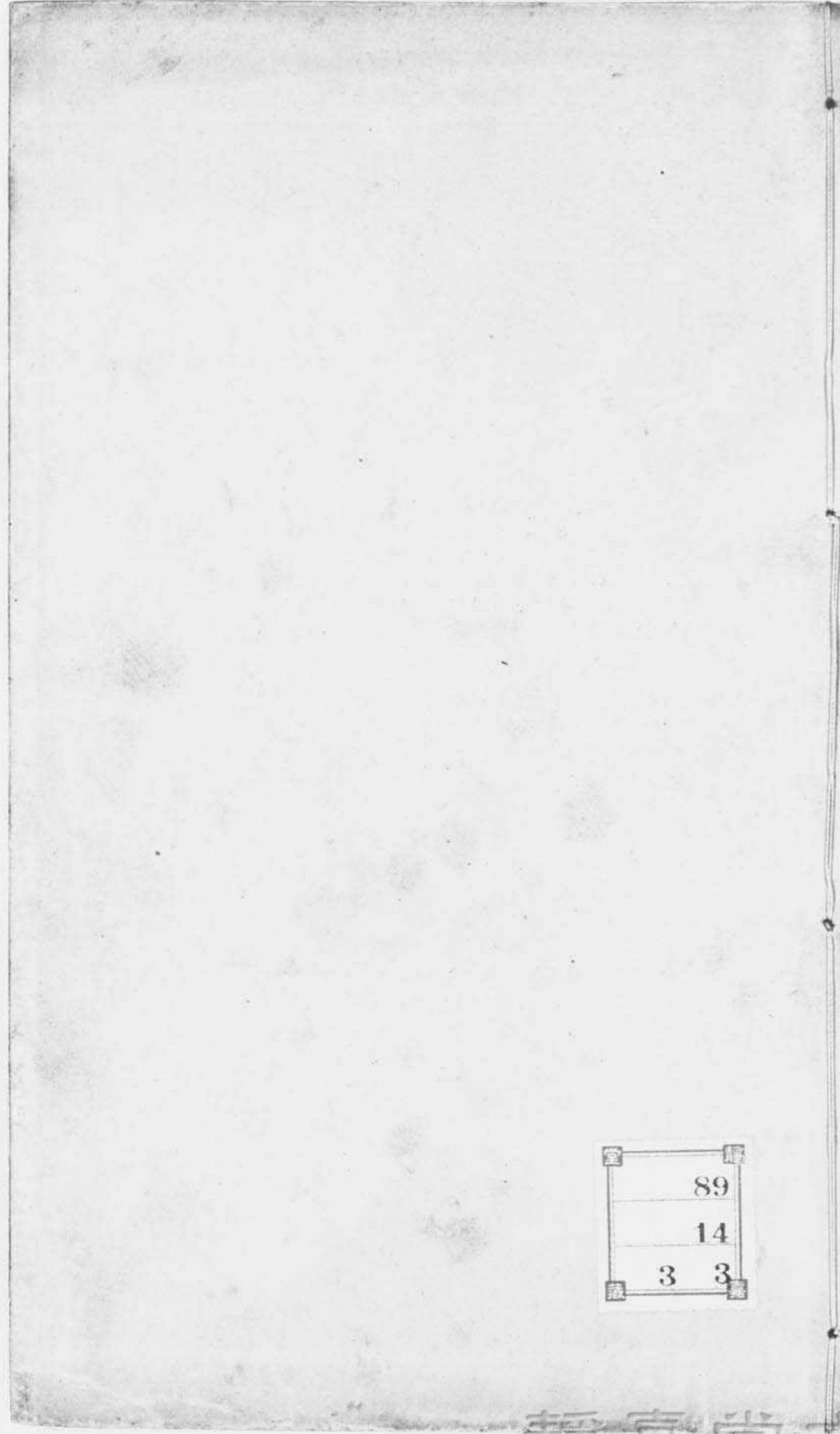
擾民爾聽從民便。○上戒西邊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仍議靈州事宜悠久之便毋關輔之民息宥有日也。○八月以周瑩為宣徽北院使。○西川戍卒劉盱叛攻掠蜀漢等州益州鈐轄馬知節領兵討平之。○冬十月葬太宗于永熙陵。○十二月追尊賢妃李氏為元德皇太后。○李繼遷遣使修貢求備邊任上雖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加定難節度封以夏綏銀宥靜五州。○以王禹偁知制誥。

續資治通鑑卷之四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89	
	14	
3		3

三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續資治通鑑卷之五

朝散郎中書省員外郎李一燕

經進

宋真宗

聖覽

聖覽

咸平元年春正月召學官崔頤正日令頤正赴御書院侍講上每旦御前殿夜後復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試軍士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得失或至夜分。二月等出營室北上問宰相曰何祥也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上曰朕以天下為憂何止一方耶。上曰朕臨御以來未嘗佚豫今星文變異何也乃詔在位極言得失仍詔自今不御正殿復常膳。三月上試孫僅等五十人擢僅為第一。上即位準守青州上想見之謂左右曰寇準豈念我否時大臣有不悅準者進曰臣聞寇準在青州以酒色自娛何暇更思君父會遣中使下山東巡撫將行上曰往問

寇準安否比還從促取朝見表以慰朕思公見中使泣拜而請泣謂使者曰大馬皆知有主豈有人臣不思君父但以忌者當路不敢上朝皇帝若不棄老臣朝召而夕行也要君之章實未敢上未幾召還領相印初準鎮大名府日北使路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管鑰非準不可付。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詔議太祖廟稱號。六月命近臣舉轉運上語李至等曰凡所舉官多聞濫不如先擇舉主以類求之今外官要切轉輸之任卿等可先擇人而令舉之。上謂宰相曰天下物宜民間利害惟轉運使得以周知常令赴闕朕將延見詢問詔曰轉運使副之職在乎督餽稅計皆儲察官吏之能否訪生民之利病至於招復流離勸課田疇理獄訟之冤提薄領之粟其責既重其務實繁苟非

狗公滅私正己率下則宵旰之寄何所望焉自今居是職者如有灼然才行爲衆所推朕當不吝美官特與升陞如曰事權依阿妄行威福因循曠職貪虐害人大則正以刑章小則黜之敬地信賞必罰朕不食言。上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贄相戀闕庭不肯去任上曰全魏重地委任於卿亦非輕也宜亟去上召宰相問之輔臣對以近例亦有受命而復留者上曰朕初嗣位命郭贄知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羣臣皆畏服

呂夷簡釋曰剛健中正乾之體也尊嚴明威君之道也坤以柔承天而不聞以彊亢違苟乾不能制坤君不能使臣則上下亂矣壯哉太祖之貶趙逢太宗之杖孟蠻真宗之遣郭贄信乎其英斷矣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呂端罷以張齊賢李沆同平

李希同
李希同
李希同

章事。十一月置估馬司河東則府州嵐岢軍峽西則秦
渭等州川峽則益黎等州皆置務。十二月詔大辟疑者
以聞。詔三司判官舉知州

咸平二年春三月上試進士孫暨等七十一人以暨
為第一。上詔三司所定劍隴等二十餘州所貢土物並
與減除夔賀等二十七州悉罷所貢每歲正旦止令具表
以聞諸州長吏不得以土貢為名因緣配率每歲進茶並
停罷初貢茶者三十餘州馳數千里有歲中再至者上憫
其勞擾故罷之。高班內品裴愈嘗因事至交州言龍花
藥難得之物宜充貢於是交州採以為獻上怒曰朕懷撫
遠俗何有所求即下御史臺劾問黠隸崖州仍絕其貢。
遣使賑江浙饑。閏月旱求直言。夏四月詔閣門封事
許畫時進入。以張詠知杭州詠既至以歲飢首實塩禁

上
上
上

契丹
契丹

上
上

上

五月禁泥金鋪金。秋七月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八
月大閱。樞副楊礪薨上臨其喪。九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上欲北巡議發民十五萬修汴河鹽鐵官王濟以為
勞民請徐議其事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為憂與濟列上前
且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之患亦陰陽災沴所致
今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河之不決臣亦可保上然之
十一月丙戌郊奉太祖太宗配。畋近郊。契丹入寇十
二月上親征次澶州知冀州張旻敗契丹于城南次大名
府知府州折惟昌又敗契丹于五合川

咸平三年上次大名府李沆為留守不戮一人而輦
下清肅。先是范廷召分兵擊虜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
康保裔亟赴之廷召潛師遁去保裔為虜所圍力戰于瀛
州之裴村死之虜遂自德棣濟河掠青齊而去。蜀王均

叛以雷有終知益州討之先是益州鈐轄符昭壽驕恣不親戎務知州牛冕寬弛無政事趙廷順等殺昭壽奉都虞候王均為主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率眾陷漢州遂趨綿州攻之不下直抵劔門知劔州李士衡與鈐轄率眾擊敗之均遁去初均急趨劔門而焚其儲蓄賊至果無糧可守進退失據士衡又手書榜告于眾曰爾軍皆有父母妻子蓋由脅從而至此若來歸我皆為王民矣得眾降千九百人乃與劔門鈐轄裴臻併力擊賊斬首數千級賊敗走還成都上嘉士衡之功擢拜度支員外郎○度支陳鼎奏乞轉粟塞下又轉鹽於邊而官自鬻之歲得鹽錢三十萬李士衡為度支以民力困弊請依舊募商人粟以易鹽上用其言又建言諸道民間每歲春收息利於豪家不若官中預給民錢至秋輸帛從之今諸路軍裝預買是也累遷三司

養文

使真宗幸澶淵東封西祀供億百萬士衡有力也明於知人嘗保任才吏數百皆稱職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大傅張鄧公後皆至宰相以此多之在館職日嘗使高麗禮幣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敝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籍舡底然後實已物至海內遇大風船欲傾覆副使倉惶悉取舡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別擇約殺及半風息舡定既而檢點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一無所失○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上試進士陳堯咨等四百九人擢堯咨為第一○夏四月改葬元德皇后附永熙陵○知潭州李允則請蠲潭州地稅等征初司馬氏斂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絹及潘美定湖南計屋每間輸絹文三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

進士

潭州

向舉中
宣撫兩
河間
擒王均
益州平

十五斤允則請除二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會歲飢欲
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
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飢民隸軍籍得萬人民列治狀請
留賜詔嘉獎及還連對三日上曰畢士安不謬知人矣蓋
士安曾於上前薦之也○五月河決鄆州○六月以向敏
中為兩河宣撫大使以兩河大兵之後特遣重臣巡慰訪
民疾苦○秋七月江浙饑令夏侯嶠邢昺往詢民疾苦嶠
上民病二十餘事亟詔革之○九月雷有終擒王均益州
平先是賊將趙延順攻邛蜀都巡檢使劉紹榮歿於賊上
命御厨使李惠富州團練使石普供備庫使李正倫等討
之三月王師進攻城賊將趙延順中流矢死至是官軍由
地道入焚賊樓櫓至夕賊將由南門遁王均奔富順監石
普等追斬於富順監傳首至益州梟之於市始討賊時上

罷相
罷賢
罷相
罷賢

奉案
官議
九事

官與石普不協入內副都知秦翰恐告變為曉諭和辭之
親督眾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皆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
問歸遷內園使又遷皇城使上以翰父在邊隅宣力勤盡
特置是名以寵異之○冬十一月百官復輪對○張齊賢
罷相齊賢與李沆同相情好不協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
奏多不直致議者以為踈闊至是坐冬至被酒失儀故罷
○是歲籍河北強壯先是五代時河北河東強壯瀛霸諸
州已有之至是以李繼遷數擾邊命籍之
咸平四年春上命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馮拯
陳堯叟舉常參官之幹敏者與三司議減冗事及參決滯
務時上封事者多言三司官吏稽習依違天下文牒有五
七歲不為裁決者案牘凝滯吏民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所
致自今請委逐郡判官檢覆向來諸路州軍所申請及本

李賢良
向敏中
同章
二楊
於

州所積滯事疾速予奪然後詣判使會議施行如更有稽
違即許諸路轉運使及本州軍閫奏命官推鞠其罪庶有
警其弛慢三司都督欠司引逋負官物人于崇政殿上臨
問之自是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除逋負二百六十餘
萬詔曰推估之利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求式自今中
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先是檢舉天下酒稅頗為煩
擾且竟以羨利邀寵至是遂罷其事而條約之○詔舉賢
良學士承旨宋白舉直集賢院田錫錫尋召對○三月分
川陝為四路○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行儀天曆
○以楊億知制誥○夏四月楊嗣楊延朗加團練使時並
為沿邊巡檢勇於戰鬪邊人謂之二楊楊延朗後改名延
昭智勇善戰在北邊二十餘年虜憚之目曰楊六郎○罷
效恩遷官行磨勘京朝官法○回鶻來貢○舉賢良方正

李壯

能直言極諫科二人秘書丞查道進士陳越定國軍節度
推官王晦叔○上嘗與宰相語及天下兵馬之數帝曰數
湏不少精銳者鮮又軍額太多益湏精選且今之兵與古
不同古者二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
國家經費至廣戢此之由不可不精意選練○宰相張齊
賢上言請募江南丁壯八萬以益戍兵廣邊備上曰此不
推動搖人心抑亦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六
月減冗吏諸路計省十九萬五千餘人○秋八月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四人大名府成文主簿丁遜舒州團
練推官孫僅秘書丞何亮懷州防禦孫官孫暨○上嘗與
宰相論邊事因言漢武伐大宛萬里征討求名馬遂致中
國內竭生民疲弊始皇亦英主所作制度後世無改易而
不能守之以道尊國不求皆可以為鑒戒又嘗謂太宗諤

李壯

李繼遷

契丹
入寇

靈州

曰聞卿至孝宗族雍睦朕守祖宗基業亦如卿等保守門戶也。○九月慶州地震者再。○李繼遷陷清遠軍楊瓊擁兵不救罪當死。上赦之。流瓊崖州。○冬十月契丹入寇。張斌敗之于長城口。李繼宣尋又敗之于山谷。初七月契丹謀入寇。命王顯為鎮定三路都部署。是冬顯奏大破契丹。殺二萬餘人。衆皆遁去。○授西涼六谷酋長潘羅支官。仍命出兵以助討李繼遷。○十一月敗近郊。○十二月詔議棄守靈州。張齊賢揚德力言棄之便。輔臣多謂靈武必爭之地。不可弃。獨李沆與億意同。奏曰：李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閼右之民息肩矣。○初朝廷棄鎮戎軍。李繼和請復城之。即以繼和知軍事。○靈州言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其城屬當緣。坐上曰：窮邊空壘。又無救助。力盡就擒。此可憫也。詔釋之。○振河

北饑。○吳淑請復軍戰法。

中書咸平五年春正月。以張齊賢為邠寧環慶等州經略使。田錫言宰相不練邊事。未委所差。張齊賢果能不負任。使否未幾。靈州陷。○以丁謂為靈州路轉運使。○三月李繼遷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上試進士王曾以下三十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人。以曾為第一。○上嘗謂宰相曰：河北歲屯重兵。供億至廣。錢穀出入之數。未能周知。昨令轉運使以一歲所入校之。大約入少用多。且兵未能息。常須河北運送。重困生民。深可念也。今河朔州縣戶少官多。或一司一務。有兩三員兼理。者當議併省之。○王嗣宗奏：事長春殿。因言嘗蒙聖諭。朕不當管錢穀細務。所憂者蓋天下生民。臣等喜聞陛下發言深協大體。今經費是煩用度不足。雖陛下勤儉冠古。其如冗食尚多。耗蠹尤廣。更宜

宰相

李繼

省河朔

王嗣宗

度不足。雖陛下勤儉冠古。其如冗食尚多。耗蠹尤廣。更宜

每歲減節以為遠大之計不爾則向去無所取濟必須下
撓於民上曰朕之所憂正為撓民或至撓民則何以堪之
嗣宗曰向來河北關西邊事未息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國
家兵革非不精士卒非不衆苟擇將師嚴號令何往不利
臣等議以為事有減省者望陛下允而行之上曰卿等速
為條奏朕斷在必行○上嘗幸龍門觀巖崖石佛經會昌
毀皆已摧壞左右曰非官為葺治不能成此勝跡上曰軍
國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勞費滋甚○上再起李士衡為
河北都轉運使恩數祿廩如常制一等士衡再領漕運夙
夜供職積粟郡邑率如京邸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多腐敗
朝廷遣使視之士衡奏曰豈不為九年之蓄耶帝悟遂罷
其使明年大饑悉發倉廩以濟之仍董濟京西路全活者
數百萬進刑部侍郎三司使陝西舊科吏入市木送京師

李衡
為河北

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大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
斃于道二者吏皆破產不能償西人苦茲五十載矣至是
士衡始請募商旅送木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益又請許
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征筭得補其亡失西人感之○
上以王旦為翰林學士旦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
不可干以私由是上益知其賢錢若水名知人常稱之曰
真宰相器也若水召對苑中問可大用者若水以旦對旦
為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上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必
此人也嘗辯論朝臣與旦者往還不當坐罪又言三司併
為一司實為煩劇上皆納之乃詔曰比年以來司幣廩者
以刺羨為勞蓋出內之際有所輕重此可責而不可獎也
自今有司嚴加戒勸無得復蹈前失○秋七月甲午朔日
有赴之○以錢若水為并代經畧使判并州上新用儒臣

用儒
臣為將

國學
受書
並罷

為將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冬十月令諸州長吏與佐職官同錄大辟罪人。向敏中罷任戶部侍郎齊賢授太常卿分司西京齊賢坐為薛安上所訴詞連敏中初薛惟吉婦柴氏無子盡其產欲改適齊賢惟吉有子曰安上所訴其事柴因訴敏中質惟吉故第又嘗求娶已以是教安上誣告母且陰庇之上問敏中敏中言實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未嘗求娶於柴也柴訟益急遂下獄按鞠乃齊賢子教柴氏為薛益鐵使王嗣忠忌敏中言敏中喪妻曾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上因面責敏中以不直而併罷之。齊賢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世以此少之。田錫上疏言伏觀內殿起居近罷轉對封章迭送今已踰年上書應詔並無旌酬失儀被彈即有責罰又聞密院中書政出

田錫
上疏

省如
禮書

更胥行遣即檢舊例施行樞相商議別無遠謀戎夷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備位則不失享富貴罷免則不過歸班行臣下得優遊而君上常焦勞實為倒置也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全姦章盜賊多起尚率京城父老與百辟千官五度上章請加尊號賴聖君英睿以為天不可欺御劄丁寧志不可奪必斷來表深愜羣情由是見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計軍機非已任若加以水旱之災乘以戎狄之然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畧總軍兵者作何籌謀。十一月上將議親郊鹽鐵使王嗣宗奏郊禋費用煩重望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呂蒙正曰前代停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也因詔三司非禋祀所須並可減省是歲減應供奉官雜物十萬六千。十二

京臺

月以呂蒙正李沆兼門下侍郎

咸平六年春二月遣使振京東淮南畿水災田錫上
疏言國家為少關軍兵防備邊戍遂為曹暉宋彥陳汝蔡
穎點集鄉村棟選強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宣命指揮
只令在本城防守尋即押赴京師何失信若比又言災沴
之餘盜賊若起適足為戎狄之利有勞宵旰之憂檢災傷
乃是虛名行振貸且非實事。潘羅文言已集六萬騎乞
會王師復靈州特授朔方節度。夏四月王繼興契丹戰
于望都縣南遂陷於虜贈繼忠官錄用其子孫。以張詠
知益州民間詠至皆鼓舞相慶。六月併益鐵度支戶部
三司置一使。秋呂蒙正以疾辭罷為太子太師。上謂
知樞密使王繼英曰比手邊防止及西北至於遠方殊俗
蓋多無備如川廣荆湖常須訓練軍伍以為備不可闕也

死事

呂蒙正

抑登

上之長慮遠畧皆如此。劉承宗掌軍器庫上臨幸見其
整肅面授閤職。秦國長公主以人有所逋欠納其女為
質帝聞之還其父母。壽春縣主上言夫兄侯紹卿掌芻
積被劾望釋其罪上曰損壞官物自有常刑不可免也
富弼等釋曰戚里倚帝家之勢不為暴橫以侵人幾希
故先帝不容秦國質取人女不貸侯紹卿刑罰正所以
防其侵暴驕恣保安戚里也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
述利害更張法制者請委官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
行之不可行者止之上謂羣臣曰命令屢改其失治體巽
等所言不可不戒李文靖公沆為相有大臣體嘗語人曰
吾為相無它能惟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
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

命未

恩取譽更祖宗舊制遂至兵冗官濫不可勝紀而用度
節財力墮之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
規妄有改更所致至此始知文靖之言簡而要云文靖在
相府日真宗嘗問之曰人皆有密啓而公獨無何也對曰
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密啓者非
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一時朝議浩然歸重。冬十
月靜戎軍王能奏於城東開方田廣袤相去五尺深七尺
以限戎馬詔鎮戎順安威虜軍界並爲之。十一月有星
孛于井鬼。十二月求直言。田錫卒將奏疏悉焚之曰
吾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耶前後奏議凡五十三有咸
平集五十卷行於世上見錫色必莊目之曰此吾之汲黯
也錫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
未嘗趨權貴之門在殿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上覽其遺

田錫

田錫

表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李繼遷陷西涼
府潘羅支要擊之中流矢而死子德明襲位。上初即位
召种放于終南山放辭疾不至五年上復遣供奉官周珪
齎詔就山召起闕仍賜綸百匹錢十萬放被命至闕上賜
對便殿親加撫問命坐與語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
什器太官供膳六年放上表懇求歸山上令暫歸因授起
居舍人宴於龍圖閣上作七言詩二章送放羣臣皆和
景德二年轉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授給事中從祀汾陰
放獻議事十三篇一曰議道二曰議德三曰議用四曰議
器五曰議文武六議制度七議教化八議賞罰九議典禮
十議軍國十一議獄訟十二議征討十三議正邪真宗
之上嘗觀龍圖閣放從而登真宗隨手授放臂挽引而上
顧謂侍臣曰若唐明皇優待李白嘗以御手調羹當時稱

上事今朕待放如此厚賢之禮當不愧於古人

景德元年春正月朔大赦。以後宮劉氏為美人。

京師地震者三。二月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中國

要地今其國危子弱不即圖之後更難制未幾李德明請

降。三月契丹入寇知威虜軍魏能敗之于長城口。皇

太后李氏崩。夏六月旱人多暍死。秋七月上視李沆

疾及車駕還宮而沆卒上臨其喪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上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之事王旦以為

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聳

或至盱食旦慨然歎曰我輩安得見太平漫游無事乎沆

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君

石堡

來傳言

李沆論

丁謂

畢吏

寇準

平章

奚念哉。上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

之人此最為先上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弄李夷庚等是

矣由是終上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石堡吉

求為使相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

席之拜恐騰物論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事遂寢沆卒

數日乃拜焉。寇準始與丁謂善屢言謂之才沆以未用

準以問沆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準

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

吾言。沆嘗喜讀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

可也。簡陝西振武軍為四十四指揮。八月以畢士安寇

準為平章事先是李沆既卒上欲用準嘗謂士安曰準好

剛使氣柰何士安曰今天下雖蒙休德而北戎尚跳梁若

卷之四

准者正宜用也乃並命之。九月令轉運 察所部官能
否為三等公勤廉幹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
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河決澶州。置龍圖閣待制。○
閏月契丹主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遣其統軍順國王撻
覽引兵攻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帥兵禦之敗其前鋒斬
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
趣保州孫密伏兵敗之攻州城不利而北又合王超等陣
于唐河以拒之其游騎為我裨將所擊虜帥眾東駐陽城
浞寇准言邊奏虜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軍在定州
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
林彥鈞孫全照部分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
振石普延承翰軍威四與邢洛相近足為犄角之勢此時
寇准已決親征之議參政王欽若以虜深入密言於上請

卷之四

幸金陵僉書陳堯叟請幸成都上以問准有人勸朕幸江
南與蜀者卿以為何如寇准曰不知何人發此謀上曰卿
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准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爨
鼓然後北伐爾上意乃決於是詔諸路會兵出師准曰今
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虜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為虜
境矣何一可為朕守准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
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即召欽若於行府
諭上意受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准遽曰主上
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據酌太
白飲之名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准咨拜
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准以欽若多智恐妻有
疑沮故出之。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敗陷虜虜信用之
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虜主幼母老舉兵深入所至不

卷之四

利頗有厭兵竟納繼忠言乃遣李興持信箭以繼忠書詣
莫州部署石普且令馳奏闕下其書以為北朝欽聞聖德
願修舊好而欲朝廷先遣使上未許也。契丹寇草城川
知奇嵐軍賈宗連擊敗之又設伏寒光嶺伏發軍潰自和
指彌若萬餘人獲馬牛橐駝以千數。王超言契丹引衆
沿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為備。命張齊知青州兼青
淄維安撫使丁謂知鄆州兼鄆齊濮安撫使契丹稍南民
奔揚州渡舟人要利不時濟謂取死囚斬於河上詭言取
民錢者舟人懼旦夕不敢停濟乃立部分並河執旗幟擊
刀斗以防守聲聞百里虜懼遁去。十月詔王超率兵赴
行在。詔魏能張凝田敏率所部兵屯定州。王繼忠得
上手詔即具奏附石普言契丹已領兵攻瀛州蓋閔南乃
其舊疆恐難固守北朝已欲求好乞再遣使上曰瀛州素

曹州
僖宗

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無損也上問二府擇可使虜者
須忠義識畧可以入敵境觀其誠偽不必限以位秩高下
二府薦右班殿直曹利用可使召見首陳和戎息兵為使
上問其家何在利用曰臣盡節得死為幸何以家為準以
為不當先遣上卒遣之。契丹犯瀛州守臣李延澤擊之
虜衆死者二萬餘人傷者倍之乃解去。十一月辛亥朔
賜延澤及將士金帶緡錢有差。邊報急書一夕凡五至
寇準不啓封飲笑自如上聞之大駭以問寇準準曰陛下
欲了欲未了耶曰虜兵深入吾境豈欲又耶曰陛下欲了
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上不語同列懼欲退準曰士
安等上候駕起從駕而北上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
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
而及之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宜不戰而有求知之象。以

雍王元份為東京留守。以李繼隆石保吉為駕前排陣使孫王隱為副之孫全照秦翰為鈐轄。曹利用至天雄孫全照疑虜不誠勸王欽若留之虜汭河屯泊侵擾貝冀窺深州皆不利復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頃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石普遣指使張皓持詣闕出虜寨為所得虜主及其母引皓至車帳前問勞苦之因令抵天雄催利用來王欽若疑不敢遣皓獨還虜主及其母賜皓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議和好事於是皓以國母之命入奏上賜繼忠詔許之俾令皓持詔往天雄督利用前去上謂輔臣曰虜雖來講和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許之矣河北且合急防虜偷度若別行邀求當決一戰剪滅此虜可飭將帥整治軍事。壬申車駕次韋城縣大臣猶有進南巡避狄之策聖意稍惑準

言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江南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蜀此皆為自謀非為國計也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日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饗與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東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決殿前指揮使高瓊上所倚信先朝宿將也忽有旨召對御帳上因語及南巡之事瓊驚曰臣未審勸陛下此行者何人也且戎人入境已數月師老可知三路屯兵未聞略施戰聞隨駕甲士莫匪精彊李繼隆等期於死戰儻知聖駕南行各圖生意孰肯盡力破賊况隨駕兵士父母妻子盡在闕下豈肯弃而東向者人心一變社稷危矣既而虜眾過天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雄陷德清軍是日抵澶州北直犯大軍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捷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環守床子弩發捷覽中額眾大亂是夜捷覽死虜大挫退衄不敢輕動但時遣輕騎來胡王師。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來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門巷淤隘望日於南城駐蹕是日次南城驛舍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虜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傍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猶責愛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璧衛上進軍遂幸北城至浮橋左右躊躇怯懼前進高瓊下馬扶掖前之甚

曹州府 借韓杞 來對 曹州府 借韓杞 來對

厲叱衛士過河請軍駕親兵於北門準曰六軍心膽盡在陛下身上告令終城擒賊必矣上為之登樓張黃龍旗王師既成列六軍山呼聲動天地氣勢百倍虜相視怖駭夜移寨北去乃遣使願修舊好上詔曹利用速行利用自天祥至虜營事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十一月庚辰朔韓杞入對受書於閣門跪奏云國母令臣上問皇帝起居其書復以關南故地為請上謂輔臣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次戰且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及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上因問準畫策以進曰如用臣此策可得數百年無事不然恐數十年之後戒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弊不如且聽其和準猶未肯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

曹利用
韓杞
會師平蕩
詔求興
曹利用與韓杞至虜寨
虜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興師
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

上厭兵事有請准不願與虜和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不
悅准不得已許之時上雖從和准益召兵四方赴援者日
至分兵屯要害地虜憚之準曰契丹來寇入中國千餘里
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
飢之百萬之衆可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
不敢不稱臣幽州可以得也上不聽因命書賜杞襲衣
金帶杞入辭與利用同往上戒利用曰以地必不可得若
邀求貨利則可許之利用對曰臣知使胡曉胡語人密伺
韓杞聞其乘間謂左右曰爾見濱州北寨兵不勤卒利器
與前聞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安有邀求必請
會師平蕩。詔求興龍圖閣直學士曹利用與韓杞至虜寨
虜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興師
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

曹利用
韓杞
會師平蕩
詔求興
曹利用與韓杞至虜寨
虜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興師
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

伴政事告人高正始遽一曰今茲引衆而來本謀關南之地
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愧多矣利用答以稟命專對
有死而已今主上親征六軍精銳不和則戰地決不可得
也國主及母聞之意猶急欲歲取金帛乃許以歲遺絹二
十萬銀一十萬議始定利用入辭國母言南北通和實為
美事國主年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朝或於沿邊開移河
道廣浚壕塹別有舉動之意已令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
之奉書偕行請共誓書為約。甲申利用與東之俱還乙
酉東之入對且傳其國母命起居聖躬乃安言頗恭順利
用奏云虜有成約悉具繼中密奏中矣是日上御行宮之
南樓宴從官召東之預焉丙戌東之入辭命契州刺史李
繼昌持誓書與東之往報先是東之來其主以御衣食物
等來獻乃以衣服茶藥金器等答之東之又言收衆北歸

曹利用
再使

恐為緣邊邀擊有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襲
契丹歸師。丁亥遣侍御史高貽慶等詣河北安集流民
壓暴散。曹利用再使面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
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過三
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虜果亦如數成約而還
入見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之利用不言而以三指
加額內侍入白三指加額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
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對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喜甚
利用還東州刺史。甲午軍駕發潭州城上謂宰相曰昨
建議者欲令石普楊延朗等會兵東河邀其歸路以精甲
躡後腹背擊之可以無難矣朕念矢石之下殺害橫多
兵連禍結益無窮已故不若徇其請盟以休息天下或彼
自渝約然後覆王之未晚。河朔自雍熙以來用兵二十

曹利用

曹利用

年南北困弊至是偃革息民天下大悅乃詔准
軍置三旆場與比不交易。是冬以明德堂一石一廟十廟
曹國長至以趙自化藥餌有功請授尚食兼醫官院事
上曰自化頃因元紛以求刺郡尋諭以方技之流不可任
郡秩今復有此請當令樞密院召自化戒之
富弼等釋曰真宗不許公主之請者其說有二一則愛
惜名器二則以止僥倖今小人因緣干托戚里或貴近
以求倖進者多矣戚里貴近儻未能加責干托之人亦
何以絕之真宗不責雍王長公主而責趙自化足以使
雍王公主自慙而趙知化自懼如此則其後小人不
敢干托而貴近戚里亦不敢請求矣偉哉古帝王之用心也
殿中侍御史王濟知河中府上幸澶淵慮胡騎侵軼詔緣
河斷橋梁船舫稽緩者論以軍法濟曰陝西有關防隔防

王濟奏
先斷河
果無妨

李昉言
學事
師授

裴舟
裴

科
裴

裴

船艦連屬軍儲數方一旦沉之可惜又動搖民心因密奏
請寢其言帝深嘉歎遣使褒諭未幾召拜工部員外郎侍
御史知雜事

潘羅又為李繼遷部落所殺第廝鐸立

景祐二年春正月大赦○散河北強壯○戶部判官

李昉等上言江南諸州所增權酷錢頗為煩擾屬歲歉已

各罷之其江南兩浙京湖路亦望停寢俟歲稔如故初制

置茶鹽奏議規畫此制以助軍旅之費至是上覽昉等奏

亟命停罷仍詔自今權酷之課悉仍舊貫勿復增益○省

河北戍兵○二月令嘉州鑄大鐵錢○後北邊權場○

減上供絀絹○孫僅使契丹賀國母生辰僅隨事損益豐

約中度時稱得體○立緣邊入粟補官法○三月上試進

士李迪二百四十人擢迪為第一知蘄州王矩求科名上

以矩自燕薊歸化歷官清白勤於詞學特賜及第○夏四

月辛龍圖閣○王欽若與寇準異見歸自天雄再表求羅

上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領之○五月辛國子監○詔自

今諸州官吏雪活人命並理為勞績○秋七月復賢良等

六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學識兼

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籌決勝軍

謀宏遠材任邊寄○八月有星孛于紫微○冬十月舉士

安堯上臨其喪○上以屯田員外郎崔昉充秦國公府記

室參軍先是上謂輔臣曰秦國年少尤資贊導翊喜載維

迂儒循默不能規諷昉性頗方正以代維庶有裨益因召

對命之○上以高品周文質為殿頭高品澶州之陳文質

至北寨會散直張浩自虜中回言虜人謀以遲明襲寨文

質即告李繼隆秦翰等為備頃之控弦暴至文質出扞禦

其部下以連弩射殺逆攬戎人即遁去上召文質至便殿

親加勞優賜遷秩上謹守祖宗之法故薄賞文質。初北道用兵邊奏至凡軍旅之事必先送中書摠文武大政樞密院雖掌軍機然大事須本中書頃來李沆往往別具機宜上奏卿等當詳閱之但干討論者悉言利害勿以事干樞密而有隱也。秦國長公主為其子世隆求近州刺史任上曰牧守之任係朝廷公議不許。駙馬石保吉請對言僕人張居簡掌以私財有所侵盜願賜重責上曰所司自有常典豈可為卿故法外加刑保吉又請於私第決罰亦不許。

呂夷簡釋曰帝王尊異后族恩寵戚里優厚親倖以金帛富之可也賞賜厚之可也推不使求官爵親政事撓刑法我太祖不許衛得仁領郡則曰用伶人為刺史此亂世之事不與王繼恩樞密使則曰內官不可使居權要職太宗不許戚里於秦隴市本則曰恐壞天下法制真宗不許趙自化領遙郡刺史則曰非朝廷舊典抑秦國之請則曰州縣之任係國家之公議違保吉之奏則曰有司自有常典斯可謂存天下之公抑親倖之私非聰明聖智之主孰能行之三聖之德所以超而湯而齊堯舜也。

十一月丁巳郊。十二月置資政殿大學士以欽若為之。是歲交趾黎桓卒。

景德三年春正月置常平倉。二月復都人轉運。置入內侍省。寇準罷始車駕還自澶淵寇準每以功高有德色上益欽畏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之王欽若進曰陛下欽畏寇準無乃以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不意陛下之出此言也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以

唯為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之深恥今以萬乘之貴而為瀆淵之盟此可恥也陛下獨不知乎為陛下之計者莫若雪此恥可也時上方厭甲兵欲與民休息欽若度其不能用兵也遂言於上曰欲雪此恥莫若選將練兵一舉而滅之乃可然以臣視陛下必不能用兵上曰然欽若曰陛下不用兵莫若作大功德講封禪禮以鎮撫四夷可也真宗喜議遂次及長封展采欽若之力居多欽若每對上必請准又謂准如投瓊與虜博以陛下為孤注耳由是上遇准稍衰○以上曰為平章事曰入相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日亦納誓以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上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奉行故事重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上又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宰相

書

臣有所請必曰王且以為如何事無大小非公言不決○

三月試進上姚暉等一百七人擢暉第一○夏四月錄

繫四自昇母歲暑月上必親臨慮問率以為常○

○直集賢院任隨上疏言焦勞慮政開求諫之明而諫議

大夫司諫正言數員但充位以祿而已請申甄然之典上

覽而嘉之○秋七月大宴始用樂○九月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科一人光祿寺丞錢易廣德軍判石待問冬十

月葬明德皇后○是歲京師冀安等州地震

○未景德四年春止月上如西京謁諸陵○二月上至自

西京○夏四月皇后郭氏崩○禁增酒確○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置登聞鼓檢院○賢

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一人著作佐郎陳絳開州丹陽縣主

簿夏竦○維州北海縣主簿徐奭以言事召見龍圖閣上

簿夏竦○維州北海縣主簿徐奭以言事召見龍圖閣上

簿夏竦○維州北海縣主簿徐奭以言事召見龍圖閣上

從容問曰朕皇嗣未立其失安在顛曰陛下不修信所以
皇嗣未立上曰何謂顛因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生上
土主於信今陛下信不修所以未得皇子上曰朕未嘗失
信卿何云此對曰陛下所修者小信耳夫帝王之信務必
行於天下發一號施一令信則天下服不信則萬民惑今
朝廷九頒一法出一勅朝聞行之暮聞改之天下所不稟
者以此而已上深然其言即授憲尉丞○閏月上以事關
軍機民政者令中書省樞密院互相閱報○秋七月宜州
軍校陳進反命曹利用討之○黎龍廷來貢賜名封交趾
郡王○復提點刑獄○置羣牧制置使○八月置龍圖閣
直學士以杜鎬為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五

續資治通鑑卷之六

朝散郎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子監編修李燾

經進

宋真宗二

詠真
書序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天書降上詔王曰王欽若曰
去年十一月見神人云萬年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暗皇
城司言左承天門之南有島如書蓋所降之書也且等皆稱
賀孫奭時為龍圖閣待制上嘗問以天書顛對臣愚所聞
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知奭朴忠亦優容之○先是王欽
若趙湘請封禪當得天瑞前代皆有以人力為之陛下謂
河圖洛書果有此耶聖人以神道設教爾上曰王曰得無
不可欽若遂以意諭曰龜勉而從上尋問杜鎬以河洛圖
書事鎬偶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爾上意遂決召且飲於內
中歡甚賜以尊酒既歸發視乃珠子也且自是不復持異

詩經

李通

西漢

曹建

楚人

入寇

欽若明與上言偽為天書同為遊覽之謀。二月禁銷金
 塗金。夏四月朔天書降大內王旦等凡上五表請封禪
 詔從之作玉清昭應宮。罷制科。五月出宮人。六月
 王欽若奏天書降泰山欽若來朝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
 九本又奏泰山下醴泉出皆偽言也。秋八月升兩省侍
 郎班在左右常侍之上。李迺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
 時上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羗人潛
 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上大怒以為瑋虛張虜勢恐喝朝
 廷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迪從容奏
 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
 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畧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為國
 立功名若以此加罪臣切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
 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憚副其求臣觀陛

泰山

聖子

下意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籍為小冊常置
 盤囊中自隨今未敢進上曰趣取之迪取其囊以進上
 指曰以某州某寨兵若干代秦州卿即轉詔於樞密院發
 之既而虜果大入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東之地奏到上
 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十月車駕如泰山祀上
 帝封玉牒禪社首祭地祇先是泰山多陰翳雷雨及車徒
 升山景氣晴爽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餘日未嘗遇雨雪
 嚴冬之候景氣恬和瑞應紛委咸以為至誠感格上天助
 順之意上之初行也詔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王欽若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安仁為封禪經度制置使樞密
 直學士權三司使丁謂為計度糧草使禮畢幸兗州取中
 都路還京。大赦。十一月朔次曲阜縣謁先聖廟加謚
 曰玄聖文宣王追謚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曰文

壽王各立廟尋以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上至自泰山。是歲嚴賊吏治。

○太中祥符二年春二月定入內侍省名職。以方士

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詔許曲阜先聖廟立學。

○楚丘戚同文聚徒授士不遠千里而至。及卒應天府民曹

誠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四方之士

講習其中詔賜額為應天府院命同文之孫奉禮即舜賓

主之。夏四月置修玉清昭應宮使。五月追封孔門第

子。代州地震。上親試舉人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

修梁固等三十二人。上東封回人皆獻歌頌稱贊功德

獨進士張籍獻書言封禪告成帝王盛事陛下持盈守成

不可自驕滿上深嘉之即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上

詔應門資京官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當令於國子監聽

習經書以二年為限仍令審官院與判監官考試訖以名

聞既而引對大理評事錢象中太常侍奉禮即陳宗祀並

以學業未精人且習讀俟次年轉對。只蒙正告老甚切

上宴後苑作釣魚詩獨賜公斷章云欲餌金鈞深未到鰓

溪須問釣魚人以首蒙正進和云愚臣釣魚難堪

用官問濠梁結網人蒙正得謝果冠台席。張知白上書

言事上喜之自河陽節度判官擢為右正言。冬十月命

諸州置天慶觀先是楊礪充襄王府記室舍夢至一大殿

上真人服王者衣冠東圭南向前有案置籍錄人姓名礪

見已名居上因請示休咎真人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

日為汝主也礪問之天尊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

之事。十一月御製文武七條賜外官。十二月交陞貢
馴犀命縱之。是冬黎奎忠卒交趾亂。

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銅侯儀成。三月李公蘊來

貢封交趾郡王。出御製示輔臣。夏四月立舉官限。

皇子生後宮李氏所生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

莊重寡言。上命為司寢。既而有孕。從上臨砌。臺玉釵墜心

惡之上。私卜釵若完。當得男子。釵果不毀。上喜甚。李氏所

生是為仁宗。劉修儀攘為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之知。

五月安定郡王薨。京師大雨。六月契丹來告羅詔

雄州出粟二萬石賤糶振之。臨邛贊喪。視邢昺疾。

詔崇安院集官詳校道藏經。詔道釋藏經互相毀訾者刪

去之。欽若以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跡。不可削去。八月

命昇洪揚廬州長史兼安撫。以陳亮佐知制誥兼史館

修撰國朝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上以公文學天下
所知不復命試。自建隆以來不試。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
二人而已。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

大中祥符四年上將西祀。奉天書發京師。龍圖閣

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謂陛下才畀東封。更欲西幸

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又言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

旱作沴。飢饉甚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尋又上疏

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傳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

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慮一謀畫一策。而乃卑

辭厚幣。求和於契丹。實國糜費。姑息於保。言謂主辱臣死

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

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歎痛哭也。時羣臣數奏。符瑞

輒復上。疏言方今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

紀堂

禮堂

正堯

天下
大蝗

內集
通覽
陳堯咨
節節

賢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欺下民則下民不可
 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又言先王五載巡狩觀民
 設教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不異草然後省方哉與
 言切直至有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等語上亦不罪
 也。○二月至河中府寶鼎縣奉祇宮祀后土地祇大赦。○
 召隱士李瀆辭疾不至。○次華陰縣謁西嶽廟。○三月次
 陝州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次西京幸呂蒙正第。○次
 永安縣謁諸陵。○次鄭州表潘孝子墓。○夏四月呂蒙正
 薨封許國公謚文穆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
 時謂朝廷求賢取而囊之。○詔兩浙福建荆湖南北廣南
 等路在偽國日出丁身錢並特除放凡歲免緡錢四十五
 萬貫。○天下大蝗上使人於野取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
 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自官買

獨宰相王旦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顧旦
 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宦者劉承
 珪以忠謹得幸病亟之日求為節度使上以語旦曰承珪
 待此以瞑目曰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
 奈何至今內官不得過留後者旦之力也。○上以陳堯咨
 知荆南府堯咨第一入及第少精於弧天天下謂之神射
 常自謂小由基及出守荆南回其母何氏問曰古人居一
 郡一道必有異政見補於人汝典名藩有何異效公曰荆
 州路當衝要郊勞宴餞始無虛日然稍稍精於射何氏曰汝
 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德化而專萃伍一
 夫之技豈汝先人之志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其後自龍
 圖閣學士換觀察使及陞謝曰自陳本儒生習俎豆一旦
 蒙陛下易以武守所惜者腰下無金魚上特賜金紫以示

優恩。冬。八上試祀汾陰路服動詞學經明行修進士三十一人擢張師德為第一

聖

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河決棣州。二月京西饑。三月上試進士徐夔等一百二十六人擢夔為第一上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試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數人列于庭下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榜首或取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夔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敬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上喜其清切遂以為第一。四月以向敏中同平章事。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作五嶽觀。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同平章樞密使。冬十月聖祖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主趙氏之族謂上曰善撫育蒼生毋忘前志尋尊聖祖尊號

聖

聖

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祖母為元天大聖后應天慶觀並增聖祖殿。立德妃劉氏為后上欲冊后時王旦在病告閑上獨問參知政事趙安仁安仁對曰劉氏出於微寒恐不可母儀天下上不悅翌日上以安仁之言告欽若欽若曰陛下姑問安仁欲以何人為后彼必有所對他日果以欽若之言問安仁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冑可以配明主上翌日以語欽若欽若笑曰臣固知其如此蓋安仁常為沈淪門客上深以為然未幾罷安仁參知政事劉氏竟立欽若自是權寵益固上勤於政事每退朝閱天下奏報羣臣章疏常至中夕后嘗參預周密參謹未嘗有失。以丁謂參知政事王欽若所薦也謂幼與孫何齊名翰林王禹偁延譽之嘗言謂與何便可曰不充修撰由是名聲藉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自

子謂參知政事

時有
五鬼編

從韓柳至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淳化
四年登第累遷戶部判官施黔溪洞蠻叛奉使安撫謂至
召蠻酋高州刺史田彥聖等諭以威信彥信等感泣乞出
世奉職貢蠻部請立銅柱刻誓謂作文以誌之又奏議俾
蠻以粟易鹽而邊儲益充。王欽若與丁謂及劉承珪陳
彭年林特交通蹤跡詭秘時人謂之五鬼上不知其奸。
十一月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十二月置景福
殿使以劉承珪為之。作景靈宮奉聖祖。

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兩浙轉運使言本路米價為
賈販騰踊請禁之詔兩浙發廩平糶價而賈販勿禁聽之
○禁出使內臣干預公事。置宗正寺修玉牒官名皇朝
新譜曰仙源積慶圖。夏六月楊億罷分司西京先是億
嘗草答契丹書不鄰壤交歡上自注其側作朽壤風壤壤

壤等字億遽改為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
為不稱職亟求罷上慰諭之它日謂輔臣曰楊億真有性
氣不通商量及議冊皇后劉氏上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
旨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曰如
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制億雖頗忤旨恩禮
猶不衰王欽若驟貴億素薄之陳彭年方以文進亦忌億
名出已右日相與譖之上意稍怠億嘗入直被召賜坐徐
出文彙數篋以示億曰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
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始知為
人所譖由是陽狂奔于陽翟億雖去職上眷之未衰蜀疾
愈則起為郡夫幾復以判秘書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
瓊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
仰多聞道仲舒上之愛惜人才保全忠賢如此公卒與寇

非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亦無愧矣。上造玉
清昭應宮張詠上疏言不當造竭天下之財以窮土木之
工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於國門以謝天下上雖
不能從亦優容之不加詆罪

呂夷簡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易
亂為治易昏為明亡者使與危者使存惟諫能之故古
之人君雖有雷霆之威萬鈞之勢及聞直言遇切諫則
假顏色以接之厚金帛以酬加爵祿以貴之面折其短
廷指其過加誠愈納不敢輒怒蓋將以開言路而來諫
臣也以逆耳則惡犯顏則怒拂心則誅則忠臣良士皆
鉗口結舌不敢言矣我太祖太宗真宗皆有堯舜之資
禹湯之智文武之德而自建隆以來未嘗怒一諫官逐
一御史故真言聚於朝忠言屬于且示社有萬世之安

無一日之危由此道也

詔曰比年內臣傳命出入頗干擾州郡自今宜一切斷絕
違者重論之州縣受而不奏同罪。七月幸亳州謁太
清宮詔加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八月置禮儀
院以趙安仁陳彭年同知院事。冬十月元德皇后崩廟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
北農器上曰勸橋勸耕古之道也宜獨河北故即詔諸路
農器悉免輸送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上如亳州謁太清宮。外應
天府為南京。作鴻慶宮。二月上至自亳州。恭謝東
郊。大赦。令益州鑄當十鐵錢。三月皇子受益封慶
國公。夏五月詔模刻天書奉安玉清宮。六月王欽若
罷欽若傾巧矯誕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為人未嘗詭隨

奏書

上嘗賜近臣詩誤用旁韻王旦欲白上欽若二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曰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後上言及之且唯唯知節具片其姦狀欽若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匪其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至是又爭賞王懷信平蠻事上怒皆罷之○以寇準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秋八月河決澶州命塞之○祭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劫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宰相王旦獨請言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之乎由是當坐者皆免○九月上親試亳州南宮路張觀等二十一人擢觀為第一○幸五嶽觀建醮改名會靈○冬十月王清昭應宮成宮宇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工湏十五年丁謂令以

夜繼日七年乃成○十二月作元皇觀

三司使

三司使

三司使

三司使

王曾

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朝上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聖號令諸州皆建道場設醮還御崇德殿受賀大赦天下○二月淮浙饑○上以三司判官闕顧宰相曰或言三司不欲數易蓋吏幸其更代財穀案籍往往不見本末勾院閑防之地官卑權重亦難習事王旦曰三司併為一司實為煩劇縱使重官為之徒益事勢其於勾攷則益踈矣不若復分二部逐部設官選才力幹敏者領之庶乎簿領之勞得以精意閱視上然之○上以王曾知制誥奉使契丹迺者邢祥辨給好以氣陵轢人稱本國示文賢明皆賜鐵券曾折之曰大臣反側賜鐵券何及宗支祥大慚使還上美其不辱特遷翰林學士直日上召之燕衣坐便殿謂曰渴欲見卿因不及朝服無謂朕慢近臣累遷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上好神仙築昭應景靈宮用大臣領使以曾
為景靈宮使不受命忤旨罷政出知南京王曾因懇辭上
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豈容自異耶曾頓首謝
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政
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禍也。三月上臨軒試進士蔡齊等
二百八十人擢齊為第一先是上夢殿下有菜一苗其茂
與殿基相高下及拚第一卷乃齊之名上見齊姿狀堂堂
謂寇準曰得人矣初上羨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
讀至齊賦有安天下之意嘆曰此宰相器也稱羨久之齊
官止參政國朝狀元入相者曰文穆公蒙正文文正公曾
李文定公迪宋元憲公庠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
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曰
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士

然未幾薨于位自天聖距今未有魁多士而後大拜者信
乎有詩識也伯庸天聖五年第一人及第官亦止參政元
憲天聖二年登第。令王欽若詳定雖天醮儀十卷。夏
四月召宰相觀書于玉宸殿閱御製皇王帝霸五臣等論
尋以御製良臣正臣忠臣姦臣權臣五論賜宰相。寇準
罷為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先是準惡林特之姦邪數與
忿爭特方有寵上不悅謂王曰等曰準等高屢更事朕意
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為似更甚焉曰等曰準好人施惠
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
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準為樞密使中書事有閑送樞
密院礙詔格者準奏之上以詰曰曰頓首謝既而樞密有
送中書亦礙詔格曰但令送準準大慚曰每見上必稱準
之才而準數短之上以詰曰曰曰理固然臣又在相位缺

張錫

張錫

張錫

張錫

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及準自知當
 罷使人私於曰求為使相且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
 且吾不受私謁準深恨之及制出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
 不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且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出語
 人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王欽若復為樞密使同平章
 事。詔倉庾出納自今勿以羨餘為月課。五月求直言
 ○申禁金飾服。出宮人。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閏
 月大赦。詔定茶法。秋七月鄭宗仁遷解州團練。八
 月張詠卒時以樞密直學士卒于陳州詠少儻有大志
 尚氣節重然諾勇於為義上嘗稱詠才任將帥以疾不盡
 其用○冬十一月皇子冠封壽春郡王進封昇王
 丙辰大中祥符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為宣徽南院使兼樞
 密使。上以諫議大夫王晦叔知益州既至盜賊賊無輕

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寇盜屏竄列郡皆外戶不
 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二以濟
 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
 少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寇晦叔
 奏復之蜀人大喜為之謠曰守蜀之民先張後王惠我赤
 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工部侍郎李及薦張
 錫才堪御史上曰李及清謹人未嘗有妄舉即授錫監祭
 御史錫為人清方勤於為善篤意讀書至疾革猶不釋手
 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
 初知南昌縣以循良稱改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才進
 士自錫始選能吏治畿縣以往刑為令者闔門重廉以壅
 隔廢治錫至則闢門去廉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彊恃力
 富恃貴刑恃贖於是豪勢者屈善弱者伸縣以大治為御

劉平

靈觀

寶冊

史京師之人皆曰張御史貌柔而心剛正真御史也。二月置資善堂。夏三月授李遵節度使。夏六月謁會靈觀。上以劉平為御史知雜丁謂素忌平剛正言於上曰平將家子知古兵法使將兵西北可制夷狄上不察謂所擠出平知邠州。秋七月蝗。八月陳堯叟罷為右僕射堯叟彊力明辨多任智數又典樞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九月秦州屬羌唃廝囉宗哥立遵等二萬人入寇知秦州曹瑋敗之。

丁巳天禧元年春正月朔上玉皇聖祖寶冊尋出聖祖金牌給京城寺觀天下名山。恭謝南郊。大赦。二月增諫官御史員。李公蘊封南平王。召馮元侍講。陳彭年薨上臨其喪。夏五月以仍歲旱蝗遣使分路安撫。上謂宰相曰比聞知廣州李應機為政峻急先任廣南轉

王晉羅

運嘗言廣州民無丁稅錢建議利納尋本路詳度累政皆難其事今應機領郡國欲遂其前志遠方之民務在緩輯驟增賦調亦恐非便可罷之。上召益州通判劉焯為正言先是王文康公治蜀以法繩下有謗其太苛者會焯至上問凌策王晦叔二人治蜀優劣何如焯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晦叔治蜀值小歉慮民多盜故以法繩之易地則皆然上善其言。秋七月王曰罷旦在中書處士魏野以詩寄之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

王晉羅

王晉羅

王磐
丞相

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以其官衆以為宜於職然後遷河南張師德又次當遷公特不與遷或問其故公曰師德第一及第貴顯之職自可旋致但當靜以待之不意兩及吾門所以不遷者欲抑天下之奔競也時人皆服有體凡所舉薦人未嘗知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內無水旱之變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相且任事既久有謗之於上者輒引咎未嘗自解公與人寡言笑其言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事寡嫂謹與其旭友悌尤篤在富貴不為驕侈專務儉約率勵子弟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八月以樞密王欽若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先是上欲相王欽若王

建祥
源觀

且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之厚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後賢士乃可臣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及曰罷上宰相欽若欽若嘗語人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京師傳有鹽水飲者愈疾議建祥源觀右正言劉暉言前出有聖水皆誕怪之事今元陽之時而興土木之工以營不急之務非國家所宜上雖不能從頗嘉其正擢知御史雜事奏請以農桑考課守令治狀禁民棄父母而為浮屠道人言近臣不當為子弟之恩澤以開倖進之路時論駭之。九月李迪參知政事上嘗憂旱蝗歲用不給迪曰祖宗置內藏正欲復西北故土及支凶荒上曰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何必曰借上悅迪又言陛下東封時物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或

李崇
廷政事

州治為行宮纔令加塗既而已及幸汾毫土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天下大荒旱蝗為災蓋君臣自同為誣罔殆天意以警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有誤朕為此者。王旦薨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肖髮披緇以飲上臨其喪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正旦尋以冬至日葬先是太常禮院言宰相出殯當輒視朝王欽若與旦不協遂不下輟朝之命王旦疾亟上命有輿入禁中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上諭之曰卿全疾亟萬一有不諱誰可任者文正謝曰惟明主擇之用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彊舉笏曰臣愚見莫若寇準上然曰寇準性剛徧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文正在位日嘗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忠定言者或以為非上

責問之對曰非忠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必有變更矣王旦居相位王曾等謂旦曰曾等在政府日每見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為不可旦當遜謝而已一日曾等以前說聞于上上曰朕嘗諭旦小事一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曾退謝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趙德明嘗以民釵上表乞糧數百萬羣臣皆請降詔責之旦曰臣欲詔德明云已勅三司在京積粟百萬可遣眾來取上喜從之德明受詔再拜曰朝廷有人不可動也契丹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問旦旦曰東封甚近欲以此要朝廷爾乃請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二萬契丹得之大慚。邊肅嘗坐賊貶向敏中謂旦也邊同年責已父牽復可乎旦曰為近臣坐賊豈得更陞進耶敏中語數及之旦曰必欲用須旦死可也至是始以赦叙復。上嘗召

李行簡命為太子中允致仕中允穆子也中澹不樂仕進上特召對而命之初召行簡使者不知所止上令問旦旦匿名迹遠權勢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士多旦所薦

李士衡

天禧二年春正月宴宗室于資善堂。振河北饑。宴從臣及壽春郡王府官屬于資善堂。二月京西饑。三月修京城。六月彗出北斗。秋七月大赦以天文示變故也。以李士衡為三司使士衡方進用王欽若傾之會上論作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士衡以故不大用。八月立昇王受益為皇太子賜名禎謁太廟門有左右珥黃雲捧曰大赦。以戶部員外郎晏殊充太子舍人先是祥符間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景宴飲當時士大夫各

李士衡

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元獻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執政大臣莫諭所由次日進見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推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真為貧無可為之具上益嘉其誠實眷注日深未幾拜翰林學士左庶子元獻既以道德文學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字問之由是參預樞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敢洩於外公生七歲輒能文鄉里號為神童故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一見試題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上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授秘書省正字公之忠正不敢為欺君之事於童穉時已

法

見之矣。冬十月孫奭言茶法屢更非不信之道即詔與三司裁定務從寬簡

士

天禧三年春二月河南府地震。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上親試舉人賜王整以下一百四十人及第出身

罷

有差。天書降乾祐山夏四月迎入內時寇準鎮永興軍未能為都巡檢使能好造符命託神靈而外附準至是奏天書降乾祐山蓋能所為也羣臣無敢言。以夏守恩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劉美為神衛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上不豫中宮預政倚用守恩故也。六月王欽若罷時欽若因遇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之下御史臺覆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為人辨虛實耶

罷

○河決滑州。以李允則知鎮州。以寇準同平章事準之始召也將行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亟

馬節

求補外此為上策僕人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詆斯為少也

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爾準不擇措而起既至遂拜平

章事時丁謂為參政事準謹甚嘗食羹乃準謂起拂之

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官長拂羹邪謂甚愧之由是傾

誣自此萌矣。秋八月大赦以天書用降乾祐縣也。馬

知節以彰德軍留後卒于相州知節慷慨以方略自任又

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年十八監彭州兵

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性剛直敢言無避不肯少有卑屈

嘗與王欽若論上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

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東封以後上每行幸必

以知節為都部署許以專殺知節部分嚴明未嘗輒戮一

人。大會道釋于大安殿凡萬三千餘人先是建齋醮上

親臨視賜以紫銀大錢。京東河北水。上以兵部員外

趙鼎

中書

楊億

即趙鼎為益州路轉運使上諭之曰遠方之事朕皆欲聞
卿至蜀可一一奏來朕當為卿行之故積至蜀奏利害最
詳○冬十一月除犯酒麴銅鑄等死刑○辛未郊○十二
月富州蠻納土詔却之

庚申天禧四年正月以曹瑋為宣徽北院使鎮國節度使簽
署樞密院簽署嫌頗○二月江淮浙利路饑遣使安撫○
向敏中薨臨其喪敏中端厚多智善處繁劇識大體密靜
遠權門無私謁諸子不令簽務雖當大事若已不預焉謹
於采納不妄推薦當時以重德目之○夏四月大風晝晦
○分江南轉運為東西路○楊億復翰林學士初億自汝
州還久之不遷或問王旦曰楊大年何不且與舊職旦曰
大年頃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畏願上保庇之今此職欲
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耳踰六年乃復入禁署億卒於

劉敞
與下謀
廢臣
太子
國

楊億

是夕億性耿介坦夷重交遊崇尚名節然評品人物善惡
太明人多怨之億文章為時宗名聞外夷後贈禮部尚書
○上寢疾明肅皇后益預朝政上意不能平嘗目枕周懷
政股與之謀欲廢劉后命太子監國時懷政實典左右春
坊事出告冠準準遂建議密令楊億草太子監國制中外
無知者仍進億以代謂因奏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
授以神器以固萬世之基若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倚
權而使氣皆不可使輔太子恐亂陛下國事願擇方正大
臣輔翼之會準被酒盡泄所謀且言非父洗垢乾坤謂等
懼力請罷準上以疾不記與準初有成言可其奏矣未幾
冠準罷為太子太傅東國公先是準為樞密使曹利用副
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爾豈解國家
大體耶於是丁謂及利用共排準又翰林學士錢惟演亦

周懷
伏誅

附謂時上不豫政事多宣中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曰
固后劉氏宗人橫干竄奪民盜并事上以后故欲赦其罪
准請必行重失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既罷上所以待準
者猶如故會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上勅命與小州謂輒
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鬪蓋始此朝
士與準親厚者謂必斥之未幾朱能叛準再貶道州司馬
三黜皆非上本意歲餘上怒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
準何耶左右莫敢對。六月河決滑州。上御崇政殿親
試禮部奏名舉人。秋七月以李迪為平章事惟演言馮
拯極純和與寇準不同乃以拯為樞密使同平章事丁謂
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惟演之言也。內侍周懷
政伏誅初懷政嘗與上謀以太子監國出告準及準以謀
泄罷相謂等因疎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因疎斥懷政謀

能
書棟
李由子
謂之爭
迎罷謂
乃固位

殺謂等復相準奏上為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湯
崇勳諭之崇勳詣謂第生變曹利用告變令衛士於殿東
廡執懷政訊鞫具引伏斬之懷政伏誅有欲併責太子者
上意惑之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為此計上大悟
○謂等發天書事詔捕朱能能殺使者擁衆叛後衆潰窮
蹙乃自和。○九月大赦。○十一月建天章閣
○丁謂李迪罷謂復相謂既擅權至除更不以聞迪語同
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浪安能
附權臣為自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爭之因
詔謂引手版欲擊謂謂走得免及入對斥言謂姦邪願同
下憲司置對又言寇準無罪罷斥朱能事不當顯戮又言
錢惟演謂之姻家願與惟演俱罷政柄曹利用馮拯亦相
朋黨時上怒甚欲行御史臺拯與利用曰大臣下獄不惟

真指
其事

深駭物聽况丁謂本無紛競之意乃各降一級罷相謂知
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未出謂入對上詰所爭狀謂曰非
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臣不當與之俱罷願復留因賜坐
左右欲設席謂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子進於是
復視事仍詔迪即時赴鄆州謂始傳詔召劉筠草復相制
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既自院出遇殊殊側面不敢揖
蓋內有所愧也先是上以不豫語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
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制氏獨留朕宮中迪進曰果如是
何不治之后滴在鼻間聞其言由是惡迪迪所以不豫亦
上不豫中宮意也。上寬容大度嘗有百姓爭財以狀投
匭其語有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上止令宮中錄所訴
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
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直必先按其指

劉錫之
類外

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時監司有以羨餘而進
奉者朝議欲賞之上自內批云國家賦歛有常數豈得羨
餘若果有之非入時大量即是出時減尅安可賞祖宗朝
檢制臣下如此措克聚斂者安得不戒
辛酉天禧五年春正月赦以上體稍康故也。京東大雨
○翰林學士劉筠見上久疾丁謂擅權乃求外任出知廬
州。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以丁謂為譯
經使兼潤文。十二月置同勾當三館祕閣以內侍皇甫
繼明為之。明年帝崩

蓋翁

乙酉乾興元年春二月大赦移南郊恩賞先此頒行。上
崩于延慶殿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謚曰文明章聖元
孝廟號真宗。○皇太子則皇帝位太子三歲尊皇后為太
皇太后楊淑妃為皇太妃。○明肅皇后權聽軍國事遺

制也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政出房闈斯已國家否運稱
權尚足示后且言猶在爾何可改也宰相丁謂樞密使曹
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翰林學士晏殊建言
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定○貶寇準雷
州初準十九歲登第相者謂之曰君須作宰相但登第太
早恐不得善終若成功早退可免禍蓋君骨法類盧多遜
又處士魏野曰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
辭將相歸來平地學神仙至是始悔不用野之言準嘗有
詩送人南遊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万重及至雷州看圖
經云南到海十里乃悟前定始準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
使齎勅往投之以錦囊盛勅揭於馬前既至準方與同官
宴飲驛吏言狀準遣羣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又
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懼不知所為準

神色自若謂之曰朝廷若賜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
以勅授之惟借綠衫拜勅於庭後飲宴至暮而罷道出公
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
竹必不生若無負朝廷當再生人呼為萊公竹方準之貶
也丁與馮相拯同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
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波如何馮但唯唯而已丁乃徐擬
雷州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與語曰若
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行也寇已移
道州聞丁來遣人以蒸羊迎於境上聞者多為得體○貶
李迪衛州團練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他日即自裁不殊
或饋之食中使輒不與迪客鄧餘怒曰汝殺我公我必殺
汝從迪至衛州不離左右迪由是獲全或語謂曰迪若貶
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時好事書生弄筆墨不過曰天下

重天
右同職

曾允恭
伏誅

惜之而已。瑋知萊州始丁謂謀竄寇準李迪曹瑋等連坐者衆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准也曾蹴然遂不復爭。三月庚午初御崇德殿聽朝皇太后設幄於承明殿垂簾以見先是王曾援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右垂簾聽政既得旨而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與上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畫可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蓋不欲同列預聞機故潛結允恭白太后平行其志。四月加贈皇太后三代。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先是真宗崩命宰臣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因請太后求效力陵上允恭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言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水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工役甚艱朝

廷遣使按行得實以允恭擅移皇堂事杖死于鞏縣其家罷丁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曾見謂擅權欲以山陵事非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易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一日輔臣會食資善堂謂獨不與太后喻拯曰丁謂身為宰相乃與雷允恭交通因出謂嘗托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等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狀示之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曰與卿等議定近方識其矯誣且營先帝陵寢所宜盡心而擅易陵域幾誤大事太后怒甚欲誅謂拯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乃罷謂仍黜林特八九人皆坐謂黨落職補外。秋七月以王曾為平章事王旦嘗語其家人曰王君介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又曰王君昨議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憎我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遇上意稍忤則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呂夷簡嘗宗道參知政事宗道剛正嫉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為小謹嘗就飲酒肆使者至今以實告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真宗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識之於是并夷簡皆首蒙拔擢。錢惟演樞密使惟演但以兵部尚書充使有司失之也未幾馮拯言惟演以妹妻劉美實太后姻家不可預政遂罷之。八月太后同御殿垂簾先是王曾建此議李曾入相始用百官表賀太后宣諭曰候上春秋長即當還政。馮拯為首相欲躡丁謂故迹曾曉以禍福且逆折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決於兩宮。初丁謂定太后稱予謂敗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每

李士衡

李士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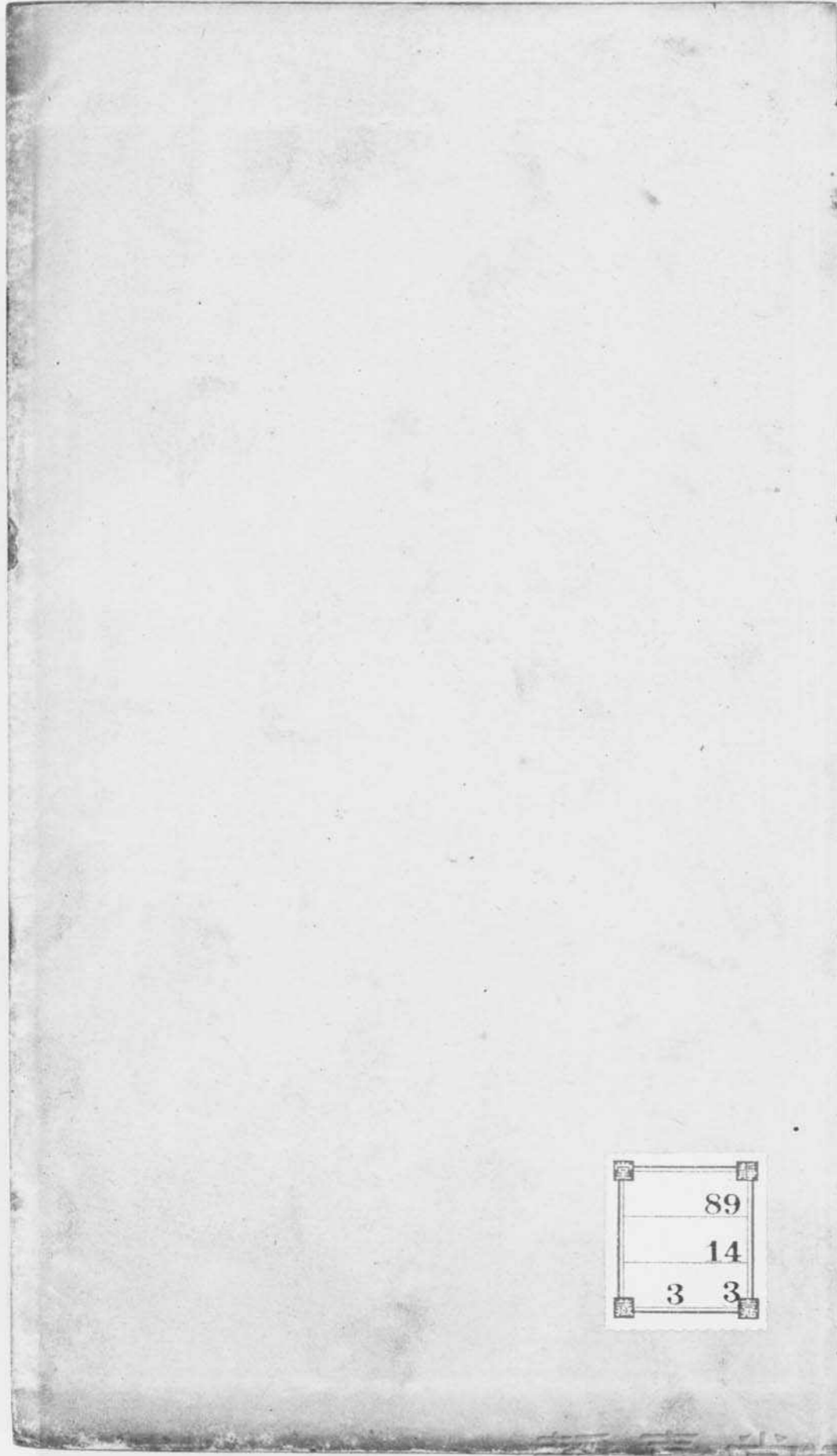
下制令稱予而使殿殿分稱吾太后詔止稱吾。冬十月葬真宗于永定陵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馮拯改曰永定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追改翼祖陵為靖陵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十一月李士衡自三司使出知相州士衡屢以足疾求罷太后諭之曰先帝稱卿全曉金穀以此高穎劉晏宜少安於位及是固請而有是命。以劉筠為御史中丞。孫奭請給宣聖學廟田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於此。上初御經筵令侍講孫奭馮元請論語侍讀李維晏殊與焉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則奭拱立不講每講體貌必莊上亦為竦然改聽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室		靜
	89	
	14	
藏	3	嘉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續宋資治通鑑卷之七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禮官李燾 經進

宋仁宗

司天聖元年春正月三司使李穀議省浮費置計置司
司○京東淮南水遣使安撫○三月行崇天曆○夏四月罷
司禮儀院○令近臣舉官充臺諫○秋七月罷廣南進異花
司○八月芝生太極殿○九月馮拯罷拯氣兒嚴重或傳詔
司至中書不延坐以病去位○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特
司知江陵府先是太后有復相欽若意上嘗為飛白書王欽
司若字太后遣中人賞以賜欽若且口宣召之○閏月寇準
司卒于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其一命以賜
司準及是遣人取自洛後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
司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沒詔許歸葬道出荆南公安縣

司 司 司

禁

置益州
交子務

門

置

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樹紙錢焚之逾年枯竹盡出第
 衆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明道二年追贈中書令復萊
 國公賜諡忠愍。冬十一月禁巫邪先是江西俗尚鬼多
 為巫覡以惑民病者不服藥而聽命於神時夏竦知洪州
 索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且以上聞
 故詔禁之。知漣水軍鄧餘愛等四人坐贓決配嶺南後
 不盡錄尋詔犯入已贓毋入親民。置益州交子務初蜀
 人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
 之其後富者資稍寡不能償所負爭訟數祥符末薛田請
 置交子務至是始詔置務官主之。江州旌義門陳蘊年
 八十家同居二百年食口二千有行義補本州助教
 天聖二年春三月上試進士奏宋祁第一太后不欲
 第先兄乃擢郊第一以祁第十賜宋郊葉清臣鄭戩以下

幸國子
監

納皇后
郭氏

劉焯知
河南府

及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以劉平知雄
 州平在任四年虜使往來薄其禮而厚其供北人畏服上
 嘉之密賜錢二百萬開屯田萬頃以資邊備。秋八月平
 國子監謁文宣王退召直講馬遵符講論語因幸武成王
 廟。冬十一月丁巳郊先是上諭輔臣曰郊祀重事令禮
 官草具其儀朕欲先於宮中習之。納皇后郭氏先是中
 書令郭崇孫女及左驍衛大將軍張美女同被選入宮上
 欲立張氏而太后雅意屬郭氏而以張氏為美人
 天聖三年夏四月以劉焯知河南府太后嘗召見問
 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焯曰不敢它
 日數問之焯無以對因為風眩仆而出乃免。六月經原
 屬寇寇邊趙士龍等死之遣使體量安撫陝西。秋八月
 蠲責益州舉人館券初益州舉人自張詠為守以來皆給

王欽若
無頭字
謂林抃
等字為
五君
張知白
國平章

館券至京師及是三司移文乃責償於吏知州薛田以為言上曰漢貢士續食施於郡國今獨不能行之於遠方耶悉蠲之。王欽若薨上臨其喪太后臨奠錄親屬二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欽若比者後上謂輔臣曰王欽若又在政府察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規時號五鬼其姦邪如聖諭。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下循故事也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使曾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用班曾上然議者深以為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廡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閣門不敢裁曾抗聲曰臣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

却川陝

歐陽修

詔大辟
獄者以

用辭辭不平尋詔宰相樞使序班如故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名張晏于河陽為樞密使疑代已始悔懼焉

丙寅天聖四年夏四月却川陝獻織繡初知寧州楊及因乾元節獻繡佛上謂輔臣曰及倭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焉用此為詔還之。五月詔大辟疑者以聞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讞而多以不應奏得罪故不敢上讞而冤獄常多判刑部無肅言唐決死刑在京五覆奏諸州三覆奏故正觀開元間斷死罪少者二十九多者五十八今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有奇視唐幾至百倍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而不當讞者官更不坐下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獄皆一覆奏則必死者徒充狂獄而又不得決乃降是詔其後上請者多得貸議

出使
金帛
禮書

禮書

禮書

自肅發之。閏月定江淮漕額為六百萬石。召輔臣
侍經筵。上謂輔臣曰：軍國用度至廣，有司經費秋毫，皆
出民力。朕於宮闈之內，累加告戒，俾從儉約。近籍後宮所
備金帛計二十餘萬，其並賜三司以贍軍費。上愛惜民
力，其於宮室臺池尤重興作。三司常欲以玉清昭應宮故
池為御苑，上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用此以資遊
玩之侈哉？溫廣數州歲貢柑及蜜煎菓實，又致其餘於
京師。大臣王曾曰：數郡涉海跨山道里迂險，難於齎送，請
加禁止。上命罷之。六月大水，上避殿，減膳，赦蠲田。
秋七月，罷陝西醋務。減兩川錦綺貢。冬十月甲戌日
有食之。

天聖五年春正月朔旦，上皇太后壽，子會慶殿。晏
殊嘗論張耆無他材，能徒以恩倖遂及榮寵，天下皆切議

事進士

解書修
古言職

之夫樞密與中書為兩府，同任天下大事，今朝廷雖乏賢
亦宜以中材處之。如耆者不可為樞密使，但富貴之可也。
頗忤太后旨，至是因從幸玉清昭應宮，坐以笏擊僕為御
史所論，出知樞密府。三月上親試舉人，賜王堯臣以下
三百七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秦州地震。五月，德明
寇邊，守將敗之。秋八月，解曹修古言職先，是司天監主
簿苗舜臣等言：上猶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日官
奏：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
言災變，被罰修古時為監察御史，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
不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避，使
言者以災為福，天變不告，所損甚大。禁中以翡翠羽為
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為重傷物命，且真宗嘗禁採絨
毛故事，未逮宜罷之時，方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勝計。

程琳為御史

罷青苗

孔道輔使契丹

張知白

修古極深其不可出知歙州。九月同華等州旱祕閣校理謝降言去年大水今年苦旱皆大異也宜下罪已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皇后以道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號施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冬十月罷陝西青苗錢先是陝西糴穀歲預給青苗價錢至是罷之。頒五服勅。十一月癸丑郊。十二月以孔道輔為龍圖閣待制道輔使契丹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排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虜主默然。

天聖六年春正月罷提點刑獄。二月大風晝晦。張知白薨知白在相位惜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為戒

張士遜

劉隨

蔡齊

雖貴顯清約如寒士謚曰文節。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曹利用請以張士遜同平章事上從之。作西太一宮。河北饑遣使安撫之。有星流于西南大如斗聲如雷自北流於西南光燭殿庭星長數丈久之散為蒼白雲上以星變齋居五日降繫囚罷力役振流民時輔郡又旱命檜權于文德殿御史李佐奏曰天子布政之宮每遇災異輒命緇黃讚祝於其間非所以嚴外朝也。五月河北京東蝗。六月免瀘戎等州穀稅。秋七月劉隨罷出知濟州隨在諫職前後所論甚衆上益明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專取上旨太后不悅會隨請外因出之。江淮兩浙水災遣使隨路安撫。初章獻劉太后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蔡齊時為翰林學士命齊為記崇勳陰使人誘齊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齊

魏揚
傳齊名
陳從易
楊大雅
劉誥

故遲之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譏之太后遷禮部即
中改龍圖直學士出知西京參知政事魯宗道固爭留之
不得尋以親老易密州太后諭宰相取記齊始上之齊為
人剛正有守初為司諫時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
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齊許以知制誥齊拒之益堅已
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黜齊歎曰吾受先帝
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譴非吾懼也既而晉
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得責獨齊終無所屈。八月河北
水遣使安撫。劉筠罷出知廬州筠三入翰林與楊億齊
名世號楊劉。錄唐張九齡後。九月以陳從易楊大雅
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糜相尚一時學者鄉之而從
易獨自守不變與大雅相尚皆好古為行無所阿附朝廷
欲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之以風天下。冬十二月以范仲

淹為祕閣校理

曹利用
羅崇勳

日天聖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先是利用為樞密使加
侍中封鄆國公利用退朝道逢疆人奪其樞密使印以為
不祥意甚惡之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稍能軒
輊為禍福利用以勳舊自居凡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所
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則不得已而行之也而為小
人所惻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復請啓曰臣已得告侍中
家乳母或其親舊為言許之矣於是又降出利用莫知其
然也但已三執而已罷勉行之權傾中外太后亦嚴憚之
但呼侍中而不名至是右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嘗
得罪右使利用召戒飭之利用去其冠幘詈斥良久崇勳
耻恨會利用姪納為趙州兵馬監押州民詣闕訴其不法
乃詔王博文與崇勳同往鞠之博文希太后旨縱崇勳第

曹利用
死人以
覺

獄內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之且傳致內辭云利
用實教之上以問輔臣皆頌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
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王曾亦為之解后曰卿嘗
言利用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性固臣故以理折之今加以天恩則
非所知也利用嘗畏罪亦從而毀之獨羣牧判官司馬
廳言稱其狂朝廷亦不問利用復坐貸景靈官錢貶崇信
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送行至襄陽驛
懷敏不肯前益道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死人以為冤。
大臣功高權盛禍患之來有非智慮之所能防如曹利
用悼襄陽之死是矣切以為不然殺人者必見殺賊人
者還自賊昔者李斯讒韓非於秦非死之後斯亦不免
而斯之過禍尤慘於非鮑高譖穰苴於齊苴死之後鮑
高之徒亦不免而高之過禍尤慘於苴利用與丁謂

寇萊公有不臣之議準既南遷而二子相繼貶黜丁有
朱崖之行曹有襄陽之禍天之報應有其影響非其自
取歟古人有言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辯道
德正直之士為無所窮斯言得之

二月魯宗道嘗上疏其喪宗道屢有獻替太后嘗問唐武
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
劉氏七廟者后以問輔臣皆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
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時將幸慈孝寺后欲以
大安董前上行宗道以婦人有二從之義爭之后乃命輦
後乘輿行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日為魚頭參政且言
骨鯁也謚肅簡。張士遜罷出知江寧利用馮寵自恣士
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振河北水災是秋復大水遣使安撫之。閏月禁朔寺觀

呂夷簡
同平章

曹利用
平

復制等六科

復置院

○復制舉等科六科以待京朝官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
 選人高蹈丘園沉淪草澤戎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武舉
 以待方略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于有司有司校之然
 後試秘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閱其騎射
 焉初盛度請于真宗請設科以取士景德二年遂設六科
 蓋因度之議也封禪吏部科目皆廢夏竦既執政建
 請復置從之復置院仍命中丞領使時封者言自
 至道二年廢理檢院而下寢不上聞乃詔復置其管闡檢
 院廳丞改為檢院如指陳軍國大事將檢院公畫時進
 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免濫枉屈而檢院設院不為進者
 並許詣理檢使審問以聞○三月契丹饑流民至境上上
 曰皆吾赤子也可不振救之詔給以唐鄧州間田○復轉
 對計極言時政得失於是羣牧判官龐籍司馬池皆因

三清昭

寺龍

轉對言事○夏四月大赦京師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
 夕而霽○李德政來告其父公蘊卒詔封交趾郡王○六
 月大雨震電王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嘗奉此宮極天
 下之力今一旦燬猶幸一二小殿存爾范雍抗言曰不
 若燔之盡也且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罹灰燼非出人
 意如因其有精起擊守衛者于御史
 獄中丞王曙上書曰昔魯相僖宮災孔子以為相僖親盡
 當毀漢遼東高廟不當今王清宮之興不合
 經義先帝信方士邪說蠹耗財用災變之來若有警之願
 罷之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天之告戒乃復置獄
 窮治非所以應天也又云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宮必不成
 上與皇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詔罷修宮以所存殿為
 萬壽觀○王曾罷先是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為不

范滂
能

可后左右姻家稍通謁曾多所裁制后益不悅會昭應宮
災罷相先知兗州曾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
問曾增政者恩欲歸已然使誰當仲淹服其言○秋七
月罷官觀使○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罷職田詔以其
相送官計所直給之○冬十月京師地震○十一月范仲
淹罷時上率以冬至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仲淹為祕閣
校理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
面之儀若奉親于內行家禮可也今願與百家同列屬
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薦仲淹為館
職聞之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累薦者仲淹上色曰
仲淹繆辱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
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又奏疏請大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
乞補外尋出為河南府通判

庚午 天聖八年春正月曹瑋薨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
失利雖不如其父之寬然自為一家鎮天雄日契丹使過
必陰勒其下毋敢疾驅者在滑州或告曰卒叛入夏州方
對客齊集遠曰吾使之去爾勿言也繼遷聞之即斬叛者
投其首境上環屬羗土田多為邊人所市致軍弱不能自
存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徙其家內宅始置弓箭手
斥塞上弃地使人相角力勝者給二頃再經秋獲課市馬
一馬必勝甲然後官為印之益賦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
上團為一指揮即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墾其地為方田以
環之及立馬社一馬死衆為出錢市馬又制屬羗百帳以
上其首領為族軍主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不徙他軍以其
習知虜情與山川形勢也其措置皆可為法○祚會聖宮
于西京永安縣越明年二月成奉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

呂

魏武學
人著

○三月親試舉人賜進士王拱壽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凡
八百餘人詔更拱壽名曰拱辰○夏五月大雨雹○六月
親試書判拔萃科得余靖尹洙及武舉十三人○秋七月
策制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何詠茂材異等富弼○
九月罷轉對言事者頗衆大臣不悅故罷之○冬十月除
解鹽禁○置天章閣待制以鞠詠范諷為之○十一月戊
辰郊○高麗來貢

魏武學
人著

○天聖九年春二月復職田○女真降人晏端等一百
八十四人自登州來內附詔還濠州給田處之○三月賜
青州州學九經○夏五月親試書判拔萃科○冬十月翰
林學士宋綬言唐先天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聖
分軍國重事除三品以上官決重刑明皇日聽朝除三品
以下官決徒刑今宜約先天制度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

探輿請
致仕出
知兗州

曹修古
推恩

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時
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上未始獨對
羣臣也○翰林侍講學士孫奭每御經筵設象架度書策
外向以便侍講讀奭年高視昏或陰雨即每移御坐於閣
外奭每講至則甘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上竦然聽之嘗
畫無逆圖以進上施於講閣三請致仕不許奭以年踰七
十固請乃命知兗州仍詔須宴而後行遂宴于太清樓○
十一月除兩川變禁○太后兄子劉從德以外家故恩寵
無比從德死以遺表推恩錄內外姻戚及僮僕幾八十人
待制馬季良集賢校理錢駿皆緣遺表超授官秩於是曹
修勳勸揚偕及推直官段少連皆上言推恩太濫太后怒
黜修古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勸偕監濰州舒州稅
少連漣水軍監酒修古顯直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

裴重
隆緒死

李憲
李憲

事人人願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尋卒于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柰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上思其忠贈右諫議大夫○是歲契丹主隆緒死子宗真立隆緒病劇召東平王肅孝宗使輔立其子宗真且戒毋失朝廷信誓遣使慰之

明道元年春二月三朝寶訓成初王曾為相言唐有正觀政要今欲求祖宗事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上從之

○冊上母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薨初皇太后以上為已子而順容李氏嘿嘿憂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后亦無敢言者至是疾革乃進位是日薨始宮中未治喪呂夷簡奏事廉前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后嬰然曰宰相亦與宮中事耶引上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為問我母子耶夷簡曰太后它日不欲全劉氏乎司天希旨言歲月葬未利處

林獻可
請太后
遷政
報存請
開言路

簡點其說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畏宜自西華門出崇勳三及太后猶不許夷簡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崇勳馳告太后乃許之○三月林獻可請太后還政竄于嶺南○御史張存言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罔有忌諱人情欣然自前秋忽罷百官轉對又去冬御史曹修古等皆以言事忤旨降黜近復聞進士林獻可因上封事遠竄自爾中外惶惑蓋忠直之言逆耳人君聽之甚難佞諛之言遜志人君納之甚易是以自昔為佞者多效忠者少遂使人君多知其美鮮知其失是以政之理亂民之疾苦事之安危俗之衰弊或乃壅而不聞此非人君之要道也○江淮旱遣使體量安撫○秋七月置諫院

太后

重慶

太后謝

太廟用

太后

尊慶

太后

太后

太后

先雖有諫官而無諫院至是置之○八月大內火災延燒
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有司寃火
所起多因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跡安知非天意
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屬吏何求不可而
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求直言○大赦○冬十一月重
修大內成恭謝大安殿大赦改元○元昊封西平王

○皇太后朝饗太廟去冬詔以來年耕籍田先請皇太后

恭謝太廟罷南郊禮及議后欲被天子黼冕參知政事薛

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固執以為不可卒不見聽至是后

服禕衣乘玉輅至太廟改衮衣儀天冠行禮○親耕籍田
○三月皇太后不豫大赦怒○皇太后崩上見輔臣泣曰
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

在黼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地下乎上悟卒以右服斂

後謚莊獻○皇太后遺詔尊皇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垂簾

聽政中丞蔡齊言天子奉太太后十餘年今始親政宜且女

主相繼稱制以是太妃卒不得干政始上在乳褓中太后

使妃護視預有力焉后崩使妃嗣享尊位後詔所居殿曰

保慶宮自今後並以保慶太后稱○夏四月上始親政詔

宗戚母得於禁中通表析恩九傳宣內批有司未得即行
者審取甄分政令更新人心大悅○太后既崩左右有李
宸妃事聞若上號慟累日不絕乃追尊宸妃李氏為皇大
后謚曰莊懿或言太后死於非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詣
洪福院將易梓宮見后容貌如生服飾嚴具上歎曰人言
其可信哉初三司使晏殊領劉太后旨為宸妃墓誌云生
一女早卒無子至是上出誌文宰臣曰先右誕育朕躬殊

張諫
張諫
張諫

李迪
李迪
李迪

王德用
王德用
王德用

為侍從安得不知此何意也呂夷簡曰宮中事秘臣備位
宰相但知其畧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太后臨朝若明
言先后實上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上與夷簡謀以張
耆夏竦陳元佐范雍趙積晏殊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
告郭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
由是并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
其故○以李迪同平章事○王德用簽署樞密院事初德
用為步軍副都指揮使時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
德用曰補若軍政也敢挾此干軍政乎不與后固欲與之
卒不奉詔○五月殿中侍御史請焚垂簾儀制時言事者
多曰垂簾儀制事右司諫范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
躬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於是詔戒中外毋得言
垂簾事○能羣牧制置使○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京

東江
東江
東江

張士傑
張士傑
張士傑

呂夷簡
呂夷簡
呂夷簡

東江淮饑○兩京河陝路蝗食草木殆盡○早詔省尊號
○秋八月甲子婦明殿學士○出內藏錢賜三司以助國用
○冬十月癸亥莊獻劉太后莊懿李太后下永定陵○附莊
獻莊懿二后于孝慈廟先是錢惟演請以二后並附真宗
之室禮官三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室每室一帝一
后禮之正儀章穆皇后已附真宗廟室皆叶一帝二后之
文莊獻莊懿二后謂且崇建新廟同殿異室歲時薦享一
用大廟之儀仍別立廟名有司請以奉慈為名詔從之至
慶曆五年十月禮院議遷附二后於真宗廟室序於章穆之
次○張士傑罷判河南府先是天下旱蝗士傑居首相不
能有所發明上頗復思夷簡適臺臣有論其他過者遂罷
相○以呂夷簡為平章事夷簡嘗奏令宋綬編中書總例
語人曰自五省有此例使一庸夫執此皆可為宰相矣○十

聖德

聖德
聖德
聖德

一月追冊美人張氏為皇后。○十二月復提點刑獄。○上出宮人呂美簡曰：此聖朝美事，然民間物貴，恐出宮或有所失者，亦宜念之。○廢郭后初，郭后倚章獻之勢，頗驕橫。後宮為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向氏、楊氏尤得幸，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后妬之，屢與紛爭。向氏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抓上頰，上大怒，入內都知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乃曰：光武漢之明主，郭后止以然，敷坐廢，况傷東輿乎？乃決意廢后。詔稱：皇后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王京冲妙仙師賜名清悟於中丞孔道輔、率范仲淹等十人伏閣言：后無過，不應廢。上遣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道輔等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知固，且諫止，柰何！

聖德
聖德

順父出母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不過引漢光武故事以勸上，爾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出昏君所為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荅。明日將留百官與宰相廷爭，夷簡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有詔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餘皆罰金。遂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楊偕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勸言正家以御天下，后非有大故不可廢。段少連言：陛下親政以來，開闢言路而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且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又言：蓋自祖宗以來，未嘗有廢后之事。時河陽簽判富弼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且還仲淹，以來言者疏入，皆不報。后別居長寧宮，明年出居於外。十月改淨妃為

景宗政

屬籍

美人

教旨

金庭教主居安和院賜院名曰瑤華宮後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因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景祐元年春正月振京東淮南饑○置崇政殿說書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為之日俾二人入侍講說○元昊寇邊○二月罷御試書判拔萃科○詔麟府州振蕃漢饑民○夏四月罷籍為開封府官時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上為杖內侍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

置殿中裏行四員○五月以程琳為三司使○以河南府學為國子監○六月策制科考官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大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進士張方平各六論上御崇政殿策之並入等

范仲淹
論事切
直執政
怒之

范仲淹
論事切
直執政
怒之

閏月淮汴溢○毀無額寺院○秋七月樞密使王曙加同平章事○召范仲淹為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仲淹論事益切執政忌之命知開封府欲燒以煩劇使不暇他議仲淹明敏通照決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悟人主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司諫高若訥以貶責猶輕歐陽脩上書雪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黨被黜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其事一不肖者指訥也○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又甚急天章待制王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大臣或諫之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質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其何敢望之然得與為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為之縮頸為待制一歲出守于陝又數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餘人皆質平日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

食母語人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質初判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改易人或問之質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爾後為荆湖北路轉運使當西方用兵急於財用之時質獨不進羨餘其賦斂務近寬平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獨若平日及知荆南府惠愛之聲尤著民有訟婚者訴貧無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主婚人比之子產質於榮利既薄視出事若無一可以動心惟以天下善人君子身否為已休戚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平居疾病退然如不勝衣及臨事介然不可回奪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云○初錢惟演素忌寇準又附丁謂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削去準名氏云逆準不書樞密副使蔡齊言於上曰寇準社稷之臣忠正義勇聞於天下豈且為姦黨所誣即日命刑去

不惟演
謝冠澤
姓名

之推演素佞為京西晉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有星孛于張翼上以星變大赦○王曙薨以王曾同平章事樞密使○出美人尚氏楊氏初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每夕侍上寢上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為言上未能去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下勝其煩乃頷之即命輿車載出後楊美人聽入道賜名宗妙與廢郭后並居瑤華宮○龐籍為殿中侍御史言范諷交結尚美人父繼斌請付臺獄其事宰相李迪雅善諷寢不報宗諒為司諫嘗以上體多疾奏疏諫內寵其略曰陛下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決事如不掛聖懷語大切直宜故出籍廣東轉運宗諒知信州○十一月冊皇后曹氏先是上命宋綬作詔當求德閔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蔡商女陳氏入宮綬曰陛下乃欲

出尚楊
二美人

龐籍上
言被責

冊曹后

孫沔上
言被責

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矣乎遂立曹氏繼女
景祐二年春正月御史裏行孫沔上言竊見上封事
人同安縣尉李安世輒因狂悖妄進警言雖曰狂愚猶勝
諂佞况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之後龐籍范諷置對以來
凡在搢紳悉懷緘默伏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上責知
潭州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言水旱相荐虫螟屢
生星變河決疾疫流離等事又曰去秋以聖體愆和臣心
啓沃愛君有從宜之制雙日伸不坐之請且一月之中適
減其半慶辰佳節休沐受釐三分之日復廢其一是一則一
歲之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宰臣上殿奏事止于數刻天下
萬務豈不曠哉漢帝五日一朝則有伏蒲入閣據廁與語
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便殿更番浴堂廷對今退朝之後深
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虧殘之餘悅耳目者綺紈艷冶之

王曾為
僕射

李迪罷
平章

王曾為
僕射

色扁錦九重叫閣千仞宸禁最嚴乘輿天遠固未見歎召
名臣請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臣恐其未
可也書奏再責監永州酒。置邇英延義二閣命羣臣侍
講。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乃命李照考定王朴所
造樂器上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李迪罷出知亳州上
初召夷簡及宋綬決諷獄以迪素黨諷不召迪還第翌日
遂罷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迪以慶迪七年薨上
篆其碑首曰遺直又改所葬鄉曰遺直鄉。以王曾為左
僕射平章事曾為人周密沉靜在上前開陳處可辨博有
餘言國家事或至日盱乃出燕私休沐訖不道省中語天
資方重每廣朝大會盛服正色即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
未嘗過闕當國七年万物茂宜四夷休寧嘉生回薄無有
怨憫務大體若丙吉清淨如曹參領衆職如魏相進賢不

杜衍為御史

植私愛士不為黨退不肖不奸怨親族可任言之上不可任厚分之財于時被其化者察察者敦沾沾者愧焉
霍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故能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不疑其專誅亂臣廢昌邑天下不以為擅擁昭立宣不動声色而天下晏如也王沂公為相每廣朝大會盛服正色郎謂者視進止如有尺寸未嘗過闕亦光之遺風宜乎當國七年天下和平萬物各得其所施設亦無歉於光也古之人有行不由徑而為夫子所取者亦取其端方正大之情而無險詖邪枉之慮若二公者亦何愧於古人歟

杜衍為御史中丞衍言中書樞密古之二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今止隻日對前殿何以及天下事宜迭召見賜

慶嘉郭

慶嘉郭
言事
言事
言事

坐便殿以極獻替若進穀帛樣闕甲冑弓矢點馬試吏真此皆細務陛下何必親決未幾權判流內銓悉自予奪吏不能為姦。秋八月置提點坑冶鑄錢官。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王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冬十月置朝集院以待朝士外官之還京輦者。復羣牧制置使。十一月廢后身氏薨先是上頗思郭后累遣中使問勞賜以樂府辭后和答語甚悽愴屬后小疾遣閻文應與太醫診視至是暴薨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時上致齋南郊不即以聞上深悼之明年春追復后號葬禮用華章故事諫官姚仲孫等請窮治侍醫者乃貶文應為秦州鈐轄其子士良幹當御藥院併出之。乙未郊以太祖定配太宗真宗迭配。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上疏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忤意罷不召館

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中丞杜衍曰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旨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介介而它舉必以擇賢而舉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景祐

景祐三年二月上惠三司使負很多命中丞杜衍與

三司使副擇其能否而升降之。申命阮逸等定樂。秋

七月置太宗司。大雨震電太平興國寺灾春秋傳天火曰灾

月頒宮室器用車服制。九月定申心喪解官法初集賢

校理郭積幼孤而母邊更適士人王漢生四子積無兄弟

獨承郭氏之祭及邊死而積解官行服禮官宋祁言按五

服制置勅為嫁母無服下御史臺詳定兩制再定乃詔自

今並聽改官以申心喪。冬十一月保慶太后楊氏崩。

心喪
喪
喪

為崇政
殿說書

十二月詔宣勅非經銀臺司不行。上以賈昌朝為崇政

殿說書昌朝於傳註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脩身經

理天下之意指物引論析毫解縷自上即位大臣或操法

令斷天下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為迂闊然上嘗

獨意嚮堯舜三代得昌朝以經開說慨然善之於是上所

質問多道德之要昌朝請為記錄歲終歸太史

景祐四年春二月葬莊惠皇后祔永安陵莊惠氏。三

月置天章閣侍講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

楊安國等兼之。夏四月呂夷簡王曾罷夷簡位王曾上

且任事父多所專決議論數不合曾不能堪遂求罷因對

斥夷簡納賂示恩上以問夷簡夷簡請置對上復以問曾

曾語屈時參知政事宋綬多同夷簡而蔡齊善曾獨盛度

依違其間會度致齋中書上召問夷簡曾求去之意度曰

景祐
景祐
景祐

續資治通鑑

卷之七

二人腹心臣不能知但各詢以誰可代者即其情可察矣
上問曾曾以齊薦復問夷簡夷簡以綬薦於是四人者皆
罷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判鄆州以綬為資政殿學士留
侍經筵齊歸班。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隨加門下侍
郎堯佐初拜相以唐劉蕡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
凡蕡之言皆當今之病此臣之所欲言陛下之所宜行天
子嘉納之。五月芝生化成殿楹。秋七月有星數百西
南流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八月詔
三司漕臣勿與常平錢粟。冬十二月京師定襄代并忻
等州地震代并州壞民廬舍而忻尤甚壓死萬九千餘人
民皆露處自此或地震裂泉涌火出如黑沙狀連年不止
。詔非藩鎮不立學知潁州蔡齊乞立學從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七

續資治通鑑卷之八

宋仁宗二

經進

續資治通鑑

卷之八

寶元元年春正月有彗星西北流。雷。陝西大雨
雹。上以災異累見下詔求直言蘇舜欽進疏一曰正心
二曰擇賢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
安放棄優諂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正之良士因此災
變以思求圖。二月復日御前殿。三月王隨陳堯佐罷
時災異數見隨等無所建明隨以疾在告五日一朝諫官
韓琦連疏中書過失又言韓億不當以其子綱為羣牧判
官石中立滑稽無大臣體不報乃請下御史臺決是非琦
論隨疏凡十堯佐亦先自接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去
隨出判河陽堯佐判鄭州億歸本班禮部侍郎中立戶部

張遠
寶章
國書

宋祁同
和撫

書

書

侍郎。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得象入謝上謂曰往
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忠清無所附且未
嘗有干請今日用卿蓋由此也得象性簡淡恬然自得先
在翰林太后遣內侍至院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上
欲以宋郊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
執政者乃以郊為翰林學士。上遇郊厚行且大任學士李
淑害其寵欲以奇中之言於上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
合姓名言之為不祥上非為意他日以諭郊因改名準。
上試進士三百一十人出富民之要在節儉為御題時呂
湊賦曰國用既足民財乃豐故此富民之要在率歸節儉之
中上覽而悅之擢為第一。夏六月上以水旱為憂乃詔
諸州旬上雨雪狀。秋八月復發運使。賢良方正能言
極諫科二人秘書省著作郎田况大理寺丞張方平初方

李若谷
李若谷

平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
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
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才也與范諷
皆以茂才異等薦之景祐元年以進士中制科授秘書郎
知崑山縣蔣堂知蘇州得其所著為堯論三十篇上之復
以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是歲射策優等遷著作郎及
元昊叛方平又上書進平戎十策大略以謂邊城千里我
分而職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此必敗之
道也宜屯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之
巢穴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
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
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癸感犯南斗。冬十月參
知政事李若谷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汚善良蓋君子小

人各有類今察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上是其言
 ○十一月庚戌郊羣臣請加尊號上曰唐穆宗云強我懿
 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我於無過之
 地朕每愛斯言卿等亦宜悉此宰相張士遜懇請不已乃
 詔英眷二字不許餘從所請○王曾薨諡文正曾前後輔
 政十年每進見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性純儉居家
 罕見喜怒人無敢干以私者○十二月京師地震○趙元
 昊欲叛未發先為嫚書求大名張方平以為朝廷自景德
 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亡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
 勞蓋三十年矣若輒用之必有喪師蹙將之憂兵連民疲
 必有盜賊之患當含始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所發得歲
 月之頃以其間選將練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
 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是

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方
 平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
 決意用兵天下騷動○元昊僭號先是元昊欲南侵恐喃
 厮羅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志至馬街小遂禁在川會
 城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之地
 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補偽官創十六司以
 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首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
 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涇原宥州路五
 萬人以備鄜延麟府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餘兵
 駐賀蘭等處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
 法直為號六班直元昊制番書改元大慶其叔父山遇等
 數勸元昊勿叛元昊勿聽山遇等妻子來降具言元昊反
 狀知延州郭勸執還之元昊殺山遇遂叛至是用其黨楊

寶鼎
寶鼎
寶鼎

守系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
國稱大夏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集蓬
子山遣使來告僭號納旌節勅告表略曰臣父德明嗣奉
世封勉從朝命三十年邊情善守五千里職貢常輸臣偶
因端閑輒生狂斐制小番之文字改大漢之衣冠不期曆
運在茲軍民同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禮冊為南
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敷歡好時鄆州通判富弼上言曰元
昊所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
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少折其謀尋詔削元昊
官爵除屬籍絕互市榜法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初
德明歸歿但賜宗姓而言除屬籍誤也○命夏竦范雍經
略西夏以竦知永興雍知延州分兼經略使竦尋上言頃
者繼遷屢寇朔方先帝惟戒疆吏嚴斥候以備之今元昊

寶鼎
寶鼎
寶鼎

寶鼎
寶鼎
寶鼎

略河外之地其勢非特繼遷比也天下又不見兵革一
旦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全計也願陛下令諸將勇即入寇
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予以喪緣邊和市可坐待其薨
也謹上十策一練強弩二結屬羌三通喃廝囉四嚴備涇
原環慶五四路互相關報六逐州招神虎保捷兵七增置
弓手八泝小寨九聽聞中民入粟贖罪十揀沿邊冗兵所
言後多得之○喃廝囉加節度使之背擊元昊以披其勢
○交趾李德政封南平王○諫官吳育言比年以來有造
作讖忌之語疑似之文或不顯姓名因而譏毀善良朝廷
為之德庇姓氏正使姦人得計忠良易以陷歿動搖人情
肢感君聽無大於此在古之法皆殺無赦臣以為聖朝不
宜長此風俗上善其言詔開封府御史臺覈察以聞
○寶元二年春二月鑄皇宋通寶錢○夏四月募民入

聖訓

聖訓

乘實邊○六月省乘輿宮掖浮費以資邊用○秋八月西
 川大饑○冬十一月孔道輔自中丞出知鄆州初開封府
 吏馮士元以贓敗絳連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宰
 臣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不附已將併逐謂道輔曰
 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之誣宜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
 薄不足治上怒以道輔朋附大臣故併出之○元昊寇保
 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勳巡檢司指使狄青敗之而青功最
 多被賞特厚初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
 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副總管夏
 隨曰此行聞爾士彬與走世仇若有私約通遺贈豈使衆
 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
 首獻羊馬自效○閏十二月以蘇紳為史館修撰
 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諫院馬弼言

聖訓

於上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
 以為不可弼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
 虜中罷燕如公言上深悔之○上以衛尉丞种世衡簽書
 鄜州軍事世衡至郡務敦恩信招撫屬羌有得虜事來白
 世衡方與客飲即以席上金器裝之屬羌皆願效死青澗
 東北距河虜常渡河為患世衡密遣屬羌擊之前後殺獲
 甚眾未嘗勞士卒建營田數千頃命一子視士卒醫藥無
 不感泣思報土堯臣安撫關中奏其治狀上降詔曰使邊
 臣如此朕復何憂○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
 士贊廷帥范雍鈐轄盧守勳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
 兵先走劉平石元孫引兵救延平遇賊戰死而雍守勤歸
 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
 賊詔以兵圍守其家議收其族御史賈昌朝言漢殺李陵

聖紀

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其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乃止富弼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直郵其家守勤德和皆中官怙誣人冀以自免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其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弼曰此非上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募陝西強壯尋詔諸州點集強壯止令護城不利手尚除閑習外無得他役○二月以夏守贊為陝西都部署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諫院富弼言用守贊既為天下笑而守忠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恐懼守忠勤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求直言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以應天變其若通

聖紀

聖紀

下情遂除越職之禁○韓琦安撫陝西時元昊尚圍塞門安遠塞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救及聞晝記雍衆訴于琦乞留雍以安衆心趙振勇俾為部署可矣勢當必易則宜召范仲淹而任用之○括京淮馬○元昊陷塞門安遠寨寨主王繼元蔡沂死之○黑風晝晦○王醜陳執中張觀罷上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又不決故王醜等及夏守贊皆罷○夏四月知制誥王拱辰言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士軍上從之乃增募河北疆壯○五月張士遜致仕先是詔棟輦官為禁軍輦官千餘人遞兩府喧呼不遜士遜驚墜馬中丞柳植請付有司鞠之而治其罪時朝廷多事士遜無所補諫官韓琦止疏曰政事府宜養病坊耶士遜不安七章請老故罷○以呂夷簡為平章事范仲淹過闕上諭仲淹與夷簡釋憾仲淹頓首

聖紀

聖紀

五要陳范
仲淹
時安
陝西

范仲淹

曰臣向所論國家事於夷簡何撼也。以夏竦為陝西都
部署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召夏守贊王
守忠赴關仲淹疏言請備關中恐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
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可得而高枕矣。六
月增募河陝京東西鄉弓手彊壯。秋八月禁以金帛飾
佛像。以范仲淹兼知延州時延安新被圍擇帥多畏不
行仲淹奏請兼領延安事以待寇至上聞而嘉之乃知延
州關兵得萬八千選六將俾領之日夜訓練聲震關輔賊
聞之震懼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
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太
范謂雅也乃戒諸路養兵蓄銳不宜輕動及王師再喪於
定州仲淹晝夜領兵赴援賊畏而遁初關輔人心搖動及
見仲淹戎律嚴整號令精明威震戎落人心乃安相賀曰

邊上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初上聞定川之敗頗以
關中為憂謂沂臣曰得仲淹為援可無慮及聞仲淹出師
喜甚尋以四路都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
靈夏橫山之衆邊上諺曰軍中有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其膽仲淹為將務持重不急近
功小利所得賜資皆分賜將士諸蕃其待將吏必使畏法
而愛己蕃酋來見召之卧內與語不賞子縱其出入無一
人逃者疑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築青澗城初塞
門承平諸寨既廢延州東路無復藩籬鄜州判官种世衡
請營於寬州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寇衝右捍延安左
可置河東築北可圖銀夏范仲淹然之詔世衡即廢壘興
築壘近廣靈築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初苦無水世衡命
胥石一畚酬百金卒得甘泉城詔賜今名懸營田復承平

范仲淹
時安
陝西

雙寇

求平慶黨。○九月河決滑州。○以葉清臣為二司使。清臣奏編前後詔勅使更不能欺。○定禁衛儀制。○元昊寇鎮戎軍。三川寨都巡檢王安吉死之。又陷乾溝等三堡。琦即命仁福攻白豹城克之。○冬十月上以宗戚近侍求內降者或不能違乃詔有內降并遷有許執奏。○制調兵銅符不契傳信牌。○浙東軍叛討平之。○十一月命涇原副延路討元昊命以正月上旬出兵范仲淹言正月塞外雨雪大寒及春深漸暖方賊馬瘦人飢此得天時之便今邊備漸飭賊至則擊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然臣恐情意阻絕恒兵無期若用臣策歲月無效徐圖舉兵先取緩有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必挈族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議於是仲淹固守

雙寇

雙寇

○慶曆元年春正月元昊請和仲淹以為無事請和必偽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法順成敗之說甚辨韓琦聞之謂人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歛兵之計不然懈後邊防又將入寇時走馬承受崔宣亦以賊請和事奏上謂韓琦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爾乃詔諸路益嚴備之勅政奏以仲淹擅報當誅上以為聞外之事將帥專之止奪。○自移知耀州尋起知慶州兼經畧招討使未幾賊兵二萬叩城仲淹擊兵戰賊奔北因戒諸將追賊勿過河已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皆引去遂築葫蘆細腰等寨招明等彊族萬餘人。○二月元昊寇渭州韓琦命任福等禦于好水川戰敗福及耿傳彖懷王珪等死之福之敗也琦即上章自劾夏竦奏琦貪利輕進上知福違節度取敗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尋乃奪琦使權從知秦州。

渭州

襄陽

宋齊

知求與

元吳

友

募京東西河東北江淮荆浙福建九路大州二營小州一

營為就糧禁軍合十萬餘人。○京師兩藥。○夏五月嚴錮

認心界法。○宋庠罷參知政事夷簡忌庠會仲淹通書元

吳夷簡謂庠曰人臣無外定希文何敢如此庠言於上請

斬仲淹杜衍以為不可上問夷簡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

也正可薄責而已議者皆怒庠然不知實為夷簡所賣也

遂罷。○以富弼知制誥。○六月以范雍知求與軍初命夏

竦判永興又以陳執中知求與於是二府三守矣。○秋七

月置萬勝軍。○元吳圍麟州陷寧遠寨寨主王世置死之

復攻府州不能克圍豐州逾月城陷知州王餘慶死之乃

命張元管勾麟府路軍馬收其擊賊大破之。○九月令河

東鑄大鐵錢。○復義倉。○冬十月修河北城池。○罷都部

署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以

秦州韓琦渭州王公慶州范仲淹延州龐籍分領之。○元

吳未反時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吳必反宰相以

禹為狂言徙建州而元吳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自理

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知錄陳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與

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上用兵

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富弼言知制誥本中書

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

學士弼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又言邊

事繫國家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溥兼樞密

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

宰相以故事兼領上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之中書樞密非

古官起於五代然未嘗廢數日內批出令中書同議樞

密院事且書其後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

樞密

知求與

曹鼎
言可
來後吳
丹以攻
元昊

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
乞砂吹同乞各稱偽將相來降借補奉職羈置荆湖弼言
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
中書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
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密使○初
元昊反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御史賈昌朝曰契丹許我
而有助則必驕責報無窮已否則我市於元昊昔唐聽吐
蕃使來泚陸贄尚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
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因言其所以待夷狄者
六事上皆行其策○十一月置涇原弓弩手○令江饒
池三州鑄鐵錢以備邊費○元昊為寇雖嘗得逞而絕倭
賜禁關市虜中疋布至千餘疋時西方用兵五年矣上頓
厭兵而虜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元昊欲自效其道無由

張方平
乞指
元昊

諫院張方平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
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
勅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曲彼雖天
地鬼神亦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令方平以疏付中
書呂夷簡讀之曰公之及此言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
開諭如公意○丙寅郊○十二月置陝西護塞軍○定資
政殿大學士兩員學士三員

范仲淹
言守
更備
術

○范仲淹上言曰
西戎犯邊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全臣
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蓋及其遠者則善必至攻
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官兵則危今觀敵
文謂彼無騷動則我不侵掠臣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
攻術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自古兵馬精勁西

買

震

秋首為
秦州刺
史

范仲淹
秦州
州

戎之所長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
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臣前知越州歲納稅絹三十
萬僅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下陝西
諸路帥司參議○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過
之甚寵襄以才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於是權倖
畏斂不敢撓法干政○盛中甫馬直方在館閣中自陳歲
又請一貼職上曰儒館之職豈可求即止令太官給食○
知保州王果言聞契丹與元昊相結將謀興師請豫為備
詔河北諸州強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關習委知州擇其強
勁者刺手皆為義勇軍○西方用兵身練并護四路劉平
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賊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
出兵牽制而竦逗遛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邊而去知諫
院張方平論列之詔罷竦節度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

自效邊備修完○上試舉人賜楊真以下四百餘人及第
○初狄青以散直為延州指使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
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獲牛羊器甲數萬上嘉其才
勇遷為秦州刺史涇原路副總管上嘗欲一見之詔令入
朝會寇迫平涼廼令亟往俾圖像以進上觀其表儀曰朕
之關張也元昊納款累遷彰化軍節度使始青為裨將殊
為韓范二公見器仲淹又嘗以左氏春秋授之謂為將者
不可不知書匹夫之勇不足多青於是自春秋戰國至于
秦漢以來成敗之迹繫能言之○慶帥范仲淹奏環州屬
羌未為用非種世衡不可以得其情以世衡知環州而延
州奏青澗州世衡不可守朝廷以為然命仲淹別擇人仲
淹奏世衡恩信已浸入青澗蕃部骨髓中必無它慮環州
當衝要之地非世衡不可朝廷從之世衡至郡按行境內

城

寨

待屬寇如青澗葛懷敏定川之敗世衡領屬寇數千人出
按之又教土人習弧矢凡郡中事之小大過之輕重皆以
射之中否定賞罰士農工商釋老之徒無不精於射夏人
大畏之戒其下曰無涉環境彼有惡將環人賴之。寨大
順城慶州之西北有寨當復橋川口深在賊腹中仲淹一
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順始號令告其地處使
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
萬騎來爭仲淹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
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城成詔賜今
名與白豹金湯皆截然屹立環慶寇益少矣。築招安寨
時延州金明等寨及五龍川已破陷邊民焚掠幾盡罷藉
至稍葺治之金明西北有橋子谷籍令指使狄青將萬餘
人築寨於谷傍却賊數萬又築龍安寨取虜所據故地凡

寨
重
上
明

寨

十一城據其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寇至即勦而元昊之志
沮矣。契丹自瀆淵盟好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元
昊叛契丹之臣有貪功者遂教其主投詞欲得晉高祖所
與關南十縣是年厭重兵境上遣其臣蕭史劉六符來聘
其書略曰李元昊於北制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
以一介之報况營築長城填塞要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
既於猜疑慮隱信睦僮思父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
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敵國共康黎元上發書示輔臣且
命擇報聘者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
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之動色乃用弼為接伴
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
病卧車中聞病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也英
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弼傾蓋亦

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則從不可從更以事塞之弼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六符謂昌朝曰塘澤何為者耶一葦可航投葦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矣上以問知制誥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胡騎也益當嚴為之備。夏四月富弼使契丹報書畧曰元昊急謀往諸國議討除已嘗聞達復云築隄埭開陂澤蓋霖潦愆溢當致繕防闕集兵夫蓋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弼奉書以行以供備使張茂實副之。初虜書曰太宗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一時莫知所咎王振長獨請問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歛已而寇石橫關濬假兵以援賊太宗怒甚

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咎也。初劉六符之來上命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城瀋州而以治隄為名調兵費八萬六符過之以為真治隄也及還而城已就六符甚駭焉。聖大名府為北京以程琳知府事兼留守初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乃建北京淹又疏畧曰臣聞天有九閩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萬也或曰京城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眾送石祖入朝而京師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關而京城無備

少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修營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應接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任才謀重臣預為之備契丹既就盟仲淹以為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近代夷狄為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為之防。京東分為東西兩路以知青州陳執中鄆州張觀兼鎮安撫使時契丹雖通使而所徵兵始大集幽州故河北京東益為守備也。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曰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虜中謂漢兵將大入至復議和兵乃解。由嚴銷金禁自宮掖始。秋七月以呂夷簡兼判樞密院章得象兼使殊加

入相

平章事自殊復召用而元昊反師出陝西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卒能謀臣元昊殊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當時名士如富弼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才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殊以事罷而仲淹亦相繼皆出事遂已識者恨之。富弼再使契丹先是弼至契丹與虜人往反論難力拒其割地意及見虜主宗真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真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為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志章聖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

富弼
使契丹

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為臣謀非為國計也虜
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
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
克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馬健士物故大半此
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
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
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如人主當
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
一二人爾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
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
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非
違約也元高祖以虜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
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又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

利也哉本朝皇帝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
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爾朕不欲以
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臣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
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
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
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主感悟遂欲求婚弼曰婚姻易以
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公主出
降虜送不過十萬婚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而且
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為報宜遂以誓書來弼既歸復命再
同張茂實往聘詔弼草合詔及誓書稱請增誓書二事母
廣開塘淀增屯兵騎容受叛或錄副以行中使持誓書至
武疆授之時宰相呂夷簡害之邪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
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

契丹使
同富弼
來書好

還都以脯入見曰執政固為如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
惜秦國事何上急召夷簡問之曰此誤爾當為改正弼語
侵夷簡晏殊解之弼怒曰殊當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以
行。八月策制科武舉錢明逸制舉入等易之子也。契
丹使同富弼來修好弼至契丹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
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曰納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
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禍乃國乎弼曰皇帝兼愛南
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臣已增幣何名為懼若不得已
用兵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所憂也虜主曰勿固執古
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
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
此禮哉虜知不可奪於是所許幣書復使劉六符及耶
律仁先以其國誓書納至闕書奏曰臣昨力拒之虜

增歲幣
而契丹
平

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歲增銀絹二十萬而
契丹平時議增歲幣上猶未許而夷簡持之不堅許與過
厚虜得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為顯官上深悔之
論曰通兩國之情而結無窮之好者莫重乎奉使之職
古者兵交則有往來覘敵之使事已則有玉帛結好之
使非有儀秦之辯賈育之勇良平之智則不遣也余讀
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惓惓也方契丹
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恃慢上命宰相擇所以報
聘之人滿朝嘿嘿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既入對
便殿忠激於心義形于色仁宗亦為之改容遂用為報
聘使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
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
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

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切謂
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罪鑊在前而有
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誘鄭公推能如是故
其拒虜主關南十縣之請却虜主請婚公主之求請勿
許虜人獻納之二字皆往返辨論不啻數十百語皆具
見於奉使錄之數篇至今契丹君臣曉然知通好用兵
利害之所在繫公之力也嗚呼雖古之虜使何以加諸
始富弼以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
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閉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弼白執政
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弼正色
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怒不悅乃薦弼使契丹欲
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弼不報
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聞命聞一衣

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
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弼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
意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功於何有而敢受
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拜虜既修和好
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諸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上雖
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

○慶曆三年春正月置德順軍於渭州龍羊城○錄唐
狄仁傑後○元昊請納款○二月立四門學○盜起京西
殺守令富弼薦陳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
凜欲亡去希亮以卒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
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殿侍留甲以兵百餘人
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戰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
及門希亮自勒兵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

東亞
史記
房州

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拜請死曰初不知官軍也
更士請斬甲以徇希亮以為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
其餘而遣之使甲捕盜自贖時剽賊黨軍子方張轉運使
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黨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
賊所嘗舍者向氏殺其父子二人梟首南陽市此黨軍子
也希亮察其兇下德贊獄未服而黨軍子獲於商州詔賜
向氏帛恤其家流德贊通州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
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
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賊
爾此皆其疎屬何罪迺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
當歸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令張氏畫像祠焉初元累
舉進士落選不得志有詩吟獵鷹云有心待搗月中兔更
向片雲頭上飛又吟雪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麟殘甲滿

魏博

天飛識者已知其狂悖之志遂與建城吳昊同走夏國云
○上以西兵未解思欲整齊衆治登進輔臣必收人望擢
用端綬以增諫員首除歐陽脩知諫院事自任言責風節
凜然時富弼范仲淹杜衍皆在政府脩每勸上承間延見
推誠咨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治本長策大義
稍稍施為弼曰舉凡俾與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詐
及期破舉務常極力知制誥大臣有建白河東留糧不足
及估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大臣有建白河東留糧不足
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以省餽餉者令脩親往相視使回
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也第減其兵駐並河諸
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耳兵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三
月呂夷簡罷○夏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杜衍
樞密使初以樞密使召夏竦于蔡州竦謂韓琦在陝西畏
懦苟且罷歸不鎮而用衍○元昊遣使稱臣請和仲淹已
入政府以鄭戩代為四路招討戩少時嘗慨然慕郭令公

魏博
保德
晉在

四書

功業元昊擁殺臨黑山敵勦兵巡邊時天寒風勁置酒高
會旗幟終野敵鏡眩天虜衆十萬相顧不敢動元昊謂其
下曰我已遣使稱臣朝廷何爲復用此公力命劉滄城永
洛制屬遠之患未幾龍四路帥再知長安善首部將選道
司輔不得行時又早下車而兩衆謂深州雨初爲四路帥
開府於涇尋拜宣徽北院使奉寧軍節度使妻洛畏之隱
如敵國初晉以剛直不容臺出補外歷杭并郵皆有善政
可紀及移長安到郡謝表云聽嚴宸之鍾鼓未卜何辰植
勁節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頌者數四謂左右曰嚴器質
英豪朕欲大用故屢試於外也○七月范仲淹宣撫陝西
○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樞密副使弼言虜既通好
議者便謂無事更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夷狄
輕侮之恥坐新嘗膽不忘修政則天下其庶幾矣時晏殊

宋史

家傳
德詩

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弼副之
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嘗又石介作
慶曆聖德詩以頌之上責任仲淹等以致太平數以手詔
督弼與仲淹條具其事且命仲淹上西事弼上北事又開
天章閣召仲淹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弼遂與仲
淹等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
去宿弊爲本欲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
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來稱男而不臣弼言契丹
臣元昊而不臣我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卒臣之○
余靖王素歐陽脩蔡襄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參知
政事范仲淹獨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使
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辨其意則引裾
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

元昊稱
男而不
臣

余靖
王素

皇朝

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諸公伏其言而罷○自
韓琦富弼范仲淹三人嘗用欲盡革弊以修紀綱又小人
權倖皆不悅獨樞密使杜衍與相佐佑而衍尤抑絕僥倖
凡內降恩澤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
詰責其人至慚恨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
衍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自有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
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然衍與三人皆以
此罷○九月呂夷簡致仕先是二年冬呂夷簡感風眩不
能朝至三月罷相尤以司徒預議軍國大事至是請老授
太尉致仕朝望大朝會並綴班

王曾薦美簡有宰相才及為相二十餘年功業聞但
為私計四夷外侵百姓內困杜絕言路斥逐賢良具權
奸者也夷簡之罪莫大於因私憾而廢鄭后因鄭后而

惡仲淹因仲淹而在王曾嫉功能而忌富弼雖曰功過
相掩然其起衰起喪之功不足以掩弼華之議歐陽脩
論夷簡罪惡滿盈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主
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發擿及其疾病天下臣庶
共喜焉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朝廷自此清明矣
其清議不可掩也如此

皇朝

十一月五星同出東方司天監言主中國大安○十二月

皇朝

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河北兩赤雪河東地震

皇朝

慶曆四年正月宜州歐希範反誘白崖山蠻襲擊
破壞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奏至上謂宰相曰有曾為廣南
知州而屢言蠻事其人姓杜而朕不記其名疑此人可任
宰相奏曰杜杞前知橫州上曰是矣召見除刑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充廣南西路安撫使杞至宜州得州吳香及獄

卷之三

五事

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洞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
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嘉枝洞蒙趨率將相數十人
以其眾降杞會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猿猴故常
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懷此其所以數
叛也今吾兵幸勝然蠻將敗而來耳非真降者也乃擊牛
為酒大會環州戮其坐中強壯六百餘人而釋其羸弱
從與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二日兵破嘉枝擒希範至
則戮而臨之以賜溪洞於是效蠻無唯類而朝廷威震南
海矣言者論杞殺降為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而不問詔
書褒諭賜以金帛杞上書引咎杞既破希範奏至上喜曰
朕不悞使人上之於臣下凡有才能者皆默記故臨事多
得其用○三月己卯上御邇英閣出御書十有三軸凡三
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艱難不敗

卷之三

有墜以至辨朋比片讒按察忠謹鑒迎公罪已為民捐躬
撫軍終於一善可求小疵不發顧謂丁度等曰朕觀書之
暇取臣寮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書以分賜卿等
度及曾公亮王洙拜賜因請注釋其文丙戌上進上覽之
終篇取其大體重者付中書樞密院施行○登聞檢院張
堯佐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諫官余靖言堯佐乃張修
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
不鑒○張方平除翰林學士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
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
元昊故為書答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上以書
示宋祁與方平方平上書以書辭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
昊得新附之小恙而失久和之強虜封冊元昊而契丹之
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

石孫

黎燕 歐陽修 吳璠

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侵我求新招撫之理是一舉而失二
理矣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
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物之權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
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尊行矣如此於西北為兩得時
人服其精誠○元昊歸石孫孫議賜死賈昌朝爭言自古
將帥被執歸多不死上從其言移鎮山南東道○契丹誘
亡卒號為南軍以戰其久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變
其法有歸者故擢超其任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
是秋北虜盛兵雲川齊言歸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才
臣密為經畫二府薦歐陽修以往即以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轉運使至則區處各日使修能者盡力奏廣御河漕運造
鎖楸舟以絕侵盜置節使院于磁相州一道兵赫悉仰給
焉方條列比道利害欲大其措置會范仲淹與同時入相

黎燕 歐陽修 吳璠

輔者終為讒說所勝如繼罷去一時進用者指為黨脩慨
然上書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極力擠之○契丹受禮雲
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富弼云虜
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弼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
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虜我出鎮定據燕薊
之虛也今其出無名契丹必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
意也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
困中國今契丹背約以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
故重築威州寨以備之宋兒襲殺威寨人虜疑元昊使之
故為是役安得合而寇我哉或謂調兵為備弼曰虜雖不
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
寇臣為罔上且詰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四月上曰自昔
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

上言

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
黨亦然惟聖心所察爾苟明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如范仲淹富
弼韓琦晏殊杜衍歐陽脩余靖尹洙張方平蔡襄石介
王舉正李若谷宋庠李紘王質葉清臣鄭戩吳遵路蘇
舜欽王洙刁約徐綬徐敞求江休復蔡齊孫甫王益柔
程琳王曙劉巽周延雋劉焯張存孫復劉隨王堯臣楊
察李京贊王素呂溱劉汝孔道輔蔣堂章岷馬絳楊
偕周延讓段少連孫抃吳育滕宗諒是也同惡相濟小
人為徒謂之明黨如夏竦張耒高若訥王拱辰李淑錢
明逸韓縝曹利用王欽若丁謂劉元瑜王遂錢惟演林
瑋宋禧馬季良梁適劉沆張士遜楊崇勳鄭崇勳韓縝
陳恢內臣則藍元震雷允恭是也或持公論或導邪黨

正邪之間者如呂夷簡章得象陳執中賈昌朝陳堯佐
王隨等是也

九月以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使衍為人勤儉好學自少
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盡白雖立朝峻凜然不可
屈以不為進後進一時知名之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
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其所不可則憂見于色
或夜不寐如任其責者。諫官蔡襄孫甫言宰臣晏殊從
官兵治邸舍懷安苟且無向公之心而章懿諤育聖躬殊
誌墓隱而不言乃罷相初殊當國宋祁為翰林學士晏愛
宋之才雅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
晏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
頗極詆斥至有廣營座以植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祁
揮毫之際餘醒尚在邊爾詆斥時議頗薄之。孫甫薦

韓琦
蘇軾
張璪
張璪
張璪
張璪

代殊上怒以謂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
未幾以陳執中參知政事甫與襄等爭言執中剛復不學
若執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甫等求罷十月蔡襄罷諫院
知福州○呂夷簡薨贈太師中書令蓋文肅始王曰奇夷
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登相位○十一月壬
午郊○集賢校理蘇舜欽殿直劉巽並除名勒停王洙等
並逐職洙知濠州呂臻知楚州章洙乃約為通判宋敏求
節度判官江沐復王益柔周廷諫徐綏為監稅降周廷諫
為祕書丞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引用一時間人欲更
張故事御史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
循前比用鬻故紙官錢開宴會王洙等拱辰廉得之諷其
屬與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舜欽
等俱黜出以為過薄而拱辰等喜曰吾一網打盡矣獄事

韓琦
蘇軾
張璪
張璪

起韓琦言於上曰昨聞官者操文符捕館職甚急舜欽等
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陛下猶自為是何也上海
之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言益柔作傲歌當誅蓋益
柔乃仲淹所薦因以累仲淹也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
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
而不言而改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
也上悟稍解琦奏事每盡言同列多不悅上獨識之曰韓
琦性直○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夏國主賜銀絹二十
五萬○种世衡卒世衡善撫士卒羌人皆心服○韓琦言
今朝廷若便謂太平則後有大憂者二若慮及經遠則後
有大利者一羌人雖暫稱臣而歲謝厚賂且契丹素強而
夏人尚敢與之抗若使其國充實我邊備少弛則必窺圖
闕輔此大憂一也契丹西討不得志而見朝廷封冊累宵

心必不樂異日或隳盟誓此大憂二也今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承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此大憂三也契丹恃強欲吞夏人而反敗恐自此交兵未已若能練將卒蓄財用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一舉可圖此大利一也陝西四路雖罷招討使而兵備不可弛請選近臣為之主帥委以久任使之經營一方又諸路昨招置宣毅軍僅十一萬欲乞除河東河北外其京東西淮浙江湖福建等路人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額上悉用其言

作漢出
知鄧州
舊出
知鄧州

諫院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懷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是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仲淹罷出知鄧州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富弼知鄆州京東西路安撫使仲淹弼既出使諫者益其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請於上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絕賢臣且賜詔宜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欺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勸朋黨心懼彭露捕蔡求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乞罷政欲固已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罷絀以安天下之心疏奏即得詔罷仲淹弼○以賈昌朝為平章事兼樞密使王

羅漢言
存仲
德而
與之改
鄉定州

醫罷

醫罷
左流

貽永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具首龍籍樞密副使。二月
遣內侍法諸路兵。○三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韓琦上疏言
杜衍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
臣敢議况仲淹以夏人新附自乞鎮邊朝廷因而命之固
亦有名至於富弼以上拜至強虜志身立事古人所難弼
以河朔環朝而責補閑郡乞改弼知定州而委以北事疏
入不報而董王廉又請闕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為不
自安懇求補外辛酉增罷出知福州。○歐陽自河北上疏
言今杜衍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
資而不聞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譏害其職不遠如廣陷
良善則指為朋黨動搖大臣則謂以專權蓋去一善人
則善人少過
夫正士在朝

王知而蒙信則難是下
所惡方可傾之

事得象
罷和

羣邪所忌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
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所以為陛下惜之也疏入
不報有指脩為朋黨者八月降河北轉運使知滁州。○夏
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章得象罷以陳執中為平章事
諫官范鎮嘗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變委言殺
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賈民困盜賊
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聞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
初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乞立儲貳真宗嘉
其敢言五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中執中歎息久之召為右正
言然為王冀公所忌嘗賦術滿新柳詩以見志上覽而嘉
之冀公歿執中遂累拜清要至致位公公。○樞密使羅繼
薦司馬光崇充館職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
委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

器假人娶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
器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國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
○七月石介卒先是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
怨介卒已又欲去弼乃使女奴陰習介書及伊周曰伊霍
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上聞不之信後值弼以樞副守邊
介以病卒竦既銜介且欲傾弼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其入
契丹謀起兵弼欲以一路兵應之下詔充州劾介死虛實
宰相判充州杜衍會官屬語之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
生忠直富公盡死報國安有此事願以合族保介必死衍
自懷中取奏葉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忠義亦必
為之奏上朝廷疑之時弼知鄆州亟罷京西路安撫使既
而北邊按堵如故竦譏不効弼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
路安撫使竦在樞府又譏介說虜使從更為弼往登萊結

金坑凶惡殺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
置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
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必須眾乃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
說即令結罪保證可矣使還奏上意果釋介妻子黜管他
州者乃得還
夷簡與竦兩欲置弼於死地然其大節難奪忠義之心
可以通天地鬼神安能被小人邪謀而致其死哉孫
沔曰呂夏如此奸邪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
於今也史臣曰天下人謂丞相之語尚可違也參政之
言不可違也是則夏竦之凶尤出於夷簡之上矣
○秋九月直南京留臺○廣州劫南岳州地震○上謂輔
臣曰先帝禫之後不復田獵五方之職廢而放鷹犬於
山林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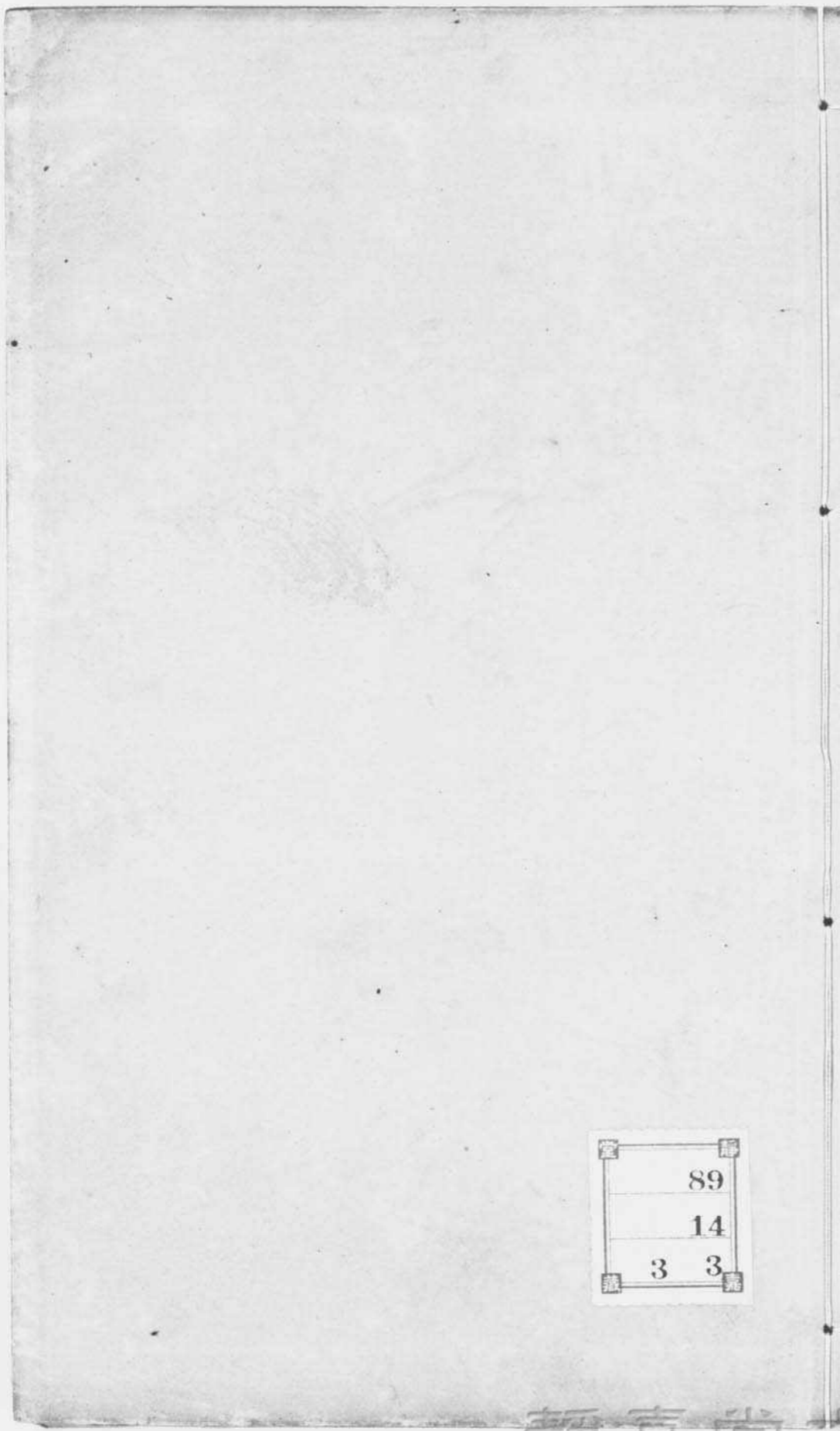
祖宗校獵度以間十月獵于楊村主親射鹿及雉免遣使以聚獲驅薦大廟。幸臣免兼樞密使

續資治通鑑卷之八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室		靜
	89	
	14	
3		3
紙		葉

五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續資治通鑑卷之九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李

焘

經進

宋仁宗三

丙戌慶曆六年春二月青州地震。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登州地震。三月上試進士賈黯等五百三十八人擢黯為第一。夏五月京師兩雷地震。六月有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占曰主兵。八月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三人太常博士錢彥遠父易第明逸。張方平除諫議大夫尋遷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于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欲以代育方平叱遣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罷以高若訥代之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方

張方平

賈黯

平上問曰河北再推鹽何也上驚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推河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渡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推乎且今未推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推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為我斂怨而虜獲福也虜鹽法今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陲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十二月上獵於城南之韓村初於玉津園降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即以旗鼓所田之野徑十餘里部隊相屬上親挾弓矢屢獲禽獸時旁居民或蓄狐兔見鴈之屬亦驅于

冊張妃

杜衍致

仕

賈昌朝

罷

韓琦知

鄆州富

州

場中上知之因謂輔臣曰獵所以訓武事非專為獲也悉諭縱之駕至棘店上御帳殿召父老問以種植所宜慰勞父之遂詔赦所過民田租稅還次近郊命衛士更奏技于前皆兩兩相當掉鞅挾槊以相決勝時交趾李德政獻馴象上特召見使觀焉。冊美人張氏為貴妃。慶曆七年春元旦杜衍上表致仕宰相賈昌朝不喜衍遽從其請。三月旱。賈昌朝罷以夏竦為樞密使。五月以韓琦知鄆州兼京西路安撫使以富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自取其主不得禁官吏皆

書其勞約為奏請使它日得以次受賞于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之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者相視慰勞即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方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

饑饉之變不足憂守令非其人為可慮蓋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不能免所恃以為無恐者守令之得其人爾守令得其人則措置有方賑濟有術凡所以矜憐撫掩者無所不至雖逢水旱民必無困乏之患矣漢武帝元

書紀為
河北
運使

鼎中詔以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懼其飢寒之不救遣博士諭告所抵無令重困成帝鴻嘉中詔關中流冗者眾青幽冀部尤劇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將何以助朕之憂乎遂遣博士巡行郡國二君之意其愛民非不切而當時守令竟未聞有持節擅發倉廩如汲黯之於河南悉弃倉廩與民如李臯之於永嘉者必待遣使然後民無失職則為守令者豈不負明天子所付托之意邪觀富鄭公青州賑濟之策真可謂後世守令治民者之法以杜杞為河北運使知慶州杞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准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悉錄將士賞之尸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後數犯約撓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杞始至有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杞如約當遣還孟香散走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牛馬而孟香益急

貝州王
則又

朝議切責亟遣還之杞言夏人違誓自舉兵不可與因移
檄夏人不肯償所掠杞亦不肯還孟香後亦不敢動治邊
二歲有威愛。六月置北京留臺。冬十月孟許二州地
震。十一月戊戌郊。貝州王則反則隸宣毅軍小校以
妖術惑衆據貝州因知州張得一通判董元亨死之僭號
東平王國曰安陽改年號曰德勝妖言釋迦佛衰謝彌勒
佛治世旗幟號令皆以佛為稱。十二月北京留守賈昌
朝以貝州反書聞上欲遣張方平討王則方平舉胡鎬自
代即以胡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

平貞州
冬彥博

戊子慶曆八年春正月文彥博宣撫河東時王則未平上
以為憂文彥博請行遂以命之初以明鎬宣撫夏竦惡鎬
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至是彥博請以便宜從事許之彥
博選壯士穴地道入城攻之執則送京師磔于市則叛凡

韓琦自
鄆從員

六十五日敗後改貝州為恩州貝州平始析大名河北真
定高陽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緝邊。韓魏公琦自鄆
州徙鎮貝大興方略事無不相親嘗題養真亭詩曰所期
清策慮不是愛精神郡圃號衆春會歲飢涉春未嘗一遊
陳薦舍人時在幕府以詩請之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
鷗鷺望旌旗魏公答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
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天下遂屬以為相琦嘗謂保初
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尤著鎮北門日重陽燕諸曹於後
圃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更看黃花晚節香又嘗詠雪
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擊動玉龍寒當時謂魏公雖在
外未嘗一日不自任天下之重。三月詔羣臣言時政。
翰林學士曾公亮薦趙抃可充臺官召為殿中侍御史彈
劾不避權倖京師號曰鐵面御史其言嘗謂朝廷別白君

賈亮
馮舉

胡宿知制誥

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君子不幸而有
誑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
皇后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
如故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
使抃因論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事命遂寢復言樞
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時議浩然歸
重。崇政殿宿尉衛士有夜踰軍垣為變上語二府以張
貴妃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言宜議求所以尊異貴
妃之禮陳執中不知所為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以
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
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集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竦
然敬從其言。胡宿除起居注兼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
敏用事久勢傾中外未幾復召故職宿封還詞頭不草制

夏竦
亦竦

論曰衛士之變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
其命遂止。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
兼平章事程琳薦尚書心田員外郎張頌祕書丞太子中
舍李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可試館職上曰館職當
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近時所舉多浮薄之人朕
甚不取於是頌等送審官院記姓名而已。五月夏竦罷
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雷震者五張方
平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上令草制出之。以宋庠
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六月章得象薨上臨其喪。
上開天章閣召輔臣親策以時事其終則曰預備不虞思
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為朕條畫之參知政事宋庠曰漢時
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人臣等備位大臣待遇如賤士非
所以尊朝廷請歸中書會議以奏上從之

夏竦
亦竦
亦竦
亦竦

張遜

張遜

張遜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張士遜薨上臨其喪。二月彗出虛。北虜聚兵近塞上御便殿詔近臣以備邊之策。三月三司使葉清臣罷。四月上試進士四百九十八人擢馮京為第一。滑州河溢魚池埽且決知滑州陳希亮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卧不動又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白執濮州通判并淵上以為憂問執政未及對上曰吾得其人矣乃以希亮為州不踰月悉擒其黨入判三司戶部勾院蔡州煮鹽九九千八并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希亮為言還其籍歲蠲三十餘萬三司簿書不治其留滯者自天禧以來宋帳六百有餘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一。八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人殿中丞吳奎

陳執中

陳執中

○陳執中罷先是御史趙抃言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而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乃以足疾辭去執中在相位雖無所建立然每事皆依公議尤愛惜名器以止僥倖中書嘗有注闕其女婿水之執中止之曰此非房奩中物安可固求時議偉之。以宋庠同平事政庠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情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冬十月汰諸路兵。

皇祐二年夏六月定學生員。以陳希亮接伴契丹使者既還且請補外出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天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自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言命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首謀者眾不敢隱乃

魏

宋

王

一

斬以徇而流其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
使濰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
歐康及女幾死吏不敢聞博平隸河北希亮移捕甚急卒
流之海島而効吏故縱死者數人山東羣盜為之屏息
徐人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它使者不敢按希亮發其
事徐人至今德之。冬十一月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
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六樂。秀州地震。

皇祐三年春正月淮南分東西路。三月宋庠罷相
言者論其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遂罷。王亮臣為
樞密副使堯臣持守正法以身任天下之事九宗室臣官
醫工及嬖倖近習莫不關樞密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
之可抑抑之其大者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捕為飛
欲毀去之堯臣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眾怨願得罷

魏

宋

王

一

魏

宋

王

一

去上愈以堯臣為忠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堯臣益感勵在

位六年朕職修舉。四月以曾公亮為翰林學士。陳希

亮移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

之使者為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

戶盡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

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

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吾境有

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聞使者亦素聞希亮

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

敢言。以尚書左丞王舉正行御史中丞時張堯佐恃貴

氣焰赫然上將大用之舉正留百官班庭辨堯佐姦

媚上問留班有故事否舉正言唐明皇任楊國忠時臺諫

有此故事上默然堯佐卒不得大用者舉正有功也始堯

唐書論

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會其姪女有寵於上
冊為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
四使是時御史唐介引天寶楊國忠事為戒不報又與諫
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王舉正留百官班庭
辨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
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介獨爭之
不能奪上諭之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文彦博以燈
燭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彦
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言涉官掖上大怒輒召
二府以疏示之介猶爭不已樞密副使梁適斥介下殿介
猶爭愈切上聲色俱厲眾恐禍出不測時蔡襄修起居注
立殿陛即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伏

唐書

望全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翌日王舉正救解之改英州別
駕介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眾獨李師中待制
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
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願何厚未
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
神宗朝果大用官至執政時人以為詩識之驗
解者云並遊英俊願何厚謂吳奎背約不前未死姦諛
骨已寒謂文彦博張堯佐也介之南行挈家渡淮至中
流大風波濤泛濫舟人恐不免飼魚鱉介兀坐舟中吟
詩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
夕濟南岸眾乃欣然公憇旅亭復繼其韻云舟楫顛危
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蓋情動於中
其辭無諂可以感神明而免禍焉

文彦博
罷相
罷職

召

蔡

○秋七月定太學生員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以百人為限。復用孔氏知仙源縣。更樂名曰大安。八月京東淮浙等七路饑。九月賜侍講建官坐。冬十月除解鹽禁。文彦博罷相先是介深詆之乃有是命。以罷相為平章事。吳奎罷知諫院包拯言唐介彈大臣并以中奎乞且留奎以供言職上曰介言奎拯皆陰佐文彦博今觀此奏非誣也。十一月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鐘磬制置元是祭明堂上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為鑄鐘特磬大小與古制未合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王良**皇祐四年春二月包拯罷。蔡襄除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制流內銓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適罷臺職除它官襄封還誦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皆封還之由是上益知其賢待之愈厚是時邵必為開封府

張方平
傳對

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罪自舉馮放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克鞠真卿發禮院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時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劾梁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克鞠真卿刀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御史趙抃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師復皆許補故闕。自陝西用兵公私困之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張方平自為諫官御史三司使皆為上精言之一日上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方平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方平既草制書又條對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上驚異之又以手詔獨策方平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人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為姑息取士任子磨勘遷補

司馬司
集事

之法皆壞漸失祖宗之舊任將養兵亦非舊律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方平既明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盈虛所以然之狀及當所以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上下離合之間比年以來朝廷多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毀傷隨之然恐不免何暇展布心腹為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之。田况除三司使金穀用度利害纖悉罔不備舉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况為稱職撰皇祐會計錄上之上嘗面諭之曰卿謀猷深遠器識寬厚可任國大事未幾拜樞密副使。五月范仲淹薨仲淹內剛外和為政忠厚亦學二

懷智高
叛陷
州九郡
趙師旦
死節

州民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哭之如父謚文正。懷智高叛陷雍州都監張立司戶孔宗旦罵賊而死琪以下皆遇害智高即州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元啓曆進陷橫貴襲藤梧封康端九郡攻廣州趙師旦以贊善大夫守康州賊至城下吏民驚擾相與謀曰郡無兵甲城池賊鋒不可當不若避之兵馬監押馬貴以其言白師旦叱之曰汝欲試劍耶且太守守土有患難則當之力不足則死尚為忠義奈何去耶康定中西鄙有變耿傳為通判尚死之我嘗慕其為人監押起拜曰如此惟贊善是命師旦曰賊衆我寡又以疲兵決戰欲先困我不若閉門拒守俟賊大至然後一戰以決勝負古亦有以寡擊衆謝安破苻堅是也汝守南門吾守北門遂戎服登城自引弓射死賊五人明日賊大至師旦與監押出戰兵敗師旦尚力戰手殺數十

曹觀

人受勢不可乃還坐黃堂賊至令之拜師且叱之曰恨力弱不能斬此賊以謝國家豈太守而助賊耶遂害之妻擁樹逃去幼子在襁中棄之草間三日回視之尚不死詔贈光祿少卿以子觀為右侍禁次子觀為將作監主簿弟師涉為大理評事是時太子中舍曹觀守封州儂賊迫封境僚屬勸之去觀曰吾父為忠臣天下皆知吾豈敢偷生使天下指觀曰曹諫議有不肖子邪乃取州印自佩與其妻子決曰可遊民間自全我為天子守土人臣不可苟生遂與監押陳暉率兵百餘以禦賊皆不戰而潰觀遂為賊所執賊知其名臣子也令拜觀慢罵不顧賊不敢殺不食三日賊復曰我王番禺汝堪丞相觀叱之曰狗彘死在旦夕尚敢狂悖語耶遂害之流屍于河聞者皆哭封民為立祠詔贈太常少卿妻劉氏及幼子聞觀死亦死餘四子皆

以官

皇祐初南方有異氣如破船如敗山又中夜有白氣亘天其首若鋒刃如血汗色占者以南將有變當時進策者乞益兵南方選用將帥以防他變然太平日久執政不以為意故賊之起如蹈無人之境若師旦之死非忠義不足也乃不能救爾昔李希烈叛欲臣顏魯公公曰汝不聞顏杲卿乎乃吾兄也罵安祿山而死吾豈辱吾兄觀觀臨死尚慮玷其父可謂忠孝兩全矣觀之心豈在魯公下耶

六月以狄青為宣徽南院使充荆湖南北宣撫使提舉廣南盜賊事

皇祐五年春正月詔止交趾接兵討智高○丁度薨上臨其喪○廣西鈐轄陳曙擊智高于金城驛曙素無威

狄青提
李廣南
義

破青

破青
師還拜
權密

今賊至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而敗狄青會孫沔余靖兩將之兵于賓州先是陳曉敗於崑崙關青推其首逃者自殿直袁高而下凡三十人并曉皆戮之軍中股慄遂下令更十日進軍謀者既去詰旦遂行至邕州歸仁鋪遇賊逆戰前軍少却左第一將孫節死之青親執旗鼓麾左右番落騎置出賊後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獲賊謀主黃師宓儂達忠等五十七人牛羊器具數萬得所虜男女三千餘人招復丁壯七千三百以所得賊財四十餘萬均給戰士仍築宮觀以志功二月領師還拜樞密使初儂智高連陷九郡江湖之南人心惶惑青抗章請行自言臣結髮起行伍顧無以報國今遠夷跳梁不足為陛下憂領銳兵數千當羈叛蠻之頸致之闕下上壯其言智高既敗入邕州夜縱火城中而遁先有童謠云邕破儂出及青破城而智高

破青
師還拜
權密

已穴地道遁矣初有衣金龍之衣又金錦神龍於干楮仆死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矣有欲啜為青者青曰安知其非詐也寧缺毋濫以負功青既還上悉官其子青固謝曰願陛下神靈立帥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諸子非有勲勞何敢拜召命在樞密四年自以遭時幸會夙夜一心晚以盛滿為戒青事親至孝方秉樞於朝奉充國太夫人侯氏膝下天子珍賜其家使者相繼殊極榮養征南之日戒內外不以聞懼遺其親憂始至為賊毒所上流飲者多死忽一日泉湧于郊汲之甘冽議者以為孝誠所感云青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國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魏之郊也祀舜唐之郊也祀堯皆謂其遠祖欲以誇耀

天下而不免為有識者嗤謂甚者郭崇韜既貴而拜子儀之墓何無恥之甚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誦也其斯之謂歟觀青不肯自附於梁公之後其優柔而不迫非武夫庸人之所能為近乎古所謂知道者仁宗待之厚豈為過哉

舉進士

三月上試進士鄭獬等五百二十人擢獬為第一○故相

夏竦卒詔賜諡曰文正司馬光曰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時劉敞判尚書考功亦語人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改其諡曰文莊○閏七月言者論龐籍黨龐親戚受堂吏賂罷相知鄆州○陳執中梁適為平章事○八月制科應詔十八人宰相不留意密諭考官只放一人過閣賢良趙彥中選及對

舉進士

出屏南

策又黜之○以唐介為御史中丞○冬十月丙申朔日有

食之解唐介言職○旱蝗○十一月己巳郊

和藥分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舉請留以為御所服帶上曰朕以為帶孰若以瘠民疾乎立命碎之○以劉敞為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兼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言居三月正除觀察使敞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貴妃張氏薨○三月王貽永罷宋朝外姻未有輔政者永在樞府十五年性清謹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客遠無過失○以王德用為樞密使○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張方平為侍讀學士知秦州方平力辭不受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

張昇

王貽永

樞密

秦州

張

罷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
至是方以為憂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
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
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金寶
埋之地中朝廷聞之大驚移兵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
築城日夜不得休息且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
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戶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
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伏輒
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
比邊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
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
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先是青獲智高母子不殺欲以招
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

蜀人至今德之○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梁
適罷相○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九月以呂獫王洙為

翰林學士

○未至和二年正月晏殊薨謚曰文獻殊雖早貴而奉養

清儉善於知人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
乃其壻也○以劉敞奉使契丹敞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
言北國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曰自古松亭甚直而近不

數日而至中京今不道彼而由此蓋虜人嘗改迂其路欲
以國險誇使者且謂莫習山川不慮敞之問也相與驚顧
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
食虎豹虜人不識以為問敞曰此所謂駘也為言其形狀
聲音虜人益歎服敞為揚鄆永興三州皆有善政嘗直紫
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

富商
入相

蔡希

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麗各得其體其在朝廷議事
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之類士大夫多稱之○六
月陳執中罷○以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宣制之日士大
夫相慶於朝上使小黃門密覘知之翌日歐陽脩奏事殿
上上且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此
二人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稱賀○七月吳
育罷○樞密直學士蔡襄知泉州襄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
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閩士周希孟
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為親至於學舍執經講
學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其有德行著稱鄉
里者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
豐侈為孝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有
力者乘其急而賤買其田宅立券舉償終身困不能償

曰弊孰有大於此乎即下令禁止○十二月醴泉觀成○

是歲契丹主宗真死子洪基立來告哀○交趾李德進死

宋徽

丙申至和三年九月改嘉祐元年春正月大赦上御六慶殿受朝

前一夕大雨雪壓折樂架上既禱而霽是日感風眩不豫

○契丹使者入辭上疾作文彦博以上旨諭使者就驛宴

仍授國書○弼與彦博同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

視襪禱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

三司使張方平建言今之京師古之所謂陳留天下四衝

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

國爾兵恃食恃運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

發民浚之其後涉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湮塞今

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

其奏於上前畫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上嘆息稱善弼曰

宋徽

范鎮

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諫官范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宗子及間歲取士皆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者補外官上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親族爾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悉如鎮之言。○時呂溱守徐蔡襄守泉吳珪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御史趙抃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愛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臣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事權要之衆爾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上晚年不豫而太子未定及上康復抃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

趙抃
正人
引去

上奏
引對

而求郡得睦睦歲為杭市羊抃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抃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五月京師諸路大水。○秋七月引對羣臣自上不豫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臣。○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李照言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狄青罷。○以韓琦為樞密使。○九月辛卯改元嘉祐時上疾已平矣。○冬十月解范鎮言職。○十二月劉沆罷相。○以包拯知開封府。○胡瑗管勾太學。○嘉祐二年春正月杜衍薨諡曰正獻被命日自作遺疏謂無以小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及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上試進士章衡等三百八十八人擢衡為第一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一人明州觀察推官夏噩。○移趙抃充益州路轉運使西蜀地遠吏恣為不法窮城小邑民或生不識使者抃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

杜衍
無進
夏噩

許為
使

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
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林言漢文成五利
唐普思靜能李訓鄭註多依官法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
其漸不可啓

戊戌嘉祐三年春正月開永通河。以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使許元為侍御史元初為發運判官父之為副使
既父為正使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一州其
貨財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以父任之今許
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材乃特賜元進
士出自余侍御史

漢之倉氏庾氏為吏者至長子孫唐用劉晏領鹽鐵諸
使歷二十載仁宗父任許元實與漢唐同符而賜第同
職所以獎勵又過前代蓋中外百官泣一職掌一事旬

范鎮
制誥
事

月之間或遷或徙猶云可也惟財計之臣非父其言則
不知源流本末若使坐不暖席雖有研桑心計亦無所
施其巧嘉祐聖政其可為後世法

二月以吳及為正言。三月范鎮知制誥先是嘉祐初上
得疾鎮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
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宮中此天下之慮也願陛下
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擢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
政事以繫天下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
其占為急兵鎮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
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
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
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切原其意特恐行
之而陛下中變爾中變之禍不過於此而國本未立萬一

嘉靖

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為禍豈特一死而已哉願以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聽聞者為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鎮曰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既入為之甚難鎮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凡是上面陳者三鎮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九十九上待罪百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流內銓修起居注知制誥鎮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諸嗣事以仁宗春秋高每因事及之○司馬光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且京尹亦

嘉靖

足以繫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光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五月增國子監生員○以工部尚書張方平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閣士馬築堡葺築城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方平即料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方平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倡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張公豈輕也哉賊不至以有備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矣議者乃止○六月文彥博罷○以韓琦為平章事章事○包拯為御史中丞○陳升之除樞密副使諫官趙抃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疆起之乃補外又論樞密使宋庠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二人皆相次去位抃與言者俱罷

嘉靖

嘉祐
宗

嘉祐
宗

嘉祐
宗

○秋七月命范祥制置解鹽。○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嘉祐四年春正月日有食之用牲祭社。○二月弛茶
 禁。○交趾寇邊。○三月以包拯為三司使。○宋初出知鄭
 州。○夏四月錄周後以柴氏子為崇義公令奉周祀。○復
 銀臺司封駁制。○六月羣臣請加尊號上以災異數出而
 崇尚虛文不受。○詔諸州閉糴者以違制論。○秋七月出
 宮人。○冬十月大禘於太廟。○升益州為成都府并州為
 太原府皆為節度。○十一月汝南王允讓薨。
 嘉祐五年春正月大星隕東南如雷。○趙抃以言事
 切直出知虔州虔地遠而民好訟人謂抃不樂抃欣然過
 家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
 今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問令皆
 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饑空改修鹽法疏鑿贛石民賴

其利虔當二廣之衝歸者常自我易舟而北抃治事之餘
 取公財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
 而不能歸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
 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抃治郡有餘力召知
 御史雜事。○五月京師地震。○龐籍致仕。○置寬恤民力
 司。○召蔡襄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號省府
 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有不由以遷則由以敗遷者不十
 一而敗者十常三四襄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不
 勞而無餘事尤喜破燕發伏吏不能欺至商確財利則較
 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足而上給下暨有司
 因循蠹弊刮磨剔剔父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於
 朋友重行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其
 為文章清道粹美尤工於筆法頗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

交際

定議

書進上

富弼

樞密

起復

司馬光

禁制科

正寺

章斷彙人悉珍藏而上尤稱愛之御製王舅隴西王碑文
詔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令書則辭
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六月交趾寇邊都巡檢宋士饒
死之○八月蘇洵試校書郎○置陝西佑馬司○十二月
以吕公弼知成都府○是歲以内外官冗始令臺諫六品
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者增為兩郊兩制而上一歲而
任一人者增為三歲

○嘉祐六年春二月上試進士王俊民等一百八十人
擢俊民第一○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胡宿為
樞密副使上疏言契丹與中國通好幾二十年自古未有
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漸弛牧馬著虛
名於籍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寇上皆從其言在位
六年邊備修舉虜不敢犯塞○四月以包拯為樞密副使

○六月朔日有食之○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上待弼而
用政使起之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
○以王安石知制誥○司馬光遷起居舍人知諫院與諫
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邵罷飲宴安養神氣
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
於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諸路大水○八月策
制科三人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著作郎王介先是蘇轍舉直言策
入第三等而考官以為不可收司馬光言轍於同科四人
中言最切直有愛民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
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閏
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冬十月皇姪宗實詔起復判宗
正寺時方服濮王喪固辭不就先是韓琦始為樞密使乞

內建書臣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聽斷之暇特賜臨幸以觀講讀蓋欲先此以感動上心及為首相面謝曰琦即具手詔曰切見近歲以來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已三十餘年而皇嗣未立天下無所繫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之中擇可教者權立為嗣陛下慈仁恭儉德冠古今天祚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為廟社無窮之慶至擇宗室中權為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官邸誠善議也臣愚切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乎然效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近之人亦不可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奉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若謂賢才難審選擇當慎則臣急乞求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為學者升於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其道德進退應對長短不數月間必盡

知其能否然後聖慮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惟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請不一終未聞有開可之語或怒形于色或懷愴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為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琦意欲臺諫進言以為助知司馬光在并州日嘗上疏乞立皇嗣事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之琦喜曰籍此可以復申前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力請之又自懷孔光傳於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為子成帝猶能為之以陛下之聖何憚而不為帝始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琦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宣臣下敢議願出自聖斷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大者俊小者純而惠琦即贊曰既屬以此不惠者固不足論上曰如此則惟宗實可琦曰陛下既已知則定

英琦曰議事當有漸明日且除判宗正寺○充國公主下
嫁李瑋以驕恣聞司馬光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充王翊
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
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曰王年
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
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
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
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
中而瑋母楊氏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光言陛下追念章
懿太后故遣瑋尚公主今乃母子離拆家事流落陛下獨
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
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料李氏恩禮不衰也
○二月更江

嘉祐七年春正月詔南郊奉太祖定配○二月更江

司馬光
書

西鹽法○諸路大水○夏五月以司馬光判檢院權判國
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仍
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
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
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諱
而逐去御史中丞輩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
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而法官以為非犯充媛董氏
薨上輒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
氏秩本微疾革之後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
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
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嬖人始令妃主
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
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光言別嫌明微不當與后同表益引

却慎夫人坐正為此爾天聖親郊太后只贈二而况妃乎
○上性寬容務為仁厚末年百官多不舉職諫官孫洙等
上言切見比年以來國威不立權綱廢弛內外官吏因循
苟且習以成風太祖時王全斌等平蜀多取金錢師還奪
其節鎮十年不問趙鼎辭環衛斥歸私第使闔門待罪王
繼勳殘殺奴婢盡削其爵石普擅入奏事真宗械以赴御
史府今臣下驕蹇恩貸用而威福奪陛下其亦能之乎太
原之役荆罕儒戰死太祖責其部將不效命斬石進等二
十九人雄武軍白晝掠人於都市斬及百人川班訴給賜
盡斬百餘人衛士上急變中人夜開閤闔門捕之斬十九
人今軍政日弛衛卒日驕陛下其亦能之乎太祖時吏受
賕者皆奔市內酒庫火其監掌之官坐弛職而死今賊吏
皆獲復用而百司不任職陛下其亦能之乎故臣願陛下

操主威以馭臣下執剛斷以決萬事初上每事委任臺諫
或諫之曰陛下當收纜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上曰如何
是纜權柄或人曰凡事湏管從中出則威福歸陛下矣上
曰此固是矣然措置天下事正欲自朕出蓋自朕出皆是
則可如有不是難以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有
一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上之識慮深
遠如此○七月河決北京○八月己卯立宗實為皇子賜
名曙稱疾不入司馬光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
奪今皇子辭不賞之富已三百餘日其賢於人遠矣有識
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
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降責且以臣子大義責
皇子宜必入上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

禮

間哉願全本宮族屬數勸及遣人諭旨彼必不敢違丁酉賜皇子襲衣金帶詔同判太宗正寺從古號國公宗諤躬勸皇子仍與潤王宮大將軍以上同入皇子若稱疾即乘肩輿至己亥從古言皇子猶固稱疾使者往返數四是夕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皇子初辭宗正與記室周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筆至是孟陽入見於卧内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卧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太尉事兩宮以父母中外所聞主上為萬世計而立為子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請歸藩遂得宴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諤等同入内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之相賀乃見上于清居殿○九月朔以皇子為齊州防禦使鉅鹿郡公○大饗明堂奉

禮

禮

宗配○冬十月賜常平糴本錢○十二月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皇子宗室等觀三聖御書幸寶文閣為飛白書命學士王珪題歲月及所賜臣僚名以賜之

禮

禮

嘉祐八年春二月上不豫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上試進士許將等三十九人擢將為第一○三月上崩於福寧殿年五十四在位四十二年廟號仁宗○夏四月朔皇子即皇帝位御東極見百官○上見輔臣奏事必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理中外翕然呼為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序復召已責降醫官宋道安等侍疾及

先帝大斂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亟投杖褰簾持上呼内人屬令加意擁護上自不豫喪皆禮官執事羣臣奉慰則垂簾不坐○尊皇太后為皇太后○立京兆郡君高氏為皇后瓊曾孫女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

不虛
靈驗

靈驗
書感動
右

上同育於禁中既長出宮婚于濮邸至是正位。太后垂
簾聽政上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閣之西室太后居其東
室輔臣既入西室候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右獨御東殿輔
臣各以故事復奏於簾前。○五月上初御延和殿疾猶未
未平命輔臣禱于天地宗社獻瀆山川。○以富弼為樞密
使同平章事。○六月廣太廟為八室。○停制科。○上復以
疾不出惟兩府得入對上自感疾即厭服藥餌韓琦嘗親
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却之藥汚琦衣太后亟出御服
賜琦琦不敢當。○上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
官者猶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譏間兩宮遂成隙太
右對輔臣多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
外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
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

靈驗

上初
靈驗

后昭管則眾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為頓流汗或謂琦曰
亦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問有傳帝在宮中過失者衆
頗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
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秋七月上始御殿見羣
臣。○冬十月葬仁宗于永昭陵。○上疾甚云為多乖錯往
往觸忤太后不能堪左右譏間者或陰有發立之謀昭陵
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
答之則帝所寫教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之令
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則語言舉動
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
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
然乎病母可不容之乎。十二月初御經筵召呂公著侍
講論語劉敞侍讀史記。置寶文閣以藏仁宗御書

續資治通鑑卷之九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官李燾 經進

宋英宗

司馬光
士疏

中夏治平元年春三月以少卿監隸審官院○兩土○出
宮人○上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司馬光時
為諫官上疏言章憲明肅太后保佐先帝進賢退姦有大
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莫知負謗於天下今太后
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
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
勳者當踈遠之○司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
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
不可不留聖心也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
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

上親出
禱雨

韓琦請
太后還
政攝廉

司馬光
言勇
不孝

曹汝孫
使相

光論
守忠

張方
遷禮部
尚書

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上在諒陰已小祥猶未出御史中丞王疇言真宗咸平元年三月小祥是歲五月親出禱雨然則祖宗舊典在諒闇亦嘗有所臨幸但不為燕樂之事於是輔臣諫官亦以久旱請上出禱雨上乃始出幸相國寺醴泉觀時上疾新愈人心大悅。五月上既康復韓琦以欲太后罷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稟上上裁決悉當琦即議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審決以何日徹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既落猶於殿屏後微見太后衣。司馬光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

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有用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光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勅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光言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顛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之。張方平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省請鄆州陞辭論天下事上加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方平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上累欲召還而左右無助之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為堯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

趙抃為
河北轉
運使

唐為
御史

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奉
詔拜翰林學士承旨閣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
言近而指遠上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
謂皆天下選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趙抃
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
朝以使相判大名府抃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
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
奈何抃曰捨大名府則列郡不服矣往視之昌朝不訟前
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
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稔故募
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
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閏月以唐介為御史中丞
○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庭之

事籍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奉事殿下恭
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大簡或時進
見殿下雖賜之坐如侍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
間已復遣去如此則子母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
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推本其
言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言
語互相間諜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
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臣願殿下片
遠其人勿置左右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
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
絕或置酒笑語與之歡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則殿下坐
享孝養何樂如之。宰臣韓琦等遷官樞密使富弼遷戶
部尚書富弼奏辭所遷官曰陛下錄臣事先帝微勞曷若

釋琦富
弼

部尚書富弼奏辭所遷官曰陛下錄臣事先帝微勞曷若

事

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竊聞陛下初立為皇太子召居禁中其時先帝為左右姦人所謀不無小感內外之人以至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者陛下飲食以來悉皆闕供皇太后密使人饋遺調護之力居多陛下豈不省之乎洎先帝晏駕皇太后立陛下於倉卒中天位遂定無何三兩日後陛下以積憂成疾大臣奏請太后權同聽政此決不是皇太后本意陛下纔康復皇太后即日還政臣充位樞府凡百機務先於陛下處奏定旨揮次至簾前關白而已並無一字可否一依先得政事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以見皇太后盡至公之心不以尊且親有所凌壓而輒生異同也仁宗洎皇太后於皇族中獨取陛下為嗣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報臣何賞之可加奏不報○六月皇子瑱封穎王○增置宗室學官○諸路大水

後

司馬

請

切

羅

全

即

所

監司分詣州軍存恤。九月復武舉。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須臾之間口御講筵從之。夏人寇邊。冬十月詔明堂奉仁祖配。十一月韓琦奏云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而有物力資產即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當三丁選一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所存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事同一體今若陝西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不復刺面可無驚駭詔從之命徐億等往除高鶚二州不集餘悉集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歲以十月番上教閱一月而罷知諫院司馬光言今議者但怪陝西獨

司馬光
言義重
是家
而任

內臣為
餘言
誨之
不從

蔡襄
淮南兵

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古者兵
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歛農民之粟帛
以贍軍人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任一家之事也臣
愚以為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罷散况陝西未刺之民
乎上不聽其後十年義勇運糧尺邊率以為常一如光之
言矣。復內侍養子令。十二月兩土。○以內臣為陝西
諸路鈐轄令體測軍情治其訴訟有當罰則與其帥議大
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
不自監軍始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
承受官品至卑已不勝其言今鈐轄專制閩外之權上不從
均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制閩外之權上不從
乙巳治平二年春正月遣使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
臣之請兵無能朝廷之喜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

罷諸軍
軍官
傳欽之
為諫
不受旨
言事

蔡襄知
杭州

之膏血有涯臣願斷自聖志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
可備禦。○二月罷修慶寧宮呂公著言今京畿諸縣及京
東西淮南飢饉多有餓殍力役之事皆宜權罷從之。○諫
官傳欽之奏事上不從因曰臺諫有可言事甚多何不言
欽之曰不知方今可言者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曰
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意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
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曰若付之公議
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
旨言事臣不敢。○蔡襄罷出知杭州上自濮邸為皇子一
時在廷之臣多有章疏言不當立樞密使張昇亦以為言
仁宗頗感獨宰相韓琦贊成其事及即位猶以襄為疑數
問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請假变色謂中書曰三司事繁襄
多在假何不用他人韓琦為救解上意不回襄既請罷琦

呂公淵
臣

因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
出曖昧更乞審察曾公亮歐陽脩皆言疑似難明不可以
此陷害忠良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它人遂命呂公弼代
之上曰卿繼襄為使襄訟訴不能決頗多留事公弼知上
不悅襄對曰襄未嘗懈恐言者妄爾上益以公弼為長者
襄徙南京未行丁母憂明年遂以疾卒于家翰林學士王
珪等十餘人列言襄之賢其亡可惜神宗初即位未及識
之而聞其名已久為之惻然特官其幼子臯為祕書正字
○以王廣淵直集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好奔競善進取在
仁宗時私以文獻陛下為忠謹者果如此乎漢衛瑄不從
太子飲景帝待之過於他臣周張美以錢穀私假世宗世
宗薄之陛下於廣淵不治其罪而又賞之何以厲臣節不
報○樞密副使王疇薨上臨其喪○大風晝晦○上試進

趙鼎知
成都

士彭汝礪二百人擢汝礪第一○三月行明天曆○以呂
誨為御史知雜○趙鼎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鼎以寬
治蜀人安之初鼎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眾為不
法者其首既死其從之者宜特黥配以懲其後及為成都
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必盡法鼎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
酒至此爾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祭謹為
轉運使陛辭上問論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馮京相
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
利為本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
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罪不從明年
西戎犯邊殺戮將士趙滋為雄州專以勇悍治邊光亦論
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
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光言國家當更狄

戒邊臣
生事

趙鼎知
成都

議道事
王

附時好與之計較小節及其傑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直北狄之際起於趙高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多宜救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夏四月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先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祖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太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稱帝右皇考立廟論昭相皆非是於是具別儀禮漢儒議為一篇奏之司馬光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

法純仁
呂大防
為御史
富弼
相出判
河陽

尊衛太子皇孫光武起布衣亦不追尊。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六月親擢御史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秋七月詔減乘輿服衛詔曰凡郊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損。富弼以足疾求解機務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五上書辭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然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執政樞密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出宮人。賈昌朝薨諡曰文元昌朝在侍從為名臣及執政不為善人所與咸以為結宮人宦者數為言者所攻。八月大水。上降詔責躬求言學士降詔有大臣思天變之語上夜批

賈昌朝
范純仁
直書

司馬光
上疏

光請
即事

集賢
武卒

出驟淫雨為災專戒不德命去其語。司馬光上疏略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異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首棲於老木，老弱流離，捐瘞道路，許穎之間積尸成丘，今夏疫癘大作，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厭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備變故事，請上尊號，屬者暴雨為災，深且益損，以答天譴，乞拒而不受。呂誨亦以為言，上嘉納之。羣臣凡五上表不允。置陝西壯城兵。九月歐陽脩等纂定太常因革禮成。上策制科二人，以范百祿為祕書丞，李清臣為著作佐郎，武舉六人。又十月雨水冰。○呂誨言臺諫闕自宜設臺諫以糾心知諫院。十一月

壬午郊

書

治平三年春正月，范鎮罷。時韓琦求去，鎮在翰林，批荅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欲罷內職，鎮遂請外。或曰：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脩，意脩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以孺子待陛下，也。鎮以是出知陳州。鎮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鎮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而貧悉還陳人。至今恩之。○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宗之禮，豈易克當？且以榮為園，即園立廟，皇太后已賜愈允，仍改封宗樸侍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

書
國慶
稱親之
議

禮記

故事皇孫即皇帝所生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遜嗣祖
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
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國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
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
義理不安之寢罷不報又上嘗以稱親之議贊於天章閣
待制兼侍講王獵獵以為不可上曰王相待素厚亦當爾
耶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為
報也。御史呂誨知蘄州范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
寧縣先是誨累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
禮皆不報之免臺職又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略曰琦
請議濮王典禮再下兩制用漢宣光二帝故事欲稱皇考
本非陛下之意皆琦導諛之過也永昭陵土未乾王几遺
音猶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言者辨論半半不決琦猶遂

禮記

非不為改正得謂之忠乎又與純仁大防等合奏論參知
政事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
暗陛下於過舉之譏韓琦飾非傳曾公亮趙鼎備位政
府苟且依違伏請下脩于理及正錮等之罪中書亦以劄
子自辨略云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據按儀禮喪服記
曰為之後者為其父母服齊衰其謂之降服者以明服可
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聖
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由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
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違其所生矣
誨等論列不已繳納誥勅居家待罪上封還誥勅趣令供
職不赴及太后降手書純仁奏云皇太后自撤簾之後未
嘗聞預外政宜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且三代未嘗有母
亡詔令施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

卷一

欲為非常之事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往往出於迫
脅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
年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琦見純仁奏謂同
列曰琦與希文同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
乎是日詔諭晦等赴臺供職晦等又奏乞罪首啓邪議之
臣未敢承命上令中書降劄子趣使供職晦等繳還劄
子并前後所奏上狀中書堅辭臺職中書進呈上問當
如何琦對曰臣等有罪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無罪則取聖
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三月以蘇軾直史館上在
潘郎聞軾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軾遠大器也在
朝廷培養使天下畏慕降伏今驟用之人情未必皆以為
然上曰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記註與制誥為鄰不若召
試館職上曰未知能否故試若軾有不能耶琦不可乃試

卷二

而命之它日歐陽脩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乃君子
愛人以德也。三月慧見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
長七尺許辛巳昏見于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于
畢如月至五日沒。諫官傅堯俞知和州御史趙鼎趙瞻
通判淄州汾州堯俞鼎瞻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僕王
事家居待罪上數諭堯俞等終求去故出。夏四月以
郭逵同簽書樞密山院事。秋八月呂公著罷公著嘗言僕
安懿王不當因親及請追還呂誨等不從即稱疾請外上
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家居百日上遣內侍即家諭勉
且戒之曰公著勤直宜徐開曉語勿太迫又令公著兄公
弼勉之公著起就職方數月復上章請外出知蔡州。九
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禁銷金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
封府推官齊下上殿請其獄有以內庭為言者上疑之卜

卷三

卷四

后為皇太后後名皇太后為皇太后宮曰。二月上始親政。立夫人向氏為皇后黜。翔中。納孫女也。上為。三月彭思永自中丞出知黃州。蔣之奇自御史出監道州酒稅。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歐陽脩欲擊之。會脩妻之從弟薛良孺被劾。脩言不可。以臣故原貸良孺。怨脩因誣脩以惟薄事事連脩。長子婦吳氏劉瑾脩之仇家。於是騰謗思永聞之以語之。奇之奇劾脩上疑不然。之奇引思永為證。脩上章乞詔公正之。臣為臣辨。理上取之。奇思永所奏并脩章付中書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思永辭以出。以出於風聞。上曰。豈有致人大惡。而可以風聞為託。故思永之奇並黜。手詔諭脩事。理既明。勿恤前言。上舉進士三百五十人。許安世為第一。歐陽脩出知亳州。彭思永等既罷。御史蘇某吳申言猶未已。脩三上表乞罷。

職故有是命。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正國論。前此執政多媵阿。不明是非。脩必一一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於是然脩者多。英宗嘗稱脩性直不避怨。脩亦誦。故相王曾之言曰。因欲歸已。然使誰當既出。守連六表乞致仕不從。以吳奎參知政事。上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上曰。奎輔立先帝。遂越次用之。奎入謝。因言仁宗本意止在先帝。更無他擇。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崇濮王事。誠奉私意。上曰。此為歐陽脩所誤。奎對曰。韓琦於此事亦失衆心。它日奎進言。陛下在推誠以應天。天意無它。合人心而已。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於上。自然感召和氣。又曰。帝王之職。惟在判別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閏月更試館職。法舊試詩賦。

王陶
光奎
奎

如主王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大臣展布臣輒違制旨合正
典刑於是臥家乞罷上封奎奏示陶復劾奎附宰相欺天
子六罪吳申奏乞留陶供職劾奎有無君之心上手札趣
知制誥邵元進入陶學士誥元遂言御史職在糾彈陰陽
不和各在執政奎所言顛倒至是上批付中書王陶吳申
過毀大臣陶知陳州申罰銅四十斤奎位執政而劾中丞
除知青州司馬光奏奎名重於陶望留奎在政府奎既復
位邵元更以為言上曰此無他欲起堅卧者爾。以司馬
光為御史中丞先是光乞留吳奎上不憚告在閣門上復
收入三日始付中書。六月以趙抃知諫院抃獻疏言任
道德東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幾密備不
虞勿數赦容諫諍十事又言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
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又譴不復又論五費謂宮掖

宗室
濫兵
况土木
之費
多見
納用

宗室官濫兵况土木之費多見納用。韓絳言京東民有
父子二丁將為衛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女
曹範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老母析
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產於官戶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
增於本等戶中丞司馬光亦言自罷里正置鄉戶衛前而
民戶愈困重至於破家願詢謀以及天下使民休息遂詔
逐路條具差役利害。秋七月詔明堂奉英宗配。宇文
之邵致仕先是之邵為曲水縣令歲饑轉運司以輕薄縮
高價使縣配費之邵不可拂轉運使意罷官而歸繼又上
書言事不報乃致其仕屏居十五年而卒司馬光曰吾聞
志不行故祿位如銜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
見之。八月京師地震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出曾公亮
曰天裂陽不足地裂陰有餘上曰誰為陰公亮曰臣首君

京師
地震

魏

誘橫山已而種諤擅取綏州環慶李肅之領衆七千破蕩
族帳涇原蔡挺又欲令環慶直趨興靈肆意妄作取怨夷
狄臣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筭琦尋至長安有詔相度
綏州可弃可守以聞琦奏綏州不可弃且言西賊誘害公
邊知軍巡檢不接詔聞賀登極正且人使更不過界是不
復故藉和女况綏州見已修就城池若令降人嵬名山等
據之自然併力扞禦諒祚萬一失之亦不係國家邊鄙利
害諒祚戰數敗國中飢困將求和而諒祚死子秉常立乃
詔存綏州如琦議

史臣曰祖宗務廣德不務廣地初開并門匪疫匪棘北
棄幽都西指朔方四夷左衽罔不咸賴由建隆初迄治
平末摠一百四年凡地理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開
拓未及改元種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

河章惇取懿治調景温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遠取廣
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等四寨雖嘗以河東
邊界七百里地乞遼人而王安石之議蓋曰將欲取之
寧姑與之還元祐更張舉葭蘆等四寨給賜夏人而分
畫夏非能定也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
自二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
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龜川寧塞龍支等城
武節赫見矣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
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為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
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示回曾孝
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駕虛馳騁乎元符封域之表迄于
重和既立靖夏制戎制羗三城雖夏人寢衰而吾民力
亦弊西事粗定北事踵起蓋自崇寧以來梓益變黔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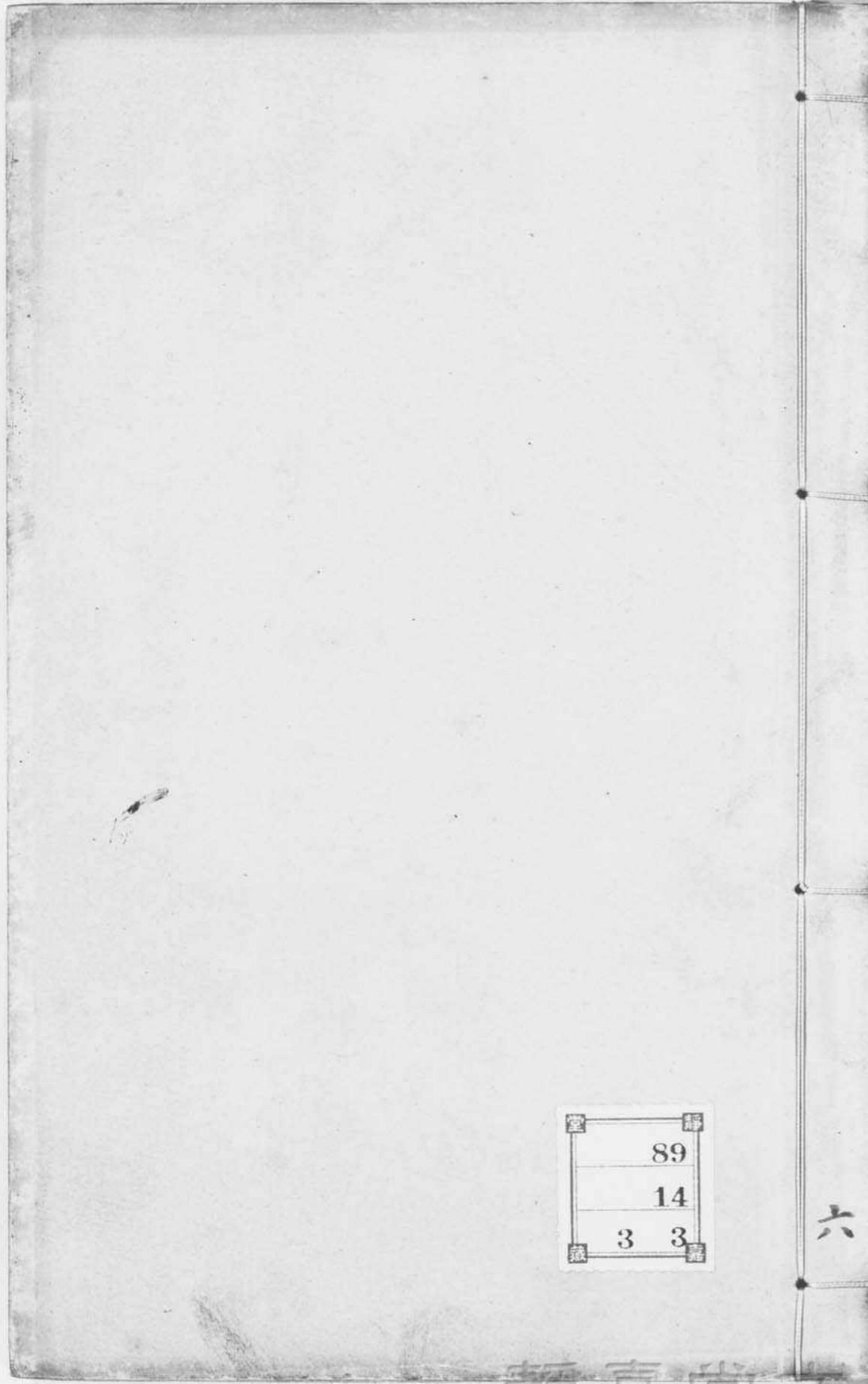
西荆湖南北迭相視效斥大土宇鮮有寧歲凡所建州
軍關城塞堡紛然殆不可勝紀最後建燕山雲中兩路
甫及三歲而禍變遽作中原版蕩故疆淪喪矣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室	89	靜
藏	14	
3	3	書

六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經進

宋神宗

書

大甲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復武臣同提
 刑。以唐介參知政事。增太學生員初二百員至是又
 增置一百員。三月潭州雨毛。夏四月王安石入對上
 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何如
 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行不盡合先
 王但乘隋亂子孫又皆昏愚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為至
 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未世學者不能通
 知常以為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以中人為制也
 六月益錄唐魏徵狄仁傑後。河決恩冀等州。秋七月
 城葺築初秦州生戶為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葦

兼知府馬仲甫請城而耕之。司馬光權知審官院百官
 上尊號光當合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
 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
 而我獨無深以為恥於是羣臣復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
 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
 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
 手詔答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為答詔使中外曉然知朕
 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以陳升之知
 樞密院非之即知也。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勸募人入
 粟。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濟急
 從之。京師河朔地大震。雨水。八月孫覺罷。復行
 崇天曆。九月詔藝祖子孫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地王
 之。河南北分置監牧使。勸故以可朔災傷國用不足

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先言兩府所
 賜以足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
 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并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光言救
 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言常袞辭賜解
 時議以為眾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
 當今之急務也光曰袞辭祿由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
 足宜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
 也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是理天地
 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兩澤夏溢
 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
 加賦此乃秦漢羊欺武帝之言以見武帝不明耳至末年
 盜賊竊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
 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近貴始司馬光言

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
 熙寧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時弼以足疾未
 能入見間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所致弼聞之
 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
 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
 諍之臣無所復施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
 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未幾入見又言臣聞中
 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
 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
 人何所望也上改容聽納又言今所進用多是刻薄小才
 小才雖自可喜然害事壞風俗恐須進用醇厚篤實之人
 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成湯濟雨必剪其爪以
 六事自責古人於天戒不敢不戒也如此漢時有日

食地震之變必延邦國賢良之士以訪闕議祖宗朝有
 水旱蝗蟲之災皆避正殿減膳徹樂或出宮人理冤獄
 此皆得古帝王用心宜其享國長久受天之佑若災異
 之來一付之天數則人君之心果何所畏而人事亦皆
 棄而不修矣熙寧建議之臣其言及此真亡國喪家之
 兆非富弼公辭而闢之天下其亦殆矣
 王安石參知政事上召對曰富弼曾公亮與卿協力弼聞
 卿肯任事小大喜然須勿為嫌疑朕初亦欲從容除拜覺
 近日人情於卿極有欲造事傾搖者故急欲卿就職朕嘗
 以呂晦為忠直近亦毀卿趙抃唐介皆以言捍塞卿進用
 朕問曾公亮亦云誠有此卿且與朕力變此風且不知卿
 施設以何為先對曰變風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務也上以
 為然初上問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

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安石為入少容恐不可曾公
亮薦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
必多變更以擾天下

治平中邵雍與客最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
客問其故雍曰杜鵑洛陽舊無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
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
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雍曰天下
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
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初安石言首置泉府之官以推制兼并均濟貧之變通
天下之財後世推蔡洪王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
先生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

蘇軾為條例司
蘇軾為條例司
蘇軾為條例司

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又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
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羣臣
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
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上曰有一人敗
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尋以呂惠卿蘇轍為
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多與惠卿謀入號安石為孔子惠
卿為顏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
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
免違限恐鞭笞必用州縣不勝煩矣三月冊乘常為夏
國主。夏四月河決。地震。旱避殿減膳。羣臣請上
尊號及作樂上以父早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富弼言故事
有災變皆徹樂恐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
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併罷上壽從之即日而

疏

書

疏

兩。唐介亮上臨其喪益忠肅。五月定縣令考績法分
上中下三等。弼又上疏願益畏天威遠姦佞近忠良上
親書答回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
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不
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弼既上疏謝
復申戒更願不替今日之不以異同為喜怒不以喜怒為
用捨弼初見上上問邊事弼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法行
惠願二十年口不言用兵以九事為戒未幾以疾辭位拜
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御史中丞
呂誨言王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推其用舍係時休否
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因疏其十
事安石求去既留而誨出知鄧州。趙抃自成都召還上
命知諫院故事道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

疏

疏

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抃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
傷及謝上謂抃曰聞卿死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
簡易亦稱是耶抃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晦傳堯
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又謹不復
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
議不允抃力言之即罷惟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
奮面議必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上嘗曰
朕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
疾首。司馬光論內臣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
手詔問所從知光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
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萬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
。詔用官即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閣門祗候光言國初草
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

長卷

劉宗論

范純仁

龍非平日之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厮役為之。呂公著薦程顥授太子中允兼御史裏行，上章論王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為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而本乎人情，出平禮義若履大道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八月，御史劉述、劉琦、錢巖等言：「王安石專恣，曾臆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上不聽，乃貶琦監處州鹽酒稅，額衢州鹽稅，述出知江州。范純仁罷同知諫院，出知河中府，初純仁自陝西運副召還，上問曰：「卿在陝西，又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對曰：「城郭完全，甲兵粗修，儲糧粗備，上愕然曰：「卿材能如此，朕所倚賴。」又曰：「臣願陛下無深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黨，夷狄殘害生靈。」

竭則用厚賞，賞不惟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變。上嘉納之。純仁雅與安石厚善，至是數言事多忤安石，最後言辭向不可為發，運使安石滋不樂，劉琦罷，純仁又言琦不當罷，請速解安石機務，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院為起居舍人。純仁固辭，安石遣所親諭純仁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休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省，曰：「忽聞今日詔命以劉琦等言事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落御史充監當官者，夫人臣以率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美。是以仁宗開廣言路，先帝容納直言，此皆王上所親見。今主上述事，繼明思紹，先烈而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失其前後，刑賞乖於輕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敢不論奏，而柄臣遂擬其罪，欲其遇事退。」

東 嘉 堂

縮維於政府便安而主上將何所賴王參政專任已能不
曉時事性又率易輕信姦回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
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
俗異己者指爲不肖合意者卽爲賢能薦薛向爲閔才指
呂誨爲無用而曾相公年高不退廉卽已鋤且欲寬容依
隨苟且趙參政心知其非而詞辯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
聞退有後言伏聞平心虛懷深爲國計安石見之怒携以
白上上曰宜與一善地故有河中之命。蘇轍以書抵陳
升之王安石論遣使按求農田水利徭役之失又曰發運
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去商賈之
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
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
設官置吏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所有非良不售非賄

行 青 苗 法

不行是以官買之價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
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此均輸之說轍所未
諭也常平條物纖悉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
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未今乃改其
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勸欠
法度紛紛何至如此况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歛
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青苗之說轍所未諭也
且乞補外任遂授河南府推官。河北流既塞自其南四
十里許家港東决汎濫六名恩德滄求靜五州軍境。九
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初王安石既執政出一卷書付條
例局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以檢詳文字蘇轍力言
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廣廉者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行陝
西漕司前所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安石遂請

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尋乃置河北陝西提舉常平
廣惠倉官命廣廉等為之條例司又請以諸路常平廣惠
倉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結令隨稅納斛則其
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聽從便乃遣官提舉
從之時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米略計千五百萬以上貫石
乃復推行其法於諸路○冬十月富弼累表以疾求去上
勉從之以使相出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
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
言於上曰比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所進用者多小人
諸契地動災變宜且安靜上問弼曰弼去誰可代弼弼薦
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如何弼默然○以陳升之同
立章事上問司馬光曰近相陳升之外議如何光曰聞人
知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人風俗可以

更得淳厚上曰升之有才智它人莫及朕知其才故使之
典軍政今任之為相政欲輔政治之屬矣必能勝且任光
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事而不可奪爾漢
高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
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上曰然升之圓甚
朕已戒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留之
至矣彼堅欲去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上又曰王
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
執初耳論及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上曰應對明
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端江充李
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臺官許請對從張戢程穎之請
也如有請對並許直申閣門上殿○十一月置諸路提舉
常平官○程穎謂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入方疑以為不

便今乃引用一副當小入或為險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新法之行舊時人不肯而前因用一切有才力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知者行之仁者守之顯曰以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安石默然後果有責金陵者雖悔之何及也○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諭曰秦州非朕意也已而留不遣它日奏事殿中上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元發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之所以慰勞之者甚厚元發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盧舍命元發為安撫使官吏皆惶寢居民

忍懼棄家而妻舍元發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自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命飭者除田稅察情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河東行交子法置務於潞州○邇英進續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口惠卿進讀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

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調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
問光惠卿言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
四五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
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
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治天下譬如居室弊
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
三司使掌天下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
全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焉用例
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則詆之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光曰臣上
疏指陳得失如制置司條例司皆在中未嘗嘗達聖聽否
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
則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而已何至是講畢賜坐

外將出上命從立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奉
朝上大夫洵洵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光曰
朝廷散青苗錢茲事不便曰惠卿曰公不知此事彼富室
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青苗出息
富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令之
威乎惠卿曰青苗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光曰愚民知
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
臣聞作法於眾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
河東立和糴法以給戍卒時人稀物賤米斛十餘錢草束
八錢民皆樂與官為市其後人益眾物益貴而轉運常守
其價不增歲饑租稅皆中而和糴不免遂為河東患臣恐
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復謂光曰卿勿以呂惠
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十二月重失入死罪法

青苗

○今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

熙寧三年春正月錄周唐後。青苗錢禁抑配委提
刑察奏敢阻遏當請者亦如之。知通進銀臺司范鎮言
常平倉始於漢之盛時賤則貴而斂之恐傷農也貴則賤
而散之恐傷民也最為近古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為
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斂未畢已趣其償是盜跖之法也
未幾又奏之罷青苗錢歸農田水利差役於州縣而召還
使者乃降是詔。右正言李常孫覺言王廣廉在河北第
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
百第五等一貫又富者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貧富
相兼十人為保民間喧然以為不便。二月判相州韓琦
言准轉運司及提舉司牒給散青苗錢源十五以上為保
三等以上為甲頭等第散錢更有餘錢坊郭戶願請者五

青苗

青苗

家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臣竊以為鄉村自一等而下皆
立借錢貫百二等而上更許增數坊郭戶有抵當者依青
苗支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配
其實官吏防保內下戶求納異時以責甲頭代輸復峻責
諸縣若人不願請結罪保明申報續差官曉諭苟有願請
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畏懼未免抑配上
袖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
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強與之王安石勃然變
色曰既取情願則別無所用自不復俵既有保甲則難於
納者自不能請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
爾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但紕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絕縱
使州縣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
所陪止三貫因以廣常平儲蓄以待凶荒比之前代利率

安石編
司馬光

百姓出米為義倉未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上
曰頃要盡人言料文彦博富弼亦以為不可但腹腴韓琦
來說真忠臣也。安石曰事之情偽是非若不能察誰務
多納人言恐非但常平事不可為矣遂稱疾求分司致仕
學士司馬光批荅略曰今士論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
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為無憾朕之所望將欲護誰
安石怒抗章自辨上封還其章論以失於拔閱安石既入
見固請罷上發慰之。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奏云陛下所
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幾有補若徒榮祿位不能力救生
民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身此臣所以累違詔命不
能祗受也方今建畫之臣徒見目前之利不思久遠之
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變更
先王之正法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共儉節用乃更

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
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不肯自以為非也青
苗法行見此抑配臣恐十年之後貧者既盡富者益貧不
幸國家有邊隅之警粟帛軍資之費何從取之兼放散青
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灾朝廷豈容
坐視流亡轉死而督責如故其勢只得蠲除是官錢幾千
萬緡已放散不可復收矣官錢既放散百姓又困窮此可
以為善乎先帝嘗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
糴本前此天下常平錢數共及一千餘萬貫碩今無故散盡
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至於欲
計畝率錢雇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與夫洩
三十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故大小皇皇不
能自安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用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

廉令
光見
亦罷
書窮
慶慶

司道還諸路常平使者則臣雖盡納官爵但為太平之民
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若言不見用雖實諸二府天下徒指
為貪祭之人上章力辭至六七日上下趣令光入見且曰上
誠罪制置條例司道還提舉官不行青由助役等法雖不
用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之曰樞密兵
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心事為辭光言臣未受命猶侍從
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既入見又累奏辭位上
諭執政罷青由曹公亮陳升之欲奉詔數日不決安石入
謝上曰青由法靜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物
耳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持之益堅入言
不能入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諭安石三注反開諭甚至
猶幸安石之聽而解也且謂以言令色解矣仁彼忠信之
士於公當路時齟齬可憎後必深得其力誦說之人於今

慶慶
慶慶

陳翁
等不奉
行書

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
卿書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
所不至其後六年惠卿果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
王氏者蘇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光先知。時有知越州山
陰縣陳舜俞以自効違旨不散青由錢降監南康軍稅五
年而卒蘇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片
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曰深悲之云。許州長葛知縣樂
京白提舉常平官助役不便使之條悉又不報不肯治縣
事乃去提舉官劾之奪著作佐郎。劉蒙知唐州湖陽縣
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以為不便不肯與議
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趙抃自除參政
後感激思奮與富弼曹公亮唐介同心輔政以公議為主
安石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曰公

魏棟
委五和
統

董坐不讀書爾拊折之曰君失言矣如臯夔稷契之時有
何書可讀後與安石議論多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
使臺諫侍從多以言者求去拊上疏言朝廷事有輕重體
有小大財利之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
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
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得小而
失大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也言入即求
去不許是林復申前請乃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拊素號寬
厚抗之無賴子弟皆駢聚為惡拊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點
配它州惡黨相率遁去未幾徙青州用其拊厚臨以清淨
青人便之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川來及境遇風
退飛墮水而盡

東海殺一孝婦枯旱二年燕臣無罪而戮六月飛霜災

祥之來未有不因人事之所感乃老子曰天軍之後必
有凶年言殺氣之多有傷天地之和且蓋天人一理人
事得於此則天道應於彼自古守令有善政及民而能
反災為祥者多矣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
頭火尋撲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此皆德政
之所致也趙清獻公知青州為政清靜獨不入其境
其與及風滅火虎自渡河者何異此無他民樂其政故
能以和氣致天地之祥而災沴之生多緣於虐政也以
此觀之天人果有二致哉

御史裏行程顥以言不行乞罷職除京西提刑辭不受先
是程顥嘗與孫莘老於上前言青苗事不便又嘗與介甫
言管仲猶能言出令嘗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若要做
不順人心事何耶介甫言道此則成賢誠意時張天祺於

程顥
言事
不便
行乞罷

蘇軾

中書大惇介甫怒遂以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一聽用從此黨分矣華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顛遂待罪既而除京西提刑顛復求對見上上曰有甚文字顛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顛曰陛下不宜輕用兵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九月置中書檢正司。韓絳宣撫陝西。曾公亮罷公亮初為王安石可大用及同執政上方向安石公亮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蘇軾嘗責公亮不正救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公亮罷相

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欲結黨以排韓琦而不知琦因押班之責知幾而去彼小人易進而難退變法之禍公亮可逃其罪耶

蘇軾

交趾叛詔郭遵討之強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達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北界上手詔問公弼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蘇軾罷先是詔湖北運司體量蘇軾居喪服除往復賈販又妄冒差占兵卒事安石令謝景温劾軾遂通判杭州。范鎮言青苗法疏三上不報邇英進請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弊法也若陛下躬行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鎮皆封還其詔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鎮再封還之上知其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會有詔舉諫官鎮舉蘇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

范鎮
青苗
安石
在

司馬 卷

景溫彈奏蘇軾鎮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鎮上疏爭之不報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願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章制極口詆之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鎮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入更以為榮焉鎮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致酒盡歡或勸之稱疾北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上試進士葉祖洽等二百八十九人擢祖洽為第一廷試之策自此始○司馬光罷初上諭王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

安石 卷

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耶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蓋策問光所為也光屢請外至是出知永興軍朝辭進退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更八邊諸軍驍勇募閩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賑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三輔騷然光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求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移知許州不赴自是絕口不言事○冬十月兩木水○陳升之以母喪去位○十二月立保甲法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安石當國斥其不附已者一時排斥新法諸賢不使之於外任則貶之於海隅而用韓絳並相則同惡相濟矣上策賢良對策者譏議新法制策中禁切言者其終篇云母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為其惟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其悉以文陳朕亦不憚於有為焉特賢良方正台州司戶參軍文孔仲對策入第三等極論新法之弊安石不悅言之上以詔所當意尚流毀薄時政不足收錄令流內銓告示還識任者非之

辛亥熙寧四年二月王安石議更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論策取進士○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滕元發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與之至今為患

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何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而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矣上奇其策然不果用已而除瀛州安撫使元發入見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之改容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屏息○三月夏人寇邊○韓絳罷以撫寧堡失守也○夏四月以常秩為右正言○振河北饑○六月富弼徙判汝州○歐陽修以老病乞致仕馮京固請留之上不許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為社稷臣尤惡紀綱立風俗變上曰修為言事官獨能言事安石以夜日所為考其前日用心則恐與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異又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

以安石
子安為
李中
元
王安石
不新法

州留在朝廷則附流俗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為
然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
三呂晦年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
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
故耶。秋七月楊繪劉摯罷。八月以王安石子雱為大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欲進用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
可與事惟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
三十篇及注道德經箋帶于市遂傳達于上而鄧綰曾布
等又力薦之遂有是命安石喜雱得親近能附己固不復
辭。高麗來貢。九月辛卯大饗明堂。夏人請和。以
王安石為崇文院校書安國嘗力諫安石以天下不樂新
法日歸咎於兄恐為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
家門滅矣又嘗責曾布以議風詔相布曰足下人之子弟

變法何與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若由
汝殺身破家發掘丘壠累及先人豈得不與我事耶。建
太學立三舍法初入學為外舍不限貧外舍升內舍二百
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冬十月詔差役
弊民其罷之更出直募人充役令人戶等第輸免役錢。
十一月作中太乙宮。夏人請和。

呂中曰太祖之待李彝興不過世襲之邊將耳。李彝興
本姓石跋唐末賜姓李世有夏銀綬省靜五州之地

捧繼遷皆其後。李繼捧來朝朝廷不能行太祖收方鎮
之法遽欲使之內屬而收其故地所以啓繼遷之叛其
失一也然繼遷之叛其始不過邊庭之叛將耳自其賜
以國姓名以保言保忠名不正言不順愈以啓其驕心
其失二也然屢叛屢服未至與中國並立而為夷狄也

自朝廷力不能制乃使保吉復入夏臺故地自保吉既降朝廷後賜以五州無故而與之重地所以啓其入寇之心其失二也元昊然則求治則西夏之爲患大矣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二

制散即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御史中丞李 焘 經進

宋神宗二

壬子熙寧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巡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二月振兩浙饑。漕二股河。三月立文武換官法。行市易法。以內侍李憲爲河北沿邊安撫。成都以代卒爲愛朝廷選擇大臣爲蜀人所信愛者吳如趙抃即日除資政大學士知成都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往者卿能爲我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抃乞以便且從事即日辭去至蜀家爲經略而燕勞間暇如它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北代還得餘貲爲室家計可也人知

和成

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民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扑不下法吏以意決之與孝忠以私度牒餘皆不死。夏五月置通遠軍乃唐古渭州也。行保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者選給之。六月王安石求東南一郡上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知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未幾又求去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悔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惑但乞均勞逸而已上曰周公為成王所疑故逃居東及成王不疑則歸周縱朕於卿有疑今既相見無疑矣安石固乞退上固留之安石復具奏閣門有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又令內侍覓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

臣不敢固違然臣實病若更毘勉半年不可強未免再煩聖聽上曰朕不明每事賴卿扶持安石曰陛下以郭達謔謾故許其辭秦州既而達譖王韶陛下又從之遠知陛下可欺故敢放縱為王韶之獄今杜純奏王韶討奄東事本不相關又輒如此誣罔陛下誠能照姦而斷以義則無人敢如此上曰只為事難得分明者安石曰事何嘗不分明但是陛下不窮究到底前後小人為欺豈是盡無形迹但以陛下含糊不肯窮究到底豈有不分明之理。復武彥。秋七月初以文臣為都承旨。閏月命章惇察訪湖北。議開梅山徭人納土。八月王韶復武勝軍改名鎮洮。歐陽修卒修年十五六時得韓愈集本學之獨能棄時俗故步修文行于世文體為之一變。以陳升之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貶唐垆垆自小官上書乞斬非青由法者數

堯

人王安石薦之以本官同知諫院事一日墮扣殿言安石擅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王珪曲事安石元絳薛向安石頤旨氣使無異家奴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非陛下耳目陛下不聽臣言不得久居此座再拜而出詔貶潮州別駕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乃有是命。頒方田均稅法。京西分南北路。九月少華山崩。冬十一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畧安撫等使。御史張商英劾奏察院黨庇吏人任遠等十二事文彦博等皆不入院送印於中書乞令有司推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十二月兩土

堯

熙寧六年二月王韶克河州。上親試進士余忠等四百人擢忠為第一。詔諸路各置教授。三月置經局訓詩書周禮義命王安石提舉以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夏人寇秦州劉惟吉敗之。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置律學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安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五月瀘夷寇邊。置勇敢效用河東鄜延秦鳳環慶熙河路各以三百人涇原路以五百為額。六月置軍器監。周惇頤卒初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諱改今名初用舅氏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為南安軍司理洛人程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使二子顥頤往受學焉熙寧初除廣南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施設未竟而病作遂求南康軍以歸至是卒年五十七博學力行聞道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貧友家或無百錢之儲及分司而歸妻子饑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

堯

洒雅有高超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輒或徜徉終日廬山之
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合於湓江惇頤家世道州營
道濂溪人也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上有太極圖
易說數十篇傳於世。秋七月河北分東西路。九月試
武舉二十四人授緣邊任。王韶克洮岷疊宕四州幅員
二千餘里。冬十月以熙河功解玉帶賜安石王韶加資
政殿大學士。振兩浙江淮饑。章惇平懿洽州蠻。行
折二錢除在京及府外諸路並通行。滕元發知定州許
入覲乃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爾今為郡守
親見其害於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
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知治兵元發
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
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安諸將以是愧服韓忠彥

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元發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
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得
體邊人安焉元發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文而心在
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
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神聖文武自足
韓運六合響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聽其
言

甲辰熙寧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得地二百四十里不
幾渝州獠人七斗叛詔本體量安撫獠人以漆地來歸得
地五百里為四寨九堡奏至上大喜及本還命知制誥。
二月董德將青宜結鬼章數擾河州屬蕃襲殺采木軍士
害使臣張普等又以書詆思立思立不能忍帥蕃漢兵六
千攻之于路白城鬼章衆二萬餘思立與先鋒將王寧承

邊界
書

受李元凱戰沒賊遂圍河州又圍岷州道路不通者數月或請退保總管高遵裕曰敢議此者斬登西門選裨將出擊之賊遂退走以遵裕為岷州團練使旌守城功也。三月旱。減兩浙預買紬絹先是遣沈括察訪兩浙括言上供帛元額九十八萬民間陪備甚多請罷之以寬民力上從之。遼使奉國書言公邊戍壘侵入彼國蔚應朔三州乞行毀撤別立界至事使歸上面諭俟差官與北朝職官檢視定奪。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司馬光時已退去洛中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九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天父不雨河東河北陝西飢民皆留入京城而京城外飢民尤多福清鄭俠

時監安上門盡而為圖且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利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違違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上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不安石曰嘗從臣學固乞避位上不許於是遂詔韓維孫永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及放商稅青苗免役亦行罷催俠又自劾擅發馬廄詔開封劾擅發之罪。詔役錢每千納頭子錢五文。夏四月詔權罷方田及編排保甲是日雨。兩電。王安石罷安石執政六年先是上侍太后同岐王顥至太皇太后宮太皇謂上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盡罷之上曰此以利民非苦

石

靜嘉堂

用惠建

之也大皇曰王安石誠有才學怨之者甚衆上欲保全不若暫止之歲餘復召之可也上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顛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上怒曰是我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顛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安石益自任一日大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為上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變亂天下上流涕退命安石裁損之會又旱百姓流離上益疑新法之不便欲罷之安石求去乃罷相知江寧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五月大雨雹。罷制科。以呂升卿沈季良為崇政殿說書。六月治臺獄竄鄭俠。秋七月呂惠卿言免役出錢未均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八月曾布罷。置提舉保甲官。九月以章惇為二司使。三司火。十一月己未郊。十二月置龍河買馬場。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再相

熙寧八年春正月京東分東西路。雨水冰。二月以王安石同平章事時惠卿既得志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既出安石私書有曰母使齊年知及母使上知者進之於上又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士寧有道術安石居喪與同數年意欲併中安石也又起鄭俠獄事連安石弟安國罪至追勒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東間白上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聞安石再相譖然。大閱。行戶馬法。三月遼使復來請地疆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隴為界沈括報使括尋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石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崑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上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

再相

前勇
非義
之策

本末幾誤國事上自以筆畫圖持責輔臣使以圖示虜仍
賜括銀千兩曰微卿母以折邊訟。上問張方平以祖宗
禦戎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靈武
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
遵海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
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詳
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
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
太宗平并人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
謙傳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
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
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
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

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
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
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通好
安於麥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
二府置酒殿廡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
得罪今禧黠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上
曰狀以慶曆講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以修戎事
為應兵爾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
善者也。以滕元發知青州初元發見知于英祖未及大
用書其姓名于禁中神宗知之既見姿度雄爽問天下所
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易位
者朋黨亂之也上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元發曰君子
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

滕元發
知青州

上賜前
筆臣詔
以符虜
字

魏書
卷七

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大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為右正言累遷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元發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以問之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元發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訕訕恐公有云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譏謗帝雖不疑然亦出公補外先是富弼守青州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弼既去軍稍闕不補元發至青復完之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盛其責守城池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為遷謫意。上以虜情無厭賜前宰臣韓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手詔以待遇之要備禦之方令密具以聞琦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備燕之意故引先發制

人之說遣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招高麗一也建鹿河二也西山植榆柳三也創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創都作院降弓刀新樣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遣治國之本當先富疆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夫欲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因而罷之以釋虜疑陛下益養民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塞下有餘畜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可振威武而復舊疆。夏四月罷河南北監牧。湖南北行奉元曆。錄趙普後。五月兩土及黃毛。陳升之

石經義
于李宮

韓琦

罷知揚州。六月領王安石經義于學宮加安石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王雱呂升卿遷秩有差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註悉廢矣。韓琦薨時判相州未薨前一夕大星殞州治禮馬皆驚上聞訃輟朝發哀後死謚忠獻琦天資忠厚能決大事辭氣雍容人不見其憂喜之色凡所建明顧義如何不私於已輕財好施家無餘貲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獎拔賢俊苟公論解與雜素所不悅必收用之後之論賢相者必曰韓琦。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惶命捕之易以粟。韓絳罷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相論政愈駁絳屢稱疾求罷出知許州。修京城。九月五武舉純倫法。冬十月御史蔡承禧奏呂惠卿欺君玩愒立黨肆奸罷知陳州先是安石遣堂吏齋御史中丞鄧綰章示之

韓琦

交趾
寇邊

熙寧

乃上疏自辨而王呂之怨日深矣。韓出軫大赦求直言。十一月交趾寇邊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救安石怒薦趙鼎為安南招討李憲燕達副之交入陷邕州都監張守節死之知州蘇緘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縱火自焚尋贈緘奉國軍節度謚忠勇安石不信災異於彗星乃推之交趾云。熙寧九年竄沈起劉彝自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遼人右臂又用章惇為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已為占城所敗眾不滿萬亦可計日以取安石乃以起知桂州起至則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又於融州疆置城寨誅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為言乃罷起治其擅招納之罪以彝代之彝至復生事交人大舉入寇至是竄起鄧州彝隨

重刊

重刊

重刊

重刊

重刊

重刊

州。以郭達為安南招討趙高副之。兩電。三月上策
 進士徐鐸等四百二十人擢鐸為第一詔自鐸以下並試
 律義斷案考官陳鐸等以考第一甲不精並罰銅。西蕃
 鬼章寇邊韓存寶敗之。夏四月茂州夷寇邊命內侍王
 中正經制之。冬十月鄧綰練亨甫罷綰始附會安石居
 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安石上益厭安石
 所為綰懼安石出而失勢慶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
 甫險薄諂事安石子秀以進至是皆斥。王安石罷安石
 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秀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
 務上益厭安石所為遂出判江寧府。以吳充王珪同平
 章事。十二月命內侍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郭達
 敗交趾兵于富良江去交州三十里獲偽太子洪真李乾
 德請降得其廣源等五州之地而還。兵志是年係籍義

保甲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有奇

熙寧十年三年春正月以范純仁知慶州擅發常
 平封樁粟麥收卹流亡多所全活。二月鬼章寇岷州种
 諤敗之。夏四月河北京東盜起遣使安撫。秋七月河
 大決北流繼絕。九月邵雍贈著作郎謚康節雍字堯夫
 衛州人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必可
 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
 消長以達夫萬物之變然後類然其順浩然其歸嘗適吳
 楚客晉梁後徙于洛達草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
 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而就學者日眾與人言必依孝悌
 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人之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立
 義倉。十一月甲戌郊。十二月張載卒載年十八慨然
 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

嘉祐

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盡究其說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訪二程于京共語道學之要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退居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始與前聖合然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孝必至聖人而後已上嗣位之三年以呂公著薦召入見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上說曰卿宜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後與執政語多不合命校書宗文辭未得謝復按獄浙東獄成造朝會第戲以言得罪益不安乃謁告西歸行次臨潼卒

元豐元年春正月命官詳定郊廟禮文。高麗比年

嘉祐
張
除之
富侯

遣使朝貢上嘉其勤誠遣高壽使之。閏月曾公亮薨上臨其喪謚宣靖公亮喜薦士多得人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持祿固位為人所譏。除張方平太一宮使進退禮秩皆與執政同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方平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安石為政罷銅鼓錢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會有星變詔求直言方平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為恐懷上皆優容之求去俞方上曰卿在朝豈有所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爾。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太史言日當食

交趾
八頁

驗之不食。有大星裂于內階東南有光燭地大星出匏
瓜聲如雷。瀘州納溪蠻入寇命韓存寶經制之。秋九
月交趾來貢且請還廣源蘇茂等州上賜李乾德詔俟邕
欽廉三州人口歸後舊地即以廣源等處復還之。十二
月復置大理獄。置景福殿庫上每憤北虜崛強慨然有
恢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聚金帛為兵費是年始更庫名
曰未。元豐二年春正月趙抃致仕抃自知杭州告老退居
于衢有溪山松竹之勝後六年卒。三月上試進士時度
等三百四十人擢度第一。張方平除宣徽南院使檢校
太傅判應天府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迎送方平言臣班
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方平不敢仰
視師征安南方平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

張金
判應
天府

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
公縕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五代藩鎮傾奪之風
皆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習知蠻事皆服其精練
師還如其言新法既變坊場河渡司費又併祠廟鬻之官
皆得錢聽民為費區廟中侮慢褻踐無所不至宋王業所
基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南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
二祠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恐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
斯於是天下神廟皆不鬻方平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
益切至於兵尤為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
以藉口矣。夏四月幸金明池。冬十月置籍田於京城
東南度田千畝為之置令一員。太皇太后曹氏崩。十
一月雨土。十二月大學置八十齋齋各三十人外舍生
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

曹氏

蘇軾

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御史舒亶言蘇軾所著詩訛謗時政為陛下謹塩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蓋因三月食無塩其他觸物即物應口所言無不以訛謗為主繫軾御史獄竄軾汝州坐受軾詩黜罰者二十二人

元豐

元豐三年春正月詔審刑部斷議官失入人罪者具數罰之。三月吳充罷諭月卒出譏充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不能勇退云。四月瀘夷寇邊。秋七月河決澶

管制

州。慧出太微垣。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國家建官多循唐制李清臣乞詔有司並改釐正以成一代之法從之

陳升之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陳升之卒升之奸狡多術數善附會以取富貴丹陽居第壯大踰制南人驚駭以為未識其他豪侈類此。置元豐庫於司農寺南熙寧改法

置元豐庫

凡稅賦征權常貢之利方歸三司而摘山煮海塩場坑冶

絕戶沒官禁軍闕額之類皆朝廷封播至是置庫貯之。

富弼後開府攝上言至和二年仁宗不豫其

父王克臣與支度博劉沆及富弼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

宗許之會翌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堯臣所撰

詔草上之上以問度博度博言與同老等合上嘉弼勳績

如此而自不言詔以弼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閣門祇

候

林廣經

元豐四年春正月命林廣經制瀘夷明年廣敗乞第

于納江乞弟遁去廣軍數萬追乞弟至歸徠州四日求乞

弟不獲有詔班師。夏四月親閱保甲保甲當教時月給

錢三千日給食官與戎械戰袍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教

保丁焉。詔罷合祭親祠北郊。五月有上書乞擇守令

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衆至千餘人其才難以徧知立

要
漢書

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為是倍之則為非以此進退
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如漢黃霸委為數條以干名譽
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為政人自為俗先王之
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為一好惡定國是守令
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六月命內侍李憲經制熙
河。追封程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秋七月舉兵分道
伐夏國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
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董種會師夾攻而
董種集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道來會憲克蘭州請城之
种諤攻圍米脂寨遂乞不受王中正節制上以其有米脂
之功詔從之諤入石夏銀三州遵裕復清遠軍入環慶二
州中正入宥州劉昌祚軍大敗夏人于磨哆隘東勝至靈
州城下奪門將入遵裕馳使止之遵裕繼至與諸軍合攻

劉誼上
疏論書

城凡十八日不下諤之師死者什二三及他將之師亦以
道遠乏糧多至逃死遂詔班師。韓存寶討瀘夷乞第失
律斬于瀘州。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元豐五年春正月以李憲為涇原路制置等使知蘭
州李浩副之种諤知渭州浩諤於制置司並用階級法。
三月江西提舉劉誼上疏論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弊及
役法十害與壽益之患上批劉誼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
露輒敢張皇上書意欲繁壞大法宜加黜責以儆在位。
上親試進士黃裳等千四百餘人以裳為一。兩士。夏
四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
以王珪蔡確為之仍兼門下中書侍郎改參知政事為門
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為之詔以五月朔行官制始改
命百官以三省統領百職事無小大並中書取旨門下覆

官制

夏人陷

奏尚書施行。曾鞏為中書舍人鞏嘗叙戰國策說苑諸子及梁陳書識者以為可比劉向初與王安石善安石稱其文章謂世無有。五月命內侍李舜舉同徐禧如鄜延議邊事。夏人寇邊鄜延王英死之。六月召李憲赴闕罷西師再舉之議。九月夏人陷永樂城先是朝廷從徐禧之議即永樂小川築新城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城成賜名銀川寨夏人聞之舉兵來爭禧舜舉亦自米脂引兵趨銀川禦之賊二十萬衆攻城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急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塵埃漲天必數十萬之衆使保集則衆寡不支大事去矣禧不聽鄜延副總管曲珍出戰敗績將官寇偉死之永樂城依山無水將士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飲之惟禧舜舉有水兩壺一日忽有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聞無水已三日矣禧

夏人陷

以壺水揚於外以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虜笑曰止此矣夜半城遂陷舜舉及陝西運判李稷死之兵萬二千三百人皆歿。安化蠻寇邊宜州守臣王尚特督馬死之。冬十一月以李憲為熙河秦鳳路制置等使。景靈宮殿成行酌獻禮詔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
元豐六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初上以朝儀物故更造仗衛輿輅冠服至是始陳於殿及召秘書監劉几赴京議樂新樂成奏之。夏人寇邊將官楊定死之虜衆數十萬奄至知蘭州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募死士百餘夜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既而降詔擢文郁知州事尋寇麟府將郭仙紹敗之

靈

寇麟州知州警虎敗之。四月雨土。閏六月富弼薨。遣表言忠詞杜絕諂諛。日聞去歲大舉西伐。無有諫者。又言宮闈之臣不可專委兵柄。統制方面。又言興利之臣為國欽怨。又言西事大為可憂。若再犯邊。則關陝震蕩。願速下明詔。許其改心效順。又言前舉秦晉之民。肝腦塗地。哭聲相聞。窮而無歸。恐生他變。願擇循良之吏。賑貸存恤。若夫要道則在陛下。聖心之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同處。終必為臭。平生所薦。如王質與弟素。余靖。孫懷石。介孫。復吳奎。韓維。杜杞。陳希亮之流。

安壽同

夏人

夏人

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弼早有公弼之望。名聞夷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計聞輒視朝。一日發哀于後。死贈太尉。謚文忠。元祐初。配饗神宗廟庭。以安壽同知樞密院。時西邊用兵。又上益厭之。乃不次用壽。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夏人納款。仍乞還侵地。撤邊戍。長為藩臣。乃賜安壽詔。畱曰。藩服不恭。削地示過。咨於故實。非朕所私。其地界已令郵延。經畧司旨。揮保安軍。懋有州。施行。倭疆界了。日歲賜依舊。孟軻封鄒國公。十月丙午。郊罷合祭。文彥博致仕。時判河南府。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等致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負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多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

之洛陽者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善故事與焉。
趙抃卒謚清獻抃為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細墨跡規
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蓄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
之術備然有高舉意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
宰相韓琦嘗稱趙公貞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其為
更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
出出之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
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疆惡甚民屏迹
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有以過人者抃少孤且貧刻
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判官有告
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抃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
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罪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
服閱歲監潭之糧料甚滿改著作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

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癱未潰抃使醫療之
得不死會赦以免其後人之故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
于墓三年不宿于家 緣榜其所居里孝悌終喪起知秦州
海陵復知蜀州江源後以曾公亮薦認為侍御史其在言
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都順子之清孟獻
子之賢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賢公皆兼而有之不幾於全
乎○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翔翔不進經制李憲意其必
大舉入寇乃增城守之復募遊兵隨方應禦至是果以步
騎號二十萬圍蘭州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城外得賊
尸五萬○是歲高麗王徽卒

甲子元豐七年春二月宗暉封嗣濮王○夏人寇延州將
官呂真敗之寇定西城將秦貴敗之寇靜邊寨鈐轄彭孫
敗之夏人懼一夕遁去王師乘勝逐之斬首數千○秋七

夏人
寇

夏人
寇

長壽表貢

長壽表貢

長壽表貢

月伊洛溢○河決元城○冬十一月夏人來貢表略云歷
 也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險
 人誣間朝廷遂起大兵侵奪土地今乞陛下特還疆土通
 遐域之貢輸用息干戈庶生民之康泰上令錄本付李憲
 ○十二月資治通鑑成授司馬光資政殿學士仍降詔獎
 諭○更添鹽法○詔孟軻配食封首向揚雄韓愈為伯
乙丑元豐八年春正月上不豫○大赦○上既不豫宰執
 入問疾至朝堂議建儲蔡確章惇欲勾致王珪語知開封
 蔡京陰戒人執刀將斬珪珪曰上自有太子何議之有入
 對珪言去冬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凡三奏首
 肯珪書皇太子名世宗上領之珪等又請皇太后建同聽政
 上首肯太后辭避世宗等請至再三太后泣許又曰皇子侍
 宴羣臣皆嘗見之乞再瞻觀太后垂簾于福寧殿上皇子

長壽表貢

長壽表貢

五簾外太后諭珪曰皇子精俊好學略不好弄已誦論語
 七卷自皇帝服藥于寫佛經析福因出示珪等所書字極
 端正珪等拜賀遂定立為皇太子○二月朔立皇太子名
備闕大赦○上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八在位十九年諡曰
 英文烈武聖孝簡躋神宗上在東宮素聞安石有重名熙
 寧初輔政新法之為天下患上始不信任安石上勸精
 求治或曰是不食至兩宮使人趣之侍臣有以為言者上
 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佚誠欲以此勤懇之也憤北
 狄倔强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聚金帛內府欲先取靈夏
 滅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曰使赤子無罪死
 朝廷當執其咎亦樂之歟益知用兵之難於是息意征伐
 矣孝友仁儉根於至誠平生不御畋游不治宮室雖青城
 小苑跬步弗幸謙冲退託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誠帝

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沉溝壑專欲遂其狠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孰不愛富貴而避刑禍於是縉紳士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大言面欺輕動干戈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罄竭狼狽奔潰使兵夫數十萬暴斃於曠野資仗巨億弃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錢以供軍遂使九土之民失業困窮如在水火此皆羣臣隳於進取惑誤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比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巡邏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為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夫為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

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陂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賢愚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交相賀也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當先者伏望早賜施行太皇遣中使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切欲與君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可降詔開言路須卿供職施行光乃受命。詔求直言。六月程顥卒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說甚多大抵以正心懲忿求賢育才為先王安石日益信用每進見必為上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而未嘗及功利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

明道先

蘇軾

續

通鑑卷之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二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子監博士李燾經進

哲宗

元祐元年春二月吐蕃酋長重遷死養子阿里骨代
 立授河西節度。閏月蔡確罷確與章惇黃復邪怨相交
 結確惇渴之於內復與章惇和之於外怨往來傳送自以
 為有定策之功右正言汪觀首論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者
 執政大臣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今執政纏入人姦邪害
 政者相半一二元老安得盡行其政因極言惇確及韓絳
 朋邪害正劉摯朱光庭等累數十疏論劾命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左僕射光以疾乞宮觀不報光又言切見
 文彥博沈敏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光輔四朝勲
 德著明願乞用之臣石乙以門下侍郎助彥博為政庶有

小補不聽及韓積罷。聖以御札付光曰：如卿所奏除彥博侍中行右僕射事，卿協力贊治，即遣使召彥博年已八十，蓋用光奏不亮又。士大夫以言為諱，間聞苦於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訐，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怨歸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光又言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入主始得聞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闕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蠶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者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費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二司使事有散隸左曹及寺監者皆歸

戶部使尚書皆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上初即位，當時進說者以為二年無改於心之道，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推酷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罷之，德宗晚年為宮五坊小兒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乃定，或謂光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俱小人也，日有以父子之

呂公著
入相文
章

議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作
宋必無此事遂改之而不疑安石嘗歎曰終始謂新法為
不便者司馬君實爾嗚呼若曰常參用元豐舊臣其變其
法實光之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曰元祐黨者豈非
天哉是年正月光始得疾詔光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
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奏益甚數曰四患未除吾
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數罷之又
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次時異議者甚衆光持
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與光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
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
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光以監司多新進少
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已上於郡守
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舉

呂公著

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皆從之及拜左
僕射入對延和殿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糶法以歲上
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高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
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上等而不糶者皆坐之時
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光知無不為以自任
天下之責天不假年惜哉○三月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置理訴所許熙寧得罪者自言○夏四月韓縝罷○振
淮南饑○蠲旱傷租○章惇罷惇與司馬光爭論役法惇
謂光曰後日安得奉陪喫劍於是中丞劉摯諫官王巖叟
朱光庭言惇凶險乞行顯黜韓縝素切齒惇等証定策事
至於簾前白之大皇與外廷始知其詳大皇怒遂罷惇
密院事○四月以呂公著為僕射○文彥博平章軍國重
事○王安石薨司馬光於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文

呂公著
入相文
章

王若名

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踈遠
讒佞輻湊敗廢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
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為朝廷宜知厚
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袁前主張則全仗誨叔也詔再轍視
朝贈太傅與遺表恩七人命所在應副葬事。五月贈呂
誨官先是誨言安石居廟堂之上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謬
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誨既外而卒至是贈官。六月禁
科舉用王安石字說。鼠呂惠卿。貶鄭絰。七月夏人
來議疆事。九月司馬光薨于西府享年六十有八上臨
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
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
利紛華如惡惡臭人化其德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
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

司馬光
薨于西
府

改銜聖
公為奉
聖公

范鎮除
婦明固
年不起

節尤好禮為冠昏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偽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語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
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躬
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
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
益力。冬十月改銜聖公為奉聖公仍置教授一員教孔
子子弟。十一月詔監司分州錄
元祐二年春正月冊李乾順為夏國主。二月河北
災遣使振之。韓維上言汜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
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
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
不是過也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且起公兼
侍讀提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辭

書院
增授本
明教

程明

李

呂公著
平章呂
大防范
純仁相

范鎮字

呂公著

四臣入侍為我疆起無或憚勤鎮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
 ○三月以雨雪不時止天下營繕三年散遣兵匠分畫
 西夏地界以米脂等四寨與夏人○夏四月旱師道
 徐州人侍從合薦授本州教授遷太學博士○張公央上
 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輕變更
 又簡蘇軾曰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決其意作言
 事官也或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出商英為江東提刑○
 韓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罷門下侍郎出知鄧州○八
 月賈易罷○程頤罷○詔西邊嚴備○復洮州○九月夏
 人寇邊○禁造箔金○冬十一月更科舉以經義詩賦論
 策通定去留高下增論語孝經義為五場
 元祐三年春正月復廣惠倉○二月以豐稷為國子
 司業○三月親試舉人賜李常寧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夏人寇邊德清張誠敗之○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
 同平章事國重事呂大防范純仁為左右僕射○夏人寇
 邊塞門寨米贊郵普等死之○秋八月渠陽蠻寇邊○邢
 恕為太皇太后姪公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異日之
 福太后怒乃罷恕○閏十二月范鎮卒諡曰忠文熙寧元
 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
 以師表當出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為世所重○三
 省言乞詔內侍省裁省禁中之費以報有司從之
 元祐四年春罷回河及修水河○二月呂公著薨上
 臨其喪贈中國公諡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閔而學粹苟
 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其好士
 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
 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曰呂公著之於人才其

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守毅然不可回奪也上題其碑曰純誠厚德初神宗朝有欲復肉刑者詔輔臣議公著曰後世禮教疎而刑獄繁肉辟不可遽復將有誦貴獲賤之譏宰臣吳充議復闕上衆亦以爲難行參政王珪欲取天府死囚試成○晝有流星出東北○翰林學士蘇軾以疾辭免命知杭州○夏五月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確昨謫安州包藏怨心作夏中登車蓋十詩五涉譏訕而二篇尤甚詔安州繳進元題詩本太右怒貶確分司南京臺諫論確不已遂有是命呂大防劉摯皆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皇曰山可移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范純仁復留身指左丞王存進說以爲不宜置確於死地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八十年

矣奈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爾○李常坐爲御史中丞不言確爲諫官所攻罷新除兵部尚書之命知鄧州○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論范純仁黨蔡確太皇曰人言純仁黨蔡確則不然但所見偏繆爾罷相出知穎昌邵伯温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他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殺而絕之哉一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爲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

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以推及其黨
妄貪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皇太子事使誣罔
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
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可也而用章惇之
凶暴蔡卞之姦邪一時輕躁險惡
宗致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
使宣仁被謗哲
致夷虜之亂

悲夫

六月夏人入貢以采脂四塞與夏人。立縣令課績法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元祐五年春正月錄石介後。二月文彥博以兩鎮
節度致仕。夏四月詔經筵留對。知樞密院孫固薨上
臨其喪。五月雨自去冬無雪至是始雨。六月夏人寇
邊。九月復集賢院學士。冬十月罷修河司

文彥博
孫固
蘇軾

劉摯
相王惠
羅榮權

羅榮權
劉摯

元祐六年二月以劉摯為右僕射王巖叟簽書樞密
院。三月親試舉人賜馬消以下進士及第有差。夏四
月能賞花釣魚之會。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六月夏
人寇邊。浙西水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二十萬。秋七
月復制置解鹽使。八月蘇軾賈見罷先具易上疏言右
丞蘇軾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誠言於行其於此亦其兄軾
既立是以其常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生帝厭其乃作
詩自慶。山寺歸來聞好語野步啼鳥亦欣然書於楊州
上方僧寺。及在詔職策題又行譏毀言者因嘗論之其
作呂大防麻制尤更悻慢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為良法
及陛下復行差役則以免役為便民其在杭州決配顏章
兄弟皆無罪之人累年災傷軾張大以為甚於熙寧七
年之惠浚治河湖科借居民什器虛使擇江相卒以為遊

不貪
生員

觀監司畏之無敢觸其鋒者况敢檢按耶今既召還必求
以補伏望睿斷特行遠斥疏奏曩前宣諭曰貢身排擊人
入深須與賦俱罷。閏月夏。被麟州。九月定太學生
員上舍生一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兼制
科得王普司馬禎二人。上清儲祥宮成。出內庫五十
萬緡助邊。冬十月幸太學。建諸宮院小學。十一月
鄭雅論劾擊威福自恣乞罷擊又論王巖叟三卜人皆為
擊黨然雅之攻擊以為附左相呂大防云。傳見俞彘
太皇太后傳侍即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人也謚
獻簡。行觀天曆

元祐七年夏五月納皇后孟氏。城定遠。罷侍從
轉對。六月寬准浙積逋。以蘇頌為右僕射。秋七月
復翰林侍讀學士以范祖禹為之。八月王存罷

差罷

朋黨之論寢熾存人對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
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
范仲淹歐陽脩為朋黨穎仁宗聖明不惑今日果有造此
說者望陛下察之由是與用事者不合乃自吏部尚書出
知大名。九月水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震。冬十月
夏人寇邊圍環州七日解去知慶州章資數遣兵出討斬
獲甚眾。十一月癸巳冬至郊復合祭

蘇頌
彭龜
彭龜

元祐八年正月范祖禹上仁皇訓典。三月蘇頌罷
夏五月董敦逸黃慶基罷時敦逸與慶基並為監祭御
史言禮部尚書蘇軾為舍人時因行呂惠卿等詞指斥先
帝而其弟尚書右丞轍怙勢曲法相為肘腋當正典刑呂
大防曰近來言官擊人多以謗先帝為辭非惟中傷正人
亦欲動搖朝廷亟且禁止遂解言職。六月尚書左丞梁

原書注

范純仁

入相

壽以議慶事不合辭疾出知穎昌上遣內侍賜茶藥宣諭
 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秋七月令陝西沿邊專行
 鐵錢。召范純仁為右僕射侍御史來之邵論純仁師事
 程頤闇狠不才於國無補不可復相楊畏亦攻純仁皆不
 報純仁辭不允入謝太皇宣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同心
 協力。八月兩京河北淮南水。九月太皇太后崩先是
 台疾呂大防等入崇慶殿問聖體太皇曰老身授神宗顧
 托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於高氏否
 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曾以私恩及外家太皇
 曰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淚下
 又曰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
 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
 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

原書注

置老身也太后同聽政九年至是而崩。冬十月上始親
 政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疏略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
 羣臣此乃宋朝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天下治亂之端
 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祭天命人心去就
 離合之時不可不謹也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自
 姓呼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
 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踈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
 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一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之
 望不以已意為喜怒賞罰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凡皆為趙
 氏社稷宋家天下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斥絕姦邪裁抑
 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
 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
 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

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人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離疾而欲去之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爾惟陛下清心照理察其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正其罪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則姦言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虧陛下孝道必有以大失人心人心離於下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救之無及矣今乃小人乘間之時也此等既上誤先帝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蘇軾先約祖禹皆上章論列軾章已就見祖禹章曰公之文經世

蘇軾
傳書
頭

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願附名只於臣下加一等字。召內侍劉援等十人並為入內供奉官尋又以內侍劉惟簡梁從政為內侍省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呂大防等進呈上曰只為禁中闕人兼有近例蘇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為政之初先懼內臣故衆心驚疑爾劉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祠廟取旨可也范祖禹言漢稱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寧元豐間內臣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者三人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中正總兵

河東其勢震動內外憲陳再舉之策以至求樂陷沒用臣
興土木之役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
姓朝廷只從寬典量加發黜雖憲已死中正用臣猶存陛
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
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
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輒
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
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臣所以敢極言之陛
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
羣小人故朝廷清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蓋非有如今
人故宮禁清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蓋非有如今
日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
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內外之人稱頌聖德萬口

一辭矣上曰所召內臣朕皆有意任用汝欲各與差遣爾
祖禹乃退。十一月楊畏為禮部侍郎首叛呂大防上疏
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山之規省求以成繼述之道上
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列章惇安燾
呂惠卿劉摯等名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
建立法度之意乞召惇為相上皆納焉。十二月章惇除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復中大夫王中正復通都團練使給
事吳充等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
詞皆不聽。是歲河決內黃

除章惇
呂惠卿
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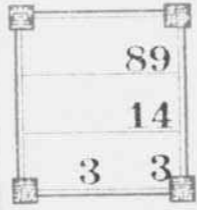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三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六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四

編修 李 燾 經進

宋哲宗二

紹聖 紹聖元年春正月駙馬都尉韓嘉彥於長公主廟禮
不遜 不遜擅宿外第責置斬州○除河東大銅錢禁○二月以
本清 本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温伯尚書左丞○葬宣仁聖列皇
后 后○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雲霧不辨○殿中侍御史來
之邵 之邵之逐大防以破朋黨因疏神宗所簡拔之人章惇安
燾 燾呂惠卿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乃罷相○親試舉人
賜 賜畢漸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蘇轍罷知汝州○夏四月
侍 侍御史屢策論蘇軾所作詔詞文字語涉譏訕有旨落職
降 降知英州○曾布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詔
改 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神宗實錄請取王安石月錄

野史
天防

不獲
不獲

參照編詳○六月臺臣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誣辱呂惠卿蔡確之名正其罪大防自水興知隨州劉摯知黃州蘇轍知袁州軾安置惠州呂希純自崇政說書知懷州○周秩上書忤意貶廣德軍○除字說禁○張商英自開封推官出五年不召及為諫官故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言壽文范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劉唐老孫升韓川當呂大防擅權時並以親舊相為表裏通傳指意今首惡雖已貶黜而壽等猶未明示廢絕於是降壽知鄂州安世知南安軍川知坊州升知房州安詩監光州益酒稅又上疏畧曰我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人才同一風俗大志未集神靈在天宣仁太后保佑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非遂起阿諛附會一旦烏合上叛君親之恩下背師友之訓或以小合俾緘白書告急或手扇障

不獲
不獲

面及半造門或為首結子弟之歡或伏地修門下之敬於是浮言競作鄙謗交興川洛異黨秦汶分朋撥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蟲交通相紐謂之八閔陰私構架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開抱持其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伺候報探謂之滅門暗走馬鞭勢盡相圖謂之徒中反告嗚呼學士大夫平日不素講聞師儒先生之高誼不自慎重身被譏議亦有足悲者君滋長不已則憎愛愈烈未易改也臣願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勸仍揭朝堂○范祖禹屢乞補外出知陝州○范純仁罷相初純仁為右僕射於事無所私隱同列或病之呂大防引揚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靖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門下侍即蘇轍從旁誦其彈文遂力丐去出知潁昌○以王安

章惇

事治經

立憲

石配饗神宗廟庭。○章惇為右僕射。○罷五路開寶通禮科。○復元豐免役法。○閏月復提舉常平等官。○罷十科。○復義倉。○復元豐改官員。○上親政修復元豐故事。士大夫爭獻所聞。吏部尚書彭汝礪一無所論。而知壽州朱服賀改元表力詆元祐變法。章惇乃出汝礪知成都府。而召服為中書舍人。○五月罷進士習賦。令專治經術各專大經。一中經。一願專。二大經者聽。○立宏詞科。明年禮部立試格除詔誥赦勅不試。外章表依見體式。賦如唐人。斬白蛇幽蘭渥注馬賦之類。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如揚雄官箴九州箴之類。銘如柳宗元塗山劍閣銘之類。戒諭如近體戒諭風俗戒百官之類。序如顏延之玉融曲水詩序之類。記亦用四六詞理俱優者為上等。次優者為次等。詞格超異者取旨。○曾布奉詔修

運籌司
呂大防
等

呂大防
等

察其言不實乃罷言職。○除字說禁。○秋七月追奪司馬光及呂公著贈謚。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劉安世官分鄭勳筠鄂南安軍居住。初章惇欲用蔡卞議光及公著並發冢斷棺上不聽。○復免行錢。上謂章惇曰。須從民便。不願者勿強也。○置府界學生監。○八月開洛口新河。○九月罷制科。○廢廣惠倉。○冬十月呂惠卿自江寧改除樞臣。韓忠彥曾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何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豈可留也。又曰。王安石禮勝惠卿。又曰。呂嘉問吳居厚皆刻薄。布因言章惇專權日甚。一日若以舊恩欲保全之。則不若制之於初。先帝體貌王安石言聽計從。亦未嘗敢爾也。○以常安民為監察御史。○振河北饑。○十二月河東鹽復官賣法。○嚴銅錢出界禁。○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坐詆誣罪竄祖禹永州。趙彥若澧州。黃庭堅黔州。

並安置

紹聖二年春二月振河北饑。夏四月以邢恕知青
州。置律學博士。秋八月錄趙普後。罷熙河等路分
畫地界時章惇曾布方謀用兵開邊自此始。九月辛亥
大饗明堂。知陳州范純仁上疏言望陛下於日又進擬
救文之際特降御批。添入昨來呂大防等坐貶謫各指
定州軍居住及安置。且特許於外州軍取便居住。如此
則澤及幽顯。和氣充盈。太皇太后神靈在天亦當欣懌。凡
五上奏。上有從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落
職改隨州。監察御史常安民上疏言蔡京之姦足以惑
衆。辦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
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臺諫。今在廷之臣京黨過半。若
不早逐。它日羽翼已成。嗟無及矣。又言今天臣為紹述之

范純仁
攻皇天
防以純
自罪

常安民
書蔡京
黨

談者其實。皆借此以報私怨。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
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及近為正言。則上疏論司馬光呂
公著乞斷棺鞭屍。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權臣
橫恣朋黨滿朝。惟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寮臣荷陛下
下獎。按不敢負。臣
誣陷非一。臣賦性愚
如拉朽之事。臣實耻為之。舉朝疾臣
避之上。命與安民。臣
上恐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以
南府地震。十一月。書罷罷。蔡確追贈太師。謚中懷。○
十二月。詔察官免言事。舉臺諫。毋限資。○編元祐章疏。○
蘇州地震

紹聖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虢州。右正言孫諤言。畏
在元豐間為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
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詭隨。締

孫諤言
楊畏

交執政天下之人謂之三變望顯黜之有詔洛職中書舍人。出內庫金帛赴五路經畧司封樁以助邊費。二月罷富弼配饗。三月以禁中屢火罷春宴。尚書省火。劔南東川地震。夏四月命河東鑄當三鐵錢。復罷宣徽使。五月孫器言役法不均詔罷言職補外。秋九月滁沂州地震。廢皇后孟氏初后朝詣景靈宮記事就坐諸嬪御侍立劉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留兒唱曰綽開婕妤背立如故由此閣中皆忍冬至朝隆祐宮候見后所御坐朱髹金飾婕妤頗愠從行者為易坐製與后等衆皆不平故傳唱曰皇太后出后去所婕妤亦起立或已徹婕妤好坐尋復所遂頓于地婕妤不復朝泣而去遂許于上時內侍郝隨用事謂婕妤曰母以此戚戚蚤為大家生子此坐正當為婕妤好有爾會福慶公主病后有姊頗知醫

出入掖庭投公主藥不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媼以示后后變色問曰此何從來媼對以實后曰六姊寧知中禁嚴密與外舍異耶戒令存之右持以告上上曰此亦人情之常爾右即取符藝於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內供奉官王堅以左道為右禱祠事聞上召宰相謀之章惇請禮官共議祭卞乞掖庭置獄差宦者推治遂詔內侍梁從政蘇珪即皇城司鞠之御史陳次升言廢后事重乞選侍從臺諫置獄庶獲情實獄具堅卒與法端以掘木即光教院造雷公式作右禱祠有所厭者伏所求者得等語又嘗令堅求間巷間所謂驢駒媚蛇霧叩頭蟲者以進右令佩往上寢殿燕氏坐燒歡喜字符取灰欲置茶中進上而未果又燒符和水洒御路鼻上數來又令堅繪劉婕妤像以大釘釘其心

夏人

紹宗
批罪

又欲取瘞死宮人燒死灰到劉寢觀其亦以此疾惡死又
取七家針各一燒符灰置劉閣中皆以厭呪卒無驗尋命
侍御史董敦逸銜問遂詔廢后遷居瑤華宮王堅法端燕
氏皆與斬陳迎兒因造為詔言激怒中宮杖者逐出詔獄
初起筆焚其峻錄問罪人過庭下首氣息僅屬或肢體已
毀折至有無舌者無一人能聲勢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
旁脅之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郝隨擠排
於內莫敢有異議者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人皆寃之○
冬十月夏人大舉入寇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制為十一軍
而自行主將及至延州見有備即拔賊北去○雷大雨雹
○築汝遮城賜名安西

道慶元
祐正人

征嗣立至是加封○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唱為姦
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
老亦宜薄示懲沮光追貶清海節副公著建武節副王巖
叟傳堯俞趙瞻並奪所贈官追韓維致仕及孫固范百禄
胡宗愈遺表恩是夏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
司戶先是邢恕嘗謂章惇言神宗晏駕時范祖禹赴召光
送別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
北齊武明婁太后宮名也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
王演恕常誘宣仁有廢立意故造為此謀惇雖知其妄但
借此以罪光謂光志在傾搖猥以武明事擬宣仁併公著
追貶之○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無
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內范純仁又自因別過
落職於本罪未正典刑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

敗悉
置言大
防事

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為散官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
州劉奉世郴州居住韓維洛職致仕王覲通判韓川隨州
孫升峽州呂陶衡州范純禮蔡州趙君錫亳州馬默單州
顧臨饒州范純粹均州孔武仲池州王欽臣信州呂希哲
和州希純金州希績光州姚勳衢州並居住吳安詩連州
安置王汾洛職致仕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程順追毀
出身以來文字秦觀移橫州編管並依紹聖二年八月二
十一日指揮永不叙朱光庭孫覺趙鼎李之純並追奪
尋降文彥博太子太保諸子並勒解官司馬康奪贈官
史臣留正曰邪正不可並用君子與小人共事終必為
小人所攻從右然也元祐之末劉呂主調停之說則臺
諫給舍參用小人如來之邵鄧溫伯鄭雍楊畏陸佃周
秩之徒俱進幸老微仲君子亦分其黨互相非毀則大

往小來羣邪並起小人反覆易於反掌前日進侍無恥
求見公著為入身之計者張商英也今日乞毀公著碑
亦商英也前日定謚司馬光者周秩也今日乞以罪加
司馬光者亦周秩也此猶可也而章惇蔡卞張商英之
徒既謫貶范純仁以下三十餘人又追貶司馬公呂誨
叔一十餘人竄呂大防劉摯梁燾皆已致之死地而欲
盡殺元祐諸賢既廢遂孟后且又欲追廢宣仁章惇之
罪可勝誅哉

閏月上書人張天說抵死○以曾布知樞密院林希同知
章惇之拜相也布在翰林草創極其稱羨惇用為同省
執政惇忌之止拜同知樞密院又遷知樞密院樞密院日
得獨對惇疑布更引希同知使察之希尋為布所誘亦皆
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大雨電○三月親試

張天說
抵死
曾布同
知樞密

舉人賜何昌言以下及諸科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幸金明池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疏略曰：伏聞金明池新造龍船費用萬貫，肆為侈靡，窮極工巧，必非陛下意也。陛下躬不出之資，襲祖宗之慶，勤儉過於夏禹，天下之所共仰，有司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不乘之舟，其費如此，而遊幸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祐陛下而使覺悟有司之過乎？夏四月，陳瓘罷初，大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唱言於太學，神考知王安石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說，校書郎陳瓘謁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大怒，召自而罵之，章蔡由是不成。瓘自為小官，時即特立敢言，紹聖初，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瓘適相遇，隨衆謁之。惇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曰：計將安出？瓘曰：請以所乘舟為諭，偏重其可行乎？或在或右，其偏

一也。明此則可以行矣。惇默然。瓘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為先？何事為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為君子？誰為小人？惇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則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則夫天下之望，惇厲聲視瓘曰：先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繫紹先烈，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遂以為姦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為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矣。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驟，所以紛紛至於今日。為今日之計，惟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幾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為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瓘議論勁正，惇雖忤意，亦頗驚異。

遂有兼取元祐之語博到闕召確為大學博士確聞博與
蔡卞合知必害正論遂以婚嫁為辭又而赴官於是三年
不遷至是出為涪州通判當確為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
正錄皆卞黨也競尊安石而排元祐卞方議毀資治通鑑
板確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自媿謙遠
以告卞密令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呂大防卒于慶
州上始聞之曰大防何以至慶州及請歸葬即許之議者
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紹興初追封宣國公
謚正愨○成都路復推茶○以西邊進築赦陝西河東○
追貶王珪萬安軍司戶三省言元豐末兩府大臣嘗議奏
請皇太子就傅建儲事時有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
事外廷不當置蔡確章惇聞之對退窮其所立珪不得已
方云上自天子確博宣言於衆其議遂定給事中葉祖洽

慶曆
嘉慶
嘉慶

言若以珪之罪無實跡則當時二三執政尚在見今侍從
間甚有知其詳者皆可考况臺官黃履論之於前諫官劉
拯論之於後近日高士京又極諫其狀望陛下決於獨斷
以慰中外遂有是命○復侍從博對○五月文彦博薨彦
博疑簡莊重顧盼有威逮事以朝荐更二府七換節鉞為
將相五十餘年兩以太師致仕英傑奇雋名聞四夷熙寧
中彦博在樞府尼惠普以妖妄告就逮有司奏縉紳所與
簡牘一時公卿多有之獨彦博無有也宗問其故對曰臣
但不知爾如知之亦當有時人美其分謗云謚忠彥○復
濟洛通汴○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暗不見○太原府
地震○秋七月大內火○火入鬼輿太史奏主賊在君側
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讒慝之人皆與也惟親近正人修德
乃所以備之○八月治同文館獄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

嘉慶
嘉慶
嘉慶

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茲
臣太逆不道之謀及甫度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
蔡京吏侍安博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異禪當求外
入朝之計未可必間已逆為機奔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
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
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
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都尉為粉族人以
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為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也及甫
除都司為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
止為平章重事及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即以修撰守郡
母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為謀忿詆毀之辭及置對則以
昭比摯如舊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巖叟面如
傳粉故曰粉壽字况之以况為兄故曰昆在摯將謀發立

不利於上躬京博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証
佐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襄序石審問仍差內侍
一員同往京博之意將大有所誅教會星變上怒漸怠然
京博極力煅煉不少置已而與壽先卒子化州後七日摯
亦卒于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二月朝廷乃聞
摯死不許歸葬家屬之於英州居住其五月獄乃罷○彗
出臣糾指天市垣光芒三三足餘掃巴星未幾犯宦者復犯
帝座○九月大赦求直言曾布言熙寧乙卯歲十月彗在
翼軫吳楚分野之外尋有交州之變隋邕欽廉三州光芒
掃長沙民大饑疫死者相枕藉自丙辰春出師討交趾丁
巳春師還死者數十萬今掃巴星則巴蜀不可不慮臣等
更當講求邊備兼星在氏羗邊事誠不可不戒○冬十月
以邢恕為御史中丞○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乞歸葬不

竊程願

劉摯

死

重等
名史
官在
石

許○竊程願涪州以其與司馬光相厚也黃庭堅尋自涪
移戎○復市易務許用見錢交易以息不過二分不許賒
請○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兩浙旱

戊寅元符元年春二月罷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三月建
獻親宅以勳五王○內臣陳衍抵死紹聖初張商英言內
臣陳衍乃陛下家奴與宰相交通干預大政詔除名白州
編管二年又與其州官往來配朱崖軍至是蔡京安惇究
治到前皇城使張士良所言陳衍事狀乃下詔衍處死士
良先已竄雷州至是徙白州○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
烈皇后先是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日夜與邢恕謀
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
過嶺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
圖危上躬其言寢及宣仁上頗感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

悉誅元祐舊臣內結宦者郝隨為助專謀垂簾事欲追
廢宣仁惇卞自作詔書請上詣靈殿宣讀皇太后方寢聞
之遽起不及納履號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
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諫上
語極悲切上感悟取惇所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郝隨覘
知以語惇卞明日再具奏堅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
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起詔
獄欲使誣宣仁果有廢立意及士良至既以舊御藥告復
列鼎鑊刀鋸置前謂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
天哭曰太皇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惇無如
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追廢之議遂息○蔡京章
惇進呈劉摯等事上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曰誠有是
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摯等已責退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

無怒罷

聖傳圖

所謹

戮大臣其釋勿治。夏四月邢恕罷出知汝州恕每登對必移時章惇疑其傾已排而出之。建顯謨閣藏神宗御書。復汴河堤岸司。五月朔御殿受傳國寶初咸陽民段義始居因造屋斷地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王甚榮色正綠御史臺主簿李公麟云藍田之王如藍此真奉寶也。六月改元。中丞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詭詐理所九得罪於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然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後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秋七月地震。八月詔自今三省樞密院擬進在京文臣及武官橫班使副諸路監司帥臣並召對。三省言駙馬都尉郭勳與平吳當起復上曰不以金革從事

賜妄
石第
夏人入

獲牛羊不啻十萬詔送闕下並代其命。范祖禹卒于化

而起復雖有故事非古也其除之。九月復竄鄭俠看詳詞理所言監安上門鄭俠上言謗訕朝政并王安國非毀兄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當及王旂王旂進狀內言父安國冤抑未除又云先臣不幸不得出於此時詔元祐指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俠除名勒停依舊英州編管旂旂並降監當。賜故相王安石第就京師賜第百間。冬十月夏人以兵三十萬犯塞國主與其母自將攻平夏城城守益堅寇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寇一矢遁去嵬名阿里妹勒都逋二人乃西羌之將皆勇悍善戰為邊患涇原經畧章榘謀知其虛可襲十二月遣折可適等間以輕騎二千出盩厔六道分進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俘馘三千餘人獲牛羊不啻十萬詔送闕下並代其命。范祖禹卒于化

遷人遣
便以緩
夏師

州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惜
隱在邇莫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讀尚書至內作色荒外
作會荒之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上首肯再三
乃退蘇軾稱為講官第一自以為不及也○十一月甲子
冬至郊罷合祭○十二月濱州河溢

○元符二年春三月遼人遣使請緩夏師其國書畧云
粵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
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報求救援之師用濟
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祖孫憂
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和合豈知一失於緩存而
况于彼慶曆元豐中曾有披聞皆為止退寧謂輒違先旨
仍事遠征僅蔽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報書云惟西夏
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惟於北嘗與婚姻之親而在南全

州
建要

居臣子之分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
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其惡在所討
除去歲之冬來攻近寨九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
盡力屈眾潰宵歸更為詭誕之辭往求拯救之力必謂深
加沮却乃煩曲為勸和示以華織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
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願於信誓殊不相聞惟昔興
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語深同謀外禦之情至欲全
除使無譙類謂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今者詳味緝
辭有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在茲仍詔遣郭知章報聘遼
使肅德崇堅乞於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卒
不從之○夏五月以涇原路建西安州及建大都等寨諸
路築據要害邊面各徑直相通率百官稱賀乃降德音陝
西河東路死罪囚流以下釋之○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

置湟水

斷絕。秋七月置湟水軍。初吐蕃酋長瞎征隴拶爭國於
是錢羅結奔河州說權知州王贍以取青唐。熙河經畧司
屬官王厚乃與贍同畫策遣客詣章惇。惇下其事於經畧
使孫路。遂大發府庫招徠。羗人既而河南酋長以講。朱一
公錯鑿當標四城來降。贍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許之。曾布
對上曰。先帝初以熙河洮岷為一路。今方得洮。又以熙河
蘭會為一路。今方得會。非天時人事符合。何以此孫路
以總管王慤為將。而以贍副之。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趨邈
川。贍忌慤分功。始慤明朝食畢。乃發贍。夜半忽傳發。平明
入邈川。慤日午始至。贍徑上捷書。不復由帥府矣。邈川古
湟中之地。部族繁庶。形勢險要。南拒河州。東拒蘭州。皆二
百里。於是孫路請建為湟水軍。

史臣曰吐蕃之商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

立列妃
為后

曹唐路
改鄯州

魏川改
隴州

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熙寧元符崇寧間。三用師於其國。
蓋其始也。王安石主王韶取洮河中。而章惇主王贍夷
青唐而蔡京主王厚復湟鄯。遂建熙河一道。郡縣而置
之功。湏訖成。邊患不息。咄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及金
戎得秦隴。乃得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八月太原地震。復會州。以知鎮戎軍姚雄為知州。安
化蠻寇邊。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隴拶以青唐降。
尋改為鄯州。贍征為其下。所逐徙居青唐新城。尋前髮為
僧。領眾趨宗歌城。王慤受其降。贍征既降。其首領錢羅結
與心牟欽。檀迎立董種溪巴溫次子隴拶為主。入居青唐。
至是心牟欽。錢羅結。幽隴拶於別室。遣使詣王贍。通欵。
贍舉兵至青唐。隴拶出降。贍引兵入城。閏月改青唐為鄯
州。邈川為湟州。宗哥城為龍支城。並隸隴右。以廓州為寧

聖放

塞城十月心牟欽疆結山南諸羌恣叛圍鄯州部將李忠擊敗之王贍戮心牟欽疆等九人及城中諸羌甚眾羌人又圍湟州王愍擊敗之又圍宗哥城九十日而解是月洮河總管苗履秦鳳路總管姚雄及將高永年破錢羅結于青唐羌人霄潰屬羌即阿章因河水叛率鬼臚族拒官軍熙河經畧胡宗回遣河州都監王吉將五百騎討阿章全軍陷沒又遣開封第八將魏釗討之釗亦敗宗回請以种朴知河州討阿章羌知朴來設伏以待朴逾一公城墮伏中為羌刺死羌乘勝追北遇隘不可兼行羌以萬騎來薄善射有六七羌人厚甲馳騎而來舜臣引弓一發矢中其面三發殞三人餘四人返走皆貫其背萬騎洩懼不敢前舜臣因得整軍向敵一公錯變講朱當標四城咸在重山復嶺中惟微逕僅通人行羌既反乃於沮峻處以水溉道

鄭浩言
五刻石
為非

滑不可登故漢兵三入三敗河岷及諸城堡寨日虞羌至於是青唐道路復不通錢羅結等共立小陇投為主溪巴温第三子也先是博白上將棄兵勢滅夏國而湟州告急博意沮自經營湟鄯死傷又倍於安西之役關中民由此大困而湟州歲費三百餘萬緡。潭州通判畢漸請毀元祐碑刻上從之。右正言鄭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不可不謹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皆料必以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今竟立之則不免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詔浩追名勒傳竄新州蔣之奇呂嘉問葉祖洽並補外王回除名勒停坐與鄭浩語言交通也王琳吳師禮李友諒陳宰朱絳傅楫胡安修范致君王溥勒停白時中岑揆張庭堅畢漸蔡蹈范致虛蔣求葉承名責罰坐以錢銀遺浩且致簡叙別也。十一月諸生置教授處依太學

夏奉
不謝罪

選補孝士歲貢上舍一人內舍二人又詔諸路各選監司一員提率事仍令逐郡知通專一掌管○十二月夏人納款先是西方之力已疲而其母梁氏死乾順乃遣人欵室告哀謝罪請和其表畧曰伏念臣起國禍之基由祖母之世蓋大臣專僭竊之事故中朝與手伐之師今母氏殞殂姦人追竄故得因持哀使附上謝章願追列祖之前猷特賜曲全之大造俾通常貢獲紹前盟詔答曰省所上表具悉爾國亂常歷年于此迨爾母氏復聰姦謀屢與甲兵擾我疆場天討有罪義何可容今姦黨既除爾既親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喜爾改圖姑從矜貸已指擇諸路令各據巡綽所至處明立界至并約東城寨兵將官如西人不來侵犯不得出兵過界爾亦嚴戒沿邊首領毋得侵犯邊境候施行訖遣使進結誓表當議許之收接之至

是來上誓衣有飭疆吏而來絕爭端誠國人而常遵聖化若違茲約則各凶再降儻背此盟則基緒非延等語詔畧答曰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毋爽約朕不食言宜諭國人來遵信誓疆界並依已降詔旨兼說川青唐已係納土歸順各有父來界至今並依洪地及本外都族有逃叛入夏國者即係漢人其餘一應約束事件並依慶曆五年正月一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已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

世宗

徽宗

帝位

庚辰元符三年春正月上不豫○大赦 上崩于福寧殿壽一十五在位十五年謚曰欽文睿武昭孝廟號哲宗○皇弟端王即皇帝位皇太后權同聽政哲宗崩太后哭謂宰執曰皇帝無子事湏早定章惇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太后曰神宗諸子中王長有目疾次即端正當立惇曰以年則申王為長論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太后曰

言發
得人

俱是神宗子豈容如此分別兼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又
仁孝蔡卞曰當依聖旨乃召端王王入太后諭曰先帝無
子端王當立對曰申王也固辭等進曰天命所屬大王
當為宗廟社稷計上遂即位。尊皇后為元符皇后尋又
尊皇太妃朱氏為聖瑞皇太妃追尊母貴儀陳氏為皇太
妃。罷增羅卒。二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復鄒浩等
官同時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叙有差。斥內侍
郝隨劉友端布因問故上曰彼自乞宮觀因言禁中修造
華侈太過無非金翠比隨友端所劾也。以韓忠彥為門
下侍郎。范純仁等並收叙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覲吳
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鄧光唐和禮隨安州居住呂希
哲希績呂陶鄭祐並宮觀任便居住蘇軾蘇轍劉安世秦
觀程頤移廉州衡英峽等州王右楊畏王欽臣范純禮純

言發
得人

粹和潤襄亮聖信等州晁補之張耒河中府黃州通判劉
唐老武勝軍判官鄒浩黃隱黃庭堅賈易王回並與監當
差遣。尋詔劉摯梁燾許歸葬摯燾王珪呂大防范祖禹
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許叙復。三月以龍夫為
殿中侍御史陳瓘劾告為右正言布因言於上曰言路得
人但章惇蔡卞不樂爾。瓘征與隴陔入見以隴按為懷
遠節度趣令之鄆州瓘征為寧遠節度。求直言奉議郎
鍾世美應詔上言乞復熙寧紹聖故事以謂神考道過百
王度事具卒沒猶未久而匹夫之臣相與誣毀傳播當年
曾不及中材庸主哲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大治復
見熙寧之盛不折尺筭而西羌納土不勤師旅而盡復故
疆若謂神考不當創法先帝不當追則何以致巍巍赫赫
之功若謂元祐改更而當則何以致官府廢墜財用匱乏

秦鄭
韓忠愛
為僕射
皇生
元祐敗
臣等自
便與官
觀

京師累月水雪河朔連年災荒西賊長驅寇邊如入無人之境臣嘗至西塞備見元祐削弱之患直可痛傷而太息也。○永興民王懷進王器詔却之。○振河北饑。○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棄鄆州時西羌復叛共立小隴摠為主詔王瞻平鄆州引兵歸隴州。○蔡京復翰林承旨。○以韓忠彥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皇長子生大赦范純仁二十五人並收叙純仁宮觀許歸穎昌劉奉世宮觀許歸陳州王觀韓川呂希純吳安詩唐義問並宮觀任便居住王欽臣知穎昌府楊畏復官依舊知襄州呂陶張耒劉當時並與知州呂希哲希績賈易並與小郡劉唐老鼓隱晁補之黃庭堅並與堂除蘇軾蘇轍劉安世秦觀移永岳鼎衡州居住程頤復官任便居住郭袞放逐便。○左正言陳瓘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

秦在罷

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才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聞御中安博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又言博奏浩是先朝所棄不當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聖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叔孫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叔孫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是非取舍簡擇一以私意為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所不敢也豈聖時所宜用哉因錄國是故事上之人言鄒浩盡忠之言以愛君憂國為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言者之意博居風憲理當助浩默而坐視媿責已多况如

龍編類

李進士

五鳳閣

復聖宮

前日之所為乎極天下公議所非以為國是極人臣不改之孝以為善述昔以誤朝今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惇聞璿章已出求去乃罷中丞出知潭州○右僕射韓忠彥言先帝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其語以為謗訕今陛下又求直言若復編類之則士必懷懼臣願陛下亟詔罷局於是詔取以入且面諭忠彥等曰已焚之矣○賜李金以下五百餘人及弟出身有差○五月姚雄奏青唐邈川始因王贍貪功生事招誘羌酋收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自據青唐邈川府庫財物贍與王厚各有侵盜迹狀分明乃竄王贍于房州○太原府地震○復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初孟氏之廢也哲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害我名節會有布衣請復璿華者遂命以官上因韓忠彥曲謝乃諭以復璿華之事

蔡絛

尋駭

平州

詔復位號既而璿華廢后用犢車還宮中太后先遣人以冠服易其道衣乃入中外歡呼時欲廢元符劉后曾布曰上則章先帝之短次則主上以叔廢嫂未順臣等議以兩存為便太后亦以為然制詞畧曰維元符建號已正位於中宮然亦泰上賓固無嫌於並后十月蔡京復廢元祐太后向太后力爭不可遂尊劉皇后為元符太后○置平準務改市易務從之○諫官龔夬任伯雨陳璿皆言尚書左丞蔡卞過惡夬曰卞為安石之壻妄謂盡得其學以欺朝廷而一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乃參預政機清議沸騰望重黜之璿曰章惇前日所為皆卞教之卞以繼述神宗為名以纂紹安石為主立私門之所好以為國是奪宗廟之大美以歸私史伯雨曰卞之惡有過於惇如誣罔宣仁聖烈保祐之功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疑安惇作理訴所而士

蔡澤之
蔡澤

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塞序長編排章疏而語言被罪者數千人先帝親政六年未嘗有失獨此數事皆下為之
上諭宰執曰臺諫攻下只說與章惇則下自知矣下請去
出知江寧九月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言知江寧府蔡卞與
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為害甚大乞正典刑又言向宗良
宗回亦陰為京游揚進列要路是皆國之深患臣非自愛
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
京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上曰事礙
東朝知當熟慮師錫亦奏疏東朝委曲陳論皆不報未幾
貶下太平州居住侍御史龔夬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
州天下之民共仰聖斷然臣竊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共
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
孫又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遠他命債夫民至

蔡澤州
蔡澤

愚而神其不可欺如此元祐初推行差役京率先而辨及
紹聖講復免役復與討論又昨者卞在朝廷與京表裏相
濟而今自謂趨向不同此尤可怪蓋其為人反覆趨利頗
為難祭願博加採訪以辨忠邪○蔡澤州臆歌城賜名寧
川堡○增太廟為九室附哲宗不祧宣祖○韓忠彥白上
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甄復不有追復孰慰幽
魂故文彥博王珪呂大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
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若錢勰顧臨
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侁孔武仲姚勗盛陶趙高孫
覺杜純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並追復
壽擊比舊猶降一官○罷推廣西茶○六月詔以坊場錢
輸內藏○左正言陳瓘言邢恕頃誣司馬光劉摯梁燾等
幾至滅族公議不容久矣宜定其罪貶均州○秋七月朔

蔡澤
蔡澤

太皇

還政

蔡京

房心

蔡京

宮

葬哲宗

章惇

太后還政。召范純仁赴闕，將以為相。純仁已疾，聽歸穎昌。蔡京犯房心，陳瓘言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知，而陛下有所未知也。况房心為宋之分野，大星乃天房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陵犯，願陛下預思所以銷禳之。八月，蔡京請作景靈西宮以奉神宗，館御而哲宗次之。陳瓘言不可者五，其一謂左宗廟今乃在西，不合禮經，卒不能易。出內庫金帛助邊。葬哲宗于永泰陵，靈駕發引，至鞏縣，遇雨，山陵使章惇先就幕次，大異輿陷于淖，中臣僚不復隨。從自旦至夜，二膳不時進，竟露宿野。九月，侍御史陳次升言章惇自登揆路，任私害物，奉使山陵，措置乖繆，於是惇乞罷政，命以特進知越州，踰月中書檢會瓘并臣僚上言云：惇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千餘家，凡士民暗昧言

語加以刃楛釘手

以膺斬脛，按古之刑，責授武昌節

度副使，潭州安置。右司諫陳瓘上言云：皇太后不待祔

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山，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

宜如何哉？臣恐假此，外家不足為報也。又曰：宗良兄弟依

倚國恩，憑藉慈愛，所與遊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

門，冀彥臣無其幹，才曰：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

籍籍，以為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預焉。良因中

外閥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恣傳，爾太后聞之，怒

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貶瓘，而怒猶未解。左右近習或請

擢蔡京執政，庶可解太后之怒。羣臣皆莫敢言，乃以瓘添

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見上，閣門不許。瓘

即具劄子，其一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

是其二，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繳進以聞。翌日，復有旨除

是其一，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繳進以聞。翌日，復有旨除

彗龍

相
宣
布
入

權無為軍權即露章辭免云蔡京交通閥結其勢益本廣
布心腹羽翼成奸憲弄朝廷有如兒戲天下治亂之勢係
於一京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按京之
罪明正典刑然後以臣差遣若以臣言為非則重加貶竄
詔不許辭免○冬十一月蔡京罷知永興軍○以韓忠彥曾
布為左右僕射曾布之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官
之遂遷稷工部尚書以王覲為中丞稷力正補外不介
表有內侍已成於然府佞人方刻於奏章上問佞人為誰
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下詔紹述熙豐之政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宋徽宗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

兼

經進

漆
地赤黑
白三氣
之真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
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巨西方中出白氣二將
散復有黑氣在傍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
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為壬戌是陛下本命
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
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從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
為陰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
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
之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
也陛下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范純仁薨口

意挺之
為御史
呂希純
補外
意挺之

占遺未勸上清心寡慾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
歸毋輕議邊事易遂言官辨明宣仁誣謗略曰若宣仁之
誣謗未明至保祐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
陵實謂之當然上聞言痛悼謚曰忠宣○皇太后向氏崩
追尊太妃陳氏為懿慈皇后○以趙挺之為御史中丞時
曾布與挺之俱在太右陵下布諭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
意挺之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矣○行
入粟補官法○二月以呂希純知瀛州時賢士大夫經紹
聖貶責者稍稍還朝曾布忌希純故出之○兩電○任伯
兩累疏言陛下即位時章惇兼前異議乞正典刑蓋言端
王浪子爾遂貶雷州司戶自雷三移睦越湖州崇寧四年
卒初蘇轍責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惇以為強奪
民居下州追民究治及惇責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

公來為
章永相
幾破家
今不可
也○棄
滄州○
解任伯
兩

公來為章永相幾破家今不可也○棄滄州○解任伯兩
言職○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復宗學○五月朔大
雨電○葬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祔永裕陵○六月集
禧觀火○右司諫陳祐前後七章論曾布不從罷言職通
判滁州○范純禮剛正數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憚之遂
出知穎昌府○安燾罷燾將請去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
事者特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讎
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為謀則
善矣未嘗有毫髮為朝廷計也當熙寧元豐間內外府庫
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
費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
下幸甚遂自知樞密院出知河陽府○蘇軾卒于常州吳
越之人皆咨嗟出涕軾獎善詆惡蓋其天性見義勇為不

陳瓘

陳瓘
陳瓘
陳瓘

顧其害用此數困終不以為悔乾道間詔贈太師諡曰文忠。八月陳瓘罷瓘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為宰相故也不報時瓘兼權給事中曾布將薦之即真或以告瓘瓘曰吾與布議事不合若受其薦進而復爾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至是瓘詣政事堂以書見布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布謂瓘所論為元祐單見淺聞之說瓘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罪遂出知秦州。中書舍人傅楫罷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其助已指歸然守正九命令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王古范純禮布滋不悅出知亳州。晁補之罷管師仁謂蘇轍皆深毀先帝而補之庭堅皆其門下士不可聚於朝出知河中府。冬十月李清臣罷清臣與曾布有隙每於上前互相詆

陳瓘

陳瓘

毀諫官陳祐論布過失上以祐與清臣交結欲黜布而援清臣御史彭汝霖遂承望風旨累論清臣之姦清臣不自安出知大名。十一月復平準務。庚辰郊祀合祭。禮部尚書豐稷罷先是上諭曾布詆毀神考第一是豐稷其次張舜民而稷又言近日建宮以寧神營寺以崇考復置御前生活以供內庭之用而外議不曉竊謂好修造尚華美稷所陳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既數以論事忤權近出知蘇州。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並復官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

言紹述熙豐之政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元祐正人如呂希純任伯兩陳祐陳瓘豐稷江公望晁補之范純禮等時相曾布憚之各各斥去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

肆行其志紹聖後人邢恕安悖復得進用於朝由王安
石曲學偏見倭人邪黨至今布滿朝廷而釀成靖康之
禍者良有以也

河東地震。是歲遼主洪基死孫延禧立洪基將殂戒其
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
君若妄動當力諫止延禧即天祚也。女真阿骨打立

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太原潞晉隰代石嵐岢嵐威
勝保化寧遠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
死者甚衆詔官給瘞奠優恤死傷之家。二月以蔡確配
饗哲宗廟庭。趙諗謀起兵據蜀事與伏誅。太妃朱氏
薨追謚欽成皇后。三月命內侍童貫如杭州監造御前
生活。夏五月詔應被受傳內降特旨並許三省契勘若
有戾祖宗格法可明具奏更不施行。韓忠彥至都堂左

河東大

不

司馬

馬

元

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以狀申忠彥云已具論奏乞罷
免論奏大臣因緣為姦變神考之法逐神考之人才前有
司馬光呂公著後有韓忠彥李清臣此四人罪同惡均光
與公著嘗被追貶清臣已係沒亡忠彥據位若令善去何
以為姦邪之警遂出知大名。諫官彭汝霖等共議以光
為元祐人罪狀有貶籍具在昨元符末叙復太優曾布用
其說具姓名以進乃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禦
壽范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四十四人
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舊臣得免尋詔毀
范純仁神道碑。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
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任執政官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官
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
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棻呂希哲劉唐老吳安

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文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
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
祉陳祐任伯雨陳郭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瓘
龔夫汪衍余爽湯誠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
譚辰揚備陳洵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
不得與在京差遣。葬欽仁皇后祔永裕陵。曾布罷布
初用王安石薦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青苗新法
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布又上書欲上專任安石以刑罰督
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快私忿
布贊之甚力惇興大獄無能救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摠
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逐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
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大與布異
會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愛婿也京

奏布以爵祿私其親布亦辨父之聲色少厲上不悅御史
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姦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姦擢紹聖之忠良遂出知潤州尋
落貶太平州居移潭州落貶太平州居移潭州另有不已詔置獄開封而府尹呂
嘉問挾宿憾逮布諸子嘉問挾宿憾逮布諸子以煉窮治由是曾約曾緣等一百
五人坐責有差降布為五人坐責有差降布為嘉州司戶依舊衡州安置後六年
卒。竄鄒浩初劉后為卒。竄鄒浩初劉后為貞妃生子時中宮虛位后因是得
立然纔三月而薨諡獻立然纔三月而薨諡獻怒太子后之立也浩三疏諫隨削
其黨尋得罪貶上初即位召浩還朝首及諫立后事褒嘆
用三詢諫黨安右對曰用三詢諫黨安右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
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絨不可辨矣及蔡京用事使其黨為
偽疏謂本宮人卓姬生子后殺其母而取之詔暴其事安
置永州浩母張氏絕昏浩之為諫官也恐貽親憂欲固辭
母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議吾固何憂。中書省檢會李

百

豐慶張
舞民責
後管

蔡京父

清臣嘗有劄子言哲宗天資世推仁厚未嘗有過失及章
惇為相開導以殘忍殺伐之事或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
上躬受禍者一千餘家及士民有暗昧言語加以榜釘手
足剝割皮膚斬頭按舌之刑至於道路以目不敢偶語者
有誤聖時有傷和氣也詔賤武安節副。言者論豐稷張
舜民元符末辭謝言官上表皆譏刺先朝於是並責授散
官睦州商州安置。秋七月詔臺省寺監外監司郡守並
三年成任。蔡京自尚書左丞超拜右僕射賜京坐延和
殿上曰昔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而兩漕兼
帷變更朕欲上迷父兄之志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之是
時四方承正帑庫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
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抵掃地矣。京嘗出玉珪玉危以示
輔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曰事當當

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置天平之奉區區一器何足

哉。置講議司命蔡京提舉

自曾布罷相而相位闕者踰月時知樞密院蔣之奇闕
下侍郎許將皆雁次補而乃驟用蔡京天下之亂始於
此矣

蔡京

蔡京

蔡京

焚元祐法。竄張耒以向者聞蘇軾身亡出已俸飯僧編
素而哭言者以為軾黨詔責房州別駕黃州安置。言者
謂置春秋博士非神考意詔罷之。八月置安濟坊以處
民之有疾病而無告者置居養院以處鰥寡孤獨。復紹
聖役法。論變法罪以徐學等十一人降官落職有差
十月劉奉世等二十七人皆坐垂簾之際黨國變法並罷
所居官宮觀。上以元符末羣臣所上書疏付蔡京京以
付其子攸與其客強修明垂簾得看詳第為正上正中正

下邪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計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又以正色調籍并元符未叙復過當之人凡一百一十九人御書刻石端禮門

文臣曾任宰相執政者文彦博呂公亮司馬光呂大防

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

堯俞趙瞻韓維孫中亮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

奉世范純禮安燾注王佃

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勛顧臨趙君

錫馬默孔武仲王公以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

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高孫升李周劉安世韓

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觀范純粹王畏只陶王古陳

次升豐稷謝文耀鄒浩張舜民

餘官秦觀湯誠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呂文詩張耒歐陽

棊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

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江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

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社陳祐任伯雨朱

光裔陳邦陳瓘蘇嘉驥大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呂

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旦曾君貺

韓跋

內臣張士良曾壽趙約譚康王侑陳詢張琳裴彥臣

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

尋詔黨人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到闕又詔宗室不得與

黨人子孫及有服親為婚姻二年八月詔以御書元祐姦

黨姓名頒天下監司長吏大立石刻記時有長安石安山

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

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

元
三百九
金

泣曰被沒不敢辭乞免安山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
聞者愧之三年六月重定元符黨通入元祐黨掌執司
馬光侍從蘇軾餘官秦觀以下及上書邪等合為一籍通
三百九人書而刻諸石詔置文德殿門蔡京自書為豐碑
頌之天下餘並出籍

洛黨以程頤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為羽翼
川黨以蘇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

朋黨
急

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甚眾
兵部尚書劉拯上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
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
有公論因其論之輕重以正典刑誰不悅服何必悉拘於
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慚願臺臣劾之出知蘄州○招
陝西河東弓箭手○蔡京三不馬司將川交子通入陝西

黨

黨

黨

民已取信今欲造三百萬貫令陝西與鹽鈔兼行從之○
冬十月蔣之奇罷○建外學於國南以待四方之士賜名
辟雍○十一月置兩京宗正司○十二月論棄涇州罪再
貶韓忠彥九人○蔡京言十三山場茶慶曆以前歲收五
百餘萬今歲入不過八十餘萬欲復行禁推令客人於在
京推貨入納請長短引赴諸場受茶販易明年置淮浙路
茶場

任伯雨
等

○崇寧二年春正月辰沅州蠻納土○論任伯雨等詆
誣先朝罪竄伯雨及陳瓘龔夬馬涓陳祐李深張庭堅江
公望鄒浩王覲豐稷陳次升謝文曜張舜民等一十四人
○以蔡京為左僕射○二月尊元符皇后為太后○詔立
殿中監尚食尚藥尚醞尚米尚輦凡六局○陳舉奏黃庭
堅撰荆南承天院記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常多王者

史

工役與

書進士

程頤除

名

更監法

復遼州

張商英

入黨

置學

視

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小補哉而儒者常欲合而軌之是何理也言涉謗訕竄且州
 ○內侍郝隨復以修內司進用於是繕修大內及諸司庶
 府景靈宮工役大作○三月親試舉人賜霍端友以下五
 百餘人及第有差○復市易務抵當庫○夏四月毀元祐
 黨人文字唐鑑蘇黃等集○論程頤學僻行謫聾瞽世俗
 近以入山著書竊意妄及朝政詔除名所著書令監司嚴
 切覺察○更監法○五月廢內侍寄資法○鑄當五錢○
 六月中太一宮火○王厚童賈復遼州○詔母以戚里充執
 政○張商英言蔡京姦邪志在逢君中丞石豫等以為商
 英非所宜言自左丞出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九月置醫
 官○定選階○蔡京乞令諸州置崇寧觀寺從之○立考
 課法凡三十條○冬十月置遼州茶馬司○十二月詔見

加刑恕

鑄九鼎

行新法如茶監香市易錢法學校邊事文字計直達尚書
 省○上留意西邊欲復鄜鄜以王厚童措置招納高永年為
 統制置邊事司專命二人主之命童賈為監軍○開遇明
 河自真至泗二百餘里○是歲高麗王顯死
 崇寧三年春正月加刑恕官先是上諭宰相曰涇原
 乃邊防之衝刑恕用事於此刑恕者已千餘戶矣蔡京庇恕乃
 諭便 奏怨儀糴奉法可賞遷一秩○鑄九鼎時朝廷制禮作
 樂以文太平留 漢津者年九十餘獻樂議因議制鼎
 四年八月九鼎成立大角鼎星祠初漢津議制鼎名以奠
 八方曰蒼曰彤曰晶曰寶曰魁曰阜曰壯曰風凡八而中
 曰帝鼎皆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及奉安翌日上幸九成宮
 酌獻至北方曰寶鼎者忽漏水溢于外蓋寶鼎取土於雄
 州界劉炳謂非燕之正方或者其謂是乎當時尤以為神

文編院

刑工

王安石

陝州

其後終於北方致亂。二月置漏澤園。兩電。三月置

文編院。招刺繡工三百人。令諸州築園土以居。強盜晝

則夜則拘之。夏四月辛未。金明池。復鄆州。鄆州。五

月置開封牧尹一員。少尹一員。分左右。罷知府等官。以士戶

儀兵。刑工為六曹。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顯謨閣。以

王安石配饗孔子。增置諸州學。置書畫學。秋七

月。復方田。九月。童貫王厚賜。第京師。奉鳳。招納司言

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豐。三州。所奏。皆誕妄。夏人寇邊

先犯。邈。延。又犯。涇。原。至是。又引大軍。直犯。鎮。戎。趨。渭。州。略

數萬口而去。既而又遣渭州蕃落兵士持檄。抵鎮戎軍城

下。斥責京下弄權。故京卡必欲舉兵討之。實因此檄也。

又十月朔。大雨雹。定廟制。復真祖。宣祖。十二月辛未

李及薛雍。罷發解。首試取士。必由學校。升貢。丙申。郊

宗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為興河等路經略安撫制

置使。二月中書省請。擇公卿子弟。第執戟。以衛軒墀。遂命

置三衛。即中郎親衛。即中郎勳衛。即中郎翊衛。即中郎

三衛。即為三衛侍郎。兩電。閏月。詔河陝諸路各置招

納司。三月。置青道馬監。以趙煥之為右僕射。煥之為

門下侍郎。奏曰。今內外皆大臣之黨。若以忠告於陛下者

乃指為懷異。議沮法度。此大臣恐人議己之私。故以杜天

下之言。爾又以私因。陰結衛士。增侍立。食錢。皇城。巡鋪。增

月給錢。又因小隙。授降請。上。登樓。受之。如南郊例。文賞此

皆京用私恩。以牢籠士卒。爾願陛下深察之。乃有是命。後

京與挺之名。權校之。屢陳。為惡。力請補外。而上不未允。

西羌。溪。賂。羅。撒。在。臨。哥。城。誘。夏。國。入。寇。迫。宣。威。城。下。寨。隴

右都護高永平。劉仲兵。發兵禦之。仲武大敗。永平。帳。兵。皆

夏四月
遼使來言
朝廷出兵
侵夏今大
遼以帝妹
嫁夏國

五月
林德報聘
六月
陶即夫罷
經署五路

潛河北
傾漕計以
市罷至用
三百萬緡
市北珠以
進者召

所招蕃部熟戶執水牛以叛為溪羅巴所殺乘勝犯熙河
城楊惟忠募敢死士接戰殺其囚而還。只惠卿致仕。
夏四月遼使來言朝廷出兵侵夏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
上謂還所侵地蔡京謂虜書悖慢京草創書言甚峻上令
易之曰美狄當示包容今西邊方用兵北虜不宜開隙。
五月林德報聘。六月陶即夫罷經署五路。梁子美將
潛河北傾漕計以市罷至用三百萬緡市北珠以進者召
為戶部尚書。蔡京謂汴都無險請置四輔郡以潁昌為
南輔以襄邑改輔州為東輔以鄭州為西輔以滑州為北
輔各屯兵二萬以侍從官為之。後四路總管皆京之門人
。八月作大晟樂。置蕃學於熙河蘭湟路。劉正夫使
遼林德使遼而失虜情故虜使繼來正夫酬對敏博與北
人議皆如約。上嘉之。

碑寬一
切禁罷
方里載
真物

崇寧

崇寧五年春正月禁出西方其長竟天求直言大赦
。劉達為中書侍郎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係籍人禁
及悉罷蔡京所造乃詔中外直言闕政夜半遣黃門至朝
堂毀石刻翌日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始上見
星變省懼深察京之姦除黨人一切之禁罷方田及諸州
歲貢六尚物尋又罷沿邊諸路科歛罷鑄當十錢省非衝
要更新置市易務罷諸路提舉監香鑿茶學事實木水利
等司市易官罷提舉保甲文臣差武臣提舉仍兼提刑復
左降人官諸徙者盡還之園土書畫筭醫學三衛官以次
並罷。二月蔡京罷未幾京令其黨進言於上以為京改
法度者皆稟上旨非私為之若學校大樂等數事皆是紹
述神考美意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於是上乃復學
校教官及香鑿司官又復大樂府復有用京之意矣。以

書進士

遷為

夏人請

蔡下加

罷

趙挺之為右僕射挺之入對上曰蔡京所為皆如御言挺之因言京援引私黨布满朝廷又建四輔非國家之利上曰行且罷矣又曰天久旱今京去而雨可喜○三月親試舉人賜蔡疑以下六百七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遼使來為夏人請地上曰先帝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詔以蔡下深得王安石淵源之學加禮泉觀使兼侍讀下姦邪紹聖以來竄在善類皆下密進劄請哲宗親批付外行之而元符中下為左丞託繼述之說迷惑主聽皆下為之卒於政和七年○六月詹不遠罷右正言不遠論家安國不當獻議移尚書省人言蔡京欲作第上曰寧有此耶然鄭居中又中朱諤嘗請留京賜第又中且云慧特扎荒爾而以罷京不早還相天將動威當復有大雷電之怒此語殆脅朕異其請之必從朕容以天

變未久遽復相京天下謂何賜第當議上又曰比聞中外有三不可之說謂法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朕得之怵惕不寐者數夕不遠曰京之誤國陛下所知也逵不知何故不可用上曰如碎黨人石刻寬上書係籍人禁皆逵首陳有何不可用不遠曰必有媒孽逵者逵用在陛下若京不可不去上默然尋詔不遠昏繆迂闊差知興化軍○夏人納款○八月竄馮瀛○十二月劉逵罷

蔡京

罷相

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右僕射○二月以學校三舍升貢次第著為令諸生自縣養教升之州學州學教養分為三舍自外舍升為內舍自內舍升為上舍貢之辟雍自辟雍登太學俟殿試命以官○三月趙挺之罷○立八行舉士科○四川改行錢引法○六月建禧祖殿于景靈宮○京師大水河北京西河決○秋七月伊洛溢○蔡

京師言官論劉達妻兄章縱姦濫敗官倚達勢盜鑄往來
貿易捕縱卞獄竄海島。中書省言崇寧五年上書觀望
者五百餘人禁中悉以焚毀內擇其情重者竄責李景直
曾縱黃宰方軫四人。程頤卒頤崇寧中遷居龍川之南
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頤兄顯
嘗言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遺人才
成就則予不得遜焉其後朱熹論之曰明道德性寬大規
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辛亥大饗明堂奉神宗配。冬十月蘇州地震。大雨
雷。閏月鄭居中同知樞密院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有力
焉居中責報京薦之。太廟齋即方軫上書言左僕射蔡
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
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

奏請盡作御筆行出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
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軫又言毀元豐所
造尚書省謂之紹述可乎又建四輔郡遣門人為四總管
又建方田法欲擾百姓而鹽法朝行又改客鈔遂為故紙
元符末上書之人分為邪等黥配編置則誰肯為陛下言
哉又遣子攸日與陛下遊戲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
使不知天下治亂也陛下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之重
乎詔宣示京言人臣無將有必誅之刑告言不實有反
坐之罪望付有司命治御史獄竄軫嶺南。禁用翡翠。○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置黔南路拓地數千
里塞外諸蠻悉已納土時雖建城寨而其地荒瘠遣兵守
六歲有死亡無賦可皆輦內地金帛輸之二年始知開邊
拓地實知桂州王祖道妄誕之言京附和之乃追貶王祖

黃河滿

道散官。乾寧軍黃河清踰八百里明年以乾寧軍為清州。廬州兩豆。

表賀符瑞

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乃赦。蔡京

表賀符瑞

京等奏甘露降侍即聽延福宮所奏竹生紫花黃藥秘閣槐枝連理御筆曰昨日仙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之

上京又奏有仙鶴數萬隻蔽空飛鳴又奏建州竹生花

結成縮米搬入城市貨糶所收數十萬碩又奏棧縣生

瑞穀安化縣生芝草都計五萬本汝州生碼礮山子一

百二十坐及諸州雙頭蓮連理木甘露降仙鶴集雙瓜

雙頭芍藥牡丹凡五千三百種有奇拜表稱賀又言異

州黃河清汝州牛生麒麟六十二處降甘露二十處木

皆連理二處祥雲現三處見毫光祥煙手詔云金芝之產

于良嶽萬壽峯宜改名善嶽蔡京導主上酷好祥瑞而

李諫以竹釘於芝草於蟾蜍背以獻及至一夕而解故

釘猶存梁子與進嘉禾則以膠粘紙纏皆不之罪亦齊

詐稱牛生一物今已被村民壞了切慮即麒麟也程析

言扶邦彥家收得異禽恐鳳凰也此等無根之語不可

勝數天大雨雪都城平地八尺飛鳥盡死九街水滑人

馬莫行臘月之雷京等指為瑞雷三月之雪以為瑞雪

拜表稱賀程詩諫其災異不書其視天變曾不若童稚

之可侮盡本安石之言謂天變不足畏噫自古物以罕

見為奇豈有芝草五萬本而仙鶴數萬隻竹生米數十

萬碩以為祥瑞此等誑誕之語君臣同為誣罔豈不貽

笑於後世哉

蔡京進大師。童貫加武康節度熙河等路宣撫內臣建

蔡京加
大師

童貫
內侍建

後洮州

蔡京

蔡京

蔡京

蔡京

蔡京

節始於此五月加檢校司空易鎮奉寧貴由此恃功稍專
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矣。河東北盜起
○二月置諸州曹掾官。建徽猷閣藏哲宗御集。三月
道內侍譚稹使舒江滁揚等州。夏五月庚戌朔日有食
之。童貫遣統制官辛叔獻領兵復洮州又克溪哥城臧
征撲奇降遂據之以為積石軍奏至百官稱賀以玉帶賜
京京請佩金魚遂為故事。六月瀘南夷納土詔以為珍
州九月黔南安化上三州及南思州諸峒并湖北辰靖州
諸蠻及涪州夔州南平軍夷人並納土幅員二萬九千餘
里蔡京表賀。置保用勳宗院以處翼祖後宗室也。任
氏為昌州盧氏婦夫死十年夫之別居親兄強通之任不
能制自破其陰以死獄上封旌德縣君。冬十月以石公
弼為御史中丞。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大觀三年春三月上親試舉人賜賈安宅等七百餘
人及第出身有差。詔中外官司輟敢申明衝改御筆處
分者以大不恭論。孟珙為學官有古學而精於易掌與
京言本朝火德應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變庶事以厭之
不然期將至矣未幾於文德殿進一軸卦象如平日所言
上大不樂乃鼠竄遠方。六月蔡京罷京專國日又公弼
等交論其姦上亦厭京遂罷為太一宮使初上為端王時
太史局有郭天信者言王當有天下及王即位言驗得寵
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上為之恐乃
疑京故罷至京致仕仍朝朔望大朝會許立宰相班。
以何執中為左僕射太學生陳朝老上書言陛下即位以
來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汚黷趙鼎之
惹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執中何為者耶是猶以蚊負山

也。夏六月至冬十月不雨江淮大旱。冬十月大雨震電。甘露降尚書省。

陳彙 大觀四年春二月禁燃頂煉臂自毀者。張商英入對除中太一宮使。陳瓘之子正彙詣杭州言京有反狀知杭州蔡疑執正彙送京師。上命中丞吳執中鞠之。瓘自明州逮入開封制獄。權升李孝壽使吏脅瓘使承教。正彙妄訴京罪。貶瓘通州流。正彙沙門息。夏五月傳給僧尼度牒三年。改宏詞科立詞學兼茂科。有星孛于中宮長數丈始出王良造父間。遂歷閣道逆行入紫宮。幾遍掃垣內外座已退。俄又進掃帝座者。用前後二十餘日乃滅。永直言大赦。

星變莫甚於此。掃帝座者。再其後金人犯帝闕者。再若有先兆。

陳彙

張商英

官 張商英 入相

石公弼 繼取

張閣知 杭州領 花石綱

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言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授太子太保致仕任便居住。六月以張商英為右僕射時。父早是夕大雨上書商霖二大字賜之。秋八月省冗官。石公弼上疏言自崇寧以來任事之人專務僥功。倖賞開邊。則招納無窮。修造日廣。民力凋瘵。饑疫相繼。死者過半。輒運花石荒廢農業。黔南之役。湖廣蕭然。上天垂戒。寧不在茲。願息民以承天意。尚執中等毀之。遂自兵部侍郎出知揚州。閏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先是有朱勗者。自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勗初才致黃楊三四本。上已嘉之。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舡相繼。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指內帑為囊中物。每一發輒數百萬。搜巖剔藪。幽隱不置。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名曰神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者。悉以黃帕覆之。

書

書

書

書

指為御前之物不問墳墓之間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數丈載以巨艦輓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折閘數月方至京師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又即所居創一圃林槭之勝冠於二浙後復取旨建神霄殿塑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郡守初到必朝謁焉。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罷初增寺觀額。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十一月丁卯郊。張商英謂編熙寧元豐事號皇宋政典詔就尚書省置局商英謂蔡京以紹述為名但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故作政典以黜其妄。

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夏四月張商英罷商英入相不知平心用人故侍從臺諫爭設智以陷之會上者亦衰言者乞逐商英乃除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未幾落職知鄧州至冬張克公又論與郭天信交通漏泄道

書

書

書

書

中語下開封獄具冬十月會商英於衡州宣和三年卒於京南。秋九月鄭允中童書復遼蔡京在杭聞書出使使附奏貫威名既傳宜深藏之使莫測可也奈何遽遣出疆上報京曰虜主欲識其面因遂覘之不亦可乎貫至虜庭其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歸至虜海河有無人馬植得罪於燕無所容遂見貫陳滅燕之策因携歸改姓李名良嗣薦之上遂賜姓趙復燕之議始於此。再竄陳瓘先是王安石嘗著目錄八十卷瓘初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及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目錄詆訕之罪歸于蔡下後又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區區改過之心書成藏于家至是何執中請治尊堯集詆訕罪勒停台州羈管尋移楚州。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四月燕蔡

京內苑五月京洛職致仕赴都堂議事三日一至都堂○
三月親試舉人賜莫儔以下七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罷勸官田○五月利州路轉運副使張臣獻羨餘三十萬
緡為言者所論尋除名竄池州○罷科舉○秋八月焚元
祐制詞○九月改官名以太宰少宰易左右僕射○十一
月戊寅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內臣譚稹經營河
東邊事至晉州得異物於民間似石非石似銅非銅長尺
餘闊寸餘厚二三分色赤黑首末素質中有古篆籀文其
上兩傍橫出兩尖如雲氣之狀莫知何物也稹歸以進蔡
京京見之謂此為元圭即天錫禹者晉堯所都也於是行
朝會禮受圭於正殿○蔡京進封魯國公何執中進少傅
改太宰仍兼門下侍郎○行給地牧馬法受田一頃仍蠲
其稅令牧馬一匹諸路至九萬匹○禁史學

政和三年春三月王安石追封舒王尋詔封其子夢
為臨川伯從祀廟庭○二月崇因太后劉氏暴崩右負其
才每曰章獻明肅大誤矣何不裹起幘頭出臨百官上嘗
謂蔡京曰朕前日大病那箇便有垂簾意那箇嘗謂右也
又曰朕不得不關防使人當殿門出之劍若非宣召勿問
何人入門者便斬之至是右以不謹無疾而崩死之日天
為黃霾異常始事覺上諭輔臣以右不謹且重曰不幸京
曰宮禁比修造多事失防護宜有此等且古今自有故
事不足煩聖心憂悶何執中勿獲進曰太后左右願陛下
多置人侍奉以婦人女子加之恐懼萬一不虞則陛下不
可負殺嫂名也上愕然因曰不欲即此決之晚當召卿來
議晚果促召輔臣既入發議將廢之而太后已崩蓋為左
右所逼自即簾鉤而縊焉上曰孟右已廢今崇恩又廢則

清昭
易成

置禮
局

保和殿
成

魏以
遺表

書

崇寧無配矣會其已崩故掩其事云。罷勅官。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即福寧殿。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七年改為玉清神霄宮時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賜號冲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妙冲和先生後並贈太中大夫。置後選士改內外舍為之。赦梓潼路以築漆椿等八州畢也是故南平夷戎州保州夷各納土。置議禮局訪求古禮器又詔言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開元禮不足法至是書成乃頒五禮新儀于天下又置禮制局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冠冕之變冠昏喪祭之則。閏月改公主為帝姬易國號以美名一字兩國者以四字郡縣主為宗姬族姬。五月拜昭懷皇后。秋七月頒新燕樂此樂乃古社角招君臣相悅之樂。先是并制匏笙壎篪八聲

始備詔頒焉。嘗起劉氏靈寤謚明達皇后。九月保和殿成乃延福舊址作殿五楹狹三東側殿曰出光西側殿曰葆光保和之後有殿曰燕頤兩旁有殿曰怡神曰疑神其楹數如保和總為屋七十五間上自記之。冬十一月癸未郊上播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祭儀為執綬官王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東若有接殿重複是向觀也彼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彼即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彼遂請付史館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廩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而不給俸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大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

延福宮

夫至迪功即道職自冲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
等侍宸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夏
四月閱雅樂初閱宗子次閱太學辟雍諸生量與推恩。
五月祭地奉太祖配赦。內侍楊敏以製樂傳宣之勞加
節度。秋八月宣和殿擢生王芝又詔有鶴二萬餘隻盤
旋雲霄之上並許稱賀。延福宮成記畧曰乃敞永巷城
之西序大興營造增光前烈而徙延福於拱宸之北宮為
南向適得地中殿因宮名次日藥珠又為之書其亭曰碧
琅玕晨暉榜於春路麗澤於秋方其殿則有穆清成平
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而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芳
芳麗玉寒香拂雲霞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之閣居
其東繁英芳雪鈿華瓊華文綺綺葩穠華綠漪瑤壁清陰
秋香叢玉扶玉絡雪之閣居其北會寧之北巖石為山而

延福宮

女真事

上起殿曰翠微堂為二亭曰雲歸曰層巖其間奇花怪石
岩壑幽勝宛若生成。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殿學士樞
密直學士為述古殿直學士。女真陷遼國寧江府初遼
主天祚賞刑潛濫色禽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
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遼人酷愛
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鬪而後得不勝其獲二
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外者
以故事皆來會酒酣使諸首歌舞為樂阿骨打獨不從天
祚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當以事誅之奉
先曰殺之傷向化心阿骨打知其意即先舉兵吞併鄰近
部族秋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時天
祚射鹿慶州秋山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為女真所敗失
寧江州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貫於壇壝

來以便往

龍門城上作復道通寶靈宮以便齋醮之路。上數從復道
二亭命道士施水藥於民。上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
姑蘇白樂天植之。擢皆取以實之。又於宮前作仁濟輔政
為楹棟不施五彩。有自然之勝。若江南陳後主三品之石
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
已即儲慧也。上喜。又於景龍門對長暉門。作上清寶靈宮
等八百餘官。乃謂上為長生大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而
第清華大帝皆玉帝之子。又有左元仙伯書。罰仙吏。秘慧
託言有天人降云。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大帝君及其
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時温州林靈素因徐知常得幸於上。
道以居。縱博。鼻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關之東
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狹市。民行鋪夾
蹄尾動。數千。實之。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

創製

蔡京

劉正夫

上皇

上往來未幾。則有期門之事矣。明年又詔創神霄玉清萬
壽宮於天下。以舊天寧觀為之。無觀則以寺充。仍設長生
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修御河。新隄。科免夫錢。廣京
城繕諸王列第。夏四月。何執中致仕。以太傅就第。以
蔡京總治三省事。三日。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治事。
未幾。又令朝朔望三日。一知印當筆。五月。鄭居中劉正
夫為太少宰。兼門下中書侍郎。六月。皇太子幼。妃朱氏
之。秋七月。沅州土豪叛。討平之。蔡襄武城。尋升為
軍。自再復。皇都。喃所羅之地。悉為郡縣矣。詔我羣臣。曾
悉。因上當豐亨豫大。極盛之時。毋為五季。變亂。裁損之計。
榜明堂。刻石尚書省。八月。修玉牒。屬藉。改走馬承受
置廉訪使者。兩浙水。九月。詣和陽宮。上玉皇徽號。
增置直徽。顯護華文。天章閣。秘閣。集英殿。修撰為九等

劉正夫

劉公田

劉公田

○冬十一月詔樞密事令童貫與議。己亥郊。置提舉

東南九道坑冶官。十二月劉正夫致仕

自張商英罷相蔡京益變法度居中在右府每為上言

之及為相四方欣然望治訖不能制京至是以疾致仕

正夫既罷職後王黼誤國召亂余深白時中李邦彥輩

皆鄙夫患失之徒而養成靖康之禍悲夫

劉公田所以內侍楊戩主之皆按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

其贏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謂之公田錢於是大擾農民

困弊僅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遼渤海人高永昌

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國皇帝據遼東五十

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琳討之至瀋州女真遣兵來援渤海

琳敗績乃以燕王溥為都元帥溥至乾州武朝彥等謀

殺溥不克復召溥還燕而女真擊破渤海斬高永昌其眾

散為盜所至虜掠遼不能制

震

災

地

君

君

政和七年春二月以童貫權領樞密院事。茂州夷

寇邊。夏四月上詔道院略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

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

正道卿等可上表章策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

尋詔王黼蔡攸盛章等至宣和殿觀神霄降臨黼作記上

之。五月詔王虛殿上皇地祇徽號祭地于方澤。六月

改節度觀察留後為承宣使。雨雹大如拳或似一升器

物兩時而止先是夏雨有二魚落殿中省廳屋上人皆異

之上以釋教經六千卷內惡談毀詞詆謗道儒二教命近

臣於道錄院看詳取索焚棄此等偽造經文。秋七月熙

樓臺

丁亥

獻上納

山

浮濫命內侍鄧文誥領之又詔不許用輿網舡且戒毀人墳墓及黃封帕蒙人園圃所植凡十餘事獨令朱勔六人用事勔由此授節鉞諸路紛擾以至大亂。八月鄭居中以母喪去位至十一月居中起復太宰余深少宰。九月辛卯大饗明堂。盜起淮西命內侍譚稹討平之。約宗室科條徒以下宗正訓治徒以上制勘。十一月詔蔡京五日一朝。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十二月天神降坤寧殿。修神保觀其神俗謂之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乘輿亦微幸以觀之或謂蔡京曰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作萬歲山上之初即位也皇嗣未廣道士劉混康以法錄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

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崗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喜於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国力而經營之至是命戶部侍郎孟瑛築土增高以象餘杭之鳳凰山號萬歲山後因神降有心嶽排空之語因名良嶽宣和四年始告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六年有金芝產于萬歲峯改名壽嶽門號陽華入門兩旁有丹荔八十株大石曰神運昭功者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偃蹇者名曰卧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樓金碧相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无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万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宣和中太宰生鄧肅進十詩諷諫末句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圍中何日不春風時朱勔以花

上詩言
老石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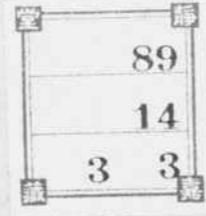
石綱媚上東南騷動故也上即宣取時皇太子在側上曰
此忠臣也蔡京奏曰今不殺肅恐浮言亂天下上不荅即
詔放歸田里靖康初召為鴻臚簿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六

朝散郎守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直學士李 焘 經進

徽宗二

重和

通使
女真

丙戌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寶初八寶既備
上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今再初乃我受命者也其文曰
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大和萬壽無疆○二月夏人寇
邊將官張迪死之○初通使女真約夾攻遼去夏有漢兒
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攻遼事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
因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而不能達繼遣
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阿骨打及粘罕等呼郎
君問遣使之由政對以貴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
時遣使來賣馬今主上聞貴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復通
前好欲與貴朝共行平伐雖本朝未有書來若允許後必

求

教

進士

罷

策

有國使來也阿骨打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友真二人齋
 國書并地球生金貂子等來童貫嘗與熙河鈐轄趙隆議
 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與此當有異拜隆曰隆武夫
 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彙生雖萬死不足
 以謝天下○赦四川以城石泉增築九堡畢功又平綿茂
 州夷開拓甚廣故也○以蔡京子肇為宣和殿待制備選
 尚康福帝姬駙馬都尉帶文階自備始○上親試舉人賜
 王昂以下七百八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時皇子嘉王楷赴
 廷對有司考為第一上不欲令魁多士升昂為榜首○淮
 南運使張根論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遂及修造之侈又言
 花石綱之擾落職監信州商稅○前知峽州王宋資政殿
 學士劉昺唱詩歌謗訕悖逆家伏誅昺流瓊州○五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置經制司講畫諸路財賦○秋七月

待法

度

東南大水遣使振之○九月辛巳大饗明堂○閏月上詔
 曰自頃庶事大臣以為可行朕采諸民多不謂便如拘白
 地與禁推貨增方田增酒價取醋息河北加折耗米東南
 水災皆措克苛削可即日罷之○蔡京以鹽法尚有未盡
 請改袋制且許所過指其統袋製既與昔不同必使更買
 新鈔方帶給舊鈔號對帶法亦曰帶搭旨揮既出一日間
 入納者三十餘萬緡上大駭而後知搭帶之利也不一二
 歲必復為之商人每覺鈔行略滯則貯積以待改法謂之
 趁新鈔自是盛商大困○大內火焚五千餘間時天大雨
 而火益熾上是夜微宿于外○錄周後除封崇義公外以
 其長世世為宣義即○冬十月上御寶籙宮度王清神霄
 秘籙會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極
 於林靈素及為大會靈素請經據高座上為設幄其側靈

素所言無殊絕者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為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矣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衣幅巾以赴日得一飲餐而襪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十一月朔改元大赦。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謬士效忠而憮人乃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宦寺交結權臣共唱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臣謂啓燕雲之役異時登上齒寒狼子野心必伺吾隙而逞其所欲矣時謂其首沮大義請置諸法上以言路久壅宜導以賞與補承務郎。十二月置裕民局。女真阿骨打稱帝女真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

猶漢言王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以至阿骨打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沉毅寡言笑顧視不常而有志有楊朴者遼東人也勸阿骨打稱帝以其國產金故號大金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天祚遣使備袞冕冊為東懷皇帝

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道士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明年詔復舊。女真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齋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初趙良欲用國書而有開曰女真之首止節度使用詔足矣有開至登州而死會謀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封女真為東懷皇帝矣乃詔政

書

余深主

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慶至
 阿骨打軍前阿骨打責以中輟留半年始遣歸語之曰吾
 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
 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上遣二
 醫往是秋還以其事奏聞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
 真圖契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可
 交也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以余深為太宰王黼少
 宰初上訪大臣以取遼之策鄭居中鄧洵武皆以為不可
 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左司倪濤且曰景德以來虜守約
 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以安士不習戰軍儲
 又屈無輕議論以為後患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知湖
 州葛勝仲與黼連姻亦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
 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

陳善臣
益天報

時謀者云天祚有亡國之相或言陳堯臣登科為畫學正
 黼薦堯臣使虜繪天祚像以歸且云以相法言之亡在旦
 夕并圖其山川險易以進上大喜擢堯臣為右司燕雲之役
 遂決

啓燕雲之役者初則童貫得志於西邊遂謂北方亦可
 圖繼而趙良嗣來歸獻以取燕之策然宗如之何而不
 夫豈知天下以安士不習戰白溝之敗為金人所笑遼
 亡而中國之憂始大矣

三城尋
納款

躬耕籍田。二月朔改元。三月皇后親蠶詔建蠶宮蠶
 殿。童貫遣劉法進兵攻統安城法以為不利貫迫之而
 行士卒陷沒者數十萬。夏人寇邊貫以鄜延環慶兵入
 西界大破夏人平其三城既又破之於震威軍六月夏人
 納款詔六路罷兵初夏人恃橫山諸族善戰故用以抗中

善物若
龍出郭
城而大
水至赤
氣且天

國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橫山之地夏國失
所恃乃因遼人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此未有也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五月都城水高十餘丈水
未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祭肆人晨起拭床榻
牀若有大犬躡其傍質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而倒遂為
作坊兵眾取而食之都人繪之若世所畫龍鱗蒼黑色驢
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座極長於其際始分兩
岐有聲如牛後十日水至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
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折
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夕又作聲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
猛而赤氣出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
氣為多自西北俄入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
乃止○秋八月復鈔考定帖錢初元豐中議者謂民之買

禁禁

道德院
樓之

幸京

鬻輸納賴官為之據官司亦利其入遂有所謂鈔考定帖
錢至是諸路爭為應奉此木事轉運李祉請復其法然息
不過得利三分而朝廷許之○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王
黼童貫蔡攸等預焉京等請見安妃許之酒行無筭二鼓
五籌始罷京為記以進○道德院生金之上幸觀焉遂由
景龍江泛舟至京第鳴鑾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鑾
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
悅之說於是以備尚主而攸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輦幸京
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
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知又曰輕車小輦七賜臨幸邸報
傳之四方初上之微行也外人尚未知因京謝表乃盡知
攸進見無時便僻趨走或塗抹青紅優雜侏儒多道市井
淫媠謹浪之語以蠱上心妻朱氏出入禁省攸加開封子

宣和二年春二
女真使同呼慶持其國書來請別
遣使通好因遣趙良嗣往猶以買馬為其實約夾攻契丹取
燕雲舊地第面約不實國書時女真出師三路攻遼國上
京是夏良嗣等青牛山追及阿骨打遂從至上京觀攻城
不旋踵而破與阿骨打議約大抵以燕本漢地欲夾攻

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京矣始做嘗勸上曰所謂人主
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上納
其言遂徵行都市妓館酒肆亦皆遊幸正字曹輔言上微
行之失編管郴州政和以後上輕於出入巾裹及衣服獨
喜同臣庶實欲為期門之事而苑囿皆為白屋不施五彩
多為村居野店又聚野獸鸞鶴鴛鴦鳥數百千蹄跡徧
蒲苑囿宣和間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死若川
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為 祥○冬十一月乙卯郊
宣和二年春二 女真使同呼慶持其國書來請別
遣使通好因遣趙良嗣往猶以買馬為其實約夾攻契丹取
燕雲舊地第面約不實國書時女真出師三路攻遼國上
京是夏良嗣等青牛山追及阿骨打遂從至上京觀攻城
不旋踵而破與阿骨打議約大抵以燕本漢地欲夾攻

丹使女真取中京大朝取燕京許之遂議歲賜良嗣初許
三十萬而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
也阿骨打亦許之遂以手札付良嗣約以女真兵自平地
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白清夾攻不然即難依已許之
約仍遣使奉國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
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
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
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軒不為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為
定具形弊幅冀諒鄙悰余使以九月至闕尋以馬政報聘
國書略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
函書致罰契丹逃聞為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
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
歲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戶部尚書唐

唐恪言
應奉司
奉綱

禁京致
任

燕童貫
第

梁師成
梁師成
梁師成

恪言汴渠之運自夫秋絕不至由王黼奪上供綱為應奉
之用今珍異之物充於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未十一上
以諭黼黼取下卸司運數以進恪言是併應奉司綱在其
中屬戶部者十之一二詔恪罷知滁州。夏五月祭地。
布衣朱慶說上書論官寺之權太重竄池州。六月蔡京
致仕仍朝朔望時京子攸儵儵孫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
而儵尚帝女他至侍從者二十餘人尚方資子無虛日野
役皆至大官媵妾至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而上厭之至
是請老詔京致仕依舊神霄玉京萬壽觀使。復元豐保
甲舊制。秋七月詔文臣非邊防勿起復。燕童貫第。
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梁師成累遷河東節度拜太
尉時上留意禮樂符瑞事師成善於逢迎凡御筆號令皆
師成主之多擇善書吏習成畫外庭莫能辨王黼以父

事之權勢熏灼嗜進者皆出其門自稱蘇軾出子因訴于
上軾之文復出人間。十一月余深諫上以取閩中花菓
之擾王黼曰此太平末事不足罷言者請深使曹輔言事
深求退出知福州而以王黼為太宰。方臘反睦州青溪
有洞曰幫源廣四十里羣不逞往往囊橐其間臘家有漆
園時造作局多利瀕而兩浙苦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
數日之間哨聚至數萬人遂以誅朱勳為名縱火大掠兩
浙都監蔡遵頤追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殺官兵千人於是
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為賊所據僭號改元末樂初臘之
亂王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至且峻責浙西提刑張
苑勿張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連陷數州上大恐始遣譚
稹討之稹逗留不進至三年正月賊入杭乃改譚稹為兩
浙制置使以童貫為江浙淮南宣撫討方臘時北征事起

陳過庭
御史
多
張叔夜

陝西勁兵多聚輦下盡發以往上微行送之握貫于日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行之四月童貫與王崇劉鎮兩路軍馬約會於睦歙間包幫源洞裏表裏夾攻至是鎮與楊可世馬公直率勁騎奪賊門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萬抗拒轉戰至晚大敗火其屋萬間斬賊五千餘級鎮亦如之擒方臘并其親屬偽相侯王共三十九人奏捷于朝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一百餘萬王師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臘至八月始伏誅尋赦江浙淮南等路改睦歙二州為嚴州徽州。十二月以陳過庭為御史中丞時睦寇猖獗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勳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賄賂狼籍罪惡彰著且正典刑以謝天下時論韙之。盜宋江犯淮陽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

張叔夜
宣和三年
羅花石
羅造保

張叔夜設方略討捕招降之
宣和三年春正月復熙豐舊制乃大赦六年禁衝改元豐法制者以不恭論。蘇杭造作局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物所湏悉藉於民民力重困至是以方臘亂浙西悉詔罷之。二月罷花石綱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泗各有轉般倉綱運綱運兵士各有地分每舟虛二分容私商以利舟又載鹽回運兵士稍便之後以發運司舟船撥充御前綱以載花石而轉般倉廢矣綱多重載不容私商又鹽法變更無回運舟兵苦之多逃亡而為盜至是禁般載花石使之般運糧道。三月親試舉人賜何浹以下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詔梁師成下使臣鄧宏曹組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是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鉅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

羅花石
羅造保

劉氏

真安妃

廷絕

王黼

將暮而稍止是時睦賊未平人多憂之。夏四月貴妃劉

氏薨謚明節皇后劉氏本酒家保女也性穎悟能迎旨合

意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為長生帝君謂妃為九華玉

真安妃每神霄降必別真安妃位。五月金使來詔國子

司業權邦彥內侍董師禮館之未幾傳旨曰遼人已知金

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諭金使令歸邦彥驚曰如此

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復奏得旨候童貫回議之使留

三月餘卒以國書付使人歸國更不復遣使阿骨打意朝

廷絕之乃悉師趨遼中京。中丞陳過庭乞罷冗官之以

御前使喚為名者京西轉運張汝霖請罷進花菓王黼劾

之以為懷姙興謗過庭貶黃州汝霖貶均州。王黼言臣

累奏士大夫抑損應奉意在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

臣專總領以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乃奪總

童貫

童貫進

運漕乾之卒以自用四方珍異之物充物二人之家而入
尚方者纒什一每陪宴出燕至為俳優鄙賤之技以獻笑
取容。六月河決恩州。黑首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
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傷食之如是二
歲乃息。秋八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稹幾貫復領陝
西兩河宣撫。諸路蝗。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

內侍官謂之家臣自古無賜坐者其在禁中則不可知

外庭未嘗見也時童貫為太師領樞密院視宰相師成

為開府亦視宰相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

人主講勸酬之禮且家臣為師傅於義尤悖貫以領樞

密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易紫衫與羣

閣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

金人陷中京

之役古所未有也

二月雨雹○三月辛祕書省大學○金人陷遼中京先是天祚有四子長趙王次晉王次秦王次許王晉王有人望秦王母元妃之兄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會晉王母文妃娣適耶律撻曷里妹適余覲撻曷里妻嘗過余相家奉先密告其結余覲將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撻曷里妻等皆在誅文妃亦死獨留晉王余覲懼叛歸女真女真用覲為先鋒遼乃殺晉王死非其罪天祚率騎兵五千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燕王溥守燕天祚至雲中遂取馬三千匹入夾山李處溫及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溥溥即位於燕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湘陰王溥主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蕃部天祚主之遼國自此分矣金人追至雲中蕭查剌降進追天祚幾

天祚奔

燕

立

書其地

及凡輜重及其幼女皆俘獲之耶律溥既立遣使來告其上以天祚在夾山溥安得擅立令雄州劫之至五月耶律溥死蕭幹與大石林牙立溥妻蕭氏為太后元德興八月阿骨打追襲天祚于國崖擒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師七千擊破之於是乘勝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夏四月下詔復幽燕故地遂遣董貫勸兵十五萬巡邊彼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未復按兵巡邊下也五月董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誥計降黃榜招諭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遂令利師道總東路之兵屯白溝辛興宗總西路之兵屯范村耶律溥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之新城貫遣張寶趙忠諭耶律溥舉國內附溥

書師

執二人斬之又遣馬廣齋軍書入燕大石林牙謂其使人
王介儒曰過河語董貴欲和即還作善鄰不和請以兵相
見前軍統制以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為大石林牙所
掩被傷而退漢益兵二萬遣蕭幹統之將渡白清河諸將
皆欲迎敵師道以貫約不可妄殺乃止翌日虜來大兵堅
壁不動而退蕭幹迎戰於范村興宗遣揚可弼救之仍自
督戰虜乃却凡駐十二日乃還師退雄州虜至城下曰女
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舍此不圖而欲射利棄
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貴遣參議官
劉幹議再修好上聞師敗遂詔班師○貴之遣也鄭若中
力陳不可又謂蔡京曰使百萬生靈肝膽塗地公實為之
○宋昭上書言遼國不可攻金人不可隣異時金人必先
效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董貴李良嗣等言極激切仍乞

書使

師取幽

親自奉使以和解之詔昭狂妄除名竄海州○加高俅開
府舊制殿帥早朝退至殿門於宰相閣子階下相揖捲簾
二三尺以為禮俅以隨龍人不數羊至太尉至是又加開
府恩比宰相每遇王黼於路則分道而行傳呼相揖故事
盡廢矣○秋七月初收經制錢○九月金使李董烏敦高
慶齋來初金人取中京襲破天祿行帳又占雲中忽聞董
貫舉兵恐南朝逕取燕京則歲賂不可得乃遣使來烏敦
等奏聞貴朝大兵厭境不報本國故遣臣來聘趙良嗣答
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董貫舉兵以應夾攻之
約彼此不報不足較也烏敦等又詣王黼第計事面授回
書良嗣曰縱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必計先
後也而以良嗣報使馬擴副之○初貫撤回軍至河間但
招集亡潰莫保雄州而已忽知中山府詹度奏耶律淳死

魏書

燕人有越境而至者王黼有請于上詔貫攸無歸異議者
斬召諸道兵三十萬復用种師道為帥師道力辭又造堂
曰太祖嘗出收燕山圖示趙普普曰此必曹翰所為然翰
能取之陛下使誰守之太祖遂卷圖而入如師道非才豈
敢望翰今朝廷謀帥設有如翰者又使誰守之於是師道
避事落節度而更以劉延慶為都統制約九月會三関
虜蕭后專政契丹恐漢人應南軍將謀殺之時管常勝軍
郭藥師有意歸朝而四軍蕭幹聞王師再壓境忽自燕來
涿藥師誘幹下而幹不從藥師遣使奉表以涿州來降時
高鳳亦以易州來歸童貫自河間復回雄州時已在道藥
師至受之以其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為
鄉導軍聲大振蕭后遣蕭容韓昉來表稱藩攸視副本
止云納款稱臣揮之而去曰頃納土乃受冬十月劉延慶

魏書

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揚可止自安蕭軍出易
州遂會于涿時兵衆五十萬進駐盧溝河契丹四軍蕭幹
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曰遣騎渡河擊我藥師言遼
以全師抗我則燕城必虛宜遣輕騎襲之乃選常勝軍并
西兵五千騎襲燕奪迎春門以入藥師遣人諭蕭氏使降
不從我師與虜戰至晚不解蕭幹回兵救燕人皆死聞藥
師累敗奔門不得出盡奔馬緹城而下死者過半還者數
百騎而已時大軍屯盧溝河者未動而蕭幹兵纒數千得
漢兩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十萬吾師三倍當分
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大為應鐵之無遺陰逸一人歸
報衆軍遂潰自相蹂踐而死幹遣騎來追至涿水北而還
童貫蔡攸再舉不能下密遣其客王瓌由飛狐路約阿骨
打以下燕十二月阿骨打分三道進兵粘罕趨南暗口撻

魏書

金山

懶駙馬趨北牛口阿骨打趨居庸關馬擴隨軍行阿骨謂擴曰我初聞南軍到盧溝有入燕者我心亦喜將斂軍歸國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焚而遁何至此耶一兩日間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契丹聞阿骨打至奔關而遁遂入居庸關軍皆奪食時到燕蕭氏聞居庸失守夜率蕭幹等出奔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及城統軍蕭乙信開門納之宰相以下皆降蕭氏奔夾山阿骨打遣五百騎送馬擴歸朝獻捷。金使來議割燕山地而平灤營三州不許至是趙良嗣馬擴至奉聖州國相蒲結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出兵失期為言不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良嗣答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辨論數四卒不從於是國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借來。十一月庚午郊。是歲高麗王俱死子借嗣位。

燕京

燕京
出稅稅
爭

宣和五年春正月金使李靖王度刺撒母與趙良嗣偕來金主謂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還本朝上意以銀綰代之靖復請歲幣上亦特許遂命良嗣再使求平灤地阿骨打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稅租阿骨打曰燕租六百萬貫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夫復何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通奏詔復遣良嗣再使代稅之物悉從來諭遂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涿易順景檀薊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三月金使寧述割王度刺撒母盧持誓書草來且言金主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嗣與寧述割欺罔之言乃遣兵部侍郎盧益持誓書議交燕京日子盧益等

卷之六
燕京六
州來偏
書景泰
改入燕

至燕山先索犒師金帛乃得見兀室等且索誓書觀之斥
字畫不謹凡改更三四王黼皆曲意從之且索燕人趙溫
訊李昉能來歸者宣撫司縛溫訊與之其志愈驕矣至夏
月遣楊璞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薊景六州來且索米
二十萬石上遣童貫察攸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定燕之
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席卷而東而宋朝指歲幣數
百萬所得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涿易阿骨打曰海上
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時左企弓為金人謀嘗獻
詩勸君莫惜捐金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邀求不已
宋朝曲從所請乃許之。赦兩河燕雲路時習趙良嗣虛
辭謂虜許我雲中故曲赦併及山後云。後以王安中知
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藥師以節鉞欲居度上度稱御
筆所書有享藥師不從兼常勝軍橫盛度不能制朝廷恐

生變九月以度知中山府蔡靖兩易其任

燕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
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陰
關隴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蓋天所以限蕃
漢也一夫守之可以當百宋朝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
山之境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
丹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
路石晉以燕山諸郡賂契丹又改為燕京路則與平州
為兩路矣始宋朝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
北平灤所以有辭也金人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
雜處故幹離不入寇至自平州由當時議割地不明地
理之謬也

五月王黼加大傅總治三省事。金太宗吳乞買立擗號

遼張毅
以平州

太祖大聖武元皇帝改爲天會元年。遼張毅以平州來降毅知契丹必亡籍丁壯五萬以爲備金人既下燕使參政康公弼諭意毅曰契丹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肅幹爾公弼以語粘罕遂改平州爲南京加毅同平章事至是吳乞買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民患遠徙私訴於毅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首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何懼乎毅召李石問之石以爲然遂殺企弓石與高履詣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毅總練之才足以禦金山安燕境宜招致之安中送石履赴闕改石名安弼履名黨又趙敏修者乃遼相李處能也三人與王黼白事多從之張毅又遣其弟來通款乃授毅節度出襲平州

世襲平州惟趙良嗣以爲不可恐必招女真之兵而時相不從金人聞毅叛遣兵討之毅率兵迎拒金人以兵少而退大書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至冬十一月金人以千騎破平州得宋朝所賜毅詔毅走燕山自是金人歸曲宋朝累擢宣撫司取毅乃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之未幾金太子窩里李由平州路入寇矣。六月加朱勳節度。秋七月童貫致仕貫復歸自燕山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譚稹爲宣撫副使貫尋命致仕。譚稹爲宣撫副使仍駐河東然金人以燕山地要害實不我與但浮沉其辭而我之使人昧利貪寵欺誑朝廷因是日生希覲出師至太原會吳乞買初立猶未暇治山後故朔州韓正應州蘇京蔚州陳栩皆通款于我稹即除官尋遷少保。詔毀蘇軾司馬光文集板已後舉人習元祐學術者以違詔論明年又

書

書

申嚴之。八月辛巳朔日食陰雲不見。遼將變離不即
 肅幹也。遼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
 時奚人飢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白門鎮
 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
 洶頗有謀棄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
 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眾幹遁去為其下所殺傳首
 京師。冬十月雨木水。十一月詔國子監刊御註冲虛
 至德真經南華真經頌之學者。幸王黼第觀芝黼專結
 梁師成既為相再賜第於城西開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
 相往來及燕王告功黼益得志乃妄言家之屏風生五芝
 請上臨幸上既幸黼第又自便門過師成復來黼家駐蹕
 因觀芝黼自出傳旨支賜命放散侍從百官於是禁衛諸
 班直爭願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大詢詢師成譚稹乃扶

持上山撫諭之諸班直稍寤已而復入夜漏下五刻乃開
 過龍德復道小墻所謂鹿寨門者以還內官十餘人執兵
 衛之而去三衛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
 教場備不虞殆半日人心始安

宣和之臣昧利貪寵欺誑朝廷諂佞成風竊取威福不
 能致天下於平治而逢君之惡者首則有蔡京繼則有
 王黼梁師成之徒老人家國可勝誅哉

十二月金使初來賀正。譚稹奏常勝軍恣橫乞別招一
 軍以分其權得五萬人號義勝軍

宣和六年春正月御樓觀燈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
 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上怒甚命中使傳旨
 治之簾掠亂下又加炮烙略不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
 足筋俄施刀斮血肉狼藉上天不悅為罷觀竟不知何人

御樓觀
 燈有指
 斥者

宋書

陳書

齊書

魏書

通鑑

明年八月有都城東門外墮梁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檐向門擊手而言曰汝壞吾社稷矣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閉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所云為者乃於獄中盡之。置措置書藝所生徒以五百人。二月陳瓚卒于楚州蔡京知瓚才待之加禮瓚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瓚居言職所疏姦惡雖死不避也。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大震去冬及正月地震至是又震宮中殿門皆搖動且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乃遣右司郎官黃潛善為察訪因按視焉及還。進曰震而已所傳則非也上意遂安潛善又以迎合。事除戶部侍郎。即。夏四月親試舉人賜沈晦以下八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時內侍梁師成益通賓客招賂賂士人納錢數千緡即

高麗

科免夫

令赴廷試以獻頌上書為名而官之至百餘人。五月金使來告嗣位以著作郎許亢宗為賀嗣位使金國無城郭宮室就以所居館燕悉用契丹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角觥之伎聞鷄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為者莫知其說其國茫然皆妄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盡倣中國所為亦宏侈矣。六月科免夫錢燕城常勝軍五萬戍兵九千月給糧十餘萬石而他軍不與焉故悉出河北河東山東民力以饋給之率費十餘石至二十石始能致一石於燕山三路俱困上殊不樂欲罷王黼黼作免夫之令莫得以父其權乃措置調夫京西八萬淮南四萬兩浙六萬五千江南九萬七千福建三萬五千荆湖八萬八千廣南八萬二千四川十一萬八千並納免夫錢

金人攻
陷蔚州

魏

每夫二十貫徧率天下所得錢二十萬緡而結怨四海矣。秋七月置幾衡所以王黼總領梁師成副之。金人攻陷應蔚等州先是金人以納張毅彛出怨言又於三月來宣撫司索所許糧二十萬斛譚植曰宣撫司未嘗有許糧之文其使曰去年四月間趙良嗣已許矣植曰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終不之與金人怒及舉兵亦以此為辭遂攻應蔚遂守臣蘇京殺陳翊又陷飛狐靈丘兩縣絕山後交割之意乃罪植措置乖方詔落太尉致仕

金人自滅遼駸駸有虎視中原之意而朝廷不知唇亡齒亡早不為備而反卑辭厚幣以償燕山之地觀其金帛子女席卷而東以空城與之其意亦可見矣金之欲渝盟而無其釁幸有納張毅之降絕借糧之請而得以歸曲於我此皆君臣闇昧而狂虜得逞其志也

童貫

上誘

除童貫落致仕仍領樞密院事河東北燕山路宣撫使是時遼主天祚在夾山上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繪書通意及天祚許歸則易書為詔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茅千間女樂三百人天祚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旗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天祚來降自往迎之也是冬貫遣馬擴辛興宗使粘罕軍至雲中會粘罕已歸國留兀室權元帥責以庭參禮卒不相見第使高慶裔傳言以朝廷先遣誓書招納叛亡雖山後亦許難以便交擴歸告貫以虜情不測乞速營邊備貫不之信

宋之於遼歡盟歲久天祚嘗私謂左右曰若女真必來吾與南宋為兄弟夏國為甥舅何憂哉宋皇渡海與女真盟來攻天祚謀復燕雲可謂失計矣至是而誘致天祚未知天祚能南歸乎適足以激金虜之怒何其愚也

自時中
李邦彥
入相
攸落賊
王黼致
仕

蔡京
三省

京父
子為

九月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少宰先是上待王黼過於他相黼以父事梁師成稱恩府先生黼第側有複道過師或家上因觀之始悟其交結狀乃按時中邦彥以分其權而師成亦絀初上欲大用攸因曰蔡京豈堪作相攸遂落節鉞仍領樞密院事十一月王黼致仕。罷應奉司。十月二月詔以法式滋多流品猥衆僥倖路啓民力匱乏令尚書置局講議命蔡京兼領。蔡京領三省事時盜賊日熾內外窘匱上意大不樂中宮贊上召故老大臣遂決意起京上又恐京年高不能朝參遂命其子條以時入對數廷傳道君臣之意而攸以第條鍾愛於其父因條私撰西清詩話專宗蘇黃為言有所論攸白上請殺之上憫京老不許止落職勒停仍詔毀板由是京父子遂為仇敵。童貫欲收復雲中以奏議來京主其說右丞宇文粹中對以虜

聖皇
聖皇
河北山
東盜起

誓書有俟擊天祚五七年後徐議之說恐令興兵則釁端啓其議遂已。兩京河浙路京師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子而誕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鬚鬢長僅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是歲河北山東盜起命內侍梁方平討之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以益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至自相食於是飢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衆十萬張迪者衆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一二萬者不可勝計也

宣和七年春正月遣使撫諭河北京東盜賊流民以洪中孚為宣諭使詔許招降中孚急於成功奏請出降者復當年賦役軍士依元額收願削兵籍者聽由是鄉黨子

撫河
東

李擒
天祚而
遷

蔡京致仕
童貫廣陽郡王
宋朝異姓非外戚無封王者蔡京用也

第詭為盜以免稅卒伍有過竄名為盜中皆得所欲大名
尹徐處仁極言其弊中孚罷為宮觀○金人滅遼之主天
祚竄入陰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
天祚亦以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其
以兀室代兀雲中乃使韓觀諸軍五萬并携其后妃二子
秦趙王及宗屬南來太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
粘罕已回雲中故為金人所敗又畏中國不可仗乃謀奔
西夏未至金人擒之前封海濱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踰
年卒遼國遂亡○燕山糧匱自京師輸米五十萬斛以濟
之○罷京東西弓箭社先是宣和四年梁揚祖請置社既
而邀功者取五等之籍悉入之民不堪擾滋起為盜故臣
僚請罷之○三月朔兩雷○夏四月蔡京致仕○六月封
童貫廣陽郡王宋朝異姓非外戚無封王者蔡京用也

劉安世
卒

孤升御
擢
劉安世

紹述之說以資姦謀遂贈王安石舒王其後何執中贈清
河郡王及賞童貫燕山功遂生封廣陽郡王王爵於是濫
矣○劉安世卒安世從司馬光學初除諫官懼禍以母老
辭母曰天子諫臣當捐身報國若得罪流竄母問遠近吾
當從汝所之於是正色立朝面折庭諍或逢盛怒則執簡
却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抗辭時目曰殿上虎梁師成使吳
默持書來唱以即大用默固勸為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為
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又可破戒乎蘇軾曰器之真
鐵漢云○七月熙河東路地震有裂十數丈者蘭州尤
甚倉庫皆沒河東諸郡或震或裂○有孤升御榻而坐詔
毀孤王廟○十一月丙戌郊上纜下壇而虜將入寇左右
祕之不以聞恐妨恭謝○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東路之
軍幹離不主之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

遣使
以觀中

義勝軍
常勝軍
金

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人
呼為東朝廷西朝廷於是幹離不之軍自燕山直犯河北
粘罕之軍寇河東陷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先是金人
既獲天祚連遣三使來聘初曰報謝通好也次曰告慶得
天祚也又次曰賀天寧節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供億疲
弊而虜亦因以覬窺道路使我不疑及三使北歸宋禮部
郎中陳楠為送伴使至境上已宣言大舉公為掠奪無常
儀楠懼馳還時粘罕已蓄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叛奔
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叛歸粘罕由
是劉彥宗余覲蕭慶力勸言南朝可圖仍不必眾因糧就
兵可也粘罕遂決意入寇然尚未顯然渝盟故事命吏部
員外郎傅察為接伴賀正且使行至境上值幹離不入寇
遂執察等責令投拜自副使將驛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獨

秦昭

童貫

粘貫
馬擴
參

不屈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大酋曰我以南朝天子失
德故來吊伐察曰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爾然自古之戰
以曲直為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惟有死
而已膝不可屈也大酋怒執而殺之陷檀州薊州。童貫
復宣撫自太原逃歸始金人遣李用和來告慶給言于上
曰願詔童貫至河中當授以雲中之地雖謀言不一而信
之不疑詔貫再行宣撫貫至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往使且
交蔚應州及飛狐靈立縣還金國擴等至境粘罕嚴兵以
待止許吏卒二人從趣擴等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
如見金主禮首議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
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斃不謂貴朝陰納張毅收燕京
逃去官民本朝累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畧辨是非
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毅之請上深悔之願相

漢書
卷之六

漢書
卷之六

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懷乞且交尉應州飛狐靈丘兩縣
粘罕笑云爾尚欲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奚
論汝家別削數州來可贖罪也擴自雲中回至太原具以
粘罕所言告貫貫驚未幾金使撤盧拇王介儒來且言張
毅渝盟其國已與兵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况南朝百年
積累之國若稍飭邊備豈能遽侵撤離拇曰國相若以貴
朝為可憚則不敢長驅矣莫若勸童大王割河東河北以
大河為界用存宗社也貫聞之愛惡不知所為即與其屬
宇文虛中等遁歸請太原帥張孝純諭意孝純曰金人渝
盟大王當會諸路將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搖是將河
東與賊河北亦豈能保貫怒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
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孝純撫掌嘆曰平時童太師作多
少威重臨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飲

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即日遂行

金人渝盟上之所恃者重貫而已貫先逃歸國何賴焉
貫本庸繆因京為助遂揮兵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
旗鼓進退從之勝負係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
不先敵士不用命屢負敗衄貫之再行纔見虜勢披猖
即行退遁誤國之罪莫大於此觀孝純之言忠貫日月
其許國之心亦見於此矣

金人
燕山

幹離不軍至燕山府知府蔡靖命藥師張令徽出門為備
藥師戰于三河令徽遁歸藥師諭靖降靖曰誓死報國此
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衆共抱持之未幾幹離不至藥師
迎降金人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置軍中初蔡攸童貫
力主藥師謂可任邊事揚時雍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亦
屢有告變皆不省至是果叛報至京師時方議封藥師

金人陷
朔武忻
代州

粘罕
太原死

燕王張徽令郡王割燕地與之世守而燕陷矣幹離不留
靖守燕而引兵向關以先驅攻保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
府營度禦之。粘罕兵至朔州守將孫翊出戰勝負未決
義軍開門獻其地進至武州義軍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
驅州李嗣本率兵拒守義軍擒嗣本以降安撫使史
抗戰死都巡檢李翼屯岢嵐拒戰不屈將吏皆遇
害全忻州守臣賀權開門張樂以逐之粘罕大喜遂
下令待入城遂距石嶺關太原帥張孝純以冀景守關
景辭一計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守忠至關開關以
獻景杏遂粘罕遂引兵圍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
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
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爾乃復引戰金人大沮
粘罕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

金人以幹離不據燕山以圍入攻河北以粘罕據雲中
以圍入攻河東然粘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幹離不越
三鎮直犯輦轂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雖得朔武蔚
應四州而未盡得雲中之地故舊邊雖不失備粘罕所
以不敢輕犯鴈門石嶺之險越太原之重地也河北邊
外宋朝便以燕地為新邊竭舊邊之力以禦之故新邊
一失舊邊亦莫之禦也由是幹離不乘隙可入焉始粘
罕幹離不分路以圍入攻河東河北而已非有直造京
闕之志以粘罕之雄尚且遠遣撤母使夏國許割地以
為牽制猶不敢輕舉况幹離不才居粘罕下豈敢直越
大河以犯宋闕耶實藥師有以告之以童貫重兵在并
州粘罕由雲中入侵必與之相持全京畿內虛河朔無
備可因粘罕以為牽制也故幹離不信而行之是歲入

海峽
明金天
欲歸
胡
羅花石
曹

侵中原功居粘罕上其為藥師之謀明矣。粘罕自雲
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慮家計難取分兵由
胡谷寨入焉其徒兀室余覩曰今日至代州必有數戰
成敗未可知直至代州並無一戰夫何代州三日而陷
石嶺開關以迎金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粘罕始
有易中國之心矣會中原父不知兵內無賢相外無猛
將束手無措坐視中原淪於夷狄生靈塗炭可勝哀哉
幹離不犯慶源府其大史占帝星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
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道出陽武縣知縣將興祖兵
力不敵死之攻陷信德府執守臣楊信功。罷花石綱及
非泛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造局。童貫得虜
牒及開拆乃撤書其言不遜貫初匿不以奏李邦彥謂不
若以撤書進呈書上乃下詔罪已求言。大學生陳東等

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
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
大赦
立妃朱氏為皇后
李

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
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庚申上內禪以道君瑋退居龍
德宮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立妃朱氏為皇后。李
邦使金虜告內禪且求和。門下侍郎具劾薦李綱綱入
對綱奏禦敵固守之策且請急召諸路軍馬以壯京師徐
議出征又言國家數示和好歲幣犒師之物當量以與之
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
願陛下留意毋為浮議所搖上嘉納除兵部侍郎

李綱
見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七

朝野群載 禮部員外郎 吳院編修官 李 兼 經進

宋欽宗

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南信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
 北金人奄至金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虜中旗熾燒
 斷橋纜陷沒兵數千人虜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
 望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又河水已合虜遂取小舟
 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金人已渡河乃嘆
 曰使南朝若遣二千人守河我輩志生得渡遂陷相州金
 人遣郭藥師為前驅藥師疾馳二百里質明至濬州。已
 已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
 吏民雖在續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
 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

慶曆

金人陷濬州

皇帝幸澶淵故事以侍郎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
 聶山參謀軍事。竄王黼朱勔李彥。道君皇帝出幸南
 京。白時中請上南幸或云欲西幸洛陽吳敏曰京城百
 萬生靈奈何奔之會中宮國公已行內侍王孝竭曰陛下
 豈可留此上色亦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
 復都城決不可留綱泣拜俯伏以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
 固守為然上意稍定乃召中宮國公還委綱治兵禦寇中
 夜上遣諭宰相欲詰旦決行質明綱入朝見禁衛環甲乘
 輿服御皆已陳列綱與殿帥王宗濂入見曰陛下已許臣
 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在都城
 豈肯舍去萬一中道歸散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迫彼
 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始命輟行
 呂中曰當虜人之入寇也人以為車駕不當守京城使

其從行幸之計可以無蒙塵之禍乎曰靖康之禍在於
 無備而不在於守與避也為靖康計者固當避狄而亦
 非倉卒之可避也使其早從幸閩中之謀乘虜未至則
 車駕行幸猶可以達否則早從上皇治兵西京之訓集
 天下勤王之師京城或可以守虜既迫京師而謀避狄
 乘輿一出禁衛聞虜至而四潰矣此李綱所以不主其
 議也

辛未上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固守之議命李綱為親
 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瑛副之治都城四
 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
 保甲廂軍不與焉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軍
 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隸習之治戰
 守之具粗畢而金人抵城下矣。白時中罷李邦彥起復

共 金人至 蔡京家山石壘門道間就水中

大宰張邦昌率都人呼邦彥為浪子宰相。壬申遣使督諸路帥臣將勤王兵入援。蔡百翰高不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崗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曾在其地打越來導金兵先據之是夕金人攻宣澤門以火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曉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火船至壘長鈎投石碎之於中流排置枳木及運蔡京家山石壘門道間就水中獲百餘人迨旦始定。李邦彥等建議講和以緩勢。李綱鄭望之相繼使虜營翰離不以攻城不克遣王訥此來需犒師金銀欲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中山太原河間之地且欲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鄴歸去六聞邦彥議以金人所需金二百萬兩銀五百萬兩牛五百頭羊一千口表段如銀數量與金八十萬兩銀二百萬兩段子如銀之數牛羊并

金人步 三鎮不 從所請上從之李綱力爭以謂專

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往親王不當往今莫若擇使與之勢不能久種師道及姚平仲以涿金帛禁遊騎不得遠略俟歸扼而軍入人境而善其歸乎宰相皆細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何足較上此卿等第出兵益固城守恐金人詔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王毅然請行曰虜必欲親王臣等鄰高世則借行所求皆與之綱曰金人攻通天景陽門綱乞禁衛班人方渡濠以雲梯次城班直乘城

歸朝官周於遣使即城彼以孤軍諸河女真豈城破在朝夕綱求去上曰我也宰相皆昌副之時庸社大計豈應一鎮詔書不遣善射者千人以障刑之皆應該而倒近者

以手砲欄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以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
坐砲及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繞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
獲首者數千級金人又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網登城督
戰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乃退王孝迪議揭榜立賞括在京軍中官吏金銀違者斬之
。王孝迪議揭榜立賞括在京軍中官吏金銀違者斬之
得金二十餘萬銀四百餘萬。詔金國以大金稱。梁師
成伏誅。丁亥陝西種師道姚平仲鄭延張俊韓射中環
慶汪洋馬遷熙河姚古秦鳳種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
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稍安李綱言於上曰勤
王之師漸集非節制不能歸一不能濟願勅兩師聽臣節
制上不許乃別置宣撫司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平仲為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
拜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

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
分不相統一矣。壬午統制官馬
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
營於馬監之側王師大振綱奏曰
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
猶虎豹自投檻穽當以計取之不
糧乏人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
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始
議和非也京城周回八十餘里如
支數年不可攻也若於城內劄寨
勤王之師不逾數月虜自困矣如
地不宜割與上令與邦彥共議師
上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有餘
不得侵素而節制既
以京西兵至遇金人
擄將萬騎自京東南
人之兵見實不過六
披以孤軍入重地正
與角一旦之力俟其
三鎮縱其歸中渡而
師道入見奏云臣以
可圍城高數十丈粟
城上嚴兵拒守以待
退即與之戰四鎮之
見邦彥曰師道在西
時相公何事便講和

和師道
素議
之非

金

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
 事戰不足守則有餘京師數百里
 度議數日不決。二月丁酉夜六
 步騎萬人宵劫虜寨以敗還初
 不可接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
 夜扣金營欲生擒翰萬不奉康工
 力擊之殺傷相半楊可勝死之既
 再遣兵攻之亦一奇也邦彥畏懼
 左右軍將質明出景陽門勒兵於
 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
 衆獲犯中軍網親率將士以神臂
 臺諫交言西兵動王之師及親征
 後存者上大憲有詔不得進兵

然九戰與守自是兩
 盡皆兵也師道與邦
 曰都統制姚正
 以三鎮不可盡
 而李綱主平仲
 歸謀泄而虜首
 殺言却寨已誤
 不用。李綱會
 館天駟監分
 於幕天坡
 却之既而守
 司兵為虜所
 尚書右丞

營使以蔡懋代之因發行營使司
 欲罪綱以謝金人也太學生陳東
 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也
 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
 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枕之徒
 邦彥等嫉綱如仇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
 間投隙歸罪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
 事之臣乞復綱舊職以安天下之心付神師道以閩外之
 事又都民數萬人擁伏闕下會邦彥入朝乃數其罪且欲
 歐之吳敏傳宣不退都民遂搗登聞鼓山呼震地乞復綱
 及師道舊職開封尹王時雍麾之不去耿南仲王宗濂恐
 生變乃入奏上勉從之於是遣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
 綱矣內侍朱珙之懷詔不行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供之

可禦使總兵事蓋
 曰在廷之臣奮勇
 謂社稷之臣其庸
 者李邦彥白時中張
 也所謂社稷之賊也

而磔之及綱至復舊官俾出東華門宣諭人心大悅喧呼而出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不和乍戰人才乍貧乍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冠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為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而為不和之謀師道方逞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言而為急擊之舉姚平仲既敗又以李綱師道為謀國而罷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力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我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日月而吳敏歆南仲謝克家孫觀又以三邊為可割和議強行矣吳敏歆本主和議未幾復留虜使陰結遼人又以女真藉口之資矣二酋

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則以三鎮存存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忠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曆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金使復來宇文虛中齎李綱所田三鎮詔書以往仍奉迎康王先是康王留金營與金國太子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管運珠不斲金人謂將官良家才似非親王豈有親王精於騎射如此乃遣歸更請肅王

豐門先是蔡懋令將士金人

以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

及床子弩者皆杖之網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虜者厚賞夜發霹靂砲擊之金人驚散。以沈晦假給事中從皇弟肅王使幹离不軍。乙巳康王自金營還。金人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遣閣門使韓光裔來代朝辭之禮又遣團練使賈霆代別康王上令王解所服犀帶付霆遣幹离不為贈。丙午金人退師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亦謂檄取誓書後三鎮俟軍半渡而擊之並不從綱又用澶淵故事護送之於是盡遣城下兵追幹离不之師刑名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粘罕上追兵綱力爭於上得旨再遣而尚平執政懼其亦數程矣再遣猶及金人於澤沱河然將士知朝廷擊第遥護之而已悉解體不復

當時行移文字出於密院者則令追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諸將莫知適從國事安得不誤

李邦立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金幹离不師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詔河北堅守。粘罕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對曰関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二日而城陷守臣張確叱金人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也遂見殺。王雲曹勝使虜軍中議以三鎮軍民不肯割地願輸租賦代割地之約及雲勝回云虜有許意其實以劫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可以决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使紛然矣。种師道罷中丞許翰

曹勝

王雲

曹勝

王雲

曹勝

韓師
魏吉師
河

奏師出晉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乃
命神道為河北宣撫駐滑州姚古為河東制置神師中
副之總兵以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

呂曰靖康君子皆主不棄三鎮之說而金人卒以叛
盟然則不棄三鎮之說非歟曰靖康未始不棄三鎮特
有不棄之說耳使真不棄虜安能為我患使蚤以三鎮
與虜虜又能守盟約乎河東河北天下之心腹此斷不
可弁也吾誠不弁固當外為弁之謀以不怒虜人而陰
為援之實以救三鎮北忠臣義士也今一人言弁之便
則不復念軍民守國之忠一人言不弁便則下尺寸不
可與人之詔而未嘗遣一人一騎為之援是其所謂不
可尺寸與人者徒以激虜之勢而反以孤忠臣義士之
心河東河北無一人負朝廷而朝廷之負其民多矣自

古蓋未嘗有數十萬不叛之民而不能守其國者河東
河北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宣和迄于紹興迫十年寧
不肯降虜祖宗之德淪肌浹髓至矣使其合十萬以為
一誰能陷之所以不能當者特以權輕兵寡勢孤力分
迄為金人所困耳朝廷坐視其困其為弁師弁民大矣
猶可謂之不弁三鎮乎粘罕已據太原韓琦不已陷真
心兩河咽喉已塞矣而朝廷至是猶集議存弁三關地
孰便臣下尚相持弁不弁之說甚矣其可痛也金人嘗
無吾使曰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大抵國家之患
在於多虛文而少實效多議論而少成功安得不為虜
所侮乎

李綱知樞密院事。除元祐黨籍學術禁追封范仲淹贈
司馬光張商英官。詔自今並遵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

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用姦人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燕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浮用之實凡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李邦彥罷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少宰二月張邦昌罷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中書侍郎時朝廷召徐處仁又擢恪人言賀獨給事謝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愴人其後附會南仲中諺有不可述者處仁入相都人傾望咸謂有所建明既至當軸殊無嘉事又與吳敏議論不合一日處仁方秉筆而敏以語相侵處仁以筆擲之正中敏面額鼻比皆黑同坐者皆引去明日吳敏奏其事不給曰罷處仁而以吳敏代之敏年少多不習事不能裁減其如軍期緊如星火敏不留意時語云敏不理太原而理太學不理防秋而理春秋不理砲石而言安石不理坐盟主而理舒王蓋譏其不切事務故也。蔡京

僭州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於南雄。三月命李綱迎上皇于南京四月始至京師。夏四月夏人寇邊攻靈威城戎酋呼知城朱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之自河以西我國得之今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乎攻甚急城陷昭死之。後春秋學官。置詳議司以徐處仁吳敏李綱三人領其事又擇官檢討分六房期以半年去一切之政羣臣以為與熙寧條例司崇寧講議司相似條例司欲變祖宗法講議司欲制禮作樂以文太平今欲破觚斷澗以濟艱難其相似者乃名也而不相似者實也上弗信言者不已尋罷詳議司。詔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勳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夔蜀湖南之關疆關陝河東之改

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死書
藝局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效用宣力
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叨恩數一襁奪之七月詔罷
討論左正言程瑀爭之以爲可痛憤者三可深惜者二不
聽。科舉復用詩賦。追復呂公著等官。詔臺諫者天
子之耳目宰執不當爲舉當自親權。趙良嗣先竄邠州
就誅之。金人遣蕭慶來催所許金帛詔三省同議議以
金人要盟城下貪而無信不可復與於是拘慶於都亭
徐處仁吳敏建議謂慶本契丹人不如善遇之使歸與
堵約其兵以破金人上遣吳敏至驛勞慶賜如堵書又
賫去慶歸以書馳致粘罕由是罕怒而攻河東愈急
五月募民輸財助軍。楊時請罷王安石配享孔子。
師中進兵逼逐金人出境兩備禦廉粘罕至太原城下

原亦堅壁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
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使
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
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師中率兵由
井陘道與姚古相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
復壽陽榆次等縣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賞軍之物悉留
真定不以隨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
賞射者而隨行銀械只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
皆憤怨又嘗約姚古張瀨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與廣
戰死榆次果劄力戰而死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師中
聞上哭于禁中贈使相官其子孫二十人姚古屯威勝軍
帳下統副官焦安節妾傳冠至以動軍情師潰于盤陀退
保隆德又節又勸古遁故兩郡皆潰古及安節還關李綱

召安節斬於瓊林苑師古竄廣州。種師道駐滑州以老病丐罷。赦河北。以李綱為兩河宣撫初朝廷聞種師中敗師道又以老病告歸乃別議選宣撫使代師道領兵再援太原取南仲謂國弱姑強宜割三鎮以賂之綱奏祖宗之地不可棄割之徒資敵勢生靈陷於夷狄豈為民父母之道哉上從綱議為再援之計南仲曰方今欲援太原非綱不可南仲以綱異議故出之綱召對自陳書生不知兵恐不勝任且誤國事諭旬不受命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又書社郵二字遺綱綱乃受命宣撫司得兵三萬人而關馬綱白上曰戎事非馬無以奮張軍容欲括都城馬身寢命不果行綱以二萬人分為五軍時勝捷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韜時韜除宣撫副使又以解潛為副使代綱古以折彥質為河上勾當公事

與潛

隆德府綱請銀絹五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

啓行。六日

敗陳公輔。下戒詔先是諫議馮澥言有

公論有中道

與元豐之法擇其可者行之諸如古注與安石新議擇其

善者而從之

何必此之是彼之非詔榜朝堂御史李光駿

之不聽右

言崔鷗奏馮澥乃熙豐人才之一也自紹述

一道德而下

下一於詭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

罔矣紹述理財

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紹述

開邊而胡虜

犯關矣此用熙豐人才之効也於是降詔

呂中曰六月

二月金人退師至十一月金人復入寇宜上

下協力以救

旦夕危亡之急而朝廷方爭結立黨與臺

諫方追公前

事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為

烈如漲密

洪波而已夫虜之退師非吾德足以感之吾

下廢房

力足以制之特以二酋之勢未必勝恐為吾勤王之師
所乘耳故退師以誤我使吾志怠而師背然後彼可以
得志而一退之後吾之上下相與稱慶迎上皇於東京
散西師於關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宰執臺諫之議其
說則不云三金其言則不救三金其言則以爲內使
政事自宜撙節抄而其言則禁口以不不急之說也國
家待虜上八抵急則謀之緩則忘之豈獨靖康哉
丙辰太白然愈歲鎮四星聚張。壬戌彗出紫微垣。虜
置元帥府以諸版字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粘罕幹嚧不
為左右副元帥撻懶兀室為左右監軍開目及耶律余覲
為左右都監凡七人是時粘罕兀室余覲三大酋棄太原
北去往返土有餘里避暑及秋乃還而我援兵雲集不能
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秋七月陰元符上書耶律察等。

彗出東北辰數丈拂帝坐埽文昌八臣謂此乃夷狄將象
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益勸面奏垂象可畏當修惠
以應天不且惑其腹說。勝捷軍以討平之初勝捷軍統
制官張師正與金人遇於河北而潰至大名府宣撫使李
玘大斬師正以徇不能撫衆衆自安又聞童貫已誅有
大校李福者為首遂掠青淄間脅從至四萬人玘大遣裨
將韓世忠擊之追至臨淄河臨陣斬福餘奔甲而遁世忠
單騎入其軍曰我輩皆西人平生惟殺番賊幾曾作賊邪
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而請命遂降之。
揚時言宣仁皇后保佑哲宗在彼誣謗久而未明乞行改
正昭洗王堯為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蔡確冒受封贈之
典上從之。李綱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幕官王
以寧與都統所可求張思正等皆屯汾州范瓊率山東兵

屯南北關比晉去太原五驛約以三迫並進會城下時大雨連月或謂陰盛以語上上以綱兵權太重處仁曰綱書生耳夷狄中國之陰今太原兵圍未解不以此憂而憂綱乎然綱猶未進兵而河東七月日晷已涼且多江浙閩蜀人皆弱不可戰至是劉韜兵先進凡九戰皆捷斬虜數百金人併力禦力不敵而退師遂潰將領王度戰死而解潛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兵力不能勝而潰八月召李綱以種師道代之綱為宣撫而副使劉韜制軍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等皆承受御前而分事得專達綱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必東而承受專達自甚也兵出少則綱謂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夫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立至即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規率師討

而召還矣師道被命無來師道聞虜必再舉入未幾召還命劉韜代之不復入寇張思正師道未出戰金人相謂曰劉守虛恭以當平定威兵出汾州執冀璟狗子之突丑中秋月霽金人襲之斬首數百幾獲李寡而喧囂不整無能為山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數千奔汾州瀨以牙兵數百趨慈隄於是威勝隆德汾晉絳澤之民扶藁老幼渡河南奔者以萬計州縣邑井皆空矣。劉岑李

若水分使虜軍請緩師使還言至韓萬不軍止歸朝官
所欠金銀見粘罕則專論三頌。徐處仁吳敏以唐恪
為少宰何臬中書侍郎陳過庭尚書右丞尚書丞許翰
罷同知以聶昌代之李回簽書樞密院事時門下侍郎耿
南仲專主和議上是之處仁力爭南仲引王雲佐虜密請
逐二相以藉口左正言程瑤上言徐處仁庸常是取南
仲昏懦唐恪傾險此政事所以曠敗而不振陛下別選
英賢以圖大計。福州軍亂殺守臣李延俊朝廷劉頴
討平之。九月金人陷太原始粘罕及攻太原不一乃於
城外築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師雲中留銀朱士王攻
城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棄勝急攻丙寅城陷太原城方
四十里人守甚堅而百姓自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皆為
兵室舍盡拆去壁令其相通時時真劫番賊寨掠而柴

羸糧食既盡殺老弱軍飢薪日其賊知城困甚以雲梯
登城守城者猶與之戰城破軍民相巷戰賊怒縱兵屠其
城盡殺勝捷軍擒帥張孝純副總管王稟負原而御容
赴汾水而死轉運使提舉筆孝忠三十六人皆以害太
原自去年十二月卯受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平民餓
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
太原之援自種川中一敗於榆次姚古復敗於靈陀解
潛又敗於關南張顥繼敗於天水四敗之餘朝廷急召
李綱綱方欲出師決戰綱歸而太原更無可守之兵坐
守其亡也太原陷凡十五日下午相蒙上皆不知太原
者下師之藩屏太原陷則正室孤矣內外無援矢或謂
河東之援兵非不多良將非不用而竟不能一救太原
者何哉朝廷之威令不嚴將帥紀律不一大臣議論不

探翅
於太原
賊下

和此靖康之所敗也

朔州守臣孫翊領兵捍原敗於城下翊河東名將也金人亦憚之粘罕既侵太原反據鴈門翊自朔不得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軍叛翊方戰為所害。府州守臣折可求援太原敗於交城可求統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崑崙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崑崙嶺道出焉至於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引至勞逸有間故敗績金人初犯太原翊與不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須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不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

可求
賊下

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更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粘罕妻子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罕失意則翰鬪不亦喪氣矣由是痛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吳革以閣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庭後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詞直虜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成勝軍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折彥質請十朝急備河南及對上問割地事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為京城援不復議和乃遣革使陝西勾兵命諸帥臣講武備。何鼎請置四道總管府分摠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摠西道知鄧州張叔

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通用
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冬
十月竄李綱言者謂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又指言十罪
責授節副建昌軍安置以綱上疏辨論謂退有後言以感
衆聽再謫寧江。幹离不陷真定府初虜人以三鎮未得
復兩道入寇幹离不之師八月十四日入塞微以衆攻廣
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攻真定先是真定帥劉幹守禦
備具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
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爲堅壘上以太原危
急恐虜東軼侵犯河朔命幹爲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
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邁代守真定邁措置
乖謬鈐轄劉頌率衆晝夜搏戰城上虜人初攻北壁頌身
拒之至是僞移攻城東邁復趣頌往應力攻兩日一夕潛

不覆

移攻具溥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虜人忽鼓衆憑堞而上
城陷李邁不能死爲虜所擒頌猶率衆巷戰麾下稍稍亡
去頌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挺刃潰
圍欲出而諸門皆爲虜人所守遂之孫氏園山中解條絕
脰而死邁被執至燕山不屈死之。幹离不粘罕以揚天
吉王內爲問罪使書來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覲蠟書并
元割三鎮並令開門以待先是幹离不歸粘罕聞幹离不
獲金帛不貲而已無所得遣使求賂時勤王兵集有輕敵
意乃拘其使踰月不遣有都營趙倫者不得歸詎以告館
伴耶律曰金國有余覲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
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大臣信之即以詔書付倫賜觀
仍賜倫銀綸倫歸白粘罕罕怒表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
攻討委元師從長措置又隣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比

有大遼天祚梁王出接稱金人不道毀我宗廟今南朝天
子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奏上令
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為粘罕遊兵所得故虜以為辭
虜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
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為也
虜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及其主徽號上乃卑
辭深明其非朝廷之罪吏書王時雍實館之時雍議盡以
三鎮所入紐增歲幣并祖宗內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
河東之師虜使頗領其說先取犒師綸十萬足以行。粘
罕陷汾澤等州汾雖糧乏兵疲而知州張克戩堅守以待
敵俄聞朝廷分河東為兩路隆德為東路平陽為西路各
命守臣救汾兵未至而城陷克戩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
決其家死于難者凡八人紹興中贈忠確都監賈賈亦死

之。○陷威勝軍執守臣張堯佐。○陷澤州守臣高世由降
○陷隆德府執守臣張有極。○陷平定軍粘罕東攻太原
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殄虜之衆萬人
竟不能拔乃攻平定欲據并陘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
粘罕不合兵攻平定亦喪二二萬人拔之粘罕寓里字會
議平定再寇京闕元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
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先取兩河徐取東京不為晚
先犯東京不利則兩河非我有也兼太子昧已到東京不
能取之粘罕曰東京天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
得而莫守亦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又舒右手作
取物之狀曰如運寶取物回首得之矣請首稱善。上聞
新失太原真定大以為憂乃下哀痛之詔命兩河互相救
援命諸將合從運衛見便而動無拘一律。○兩水冰。○粘

罕陷平陽府初金人犯汾州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嶺
險峻如壁可以控扼於是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瓛統衆
屯平陽以扞北邊時倉廩乏闕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饒
豆二升或陳麥而巳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不死乎金人
至嶺下仰望官軍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徘徊
未敢前俄而官軍潰散遂趨嶺至平陽瓛領兵遁去城
遂陷。韓侂不犯慶源府都統王淵遣兵三百人劫賊寨
賊兵亂殺賊數百韓宣撫范訥統兵五萬守滑滑韓不
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而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高
麗來貢胡舜陟言高麗事金國必窺我之邊實以報虜望
止令迺表却其使還。十一月神宗遣使上陳其喪後益
忠憲。夏人寇邊備禦守守死之。詔止
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韓琦各統兵赴關

會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論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餒
數十萬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毋得動。議棄守
三鎮太原之陷也乃命王雲使虜許以三鎮租稅之數雲
遣從吏李裕歸報已講和不復議三鎮止索玉輅冠冕及
上尊等號事且頃康王親到議乃可成乃命康王出使未行
雲回言事已中變必欲得地若二十日使不至即再犯關
百官集議于延和殿言不可與者惟梅執禮呂好問洪芻
秦檜等二十六人自泥宗尹以下七十餘人皆欲與之會
李若水使歸亦慟哭于庭請與之以紓禍何與持之甚堅
曰三鎮國家根本奈何弃之況虜情變詐安可保其必信
割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爲赤子弃地則并其
民并爲民父母而弃其子可乎上然其言唐恪密啓上以
征爲名西幸洛京檄秦雍以圖恢復而留太子居守東

力詆其不然上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宗退謂恪
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
之但飭備以待。何果以堅持三鎮不與金人故罷以陳
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傳尚書右丞。梅執禮建議清野詔
河東北京畿命梅執禮為清野使已而京畿民扶携入城
大擾遂罷。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
十二萬與之夾河而軍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上
虜曰南兵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
戰鼓擊之遂曰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
各統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簽書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
多棄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梅執禮皆棄城去
粘罕乘勝陷河陽及西京。康王使韓侂胄不軍上遣副之
許割三鎮并塞免略以行仍遣使諭其不為叔且上尊號十八

字王既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
此幾倍金人使榮等坐觀一時長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
不足恃也金人欲割地以與大臣報聘以與南仲使粘罕軍
割河東嘉善使韓侂胄不軍割河北並為合和使與王侂胄
行南仲至衛州衛州欲殺金人王侂胄走南仲得勝遂如
相州昌至絳州諭令割地終人不奉詔為鈐轄趙子清所
殺劉其目碎切之。危致虛帥師入衛時知京兆府命為
陝西五路安撫使。乙酉韓侂胄不犯京師虜去威駐羊馳
因遂决水灌其地且置壇決虜至城下遂屯劉家寺自
唐格致虜仲等散西南兩道兵至是四方兵無一至者城
中惟衛士上四軍及中軍效勇京東西弓手十萬餘人於
是以萬人分作五路備急救護命姚友仲等永宗分領
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路守禦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二

萬請先出屯自當一面禮部侍郎譚世勳亦謂定遣元以所統分四寨直圍門使兵勢相逼即虜不敢逼城孫傳深然之而守禦使劉裕又奏悉取保甲自益元謀遂塞。時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并不收兵部則田為樞密院拒密院則曰屬軍器監或謂當收駕部則曰庫部當收至是反為賊用。吳玠累乞出兵城外下寨使虜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路及京城彼圍又密具奏乞遣日諸明併出分兵期會為正兵為牽制為衝突為尾擊為應援出其不意可以制勝上或於奏議不果從之。大風拔木。張叔夜入衛上以手札遣兵叔夜自將中軍二子伯喬伯熊將前後軍各三萬人至尉氏遇賊遊騎與戰虜數百人轉圍而前已丑至京城也子王津聞與道總管胡直孺為虜生得以示城上虜人亦不敢入矣

入城同孫傳措置四壁叔夜與范瑒同襲虜營不克。後左右僕射。滑州軍亂殺守臣。閏月唐恪罷以何鼎為右僕射恪無經濟大略從上巡城都人願擊之因求去明年二月金人來取恪恐不免仰藥而死。粘罕陷鄭州守臣朱伯友遁時河東諸郡或降或破殆盡惟河北頗有堅守不下者。陷懷州守臣霍安國通判林淵鈐轄彭年都監趙士鈞張繼張潛統制沈敷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初城既陷粘罕引州官等立其前傳令問不肯降者為誰安國曰安國是宋朝守臣率眾不降又問淵對云淵與知州一體不肯降於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岳粘罕令解衣反縛之遂害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粘罕犯京師屯青城遣蕭慶等來議和力陳本朝失信事如已許三鎮兵退便不肯

卷之六

交地今惟置河為界元帥必須請王出城會盟乃詔都水
監丞李處權等為報謝使以書報之粘罕不受上以勤王
之師未至時令挑戰以示敢敵獨有衛士三萬每出數百
人雖多獲級然已十失五六至是亡亦數百虜遺書復
來引見奏曰聖駕不須出城只須僕射何某議事又請上
皇皇太子趙玉鄭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
太子方數歲如何得到軍前撒勞月曰得親王二人亦可
明日遣簽書曹輔左丞馮濟代宰相宗室仲溫士誦代親
王詣軍前請和粘罕即送之歸不交一談已而攻城愈急
○召李綱尋除領開封府。詔以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
元帥陳構為元帥宗澤副之連領兵入衛於是募敢死士
得武學生蔡仔皆假開門相應以行。丙辰京城失守先
是有卒郭京者自言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因不

金環貴將

又有密者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
天關大帝率效京有識者危之時京盡令守禦人下城
獨坐。上以親兵數百自衛俄傾金人分四翼鼓噪而
進前。為後者悉墜河城門急閉京治眾曰須自下作
法因下。餘兵南遁賊兵登城者纔四人眾皆披靡城
遂陷王宗。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統制姚
仲友死之。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師道言以至於此
春初虜之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
後患至是果然時上四軍班直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及護
駕人馬等皆欲奪門而出指揮使蔣宣李福率衛士數百
人入祥曦殿欲護駕突圍而出張叔夜連四日大戰斬其
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闔
殺傷相當所存猶有二萬人亦以此請上感於和議竟不

金從
何果來
戰事

何果來
王使虜
書

何果來
王使虜
書

何果來
王使虜
書

何果來
王使虜
書

何果來
王使虜
書

能從士卒號哭而散。虜使劉晏請車駕出城是日留都
亭驛都民爭入驛鬻而食之。丁巳金人令李若水趣何
卓來議事先是李若水留軍中久之及城陷粘罕首諭若
水曰京城已破可亟歸報皇帝勿須播遷五百里內皆吾
兵也若水入見上曰金人止欲得兩河地須宰相親王來
議上遣何卓及濟王栩為請命使卓詣青城見罕罕厲聲
曰南朝拒戰誰為之議卓曰卓主戰議皇帝無預罕曰我
昔遣使招爾出城爾何不來今城已破來此何也答曰昔
不肯來為社稷也今之來為生靈也罕默然乃曰爾亦忠
臣也自古有南即有此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惟在割地
而已卓栩回言二酋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
不可出朕當自往。戊午上御宣德門宣諭守禦軍民曰
兩國已有和議各令歸業初何卓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

奮由是斂兵不下倡為和議誰以割地責金幣為辭以誤
戰守之計而取南仲乃上和議上以為然遂墮其計。己
未卓又至軍前二酋乃請上出是夜雪霽彗星見有白氣
出太微垣。庚申日出赤如血。辛酉上如青城僕射何
鼎陳過庭孫傳等從至齋宮與二酋相見上與語惟粘罕
應答琅然幹離不但唯唯而已上以金遺二酋罕笑曰城
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大事欲分賜可
與臣下議二酋令孫觀撰降表書成令上簽名北望拜發
且云其主欲別立賢君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
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上默然。十一月壬戌朔上留
青城粘罕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帑藏九朝廷
之事必先關白。康王開元帥府于相州粘罕遣使云康
王已據河北恐諸郡不肯交地請遣使迎之乃命輔迎康

王輔以不見王而還。癸亥上自青城回。甲子上御祥

曦殿百官造朝金使四人從駕入城者亦朝見。上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奏曰金人以擇賢為君且以弟康王為主不失祖宗社稷之大也時韋妃在側韋妃曰言曰二宮今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陛下可急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校計必不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金人來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縑帛如銀之數乃令羣臣獻金帛諸王內侍帝姬亦如之。又置局收買金銀命王時雍兼領開封府尹與徐秉哲分東西廂根括金帛而以御史監視之丙寅索京城驟馬隱留者依軍法於是自御馬而下得七千疋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宮嬪逃匿不肯出宮赴池死者甚眾戊辰金人入城取軍器甲仗

索金帛

索少女

弓箭。遣陳過庭劉幹折彥質如兩河割地其後過庭死於燕山。尚書省火延燒民居五百家。雨雹。

金人自攻太原以來惟以講和割地為言以誤戰守之計吳敏李邦彥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與為右丞孫傅為尚書每朝議及割地必面折執政以為地不可割虜人志不在割地朝廷由是任之初無奇策足以濟難城陷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於造謀之始乃反信於城破之後幸天下之望致乘輿播遷由感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八

御批通鑑輯覽卷之十八

經進

宋欽宗二

靖康二年五月高宗皇帝甲午正月辛卯朔上詣崇福

宮朝太上皇帝粘罕遣其子真珠大王同虜使八人入賀

上命濟王榘景王杞如金營報謝。大風霾是夜西北陰

雲中有如火光。庚子上如青城先是罕遣人催諸州交

割地界素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又遣使來曰農務方興

將歸上大金皇帝徽號事請皇帝到營面議上曰朕以十

日出城見元帥上將辛虜營乃以孫傳克家輔太子監

國傳仍為留守梅執禮副之至是上出城東以下皆從都

城百姓數萬人拖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

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怒曰皇帝本為生靈願已求和

三書
金書
實正

公幸虜營日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怒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斷其手指及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上至青城與粘罕相見罕曰今北朝皇朝別立異姓為主矣遂留上于青城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並令先歸留儀衛三百人命侍衛郭仲荀統之餘七百人遣入城上日遣中使還城中云元帥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尚湏少留其實粘罕留營中無復可還國矣辛亥加大金皇帝徽號。劉韜死于虜營韜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韜乃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余所以必死也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縊而燕人嘆其忠相與奠于壽聖院之西崗上及金人去始斂凡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中興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忠顯韜初在陝西為重賞所知及是能以忠

死議者不以前失所從為韜罪云。徐揆死于虜營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誑言獻金銀虜遣騎取揆赴軍中揆以書上罕請車駕還闕厲聲抗論為所殺。虜犯蔡州知鄂州崇陽縣李洵持兵入援至城下與虜戰創甚猶被血大呼叱左右負已以戰遂遇害士死什七明年虜退蔡人以消屍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二子。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中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任納時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孟子著內侍監折醫官周道隆等各有窖藏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酋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貢云少尹已稱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發所窖於

案錄
手

金素

取

案錄

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
 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段四萬八十四
 匹納軍前粘罕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陳知質程
 振安扶四人胡唐老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坦各杖數
 百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於
 是再括。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監書圖籍印板。戊
 午金人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琴碁博戲之具
 珍奇圖書等物悉置金營凡四日乃止。二月辛酉朔上
 在青城。丙寅虜軍南薰門路粘罕遣使召上出索馬使
 者曰元帥旨揮不請乘馬上天驚及至帳前帝欲上皆使
 者曰元帥不請上皆天顏大變左右失色乃令蕭慶讀金
 主詔曰別立異姓廢淵聖為陳留王保州守墳墓逼上脫
 去龍章盡皆扯裂時何真素在上側驚懼莫知所措獨若

水抱上抗虜曰皇帝不可廢龍章不可撓若水今日有死
 而已虜酋相顧曰忠臣也。李若水死於軍營初若水為
 割地使粘罕若水曰和後背約國當亡得不念滅亡之
 定聽讀至先皇帝有大造於宋之言若水曰金人與大遼
 相持十三年不能下上皇一出兵而遼滅是大宋有德於
 金金何造於宋乎粘罕曰不割三鎮是違誓也若水曰大
 金渝盟深入以兵脅地大臣無謀反以許人如大金祖宗
 之地而肯割與人乎前雖曾議割地百姓不肯為戎人咸
 生怨謗嗣君皇帝方且誅姦臣以慰衆心安忍遂赤子於
 外邦以苟一己之安乎又曰皇帝本非失信以祖宗積累
 之難二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不敢輕與夷狄
 惟義所在又指粘罕曰元帥金銀所需之外種無厭貪
 人土地害我生靈是一巨賊爾自去年變盟再立主上承

軍大國歃血未乾又復違背又斥聲曰此皆上皇不明聽
斷臣交結外邦小夷以滅兄弟之國故有是報粘罕令十
壯士控若水出若水曰若水不畏死當許於上帝以滅賊
被虜虜虜死掖至青城門廡下虜中蕭慶太師者教勸之
虜使之監視日三飯飲之若水絕不食若水曰天無二日
寧有二主哉其僕亦解曰待即父母老若水曰忠臣事君
有死無二吾終不顧家矣汝可徐言吾死於國也至是粘
罕又召若水若水知虜不可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五事
罕大怒令人擁至郊壇畔敵設之臨死謂其僕謝寧曰我
為國死亦累及汝耶臨死為歌詩一首末章曰矯首問天
兮天卒不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死年三
十五建炎初謚忠愍。吳玠莫倚自金營持文書至令推
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仍避太上皇帝出城

李若水
死至書

孫傳等讀詔號絕以狀懇請乞立趙氏狀再上金人以非
其主本意却之。丁卯太上皇后妃青城郡王以下三十
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從太上將往軍前張叔夜諫
曰今上皇帝一出不可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
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倖倖於萬一縱虜騎追之臣當以
身決於死戰陛下或可以偷生天若不祚宋死於封疆不
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上欲飲藥為范瑒所奪
瑒逼上皇出宮都民擁留之開封尹捕斬為首者一人乃
止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辛未皇后皇太子詣青城
官民奔隨號泣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傳乞留皇后
皇太子以主國事金人來取太子傳尚欲以千金藏太子
於民間抗虜上書乞存趙氏以身隨太子吳革陰以兵法
部勒且告急於康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舉至是革請

李若水
死至書

以所募士微服潰圍而出傳不許而拜僑督督不已傳言於衆曰上蒙塵託孤於傳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死生隨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往後陷虜中不知身沒何地初太子將出人情洶洶璉慮變生以危言驚衛士以所部兵益以北兵擁護以出都人及士卒爭之璉幾為所殺始金人取內侍四十五人除曾管宮閣者餘悉遣還留守司不悟其計謂欲效禁中所為及拜邀上皇并取諸王孫傳欲匿不肯行示以節述與管宮閣者所供名字乃盡發焉述亦內侍為真定走馬承受城陷為金人用云。金人犯雷澤縣尉宋琪禦之琪勇而有謀先指繩桑下虜至挑戰已而偽遁虜追奔馬絀而止悉斬之。金人定立張邦昌為大楚皇帝抑令官民僧道人等簽狀推舉時王時雍為留守恐百官不書名乃自書以率之張

叔夜不書名惟秦檜獨具單狀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及臣節以釋二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押赴軍前虜不從拜僑持金帥牒據文武官中乞立張邦昌治國事已申本國冊立為皇帝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金人取二王宮以近屬宗室赴軍前開封府解發宮嬪一千二百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宗室南班官等絡繹道路凡數十里。觀文殿大學士唐恪薨。戊子夜白氣貫斗。延寧宮火。三月辛卯朔上在青城。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聽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卧病不食金帥令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撥送與邦昌耶雖暫假而歸焉可得免禍。吳革謀起兵先誅范璉劫還二帝期以三月初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屈節

立異姓殺妻奴焚所居謀赴夜有班直班廣等數百人排
闥曰邦昌以朔日受冊請舉事革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
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與殿司左言謀設計若同謀
者給革至帳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革至
死顏色猶不少變。丁酉金人冊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
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憂邑惟王
時雍吳玠莫備左言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邦昌不御正
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與執政坐議必自稱名不稱聖旨有
面得者為面旨由中降只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易
詔曰手書遇金人至則遽易服至於禁中諸門悉緘鎖題
以臣邦昌謹封非有僭意。邦昌尋以胡思權戶部侍郎
葉宗諤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戶部尚書前諫議范宗尹吏
部侍郎謝克家落致仕中書舍人李擢並仍舊職李寧靖

卷之六

卷之六

嘗義並推直學士院王時雍權樞密院兼領尚書省呂好
問領門下省徐秉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馮淵守舊職李
回權右丞吳玠同知樞密院事莫備簽書樞密院事周懿
文開封尹王及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議事者并備也
逼逐二帝以下有特雍秉哲也魯權都人者范瓊也遂皆
擢用李回靖初簽書樞密院事執政在城中者惟回一
人馮淵。輒留屬營邦昌素善淵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
故以回補其缺時雍既受命請用二府蓋韉許之時雍蜀
人也。在蜀為市伍圖利人謂之三川牙郎至是都人又號
為賣國牙郎并備為虜來須索朝暮往還賊中有捷疾鬼
王之呼粘罕幹離不有了事官人之稱都人亦目之為賣
國吳牙。乙巳邦昌往青城謝粘罕面議七事其一乞不
毀趙氏陵廟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乞存留樓櫓其四乞

卷之六

邦昌語
金帛言

不詳

侯江陵府修膳畢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為號稱大楚其七乞借金銀犒賞金人皆許之又請歸馮滌曹輔路允迪孫觀張澈許世勳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太學六局官祕書省官等亦從之先是金人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回其八人不回皆士流不檢者甘心歸之。邦昌降偽赦改赦字為手書時四方勤王兵大集吳玠莫儔為邦昌散還諸路故偽赦首及之至丁卯監察御史馬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亦即生變亦以相公必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強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道

不詳

然後為父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庭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動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竝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度幾中外釋疑轉禍而福不然仲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為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馬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一切改正伸之言壯哉甲子邦昌迎元祐皇后復居延福宮元祐孟大行世宗后以明六宮有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迎周太后西宮故事識者議之四月庚午太后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凡三十三日。金人以明珠李董為河北統軍屯潘州阿离李董為河東統軍屯河陽。發運使翁彥國起東南兵數萬至泗州不行知州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事賈公望以京城望救責之彥國始持軍遷程渡淮而進。金人以兵五萬守潼關扼西來之兵陝西制置使錢蓋統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城已破蓋遂棄大兵挈家往湖北由是襄定至荆門一路騷動陝西宣撫使范致虛自長安領兵十萬勤王日與虜戰攻奪潼關既得關乃引兵東去遂至陝府粘罕遣將率精銳騎擊致虛前軍敗之致虛不敢進駐兵潼關以疑敵而已先是裨將李彥先說曰陝為軍後盡少遺之兵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不然眾屯聚出穀澠一蹶於險矣致虛不聽由范致虛既敗統制翟興提兵復西京擒留守高世由隨軍轉運張友極斬之。丁巳道君皇帝北狩寧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由滑州路進發於不軍護送。夏四月庚申朔淵聖皇帝北狩皇后皇太子

粘罕軍護送淵聖皇帝率后諸王望拜城中泣別宗廟哭聲震動青城日色慘翳風聲如號移時方止。大風吹石折木。辛酉金營始空其行甚速以四方勤王兵大集故也營中所遺象牙金帛尤多秘閣圖書。宰相何鼎及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舉家北遷此五人皆嘗爭論乞存立趙氏者金人遂驅之北行卓初不割三鎮以至罷官後不肯議和遂陷虜中不食嘔血而死叔夜北遷道中惟飲湯義不食其粟五月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仰天大呼翌日扼吭死司馬朴北行即不食至燕山而死可謂全節

呂中曰靖康之禍視石晉亦無以異然契丹三入中國而三敗契丹極力以攻之而晉人亦竭力以禦之晉之力雖疲而契丹亦斃矣觀澶州之戰虜乘風縱火以迫

之而晉軍飢渴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如靖康時則
望之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降虜晉不亡也契丹之敗晉
以百戰之力而靖康之取兩河再渡河再迫京師未嘗
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夷狄終始實誤之也其始也開
釁以召禍其後也又幸欲速和以免禍靖康之賣國降
虜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釁之小
人也宣和開釁即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覆霜堅兵
其來有漸矣

癸亥羣臣請康王即帝位先是靖康元年十一月康王出
使王雲從行初雲使虜過磁相勸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
之撤近城民居令運穀入城洎虜再至果以磁相無糧由
他路入二郡人怨雲以為雲通於虜磁有崔府君祠乃東
漢之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曰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

王雲

應王出迎守臣義烏宗澤等上謁其廟遊人力請上母比
去謂離北門五六十六里即有虜兵知州江伯彥蠟書
至亦言虜五百餘騎沿路問王所在於是延禧等皆勸上
回相州宗正少卿宗澤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宜撫副使提
兵不進并勸雲使虜張皇軍勢及上疏乞邢洺磁趙相五
州各養精兵一萬寇至一郡則四郡相應九一路常有十
萬兵上大畧之嘗以語康王其後議卒不合王至磁澤出
迎謁王問之澤曰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殊不費糧王喜
其言相州民選王馬諫曰不可北去肅王已為人誤因指
雲曰清野之人皆姦細也雲遂被害尋相州守臣汪伯彥
領兵郊迎王入宿于州治因言是日被朝旨二一令本路
諸郡召土處民兵禦賊節餞而下皆充賞典一河北路不
得鼓唱民間起兵生事有礙和議同時行下兼傳聞尊

王雲

不於十四日由大名府魏縣率固渡過河今願大王暫留
審議國計閏月朝廷議畫河運藉昌敗南仲為割地使昌
借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借虜使王汭至衛衛人殺殺
汭南仲遂如相州見康王王遂出榜召兵人情大悅王登
郡圃飛仙亭因持弓矢呪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則必聞
京師已百王與蕃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
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人來乃
武學生借賊門祗候秦仔責效詔命王為大元帥汪伯彥
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王律詔鳴咽軍民感動先是侍
御史胡唐老言聞康王出使至賊相間為士民所遏不得
進此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衛宰臣等奏
猶以大字為難唐老力爭曰今社稷危矣猶惜一大字非
計也以已首聞元帥府于相州賊洩仲言軍行先藉糧食

今勤王之師經由河北京東兩路乃差河北都漕張焄京
東漕黃潛善並隨軍應副十二月間門祗候侯章齎蠟書
至催發勤王兵章言臣聞皇帝喻臣曰康王辟中書從
行可令便軍臣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
延禧草詔曉諭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
軍總一萬人又遣使招劉賊楊青常景等皆效順又得萬
餘人王發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衆失色上禱于天地
河神至子河漫忽報河冰已合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
千人自磁州先諸軍至康王大悅丙子王總師渡河至大
名都漕張焄張焄與北道副總管奉符顏岐率衆郊迎
時京師圍久及康王駐北門而四方事皆取決於霸府矣
癸未知信德府梁揚祖兵萬人馬千疋知澤州王麟兵一
千緡至諸將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王問

聖王渡
河至天
名

聖王

聖王

揚祖以諸將孰優揚祖以俊對上亦喜俊自是常在左右
王留揚祖為隨軍轉運使澤在磁州屢乞會兵奪李固渡
斷賊路衆議不可澤自遣其將李光弼張德領兵趨渡至
安城懸賞騎千餘人過北城一將出東西門夾擊之賊潰
斬首數百級獲其箭袋會帥府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先
諸軍至王大悅甲申始開金匱登城飲兵未下淵聖詔見
通和知等兵未可動上涕泣知詔書為虜所為宗澤請進
師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以澤為狂請不情澤亦
詆伯彥等為失策澤曰虜寇校計百端豈可深信當速進
兵直指鄆城為言兩國通和可亟退師如賊有詭謀即接
兵已到無能為也伯彥堅守和議力沮之戊子宗澤軍進
屯開德建大元帥旗千軍中汪伯彥請上移軍東平則指
自於安地自安國難可除上問耿南仲亦以為然遂決東

去庚寅王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朔上入東平府界癸巳
帥臣盧益潛黃潛善迎康王居於府治丁酉知冀州權邦
以兵千人至帥府王命屯開德拜宗澤壬寅知河間府
黃潛善與高陽關副總管楊惟忠將數千兵至潛善請王
移書韓萬不與辨曲直令退軍通京城之間耿南仲曰使
虜知元帥府所在非利也潛善計不行乞戍兵于曹從之
王留惟忠為元帥府都統制丁卯王以京東漕臣閻立陞
所領濮州兵及深州守臣姚鵬博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
四千隸宗澤新降到軍賊丁順及單州王徹廣濟軍孟世
寧等兵三萬七千人隸潛善壬申王已約諸路合兵而東
平去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宗澤帥兵至韋城與
虜大戰敗之王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
萬人分屯於河南諸郡向子諲在宿何志同在許趙野范

訥在宋趙子松在陳皆圍遼京師未得進三月宗澤敗虜于長垣遂得韋城縣虜發夜襲澤知之因移軍南華賊果夜至得空壁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清河擊虜大敗之斬首數百澤謀引兵渡河據賊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自臨濮引兵趨滑州抵大名城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復貽書康王曰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爾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恭儉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私偽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澤謂所親曰然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元帥府檄諸路云賊歸未的京信不通或云繫橋或云結柵登城之虜至今不下講和之說實歎我師觀其形勢虜自詭謀宜加意往探如窺伺舊城未有退師之意當審觀形勢進

四錄

至京城張大軍聲逼脅令去切務持重毋致誤國亦無以人兵挑戰自啓敗盟之釁丁巳黃潛善以機事赴會而議且引探事人張宗得金虜偽詔及張邦昌偽赦并迎立孟太后書王讀畢慟哭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曰將臣職爾大王乃宗廟社稷主不可輕動乃檄宗澤促河南北兵依應旨揮至是取南仲汪希彥黃潛善取延禧童耜高世則梁揚祖等言一聖北狩邦昌僭竊天下無主願以宗廟社稷為重速繼大統文武官惟戴表無虛日王不納丙寅邦昌遣其甥吳何及王粲淵賁咨目請元帥府其大略言封府庫以待大王臣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又命謝克家齋玉璽至元帥府其家文曰大宋受命之寶王謙拒再三慟哭不受命伯彥主之。戊辰元祐太后遣左丞安岳馮澥為奉迎使右丞江寧李回副之又

四錄

四錄

今姪權衛卿孟忠厚持詔往濟州迎康王略曰王其速驅
輿衛入趨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時使
臣曹勛自河北竄回進道君御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
王慟哭拜而受之甲戌太后再降手詔迎康王詔畧曰乃
昔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
之舊潘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七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
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
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奇庶臻小榻漸底不平用敷告
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之父老請王即位於濟宗澤
言邦昌寺陰與虜結未可深信且開府於南京乃祖宗受
命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上然之。戊寅王如南京命
宗澤部將士於長垣韋城衛南南華防托起發以辛彥宗
為先鋒統制丁順副之祁廷前軍統制王徽副之張瓊左

軍統制孔彥威副之張俊中軍統制趙俊副之苗傅右軍
統制劉浩副之花實後軍統制張拱副之楊惟忠都統制
以備護衛庚辰王次新興店廊延路經略使張深副總管
劉光世自陝州至以光世為都提舉辛巳康王次單州壬
午康王次震城縣西道都總管孫昭遠以所部兵來會。
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車駕徑至南京所有合排辦輿輦
冠冕服衾儀物百官有司各以其職並赴南京以備冊札
。癸未康王次應天府翌日詣鴻慶宮朝三殿御容是日
王時雍徐秉哲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張邦昌繼至伏地慟
哭請罪王慰撫之。甲戌耿南仲等議改元曰恭惟藝祖
皇帝與殿下誕彌之歲皆值丁亥天元所屬應有宋火德
之祥藝祖開基改元建隆今紹隆前烈請改元建炎。戊
子太后遣使齎手書畧曰今聞消衣之吉受冊有期將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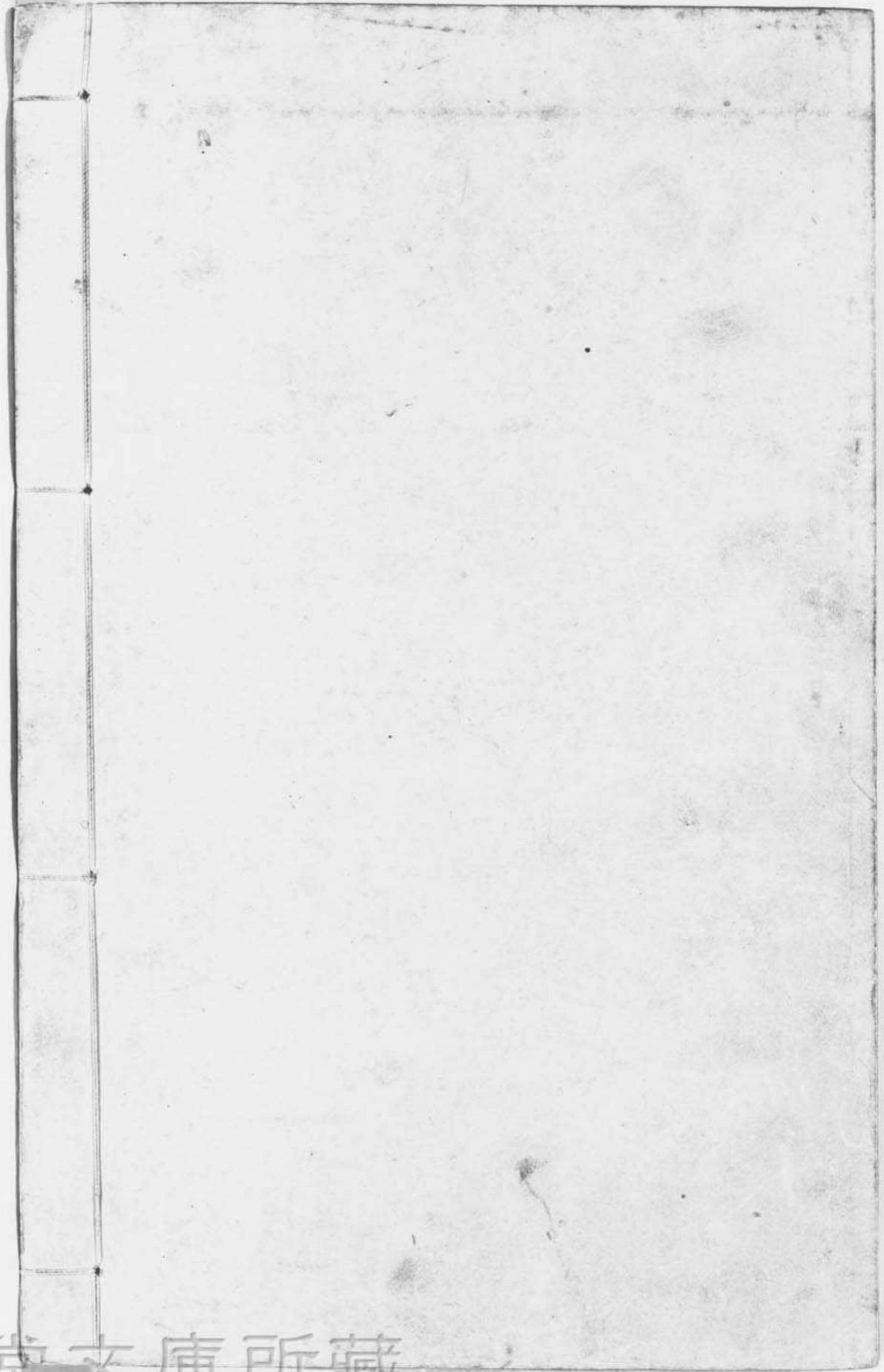
禮

日月之照臨行布風雷之號令天命所屬黎元咸竭於
心神器既安衰老願辭於素志乃以五月己丑即皇帝位
于南京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八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